

舟山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战 土 第 二 故 乡

—— 庆祝舟山解放 70 周年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王 伟	舟山市政协主席
主 任	谢永和	舟山市政协副主席
副主任	乐海华	舟山市政协秘书长
	包江雁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冯迎丰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
	李朝颖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
委 员	王 辉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调研员
	陈央伟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调研员
	乐加恩	定海区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与文史委主任
	方卫东	普陀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管晓军	岱山县政协文史与教文卫体委主任
	陈海平	嵊泗县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与文史委主任
主 编	包江雁	
编 辑	冯迎丰 李朝颖 汪朝柱 黄馨莹 周永章 白马 钱东晓	

沿着胜利的足迹奔向新的胜利

——写在舟山解放 70 周年之际

王伟

今年是舟山解放 70 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岛、爱岛、建岛 70 周年。1950 年 5 月 17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22、23 军组成的大军挥师渡海，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舟山群岛，如歌岁月就此掀开波澜壮阔的序章。

70 年来，舟山从百废待兴向海洋经济强市跨越，从海防要塞向东部开放门户跨越；从海岛渔村向海上花园城市跨越，从贫困落后向全面小康社会跨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又一代驻舟部队官兵，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建设祖国的千岛要塞知难而进、主动作为，全身心投入到保卫海疆、建设舟山的热潮中，用鲜血和汗水乃至生命铸就培育了“以岛为家、以苦为荣，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核心内容的“老海岛精神”。

从进驻舟山群岛之日起，广大官兵就自觉把舟山当作“第二故乡”，守卫海防不忘支援地方，积极参与工程建设、护渔护航、剿匪灭霸、抢险救灾，军政军民结下了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鱼水深情。我们高兴地看到，这 70 年，是同守共建、共同铸就海上钢铁要塞的 70 年；是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取得盈枝硕果的 70 年；也是齐心协力、同甘共苦推进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的 70 年。

撷取沧海一粟，尽晓赤胆衷情。经过一年多的史料征集、挖掘整理，通过编委会全体成员的精心策划、谋篇布局，市政协文史委借助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征集高质量稿件 100 余篇，从中精选 52 篇集结成《战士第二故乡——庆祝舟山解放 70 周年》一书，并通过终审，付梓出版。本书收录了 39 位老兵的回忆文稿，他们以真挚、淳朴而炙热的情感，回顾了投身于“第二故乡”建设作出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贡献，体现了驻舟部队官兵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抒发了他们对军营生活的热爱和亲如兄弟的战友情结，一个个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故事，将我们带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全书读来生动具体，真实可信。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不忘初心。《战士第二故乡——庆祝舟山解放 70 周年》是一部反映驻舟部队官兵军旅生涯的文史作品，沉甸甸的书稿承载着满满的正能量，铭记、收藏那些有着代表意义的人和事。本着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要求，并受篇幅所限，收入本书的仅仅是众多优秀作品中的一部分，被录辑的也只是驻舟部队的某些侧面。我们深信，这部作品必将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也将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为推进全市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助力“四个舟山”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目 录

一天两战击沉了“洞庭”号	张逸民 / 001
舟山军事坑道建设史追忆	张逸民 / 017
梦回“海防”——舟嵊要塞海防文工团纪实	李凤琪 / 024
我们给彭总说相声	李凤琪 / 034
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演习	李凤琪 / 036
海岛生活记事	李凤琪 / 041
“幸福岛”赞歌	李凤琪 / 059
珍贵的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吴树德 口述 张培舟 整理 / 070
我随合肥号驱逐舰巡洋	陈 平 / 074
千岛要塞军旗飘——随舟嵊要塞区司令员王保臣巡查东南沿海纪实	唐金源 / 083
回忆 1988 年南沙群岛“3·14”海战	白 马 / 098
我与《战士第二故乡》	张焕成 口述 白 马 整理 / 104
他带领部队架起“舟山首座跨海大桥”	周永章 / 111
难忘雾岛映山红	周永章 / 120

灯塔照亮前进的路	杨玉斌 / 124
我为舟山国防施工尽一份力	王炳甫 口述 李荣镐 整理 / 129
舟山——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王继先 / 136
难忘舟山国防筑城的艰苦岁月	桑元辅 / 139
青春献给了舟山的建设	徐才明 / 149
忆参军	郭法章 / 153
1962年，我到东福山当兵	吴甫仁 / 156
烂眼新兵一粒星	叶久俊 / 161
大西寨岛的守岛兵	叶久俊 / 177
军民联防谐事多	叶久俊 / 180
一级战备的日子	格海湾 / 183
在部队看电影	叶久俊 / 186
新兵生活二三事	罗文博 / 189
“新兵蛋子”的逆袭	罗文博 / 193
差点见了马克思	徐志兆 / 197
军旗在心中飘扬	范建法 / 200
驰援舟山渔场	青山竹 / 215
巡访浪岗岛	青山竹 / 218
长涂岛是我的家	苗军生 / 223
怀念我的战友赵继贵烈士	余鸿喜 / 227
二号码头，泊着我的当兵岁月	高小刚 / 231

目录

在连队过年	高小刚 / 235
我的军旅情怀	代建华 / 238
我在嵊山十五年	曹治华 / 241
午夜，我把枪口对准了营长	马立准 / 246
“洛阳营”赋予我精神长相	邓长青 / 248
难以磨灭的足迹	翁华杰 / 252
当兵在舟山	徐志耕 / 257
久离别，执手浓缩兄弟爱	赵顺鹏 / 260
在“安保全排”当兵的日子	牟向东 / 269
从炊事班长到中国烹饪大师 郭金伟 口述 李荣镐 整理 / 271	
诚信经营创立舟山知名餐饮品牌	
	高金保 口述 李荣镐 整理 / 278
紧急营救，与“死神”抢时间	
	韩树华 口述 方思航 江 敏 整理 / 284
到东福山听海	张伟乐 李建伟 徐秀林 / 287
嵊山芙蓉	张伟乐 / 290
“挑菜阿姨”孙芬年的故事	张伟乐 / 292
房东和他珍藏的30多面国旗	张 希 / 296
模拟战场目击记	杜明军 / 299
守岛十年	丘斐远 / 303

一天两战击沉了“洞庭”号

□ 张逸民

1955年1月10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说这一天对我有一生的影响，也不为过。这一天一天两战，先打“太湖号”失利，后打“洞庭号”成功。这一天之前，我闯劲十足，很坚定地相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我就是怀着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闯过了一次次的危难，似乎很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境界。但从这天晚上我打的第一仗失利，让“太湖”号敌舰逃过一劫后，我顿开茅塞。开始相信既得相信“事在人为”，又得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我信念上的变化。而打仗的结果，又是我人生的拐点：失利影响了一生；成功也影响了一生。说这一天很重要，确确实实这是非常值得我纪念的一天。我每年都纪念这一天，不只是击沉了“洞庭”号，最重要的是信念的大转变。

1955年1月10日，气象预报：天气很不好，既有降温，又刮着大风；同时还有西伯利亚寒潮来袭，不只是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还有大风加小雨雪。风力5～6级，阵风7级以上。我们在待机点的气象来源有两处：上级提供的是军事气象；部队又可以收听各地区台的当地气象。我对气象报告只作参考，最相信自己

的实际海面观察。我们中队正在吃午饭，头顶上飞过来一大群轰炸机群。先是轰 5 轰炸机，后面是跟进的杜 2 轰炸机群。不仅队形整齐，而且机多不乱。我心中暗暗赞叹：这肯定是支训练有素的战斗部队。水兵们高呼：“去炸老蒋了！去炸老蒋了！”我跟高东亚副队长说：“我们的飞机一轰炸大陈，敌舰都拼命逃往外海了。今晚敌舰回港，兴许要成我们的盘中餐了。”高点头说：“完全可能。今晚要提前开饭，提早上艇，防止有情况措手不及！”当天，果然提前半小时就完成出击准备。全中队四艘艇的指战员全部都静候在快艇上。

过了数分钟，中队长吊床上的美式电话机又铃声大作，王队长没说几句话，就放下听筒，上了中队指挥艇，大声喊：“各艇注意，发动主机，准备出击。”此刻天色还很亮，我在驾驶台上站着，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心想，今晚不光是和敌舰斗，还要和老天爷斗，这低温恶浪正等着我们去征服呢！党和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张逸民得全力以赴，完成使命。经过一阵的哨音和报告声之后，1 中队的 4 艘艇成单纵队向洛屿方向大海驶去。此时正好是 18 时整。

刚离开锚地时，刮的是北风，快艇又是向南航行，并不感觉吃力。虽然快艇前行冲起高高的水柱，只是溅落在前甲板上。我是 2 号艇，2 号的责任就是确保自己绝对不能掉队，我要掉就是 3 条艇全掉了，指挥艇便成光杆司令了。在编队航行中，我的加减速速度不能太频了，要是一会儿加，一会儿又减，那后续所有的艇有折腾的了。所以我的位置相当重要。我常跟高东亚半开玩笑地说：“论操艇技术我不如你，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有火眼金睛，你技术再高也甩不掉我，再加上我反应特快，这可是我的优势。”

一天两战击沉了“洞庭”号



张逸民在向中央电视台记者讲解当年击沉“洞庭”号的过程

编队到洛屿后，马上转向正东方航行。快艇一转过头来，立刻变成旁风旁浪，艇身摇摆很大，实际就是顺着浪窝子滚来滚去。快艇装着两颗鱼雷，鱼雷装入发射管后，艇的稳定性上移了很多，稳定点中心高了，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侧翻。这类情况心中明白，一有任务就顾不上那许多了。凡遇有这类危急时刻，老兵从不去想死活，就是坚持一条：“生死由命，今天这一百多斤，就准备放倒了，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浙东南沿海没有大的江河，沿海海水含盐度很高。因此，这里的海水中萤虫含量极高，不论是大涌大浪的冲击，还是快艇航行时劈浪冲激，都能使这些微生物发出淡蓝色的闪闪萤光。这萤光之盛，能使黑夜增加几分亮度，尤其是前艇走过的浪迹，不仅

雪亮，还会保留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奇异的光亮，不是任何人都能见得到的。

当天是阴历十二月十七。十七的晚上有月亮，但也有一段不算短的暗夜。由于我们两条艇接敌航向偏大，结果我们从“太湖”号的航向上穿过去了。大队白岩山指挥所又命令我们向左转向，回头搜索。待转过头来2～3分钟，我就发现了“太湖”号的黑影。1号艇命令我成右梯队，准备射雷。我接到命令后，看看敌舰的敌向角大于90度，不适合放雷。我加速30节与敌舰平行航行了2分钟，便设定射击诸元：敌向角75度，射距2.5链；鱼雷42节；敌舰航速10节。大约1号艇于19时05分射雷后，撤出战斗。我大约之后5分钟即19时10分射雷。

这次射雷很不正常，鱼雷出管很慢，而且艇本身没有感觉到鱼雷出管时应有的后坐力。而且右管雷还没射出去。鱼雷兵在驾驶台后方的发射管尾部向我报告：“左管雷射出，右管雷故障。”我当即命令：“鱼雷发射管右管排除故障！”并立即原地停车。我就在敌舰眼前停车，马上排除故障。此时，我才发现：快艇甲板上有1厘米厚的冻冰；前后两个枪座，“12.7”高平两用机枪，冻的像两个大冰棍；枪座像白色的蜡台。鱼雷兵是贵州人，没有冰上走路的经验，因艇摇摆厉害，站不起身来，正匍匐着在甲板上爬行，加上新鱼雷兵董存礼的挽扶，总算打开了发射管的后盖，从发射管中流出大量海水，又重换上送药，马上发动主机，继续向大陈东口追击。

快艇只剩下一条右管雷，这航行难度更大了。这种旧式鱼雷艇装的是右转发动机，两台主机都是右转机，于是鱼雷艇右倾的趋势更大了，再加上是右管有雷，向右偏得更厉害了。

我追击时就想，鱼雷兵打开后盖时，从发射管流出那么多海水，一定是海水过多，让送药没有充分燃烧，造成瓦斯力度不够，右管雷才没射出去。发射管进那么多海水，是前盖打开过早造成的。发射管的前盖，其实就是一层1号帆布，不妨碍射雷。我于是决定把前盖盖好，一会射雷不打开前盖了。我马上下令：“鱼雷兵，立即将右管前盖盖好。”鱼雷兵不到一分钟就回应：“右管前盖盖好！”

眼看快追到敌占大陈岛港东口了，大队指挥所在观通站用雷达看得很清楚。耳机里传来了大队指挥所的命令：“立即返航。”我依依不舍地把艇又转回头，顺着来路往回走。“太湖”就这样逃过了一劫。此后，好长时间里想起这事，我心头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懊恼。究竟是事在人为？还是成事在天？

回到白岩山锚地，就因为把到手的死鸭“太湖”号打飞掉了，心里不只是懊恼，甚至有一种没法去见“江东父老”一般的沮丧。我问自己：怎么送药潮湿或因海水燃烧得不充分的事，全被我遇上了呢？

刚靠好登陆艇，王队长、王政指、高副队长全过来安慰我。高东亚是个直性子，张嘴就问我：“你射出的鱼雷如何？”我说：“左管雷射出了，出管时速度很慢，快艇后坐力全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而右管雷压根就没出管。我在敌舰跟前停车检查，打开后盖后，流出好多海水。右管送药只燃烧了三分之一。所以右管雷没射出去。”

三位中队领导到我艇前甲板检查，看看左雷出管时，是否碰到甲板边缘了。一看我艇左舷甲板边缘，有被鱼雷螺旋桨打出的深深螺痕，足足有3～4厘米深。系在艇首的被拖索，也留下被

鱼雷砸扁的砸痕。上边连鱼雷身上的黄油还在。这证明左管雷入水前砸了甲板，鱼雷下水就不知去向了。我心想，这次战斗因鱼雷发射管进了大量海水，引起鱼雷送药受湿而不能充分燃烧，因此，瓦斯产生的推力不足，而导致鱼雷出管慢，鱼雷下水前又碰了甲板，因此改变了方向，让敌舰逃过了一劫。

说心里话，我从小就非常要强，从来没服过输。今天这仗打成这样，组织能原谅我，我自己也决不会原谅自己。此刻，我最关心的，就是尚未射出的这颗右管雷，是否还正常，能继续使用吗？如果正常，说明我和102艇还没倒下去，还有搏杀的机会。只要有一分希望，我就得去拼死一搏。我当即向中队长提出要求：“中队长，请中队的鱼雷员和指挥艇的鱼雷班长孙德，帮我检查一下，看看鱼雷是否完全正常。”中队长当即让鱼雷兵和指挥艇鱼雷班长上102艇检查。差不多用了半小时，检查完毕。两位向中队报告：“完全正常，可以继续使用。”

我听到这个带有结论性的报告，又重新振作起来，下定决心，再去战斗。我当时对副队长说：“就是死也得向前倒！下回出海战斗，就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王队长说：“副队长，你别跟张逸民多谈了，赶紧让他换换衣服，暖暖身子。说不定下半夜还会有任务呢。”此时，我身子还打哆嗦呢。衣服全湿透了，进了我们待机点靠泊的登陆艇大舱，换下湿透的衣服，轮机兵赶紧帮我把衣服抱到机舱，放到主机上烤。我则躺下来休息，但也无法入睡。那艘“太湖”号的黑影，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突然听到中队长吊床上的电话机又响了，我想一定是有新情况、新任务，就侧耳听。王队长放下电话机就对高东亚说：“副队长，

是大队长的电话，命令你带着3分队出击。海上的情况是两艘‘永宁’号。副队长，你干掉一条‘永宁’号，就算完成了任务。”副队长转身向外就跑。

我听完这个情况，果断命令102艇全体艇员，马上上艇备航。我对中队长、王政指说：“让我参战吧，我一定能完成任务。”他俩都坚决说不行！并且说了一大堆大道理。一定要我服从命令。我说：“好吧，你们不代我向大队首长请战，我自己请战去。”没办法了，王队长说：“好，好，我再向大队长代你要求出战。”大队长回答十分明确：“不准！”我知道中队和大队的领导这是对我的爱护，都是行家，知道今天这海况带着一条右雷出海是玩命，一不小心艇就翻了。但我就是不死心！一连三次要求参战，最后一次，大队长批准我出战了。王队长交代：“大队长同意了，但是交代你：安全第一，别急着追赶3分队，要千万小心。”“是！”我此刻没那么多时间去仔细听了，兴奋地跳出登陆艇大舱就向艇上跑，102艇随即解缆起航，离开登陆艇这座“浮码头”向东方追击。我都进车了，王队长还在喊：“张逸民，记住出击点在积谷……”

快艇临近积谷山时，我才忽然想起来，这待机点是积谷山以南，还是以北呀？刚才急着赶路都没有听清楚中队长的交代。好在大队指挥所雷达能看到我，是积谷山就得，不管南北了，不就是待机点吗！

3分队早我10多分钟出发的，快艇跑10分钟就早跑没影了。我单艇独雷，航行十分困难。我在想，赶不上，我就单挑，有伴没伴我不在乎。一出自白岩山锚地一路向东，这段路是旁风旁浪，一直顺着浪窝子滚来滚去。我此时操艇比前一次出击难多了。稍

微加点速度，就右倾得厉害，有时右发射管插进浪窝，好长时间不能复正，多危险啊！这次出击最大的难题，就是加不上航速。双车 800 转 / 分都十分困难，这顺浪窝滚，若是低速航行摇摆度更大了。好在这段行程很短，也就是 10 洄吧，我真是格外小心谨慎地驾驶着我的快艇。说实话，这次出击就是在玩命，考虑不了生死了。这一刻，我的脑海里就两个字“拼了”！

我大约是 22 时 20 分操艇离开锚地。用了 20 分钟，就到了积谷山的北 1 洄处了。我接近待机点时，大队指挥所及时给我发来指令：“接敌航向 135 度。”指挥所没有提航速。我知道：这是大队首长体谅我单艇独雷没法开大速度。我就从待机点就近进入了 135 度的接敌航向。

此刻，天气比出来时要好：由 90° 转入 135°，我的感受最大不同，就是风从后边吹来，由旁风旁浪，到顺风顺浪，至少舵的作用大多了，艇身大倾斜也少了。月亮升起有一个多小时了，航路上一眼能望出去好远，心里亮堂多了。此刻，我觉得手很麻，一只手把着舵轮很吃力。此次出击我的轮机长已换了新人，叫田义丰。我原来的轮机长关全荣，因老慢支老毛病又犯了，这次很重，喘不上来气。于是中队让他留下养病，换上个新手。虽说田义丰当轮机长是新手，可论军龄他是个老兵。他是辽宁省本溪市人，1948 年入伍，高小文化。陆军时任机枪班长，中共党员。这次来我艇前，是 1 号艇的轮机正手。用高东亚的话说：“机舱里有个田义丰我多省心啊。”现在调来我艇任轮机长，我当然更放心了。田义丰，首先他业务熟，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他身体又好，很棒，从不生病，很抗折腾；他干活从来不用领导督促，该干的活一件一件不仅干得快，而且质量很高。我很喜欢他，我真跟他很投缘。

年龄比我小三岁，是1931年生人。

这次在出击的路上，他见我手冻得红肿了，特意用他的左手握住我的手，让我取暖。我觉得战友间的情谊，就表现在相互关照这些方面。不在于究竟暖到什么程度，而在于情谊。打仗的时候，最靠近我的有两个人：水手长张德玉；轮机长田义丰。张德玉在驾驶台上就坐在我身后，靠近我好不时报告情况；轮机长也在驾驶台，他是在我下方，他的头就在舵轮左方。我低下头说话他能听见，我要多高速度，是通过左手伸几个指头表达的，这是暗语，业内人士全都懂。若是有人追问谁教的，快艇学校教师没教，实习时教练艇长也没教，就是艇长们闲聊时学会的，是无师自通吧。

我就告诉田义丰，基本航行速度就是800转，你自己掌握吧。倾斜大时就减到650转，稍好时再加上来。就在刚转入接敌航向时，水手长跟我说：“艇长，大家都提议：让舱面五条壮汉都站到左舷发射管前段来，兴许能让斜倾度小点。”我说：“好，你通知他们全站左侧。”水手长一声喊叫，五条大汉，成一字排开，列成一行。怎么也有大半个鱼雷重哦。说实话，肯定有作用，不管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至少给我以力量了，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人，这就叫生死与共的战友情。

我离开登陆艇时，脖子上围了一个我老婆给我编织的围脖，有一斤重，又挺长的。在港内驾艇围着很暖和，可今天一出海，却成了我的负担。你想啊，快艇冲起来的浪花，一个个连续扑打过来，我们浑身上下就全湿透了。这海水灌进脖子流到肚子，再从肚子往下顺着裤子流进一双水靴里，水靴满了，再溢到驾驶台里，那滋味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围巾沾上水，天冷一结冰，便有两个结果：围脖冻成一个大冰球，很重，成为一种负担；结冰的

海水有多凉啊。海水不停地顺着肩流向两只手，手都冻得红肿、麻木了。我浑身湿透了冻僵了，田义丰过来用他的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根本就没感觉到。

大约在 23 时左右，我偶然从月亮下边的光带上，发现了一个黑影。这个黑影的特点是细长，太细小了，无法分辨。我让张德玉用望远镜再仔细看看。他用望远镜看了一下说：“艇长，望远镜沾水了，望不清。”我真的心有不甘，明明是个黑东西嘛。我对自己的眼睛很有信心，我从来没看错过目标。于是我立即下令：“加强瞭望，艇首左侧，发现目标，立即报告。”

我艇在大风大浪中艰难地航行着。艇首一会儿扎进浪窝里，一会儿翘得高高的。不管海面情况有多恶劣，我艇大体以 18 节的航速接敌的决心不会改变。现在最值得我欣慰的，就是动力有保证。有动力还怕什么艰险。在艰难地与风浪搏斗过程中，我始终注意光带上的那个黑影。在距目标有 50 链时，光带上的黑影清晰多了：只见黑影细长，究竟是个啥子目标，搞不清楚。虽说分辨不出是什么，但我心中有个估计：从细长的特点判断，军舰



张逸民在 102 艇艇长战位上

可能性大。

约 23 时 10 ~ 12 分之间，我判定的目标有 30 链远近，我设定的敌舰航速为 14 节，敌向角约为 50 度，我将这两个数据设在瞄准具上。按此数据得出的提前量接近。此时，我大声喊道：“准备战斗！”身旁的五条大汉立即一溜烟地各归自己的战位，快艇又前进了 2 分钟，我判定我距离目标有 25 链，其外形像个“太”字号。我下令：“右管准备战斗，深度 1 米，打开锁气盒。”约 1 分钟后，鱼雷兵丁安文完成了所有的动作，开始向我报告：“右管准备战斗完毕，深度 1 公尺，锁气盒打开，右管前盖没有打开！”

这次出击，我们艇上多了两个兵：一个是无线电兵罗仕彦；一个是鱼雷兵董存礼。罗仕彦是广西桂林市人，大学肄业；是快艇学校二期学员。他没有艇，就到处帮忙。人很好，既很合群，文化素养又高，在 1 中队，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 1950 年入伍，共青团员，工作很积极，业务熟练。董存礼，1948 年入伍，是快艇学校三期毕业的，山东省胶县人，共产党员。他分配到我们艇上，还不到一个月，我跟他谈话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很满足了，上艇还是个新兵，就参加了海战，我心满意足了。”

敌舰进入 10 链以内了。在光带上，甲板有人走动，我都看清了。我开始最后测定敌舰运动要素：敌向角 65 度；判定敌航速 14 节；我决心采用近距射击法，发射鱼雷。但我对这是什么类型的舰艇，始终拿不定主意。从外形看与国民党海军的“太”字号完全一致，但舰体长度又肯定略小于“太”字号。既然定不了，就当小“太”字号打好了。

我艇与敌舰距离已进入 500 米以内。我决定靠近了再打。现在敌舰已抓到我手里了，绝不会再让它跑掉了。我下定决心一定

要进入 250 米后再射雷。

我的攻击航速虽说只有 17 节，当敌我相距 500 米时，我敌之间的距离缩短是极快的。说由 500 米缩短到 200 米，顶多也就是 40 秒钟吧。我又最后一次设定射击诸元：敌向角 65 度；敌舰航速 14 节；鱼雷航速 41 节。全艇随即进入待发状态。

水手长张德玉是我的好助手，他又是老水手长了。作为水手长，他是我的第一代理人。我如果在鱼雷攻击中牺牲了，由他来完成施放鱼雷攻击的责任。因此，操艇、攻击和航海这一套都是内行。现在他在我的身旁，已是第二次催促我该放雷了。我心里知道，这已经是极限距离了。此刻，102 艇真的如猛虎扑食一般，冲向敌舰。

在我认为真的到了我心中的极限距离时，我高喊：“预备——放！”“放”字一出口，鱼雷从右管应声而出，立刻感到一种后坐力，使艇的速度猛然停止一般。鱼雷入水后跃出水面一次，再入水后，约 10 秒后爆炸。此刻，距敌舰很近，也就是 150 米吧。我看有危险，立即停车，然后打左满舵前进，退出战斗。我在停车倒车过程中，高喊：“无线电员，记录时间！”

当我转过头来，距敌舰有 120 米时，在敌舰艇桥下方，突然闪出一个光亮度极高白色光球，随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巨响，艇员们高呼：“鱼雷命中了！”

白色光球闪过之后，光球随即变成淡淡的金黄色；随着金黄色急剧膨胀。颜色由亮变暗，瞬间又成了一个大火球，又变成一团烟雾，并迅速升高，掩盖舰体后，再从火焰中升起一个水柱，水柱足足有三个舰桥的高度，然后水柱消失。这个变化过程也就 3 秒钟吧，总之，是个短促过程，我有机会看得如此清楚，又如此

仔细，因为我就停在附近观看。

这鱼雷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也随即冲击了过来。当时我正面向敌舰，突然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扑过来，我是半边身体受力，整个身子在一巨力冲击下不自觉歪向一边；右耳随即失聪；水下的压力也传导到了艇上，艇身立时像烈马受惊般蹦跳摇晃起来，艇上所有带玻璃的制品，全部被震得粉碎。轮机舱的人员这时向我报告：“舱体中弹！”我随即纠正道：“没有中弹，是鱼雷爆炸波。”我艇舱面人员共6人：我、张德玉、杨贵、王如元、丁安文、董存礼，全部被震得耳朵失聪。我最重，约3个月后才逐渐恢复，但一直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听力了。到若干年后，大约2000年起，我的左耳又开始什么也听不清了；右耳原来就处于半失聪状态，现在家人需大声喊才可听到。

我停车于敌舰10链外，开始向指挥所报告：“102艇单雷一条命中敌舰，请示行动。”

23时30分，接大队指挥所命令：“立即返航！”此时我又一次清查人数：全艇参战人数为11名指战员。现在11人全在，人、艇平安。

舱面人员抱成一团，喜极而泣，并一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我此刻更感到痛快淋漓。我和战友们怀着对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承受着难以想的艰难困苦，冒着艇沉人亡的危险，不就是为的这击沉敌舰而激动人心的一刻吗！

事后得知，被击沉的是美制蒋军炮舰“洞庭”号。战后有一位专家说：“张逸民够幸运的，他再往前冲20米，恐怕就要跟‘洞庭’号同归于尽了。”是啊，这次冒死出击都是极限：射雷距离是极限，人艇能幸运地回来是极限，大概只有我们共产党员才敢

在生死极限上走上一回！

我操艇胜利归来，让那些为我艇安危捏把汗的战友们压在心头上的石头落地了。王队长、王政指都在登陆艇上与我热情拥抱。而高东亚虽不是第一个与我拥抱的，但他的心我早就领了。他动情地说：“张逸民，好样的，今晚真是太难为你了，冒着这么大的风浪去拼搏，我坚信只有你才会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而我最关心的则是他带领3分队战况如何？询问后，他说：“一言难尽啊，没打好，以后再详细说吧。”他的声音变得十分低沉又伤感。我懂，此时不便多谈了。

王政指则拿出自己的衣裤递给我，说：“张逸民，快去换上，看你冻成这个样子。换好衣服快去休息。什么都别想，也什么都别干，你的任务现在就是休息。”

其实，此刻我睡意全无。战斗归来，人虽冻得瑟瑟发抖，换上干爽的衣服很快就缓过来了。然而由于战场上那股兴奋劲头还未消失，根本无法入睡。此刻，我脑子里浮现最多的就是：人世间果真有天意吗？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的巧合，都被我张逸民赶上了呢？

过去在陆军打仗，那是鲜血换取来的胜利。作家常用杀出一条血路来形容战场的残酷。而今夜虽未杀出血路，却又胜过一条血路啊。我问自己：“张逸民，你此生还有机会遇上比今宵更艰险的航程吗？如果再有的话，你还敢如此搏杀吗？”回答是肯定的：“只要我张逸民不死，视死如归的决心、勇气和实力都在。敢！”

地球也好，宇宙也罢，并不存在神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既然没有上帝的意志，当然也就没有天意。那么，天意是什么？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巧合。如果天意可征服一切，那人的奋斗也就

是毫无意义了。世间的一切巧合、巧遇、巧事，今夜就一再显现。先是打“太湖”号，那是多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按理说，那是一只煮熟的鸭子，可就在放雷时，突然出现鱼雷送药受湿的大事故，而且两条攻击艇全部都是鱼雷不能正常出管。就是这个巧合，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让“太湖”号从死亡边缘擦肩而过。迷信的人，会说这是天意。这是天不灭曹。而我是无神论者，则坚信这是次巧合；接着，我又第二次出击，当我进入接敌航向也就是不过半小时，距“洞庭”号有 60 链时，我居然从月亮的光带上偶然发现了它。夜间一般情况，能看出 10 链，就算是目力突出了。而我这次从光带上 60 链就发现了它，这才是真巧合呢。有人说，张逸民这小子神了，能在 60 链上发现“洞庭”号。也有人说，能进光带，张逸民打仗有运气。就是人工去摆，也难以摆得这么准确无误。若是待机点在积谷山岛以南，那肯定没有光带帮助了，巧就巧在时间上了。天意是什么？就是巧合，就是奇遇。世间正因有这许多的巧合、神奇的境地，才更加令人神往。如果世间剥去这层面纱，一切都按天意去办，世间因此也就停歇了。军事行动中，正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数，有太多的神秘莫测的因素，所以才有英雄用武之地，才有许多朋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余地。我就此开始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了全新的认识。计谋的事，不一定能成功；而成功的事，一定会有好的谋划。这一夜，我最大的收获，不只是击沉一艘敌舰，而且懂得了谋划与成功的关系。我觉得自己这一夜长得好高啊！

战后，领导给 102 艇记集体二等功一次；我个人也给记了二等功。艇员都有记二等功、三等功的奖励。这一夜之后，许多好心人问我：“你对组织给你记二等功有何看法？”我始终认为：

战士第二故乡

打完仗，组织给予什么样的奖励，组织自有道理。而我的使命，就是击沉敌舰。话还可以这么说，给什么奖励，那不是我的追求，我的追求就是打胜仗，就是歼灭敌舰。组织给奖励也好，不给奖励也罢，我的心中已经挂上了一颗金光闪闪的奖牌。我很庆幸自己真的击沉了一艘敌舰，这是在海面状况极端恶劣，又是在单艇独雷的情况下取得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是我和战友们用不怕死的精神换来的啊！

舟山军事坑道建设史追忆

□ 张逸民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为曾经主政舟山海军的一名老兵，我曾问过自己在主政舟山基地的这两年零九个月里，我们这一届班子为舟山的海军建设、为舟山人民留下了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吗？回目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可以无比自豪地说舟山那一处处被掏空的山峰、那星罗棋布的军事坑道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留给舟山的记忆，也是我们这一批共产党的钢铁战士留给舟山人民的安全保卫屏障和历史丰碑。舟山的军事坑道建设者值得在舟山人民心中留下记忆。

1969年3月到1969年9月，中苏之间在黑龙江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间大有发生局部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至少已由小型边境冲突事件向大规模冲突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开始战争准备是必然的步骤。那个时候是真真切切的战争威胁，是面对世界上最强军事强国所带来的军事威胁。因此，面对严重的战争威胁，1969年5月总参急令海军：“沿海雷达观通站，一年之内必须全部转入地下洞库。同时，为了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沿海驻军必须抓紧建设好指挥通信坑道、后勤

保证坑道、医院坑道、船厂坑道等各类军事坑道建设。”随着中苏关系的深度恶化，中苏战争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历史回转到今天，我们再从解密的史料可以看出，那时的战争威胁是真实的，也是严重的。苏军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战争的最后准备。党中央那时所做的战略判断和战略部署完全正确和伟大的。

我和司令员李静同志自接到舟山任职的命令后，海军首长和舰队首长在与我们俩谈话时都反反复复要求我们：“从现在起你们要在舟山做好死守三年的战争准备，一切以打赢战争为中心。”我们一到舟山就赶上了迎接战争的紧张时刻。从此我们俩就不曾歇脚，一切都围绕着死守舟山三年的军事准备，又是一路小跑地往前冲刺。

接到总参关于沿海雷达观通站限期转入地下的号令后，全基地的坑道作业立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阶段。在这之前，舟山基地已有一些军事坑道工程正在进行中，接到总参战斗号令后，基地各类军事坑道工程全面铺开。整个基地各个部队和所属工厂都成了建设的工地。依我亲临一线的体会，这个新阶段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指战员和家属子女参战自觉性特高，参与面最大，进度也最快。

舟山基地党委常委专门召开一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研究贯彻执行总参这份重要军事设备一年内进洞的命令。会议产生了四条决定：

- 一是保证舟山基地所属沿海各雷达观通站在限期内全部进洞。
- 二是从党委做起，各作战支队、水警区以及各雷达观通站，要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一定要把舟



1971年5月，基地小船坞船坞建成庆祝大会

山基地限期进洞的命令贯彻好，保证准时完成部队进洞任务。

三是基地后勤部，一定要保证物资供应，保证军事坑道工程要炸药有炸药，要钢筋有钢筋，要技术指导有技术指导。

四是各常委都要带领工作组到一线、到遇到困难最多的坑道作业面，要亲自督阵、检查、指导。

舟山基地党委决不能有辱使命，到第一线督导就能尽职尽责。舟山基地应势而起，坑道作业从北起嵊泗花鸟山南到台州南麂岛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此刻，基地范围的坑道作业高潮正在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伟大力量。除沿海雷达观通站必须在限期内完成作业转入地下外，基地各部门也都有自己的坑道挖掘目标：

机关随首长进指挥坑道以外的人员，遇有敌空军来袭时，

必须有自己的防空袭坑道。海军 413 医院按要求整体进入坑道。4806 修船厂也必须整体进入坑道。后勤部需要进入坑道的物资仓库面积更大得惊人。这些坑道，从 1969 年 5 月接到总参命令后开始，一直打到 1971 年“9·13”事件发生，这些军事坑道工程陆陆续续有的完工了，有的还在继续。坑道作业的任务不仅艰巨，工程又非常巨大。根据任务需要，基地相继成立了炸药生产基地、钢钳打造基地、坑道指导中心。这些专为打洞子成立的组织，为全基地坑道作业作出了突出的甚至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舟山抗击苏联的突然袭击或者从要死守三年的要求来权衡，舟山的战场准备中，我跟李静司令员有一条共识，即防区里中、小型舰船的保养、检修是不能依赖舰队的，必须从现在起着手解决。创造中小型舰船的自我保养、检修的条件，这就要求各作战支队、水警区和独立大队都要有自己的舰船检修的机电科（所），都要建成自己的小船坞。大家都要抢在战争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基地一发话，下边热情很高，工程进度也很快。到 1971 年初，长涂水警区、登陆艇 31 大队、快 16 支队、护卫艇 30 大队和温州水警区诸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小型船坞。在各自的驻地相继施工完毕，相继开始启用。象山港内的防险救生大队船坞还在施工中，海门护卫艇 28 大队也抓紧施工，争取年内启用。已启用的单位反映小船坞效果显著，即使在平时的训练中一般检修、保养都可以自己解决了。他们都准备进一步加强技术力量，到战时真正能担当起对负有战伤的舰船即时抢修，争取迅速恢复战斗力。

这些小船坞的诞生，我和李司令都深为全体指战员的热情和干劲所感动。打造这些小船坞正是基地全体官兵响应党中央战备号召的一次总动员。不仅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全基地的职

工、家属都一起参与了这项战备的伟大工程。

作为那个时候舟山基地的军政主官，我和司令员背负着战备和海军交付的死守舟山三年的重任。这责任是多么重大啊。那是夜里躺在铺上，脑子里还在想着如果明天大仗打了起来，我们还有哪些战争准备工作未做好？如何杜绝给敌人可乘之机的漏洞。必须要想得周全，做到周到，战时方可不辱使命啊。我们就是在准备大打的形势下拼着命做着战场准备的呀。

说到此，还有件事得有个交代，我不交待有可能就被历史湮没了。我的回忆或许能挽救这不起眼的伟大工程有湮没的危险。至少让后人知道，那个时候413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在医院照常为病员服务的情况下，是如何根据战争需要打这个医院坑道的。

我和李静司令员作为军政主官，曾先后三次到413医院坑道作业现场视查指导。去了三次每一次对我都是一种鼓舞。何谈鼓舞？第一，坑道进展速度惊人。第二，医院男女家属职工齐上阵，昼夜不停。第三，当时打坑道就是迎接战争准备的一切工作中心。说打坑道就是一切亦无不可。

记得我第二次进坑道视查指导时，医院领导告诉我：“政委，有的护士为了进坑道作业，家里人把孩子抱进坑道喂奶。”我听到这则消息或称作故事时，我的心“咯噔”一下，同时热泪夺眶而出。我说：“对带孩子的女同志，领导要格外关注。比如在派班上，时间上都要关照好，别太难为她们。至少该多给些休息时间。”

说实话，在基地范围里医院的女性最多。女性多会给工作和领导增添许多麻烦。我觉得当领导不应该怕这方面的麻烦，要主动接受这份麻烦。要视这份麻烦为己任，全力做好女同志的工作。



打坑道前的地质勘查

要常想想自己的母亲，如果一个男人不知道关照女性，那他的工作魅力就会减半。今天讲 413 医院打坑道这段历史，女性确确实实起了半边天的作用。她们完成打坑道的使命要比男同志困难多许多许多。她们靠什么完成使命？靠的就是一个字：“爱。”那就是对毛主席有无限爱心。信仰就是每个人心中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的法宝。党中央提出的做好战争准备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怀着对坑道有极大的期待：打好坑道医院转地下，伤病员安全了。她们就献出了巨大的爱心了，从此于心无愧了。

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为海防都作出了自己应作出的那份贡献。到了今天我们有资格告诉下一代：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国防第一线的强人，我们拼命努力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了。

我最后一句话：暂且把413医院坑道工程看成是一座顶天立地的无字碑，让后人去解读吧。

虽然后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战争乌云逐渐散去，但这并不能说那个时候我们打出了几乎可容全基地官兵数倍的坑道是无效劳动。军委根据形势作出战争的判断而下令部队作相应的战争准备，不仅没有错，而是必须的。军队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会造成重大灾难。我和司令员李静同志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军委命令，做好了战争准备，不仅无悔，而且自豪得很。舟山基地自成立以来，护守东海前线几十年，唯在我和李静司令员手里留下了最多的军事坑道。这些密密麻麻的军事坑道如今仍是保卫舟山的安全屏障之一。大家不要忘了，那是一个缺少机械设备，更多是靠人工敲打出来的工程。没有伟大的奉献精神，没有一群勇于牺牲的官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直到今天我仍无比感激那个年代参加了舟山基地坑道作业的全体将士。

梦回“海防”

——舟嵊要塞海防文工团纪实

□李凤琪

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的东海前线舟山群岛，活跃着一支全军闻名的文艺队伍——“海防文工团”。我们这个团在战火中诞生，硝烟里成长，前身由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滨海军区宣传队”——“山东八师文工队”——“华东野战军三纵文工团”——“22军文工团”，至1955年5月，命名为“舟嵊要塞区海防文工团”。这支队伍继承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以文艺为武器，曾跟随英雄部队转战鲁、苏、豫、皖，横渡长江，进军舟山，扎根海岛，全心全意为巩固国防和守岛部队服务。1965年7月，经解放军总政考察，成为全军文艺单位学习的一面旗帜。

—

舟山群岛和嵊泗列岛位于国防要冲，岛屿星罗棋布，航道纵横交错，东对日本冲绳，南临台、澎、金、马，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部队的战备形势非常紧张。战士们枕戈待旦，构筑工事，日夜练兵，生活艰苦而枯燥；作为为兵服务的文工团，任务也更加繁重。我们除了配合多种会议，军事演习和舟山、宁波等地的陆、



1955年海防文工团全体合影

海、空三军的慰问演出，还要保证舟山外围30多个岛上的驻军每年能看到一至两次戏。由于岛屿分散，相距遥远，有时一次航行要七八个小时。我们团不足百人，分成两个队巡回演出，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风浪里拼搏。

我们团多数是北方人，有些出生在江、浙，也是第一次面对汪洋大海。风急浪高，波涛汹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当时许多岛屿靠岸没有码头，要换乘舢舨抢滩登陆；潮水退了，就扛着布景道具涉水上岸。岛上演出没有场地，以沙滩作舞台，蓝天当幕布，歌声伴着阵阵涛声，汇成一曲曲高亢雄伟的“大合唱”。

为了慰问边远小岛的哨所、灯塔、雷达兵、观通站等值勤的战士，我们多次组织精干的小分队，带着小节目送戏上门。炮阵地、

坑道口都是我们演出的场所。演出时我们派人帮厨，替战士站岗，凡没看上节目的我们单独给他“补课”，做到一个也不漏。

同时，我们辅导连队文娱活动，开展俱乐部工作，教练对战士唱歌，说快板，帮助他们修改作品，并且多批次地培训文艺骨干。当时，舟山部队形成了专业和业余两支文艺队伍。我们协助战士演出队创作编排的对口词《进岛十年》，器乐合奏《舟山锣鼓》，在全军业余文艺汇演中获奖，后者由前线歌舞团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中演奏获得金奖。



歌剧《刘胡兰》

二

在演出形式上，我们团初期以中、小型戏剧、曲艺、音乐、歌舞为主；后来根据任务需要经常排演大戏，如歌剧《刘胡兰》《血泪仇》《江姐》，话剧《将军当兵》《年轻一代》《海滨激战》

《农奴戟》等；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大戏搬上小岛，让战士们都看上大戏。歌剧《江姐》的演出，从定海、宁波、上海大城市，一直演遍舟山群岛。有些小岛上没有场地，不能搭台，就改成折子戏上演，有时候让战士们坐在山坡高处，我们在屋顶上演出其中的精彩片段。

我们文工团所到之处，部队战士和渔民们都兴高采烈，夹道欢迎。有一次在广场野外演出歌剧《刘胡兰》，中间遇到了大雨，要不要中断演出，我们犹疑不定。当时，战士们冒雨看戏一动不动；周围看戏的群众也都不肯走，这使我们深受感动，进一步激发了演员们的创作热情。雨越下越大，台上台下都聚精会神，当戏剧进入高潮时，台下的战士呼起了一阵阵口号，周围的群众也热烈鼓掌。这场戏演非常成功，虽然都淋成了“落汤鸡”，但大家都很高兴！

过去，文工团给部队演《白毛女》，因为演得逼真，曾发生过台下战士向反派演员开枪的事，所以规定部队看戏不准带枪。我们团在宁波演出《血泪仇》，当演到保长抓丁王老汉一家跪地求饶时，有个战士气愤极了，把随身带的茶缸扔上去，可是没打着保长，把一个女演员的头打破了。第二天部队领导带着那个战士来向我们赔理道歉。

在演话剧《雷锋》中，我们团提出了“台上演雷锋，台下学雷锋”的口号，演出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我们不仅帮战士缝洗衣服，还和他们一起修路、一起种菜、一起栽树，用汗水浇灌着岛上的一草一木。对此，定海守备区司令员战斗英雄张明深为感动，特邀我们演出队的全体人员一起座谈、合影。



话剧《雷锋》

三

深入部队生活，为兵服务，与战士同甘共苦，是我们文工团的优良传统。早在 1949 年秋，部队解放舟山渡海作战没有船，我们文工团 17 岁以上的男同志全体出动，到钱塘江上游两岸搞船。在汹涌澎湃的大潮中，庄大因、张瑞五、吴植民三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宁波三北镇的烈士陵园。扫墓与缅怀先烈，成为我们传统教育方式之一。

我们的老同志多数来自部队，同指战员生死与共，感情深厚；每逢有新同志进团，必须先下连当兵，参加部队的军训和施工，或由团领导带领，采访先进单位或模范人物。我们部队的英雄模

范单位“洛阳营”“郭继胜连队”以及“幸福岛”（东福山）“老虎山连”等，都是我们体验生活的教育基地。1965年，我们团还深入到大衢、泗礁两岛的渔村，参加了地方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由于我们经常下部队，下渔村，熟悉英雄人物和现实生活，先后创作出一批具有海岛特色的戏剧、歌舞、曲艺作品。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郭沫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罗瑞卿、肖华等党政军领导先后到舟山视察，都看过我们团的演出。

1960年10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名僧50余人，到普陀山朝山进香，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视察舟山，慰问部队，我们在普陀山文昌阁礼堂为他们举行欢迎演出。当时最担心的是说唱节目他们听不懂，这样会出现冷场。使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多数人懂汉语，音乐锣鼓开场之后，数来宝《舟山好》以幽默的语言介绍海岛的历史、地理、民俗风情，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头一炮打响，后边观众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到演员再上场说相声时，竟然多次返场下不了台。

1961年3月，贺龙、罗荣桓两位元帅由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陪同到舟山视察，文工团在普陀山文昌阁小礼堂汇报演出。节目是我们自己创作，反映海岛生活与部队守岛建岛事迹的音乐、歌舞和曲艺。许司令多次看过我们演出，他一边看一边悄悄地向两位老帅做介绍。演出结束后，罗帅当即表示：“你们的方向对头，节目丰富多样，很好！”贺帅问：“这些节目给部队演了没有？”我们说演了。他指示：“好节目要送到连队去，不要忘了战士！”这既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也提出了对我们的要求。

当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视察舟山部队，要看文

工团自己创作的节目，地点在普陀山。这天下午，肖华将军参观普济寺，遇到上海水产学院的一批大学生，特邀他们也一起来看我们演出，把小礼堂塞得满满当当。我们的曲艺、歌舞和小戏，都是富有特色反复锤炼的保留节目，表演娴熟，情绪饱满，演出效果十分热烈。当《舟山好》和《小西湖》演完谢幕时，肖华将军情不自禁地双手高举，鼓着掌大声喊“好！”观众的情绪愈加高涨。

演出结束，肖华将军叫我们围拢过来，坐在观众席里听他讲话。首先，他对我们的演出表示满意，说：“你们的节目小型多样，丰富多彩，反映部队现实生活，总政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要向你们学习……”在讲话中，他结合我们演出的情况，就创作与生活、演出与辅导、普及与提高，以及学习、借鉴等问题讲得生动、活泼、辩证、精辟，给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文艺理论课。

196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到舟山视察，我们选择品位较高和有海岛特色的音乐、舞蹈和曲艺节目，在海军招待所礼堂为他专场演出。看完节目，他把少先队献给他的花转赠给我们演员，并同我们亲切地交谈、合影并即兴赋诗一首：

往来东海前线，
慰问三军英雄，
轻歌曼舞东风，
战斗精神酣纵！

身在舟山群岛，
心驰北极天空，
齐声高唱《东方红》，
领袖万年遥颂。

四

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我们团自己创作演出的八个节目获奖：有相声《水浒外传》、山东快书《李三宝比武》、数来宝《幸福岛上战士家》、舞蹈《海岛女民兵》、歌曲《四好歌》《时刻准备着》、板胡独奏《万马奔腾》、女声演唱《东海前线女民兵》。其中，《水浒外传》曾经历了一波三折。

《水浒外传》是以相声歪批手法评论《水浒》，其内涵是讽刺赫鲁晓夫，这个题材非常尖锐敏感，当时除中央发表的“九评”外，其他同类内容的作品一概不准发表、不准公演，我们创演这段相声时只对内，不对外。军区文化部认为，这个作品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强，具有含蓄的讽刺与幽默，给上级文化层次高的观众演出效果会更好。但能否参赛与公演却没有把握，反复推敲之后决定带到北京试试。

全军汇演共380多个节目，上一轮是戏剧，下一轮是歌舞、曲艺、音乐、杂技，中间举办游园活动，罗瑞卿总长参加。军区带队的同志趁机把我们相声演员带到总长的游船上，名为给首长助兴，实则是投石问路。罗总长听了相声哈哈大笑，点头称赞，军区文化部立即拍板“上！”果然，演出后效果轰动，不仅部队观众说好，地方各省的观摩代表也都觉得耳目一新。

会演结束，从获奖节目中“百里挑一”，组合进中南海紫光阁向中央首长汇报，其中有相声《水浒外传》。演出时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陆定一、罗瑞卿和军委的高级将领都来观看。听了相声中央领导和将军们高兴得热烈鼓掌，开怀大笑。刘少奇和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时，周总理问：“哪个是打虎的呀？”相

声演员赶紧走上前去，总理笑着同他们亲切握手。合影时两个演员分别站在刘少奇和周恩来身边。

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以后，军委总政要在全军树立一面部队文艺团体的旗帜，在各军区上报的材料中，目光落在了海防文工团。1965年4月，总政委派《解放军画报》及《人民前线报》的记者，跟随正在海岛演出的文工团一队、二队，进行现场调查和拍摄。同年5月，又派南京军区新闻科长和新华社驻南京记者站站长，到舟山自下而上广泛听取意见，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和考察。

1965年7月9日，《解放军报》头版头题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东海前线的红色宣传队——记全心全意为海岛服务的海防文工团》，并按照总政指示配发了社论，将我们文工团树为全军文艺单位的一面旗帜。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连续刊登文工团的先进事迹，并以“向海防文工团学习什么？”为标题，发表了多篇评述和报道。舟山要塞区为我们文工团荣记了集体二等功，上千名官兵在定海为我们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五

1969年全军文艺单位进行整编，军区以下的文工团撤销，海防文工团名列其中。这年寒冬，往日同甘共苦，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离开了舟山群岛，从此天各一方。

然而，昔日的辉煌使人终生难忘，战友之情魂牵梦萦。时隔34载的2003年春天，我们文工团的战友从祖国各地以至海外，齐聚到安徽合肥举办了海防文工团第一次战友聚会。分别时风华正茂，相聚已雪染双鬓，过去团里最年轻的一代，此时已是花甲

之年了！但亲切的交谈，美好的回忆，又焕发出我们当年的风采，回到那火红的年代。此后，我们相继在定海、徐州、台州、枣庄、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无锡、烟台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战友聚会，每一次聚会都使我们徜徉在幸福与欢乐之中。

回忆当年，我们有着优良传统和光荣的历史，曾受过艰难困苦和生与死的考验。我们把舟山当作第二故乡，对海岛和舟山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2005年5月，由老团长傅泉主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三代文艺兵参与，撰写文稿200余篇，出版了50多万字的回忆录，展现了文艺兵冒着枪林弹雨，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直至镇守海疆的历史画卷，奉献给舟山部队和广大的读者。

2010年5月，我们团部分老兵参观了舟山解放60周年阅兵式。虽然舟山的面貌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但我们不忘初心，牢记历史，重访了当年的英雄单位《洛阳营》、“郭继胜连队”，并到宁波三北镇为烈士扫墓。

2013年10月宁波聚会期间，我们再次回到定海寻访故地。舟山守备区领导接受了我们赠送的“头等兵团，海防磐石”的匾额，同我们三代文艺老兵一起合影留念。

如今，我们这些文艺老兵半数已进入耄耋之年，但都积极向上，紧跟时代，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了迎接建国70周年，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再次汇集出版了文工团的历史相册《梦回海防》。留住昔日的芳华，不仅使我们战友记忆常新，青春常在，友谊长存；同时，我们把书赠给了舟山档案馆和守备区图书馆，为驻军部队和舟山人民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我们给彭总说相声

□ 李凤琪

1958年5月上旬，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到舟山前线视察。他到定海这天，上午在海军大礼堂接见陆、海军机关的连以上干部，下午看文工团演出。

我们演出的节目是音乐、舞蹈、曲艺。其中，我和陈增智说相声《知过必改》。作品内容是讽刺一个连长管理简单粗暴、不做思想工作，同战士发生一连串的矛盾误会，通过学习交心得到改正。研究节目时，从领导到演员都担心揭露部队的缺点，首长看了会不会不高兴。不过，又觉得相声内容是根据部队“尊干爱兵”运动的实际情况创作的，演出中战士们反映很好。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上演。

演出时歌舞在前，相声排在中间，因为我们心里没底，出场前我从条幕缝里往观众席上看，见彭总身穿绿色军便服，端坐在最前排中间，看戏的表情非常认真，神态严肃。再往后看，观众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整个会场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本来我是想观察一下彭总的反应，从而使自己紧张的心情松弛一下，这一看不但没放松，反而更紧张了！我预感到相声难演，不由得心里咚咚直跳。果然不出所料，相声在

台上说了一半，作品设计的几个“包袱儿”都没响，任凭我们表演怎么认真、卖力，彭总板着脸就是不笑。陪同看戏的几位领导见彭总脸上没有笑容，也都不敢笑。

前排首长不笑，后边几排的干部也正襟危坐，规规矩矩。这把我们演员急得汗流浃背，百爪挠心，顿时口干舌燥，嘴也不听使唤，词儿差点说乱了套！幸亏剧场大、观众多，后区的观众不了解前区“行情”，不断传来阵阵笑声，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和鼓励。

我想：反正这场演砸了，不管怎样要坚持到底，千万别栽在台上！可是，相声说到最后一个“包袱儿”，突然出现了意外的转机。原来，彭总满脸含笑，向我们轻轻地鼓起掌来。彭总这一举动，“解放”了陪同看戏的领导和前边几排干部，他们也笑着一齐鼓掌。我们鞠躬下台，全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笑声和掌声。

后来，我向陪同彭总视察的一位机关干部打听首长对相声的反映。他说：“彭总对相声和其他节目没作具体评价，但看完演出他很高兴。这次视察彭总多次指示要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当我们向他汇报到部队通过‘尊干爱兵’运动，密切了官兵关系时，他不住点头表示肯定。那么，对你们的相声我看也是赞赏的。”

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演习

□ 李凤琪

1959年10月，已是秋风萧瑟季节，海岛气候仍然温暖如春。我们文工团接到上级通知，去嵊泗列岛为在那里参加海岛抗登陆军事演习的部队慰问演出。

这次演习是陆海空三军联合，由南京军区组织实施的。解放军总参和总政的首长亲临视察指导，沿海各守备部队都派代表前来观摩。10月31日，我们带着一台多幕话剧，一台音乐、歌舞、曲艺节目，从定海乘船，经过十多小时的风浪颠簸，夜里到达指挥部所在地泗礁岛菜园镇。这时，参战部队和各地代表已陆续到齐。我们首场演出是话剧《将军当兵》，这个戏具有喜剧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背景又在海岛上，参战部队和各地代表看了十分亲切。许世友司令坐在最前排，边看边鼓掌，笑得前仰后合，其他领导也很满意。

第一炮打响，我们增强了信心。随后，夜场我们和舟山越剧团、南京战士业余演出队，在菜园镇礼堂轮流演出；白天，我们派出小分队到各部队驻地慰问。所到之处，见部队斗志高昂，摩拳擦掌，一片临战状态：海岸炮兵忙着擦拭火炮，坦克兵在检查机械装备，隐蔽在海边山洞里的鱼雷快艇已经整装待发了。在山路上，我们

还看到持枪的男女民兵，带着一群群渔民和孩子，演练战斗打响后如何安全转移。

11月3日，许世友司令在菜园镇礼堂向参战部队连以上干部作动员报告，我们文工团列席旁听。许司令说，舟山群岛是长江口和杭州湾的屏障，祖国的东大门。嵊泗列岛是海上入侵之敌的必经之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攻陷上海前，首先偷袭并占领了泗礁，以此作为海空军基地，登陆杭州湾，进攻我国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现在蒋介石盘踞台、澎、金、马，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海岛守备部队的任务是用封锁航道、杀伤敌人来引火烧身，迫使敌人在这里组织一个战役，从而掩护后方大陆转入战时状态。这个抗登陆作战指导思想，体现了我们顾全大局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也是我们革命部队的英雄本色。他要求参战部队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互相支援、密切协同。做到机动灵活，坚决勇敢地全歼入侵之敌，打一个漂亮仗。

11月7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抗登陆演习在泗礁岛的前海滩举行。这里海域宽阔，是敌人进入长江口及北上的主航道。岛前沿的沙滩平坦而漫长，沙质坚硬，便于登陆或空降。沙滩北面山峦起伏，构成一道弧形的防御阵地。我们坐在北面一个山头的草地上，居高临下，纵观全景。我们西边的参观方队有舟山各岛的干部代表，有外地的参观团，还有战士演出队和越剧团。舟山部队的代表是文工团的老观众，许多人认识我。演习之前，他们欢迎我们说相声，我和演员刘佩勇说了一段《前沿观访记》。为了转移“目标”，活跃情绪，趁观众笑声未落之时，我振臂一呼，拉坐在山坡上的越剧团唱歌，战士演出队立即响应，各岛干部代表也听我指挥。我一呼百应，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情绪热火朝天。

对面山头上参观的老将军们一听，也来劲了，用大喇叭嚷着叫我们过去。我们团的曲艺、独唱演员立即跑过去，演了几个活泼的小节目，首长们看得兴致勃勃，拍手大笑！

8点30分，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开始了。演习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封锁海上航道，打击敌方扫雷舰，制止敌人扫雷和通过航道。“敌人”扫雷舰一出现，岛上的远程岸炮便开始射击；我方战舰和鱼雷快艇在战机掩护下迅速出击。“敌舰”边扫雷边向我开火，双方激烈交战。这时，海面出现一道长长的烟幕，我鱼雷快艇在烟幕掩护下向“敌舰”发起攻击，场面壮观，激动人心。

第二阶段，“敌舰”编队逼近沙滩，企图在岛上登陆。我方各兵种协同，发扬炮火的强大威力，摧毁“敌舰”及其登陆器材。炮弹在海上爆炸，掀起一根根白色的水柱。在岸炮和飞机协同支援下，我舰队发起攻击，歼敌于海上。

第三阶段，“敌人”的水上坦克在滩头登陆，同时空降伞兵。我实施炮火拦阻，我方坦克掩护步兵反冲锋，双方争夺滩头阵地与制高点，与此同时，岛上武装民兵配合反空降。双方激战后，我军退守坑道。这时，岛上出现短暂的沉寂，而海上我方潜艇却神出鬼没。其任务是封锁航道并切断登陆之敌的退路。

第四阶段，我陆、海、空军联合出动，全歼登陆之敌。这是战斗演习最激烈、最壮观的一幕。从望远镜里我清晰地看到，在坦克掩护下，我方步兵攻占一座座山丘，一个个村落。战士们用重机枪、火焰喷射器，交叉向“敌据点”射击，赤红的火舌带着浓烟，所到之处烈焰升腾，土地都烧黑了。为拦阻败退的“敌军”，我方用重迫击炮在沙滩上组成弹幕，在坦克掩护下步兵四面夹击，

把“敌人”歼灭在海滩上。当海上“敌舰”企图增援时，我沿岛一线的炮阵地万弹齐发，炮弹出膛的火光，构成了一道很长的弧形闪光带，爆炸声惊天动地，气浪一直冲到我们的山头上。越剧团的一个女演员站在那儿看傻了，炮弹爆炸声竟然吓得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个岛上军民联防搞得非常好，抗登陆演习中男女民兵都参战了。在炮阵地上，男民兵英勇、沉着、动作熟练，火炮打得非常出色；在指挥所里，女民兵头戴耳机、手拿送话器，不停地传达着指挥员的命令；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他们送弹药、抬担架，战场救护，送饭送水，穿梭往来，使海岛军民结成了一个整体。

这次军事演习，最精彩的镜头还有空战。先是“敌机”侦察、轰炸，地面高炮打靶；而后我方战机掩护步兵进攻。最后四架喷气式歼击机作为敌我双方，你追我赶，上下翻飞，时而贴近海面，时而直上云霄，这虽有一些表演的成分，但仍叫人紧张得屏住呼吸，眼睛不敢眨一眨。因为空战中飞行员不能射击对方的舱位，而是要命中机尾的拖靶。由于喷气歼击机速度太快，毫厘之差足以使对方机毁人亡，所以参观的人都捏着一把汗。忽然，空中火光一闪，“敌机”尾部的拖靶被击中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抬头再看，那四架歼击机一个鹞子翻身，拉着长长的白烟，飞向无尽的蓝天。观众齐声喝彩，啧啧感叹：我们建国仅仅十年，人民解放军便从“小米加步枪”一跃而进入现代化行列。强大的国防，英雄的军队，使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第二天夜场，我们给军委首长和参战部队演出歌舞晚会。为了向英雄们表示敬意，在节目中增加了即编的锣鼓说唱《保海岛、赞三军》。演出时观众群情激动，掌声如雷。演出完毕，副总参

战士第二故乡

谋长张宗逊上将，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在许司令陪同下上台同演员一一握手。张副总长笑着说：“你们演得很成功啊。谢谢你们！”这时，台下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我们也激动地高呼：

“向英雄部队致敬！”

“保卫海岛，巩固国防！”

海岛生活记事

□ 李凤琪

记忆中的定海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华东野战军教导团警卫营做战俘工作。1950年春天，开赴浙江前线准备接收舟山战俘。当时，我军用木船渡海，攻占了舟山外围的金塘、大榭等岛屿，定海守敌陷入弧形包围之中。5月1日，我军千帆竞渡，攻占了海南岛。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密令撤走定海全部军队，并突击抓丁13000余人。这批青壮年被押至西码头，家中妻儿老小赶来，哭叫连天不肯放行。敌人下令开枪，我们部队登陆后赶到西码头，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由于华东地区大规模战事结束，华野领导决定撤销教导团建制，我们警卫营归属驻守舟山的22军。7月上旬，我们乘船到达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

我们从东岳宫山下的南码头登岸，步行约两华里来到了定海城。小城面积不大，直径两华里左右，当时城墙城门尚在，砖石垒就，高不过丈余。古老的木式城楼已被国民党军改造成碉堡。看到碉堡上的枪眼，让人感受到一点火药气味，此外一切平静如水，很难想到这里曾是战乱频仍，屡遭兵燹

之地。走进城迎面一条南北大街，清洁的石板路两边店铺林立，全都是木结构的小楼。茶馆、酒肆、杂货、布帛琳琅满目，广告招牌五花八门。这个海岛小城，解放不过两个月商贸便如此繁华，让我惊叹不已！

进城不远是个十字街口，有东西大街。向左拐见拱形石桥一座，名曰“状元桥”。想必这里早年出过什么状元。自桥头向西，小店小摊接连不断，各种美食小吃花样翻新，香气诱人。穿过一座牌坊，店铺渐渐稀少，民居增多，民房多为大宅豪门，静穆而高雅，清一色的明清建筑风格。让我最感新奇的是街上熙来攘往，土洋混杂的行人：那包花头巾、系蓝围裙，担着瓜果蔬菜的，一看便知是农家妇女；赤裸着背膀和双脚，箩筐里盛满鲜活的梭子蟹，扁担上挂着比蒲扇还大的怪鱼，自然是渔民。而夹杂于他（她）们之间的则是穿旗袍，高跟鞋，烫羊尾巴头的女郎和西装革履颇有“海派”风度的男士。据说，上海每出现时髦的服饰或习俗，很快便从宁波传入定海。后来我还听到一句民谚：“宁听上海人吵架，不听定海人说话。”意思是上海人温文尔雅，吵起架来也好听；而定海人粗犷、憨直，讲话就像吵架一样，不但声音高，速度快，而且听不懂。所以，我们乍到定海就仿佛到了异国他乡。

在定海开过欢迎晚会，我们单位归入二十二军炮团，连队住在舟山本岛一个靠海边的渔村——螺门。“八一”节那天，全连下水田帮农民割稻。我们连多数是北方人，吃苦流汗不在话下，但最怕水田里吸血的蚂蟥（水蛭）。此物形似蚯蚓，软而细长，嘴上有吸盘，叮住人时分泌出一种物质，皮肤不觉疼，血流不止也很难察觉。所以割稻的农民很多人腿上鲜血淋漓，

令人见了毛骨悚然。我们连长是苏北人，种过水田。他说，发现蚂蟥叮不能用手揪，你揪断了它也不肯松嘴。要用鞋底猛拍一下，它突然收缩，就会自动掉下来。割稻时我牢记连长的教导，一边割一边不停地看腿，幸好始终未见蚂蟥光顾。割完稻我到水塘里把脚洗净，穿上鞋袜，而后洋洋得意地向人夸耀自己的经验。话犹未了，忽觉袜子里有个软鼓鼓的东西，脱掉袜子一抖，掉出一个黑紫色的肉球——原来是只吸饱了鲜血的蚂蟥！从此我体会到南方农民种稻的艰辛。

1952年我调军炮兵司令部指挥连，住在定海。1953年调往岱山六十四师文工队，参加了前沿海岛的巡回演出，饱尝了风浪颠簸之苦，也感受到大海的浩瀚与无穷魅力。1955年要塞文工团成立，我又回到定海，这时我重新审视这个海岛小城，不但觉得比以前大了，而且妩媚多姿，光彩照人。有许多奥秘想去探索，许多疑问想去解读。于是，我搜集了有关资料，贪婪地咀嚼。我的目力所及，由这个小城扩展到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

舟山群岛的海域，为22000多平方公里，是由舟山本岛、岱山、六横、金塘、朱家尖、嵊泗列岛、中街山列岛、崎岖列岛和火山列岛等1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是我国南北海运和远东国际航线的要冲。它海岸曲折、水道纵横、港湾众多、资源富饶。既是宁、沪、杭、甬的天然屏障，又是我国最大的渔场。定海虽为它的首府，但住在这里的人，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也是只有走出这个小城，漂泊海上并踏遍前沿之后，才感受到它的分量与意义。基于这种感受与生活积累，我和我团的陈增智创作了数来宝《舟山好》。当时的

艺术水平并不高，演出后观众反映却很强烈。上至元帅、将军、文学家、艺术家，下至连队战士无不交口称赞，成为文工团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我家住在定海北门，窗外隔一条小河便是四季常青的陵园。在它的半山腰有个池塘，塘边石碑上镌刻着“姚公殉难处”。我问当地人姚公是谁。答曰：是清道光年间的定海县令名叫姚怀祥。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两次攻陷定海，姚公在守城的战斗中多处负伤，城陷后投水自尽——这是第一次定海失陷（1840年7月）。从史料上看，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1841年10月），定海守军不论兵力与武器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况且天降大雨，遍地泥泞。葛云飞、王锡朋、郑国洪三总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同登陆的英军展开肉搏战，血战六昼夜，弹尽援绝，全部壮烈殉国。葛云飞在战斗中负伤40余处，脸被英军用长刀劈去一半。牺牲时身体直立，手握大刀，圆睁左眼，吓得敌人惊恐万状，飞身逃去。看到这里，我蓦然想起家乡山东青州北城西庙的镇江抗英纪念碑。定海的清兵和我的祖先就是在同一场反侵略战争中，为捍卫国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这无形中使我从感情上和定海更贴近了一步，把她当作我的第二故乡。

要塞文工团在定海曾住过两个大院，都是豪门大宅，墙高、门多、院深，多为三至四进。石板铺地，回廊环绕，有客厅、舞厅、花园。木漆楼房，雕梁画栋——这还是第三流的，再好一些的不但亭、台、楼、榭俱全，而且有西洋建筑的风格与装饰。我不知这些空房的主人是谁，或说在宁波上海，或说在港台海外，总之有不少有成就的名人和地主兼资本家。

当时给我的直感是定海人见过世面，思想开放，很会做生意。若干年后（至20世纪80—90年代），我才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香港特首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丁光训和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都是定海人。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际风云多变，舟山部队一直处于高度战备状态。文工团的工作紧张而艰苦，每年大部分时间下海岛，下连队，在风浪里漂泊。我们的两个女儿虽生在海岛，长到四五岁了却没见过海。每当她们从爸爸口中听到有关大海的故事，幼小的心灵便充满神秘和憧憬。为了让孩子开阔眼界，有一天我和妻子忙里偷闲，带她们到定海南码头看海。我们在岸边凭栏远眺，左边海上停着一艘艘威武的军舰。东岳宫山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水兵用旗语同海上巡逻的舰艇在对话；远处海面上群岛叠翠，帆影重重，有数十个小岛逶迤而立，被誉为千岛大观园。我曾登上舟山本岛最高处——黄杨尖（那里有部队的岸炮连）登高览胜，这一片小岛犹如海上盆景，妙趣横生。其中有个岛叫盘峙，是鸦片战争的古战场遗址。我同女儿讲到过去的故事，她们高兴得问这问那，没完没了……

我原想带她们去趟普陀山，因为忙总也挤不出时间。后来，我去位于农村的部队医院养病，便常和她们到农村走走。这里是亚热带海洋气候，空气湿润、温和，适于植物生长。春天杜鹃满山，姹紫嫣红。高大茂密的竹林一片连着一片，像绿色的波涛。在村头我们看水牛耕田，农夫车水，农家孩子赶着雪白的鹅群嘎嘎叫着从身边走过，两个女儿既高兴，又紧张。我们从农民那里买回嫩竹笋、鲜蚕豆，烧一道可口

的美味——笋豆炖小黄鱼，全家人吃得很开心！

入夏，山上的杨梅、枇杷熟了，绿叶丛中缀满了紫红的、橙黄的、莹白的累累果实。我们带孩子上山尽情品尝之后，又带回家泡杨梅酒。秋天，海岛的景色更令人陶醉，满树桂花，香气袭人；金黄硕大的佛香柚挂满了枝头。冬天寒风袭来，虽也飘落几阵雪花，而收割后的田野，仍然一片青葱，生机盎然。

定海县城小庙多，定海人素有敬佛传统。我们文工团住的三个大院，中间就夹着一个尼姑庵。每天天不亮便听到敲打木鱼的声音。定海城最大的庙宇祖印寺，始建于宋，占地5125平方米。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钟楼等。建筑宏伟，重檐斗拱。城乡的其他小庙小庵，至1953年仍有116座。

定海人过春节不贴门联，不放鞭炮，而是张灯结彩，穿着一新，打年糕，走亲戚，拜佛进香。离我家不远的陵园有座观音庵，虽年久失修但香火极盛。初一这天，香烟缭绕，人声嘈杂，寂静的园林便沸腾起来。在香客游人中不仅有老人、孩子，还有许多年纪轻轻，穿着时髦的靓男靓女。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路笑声从我家门前走过，成为节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1969年冬，全军文工团整编中我们团被撤销，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我离开了战斗和生活20个年头的定海，转业回到山东故乡。改革开放后，我和家人曾4次重回定海，现在转眼已过去70年了。如今，舟山的变化日新月异，翻天覆地，我们住过的那个“家”已经不见了，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过去的记忆刻骨铭心，满怀深情，是永远

也抹不掉的。

与普陀山结缘

1954年春，我从战斗部队调入六十四师文工队，到普陀山为守岛部队慰问演出。当时，我们文工队居住的岱山，虽是舟山群岛的第二大岛，但山多树少，草木稀疏。当我们的航船行至莲花洋，海上现出一抹浓荫掩映的古刹时，我仿佛看到了仙山琼阁，海市蜃楼。

我们在“南天门”登岸，仰望石坊上镌刻的楹联：

一日两度潮可听其来自去
千山万重石莫笑它无觉无知

我回头看海，浩瀚无际，顿时感觉来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

普陀山虽为佛教圣地，由于地处海防前沿，早在明代便屡遭倭寇袭扰。康熙四年（1665），荷兰殖民军入侵普陀、古刹被劫掠一空，寺院几经兴废。1939年又被日军占领，封锁海港，断绝香客，遍地荒芜。我们部队进驻后，中央军委的几位老帅和罗瑞卿总长，先后到舟山指导战备，并到普陀山看望守岛部队。当时，岛上驻军为一个守备团，另外佛顶山天灯台设有海上观察哨所。我们文工队演出场地在前寺（普济寺）院内。幕布悬挂在圆通宝殿左侧的石头平台上，石台上可坐一个营的观众。部队轮流来前寺看戏，原计划演三场，

不料，第一场就出了问题。

我们文工队不足三十人，演员水平不高，但演的节目都是全国会演选拔的优秀歌舞，另外穿插一些苏联歌曲或小戏。短小精悍，丰富多彩，缺点是时间短，每个节目不过三五分钟。换服装来不及，就按节目演出顺序全部穿好，演完一个节目扒一套服装，锣鼓一响，全班人马都忙得团团转。那时总政文化部对演员的要求是“一专三会八能”。我刚到文工队不久，既无“一专”，也无“三会”，更无“八能”。而是装台、拉幕、跑龙套。普陀山演出这天，乐手小袁因换场太忙，在边幕一脚踩空，大腿受伤，血流如注。医生见伤势严重立即派船送往沈家门医院，她参加的歌舞节目不能演了。偏在这时，说相声的严郁犯了胃病，呕吐不止。老严年纪较大，是我们的导演兼戏剧教员，上台说相声已经委屈他了，怎么能让他带病出场呢？由于相声时间长，一个能顶几个节目，再去掉相声晚会就得停演。让远道来的战士不欢而散，非但于心不安；对我们文工队来说，也会留下史无前例的笑柄。我见队长急得满头大汗，便自告奋勇请求代替老严说相声。队长庄超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意思是：你寡言少语，看不出有什么幽默；再说节目又没排过，能行吗？可是，救场如救火，他一咬牙，同意我上台试试。

我穿上大褂，和捧哏白会山上场，全体演员都站在条幕边紧张地看着我，生怕我栽到台上。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曾受过相声艺术的熏陶，并且在业余活动中说过相声，早已胸有成竹。演出的结果自然给大家一个惊喜，对我刮目相看。然而，我调到文工队主要是搞创作，而相声一开头，后来凡

演出领导必要相声，凡要相声必由我说。他们还由此推论：能说相声就能演喜剧，能演喜剧就能演反派。此后凡属相声、喜剧以及坏蛋特务之类角色，几乎成为我的“专利”！

普陀山三天的演出，节目经过调整，总算让连队战士都看上戏了。白天，我们抽出时间参观，先去前寺，再去后寺。寺内古树参天，千年古樟遮天蔽日，宏大巍峨的圆通宝殿给人们幽邃神秘之感。我自诩为唯物主义者，一走进殿堂，面对那庄严的毗卢观音不禁肃然起敬，惊叹不已。

当时，按上级的要求，军队不干预寺院的事务，也不能同和尚交往。因为我们住在庙里，每天出出进进，常和树下闲坐的几个老僧打打招呼，问一些庙内常识性的问题，很快就混熟了。闲谈中听出他们多是北方人，出身兵农工商、三教九流，有的原为张作霖的骑兵，有的则是吴佩孚的马弁，有的因家贫从小许到庙里，也有的为逃避灾祸剃度出家。

次年5月，我调入舟嵊要塞文工团，第二次去为部队演出，我寻访了紫竹林和潮音洞。这里面对东海大洋，观海亭下一片巉岩，巨石交错。俯瞰两崖夹缝纵深30米处有一洞穴，洞壁镌刻康熙大帝所书“潮音洞”三字。波涛自远洋滚滚而来，风驰电掣般涌入洞中，声如巨雷，惊天动地。飞溅的浪花冲上云天，犹似巨鲸喷水，真可谓惊、险、奇、美。后来我写的中篇评书《夜闯珊瑚潭》就借鉴了这里的景观。

1956年夏天，我们小分队去洛迦山给一个施工连演出。这个小岛在普陀山东南海面，就像一座仰卧在莲花洋上的卧佛。岛上林木葱郁，终日风啸浪吟，别有一番天地。在两庵之间，有一石砌水井，井口镌有龙首，清泉自龙口喷出，飞珠溅玉，

终年不绝。不少香客渡海拜佛，为的是饮一口岛上的甘泉。不过有个传说，上岛须经过 24 朵莲花浪的考验。我们是军人，对此说不以为然。渡海那天初见水平如镜，转眼间波涛汹涌，劈空而来，帆船在激流中不停地打转，我们都吓得惊叫起来。开船的老大说，这就叫“铁莲花挡路”。后来我写的小说《渡海第一船》，也是由此而来的。

我们上普陀山，除慰问部队，深入生活，还多次在这里为中央首长演出或接待文艺界的名人作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1958 年 11 月，我们到普陀山拍电影《千女闹海》的外景。这个作品，剧本是我们团的江深和舟山宣传部长黄穗创作，女主角是上海制片厂的向梅主演，其他演员大部分是我们团的。一天上午，我们化好装到南天门对面的沙滩上拍戏。约 9 点钟，见一艘大型军舰靠近南天门码头，停留了大半天，因工作紧张我没去多想。傍晚回到住处才听说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由要塞区首长陪同来普陀山视察。

刘少奇听说摄制组住在前寺招待所，特意想看望我们，可惜我们不在。这个消息让大家既高兴，又惋惜，成为心中的遗憾。

在我古稀之年，又借外出采访之际，两次重返普陀。此时，山上寺院已修葺一新，“文化大革命”被毁的佛像重塑金身，紫竹林海边，耸立起高入云天的观音大佛。前寺、后寺院内红烛高照，香烟缭绕，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当年在大树下晒太阳的老僧不见了；大殿里念经的多是风度翩翩，身穿真丝袈裟，手持大哥大的年轻和尚。听说其中不少人是佛学院毕

业的学生。

入夜，街市上灯火辉煌，通宵达旦，海边停车场成了鱼货海鲜交易的闹市。昔日幽邃神秘的普陀山，今日变得五光十色，斑斓多彩。我第一次上普陀，通过舟山警备区的安排，住进文昌阁新建的豪华寓所。所长听说我想去慧济寺，因当时还没修索道，便派车把我们送上佛顶山。走过石坊，黄墙夹道，古木遮天，曲折前行忽见金光闪跃，在眼前出现影壁墙上“佛顶顶佛”四个大字，这才到了我向往多年又望而却步的慧济古寺了。不过，这时我感兴趣的不再是从前那些扑朔迷离的传说；而是它别具一格的建筑和佛教文化了……

出慧济寺，我们沿香云路的石阶步行下山，走到“海天佛国崖”，只见云雾朦胧，树影婆娑，这是普陀山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当年我踏着 1087 级台阶，带病去哨所采访时曾走过这里。别梦依稀，此时已经四十年了！

难忘渔都沈家门

沈家门镇位于舟山本岛东南端，和普陀山、朱家尖互为犄角，一水之隔。它的东、南面临大海，水道四通八达，既是是我国最大的渔港，又是南北洋渔业生产、销售和供应补给的基地。它在国外也小有名气，同秘鲁的卡亚俄港、挪威的卑尔根港并称为世界三大渔都。

1953 年春，当我初次来到沈家门，一眼望见那万船云集，桅樯如林，旌旗猎猎的壮观景象时，就仿佛置身于《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的古战场上，壮怀激越之感便油然而生。

我沿着船码头这条长街前行，一阵阵咸湿、凉爽、略带鱼腥味儿的海风扑面而来。这里一边是店铺林立、渔货杂陈的繁华闹市；一边是停泊在岸边各式各样一望无际的渔船。有护渔的炮艇、铁壳渔船、机帆船、三篷三桅的大捕船、单蓬单桅的小对船。这些船排得密密麻麻，风雨不透，不仅大小不同，而且形状各异。船头高翘、船身乌黑，头部有两只白色的“亮眼”（渔民造船时在眼中心嵌上银元），气势庄重而雄伟，像跃出水面的大鱼（这是舟山渔船与众不同的特点）；而船体呈原木色，平头平顶，给人以快捷流畅，船行如飞的感觉，则是江苏渔船。山东渔船样子朴实敦厚，广东渔船略显华丽轻浮。最显眼的是福建渔船，船身涂着蓝绿相间的花纹，点缀以红色图案。不仅船花，船上的女人也像花儿一样。舟山渔民是严禁女人上船的，认为女人上了船晦气，出海会翻船；而福建渔民则携妻带子，常年生活在船上。福建的渔家女尤其爱打扮，乌黑的秀发梳得油滑光亮，斜插一两朵鲜艳的绢花。上身穿阴丹士林蓝布斜襟紧身小褂，妩媚动人；而下身肥大的裤子类似现代的裙裤，裤腿下露出一双赤裸裸的大脚。这样的女人多半是船主的妻室，如果船上雇有渔工，就睡在另外的舱里。女人在船上平日给大伙烧饭，缝缝补补做些零活。生了孩子干活时用布兜把孩子背在背上。孩子会走路了，身上拴个葫芦，一旦失足落水，大人用撑杆轻轻一挑，便像捞鱼似的把孩子捞了上来……

这里的夜景尤为壮观。傍晚渔船纷纷归来，码头上人声鼎沸，灯光宛若长龙。白昼兴隆的渔市，又出现绵延数里的“夜排档”（即数不尽的摊贩摆上各种美食海味）。我们文工团

到外岛演出，多路过沈家门码头。平时吃集体伙食，只要在沈家门登岸，领导就宣布“停伙”，让大家到街上各自去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小吃。我们有些人觉得身穿军服在小摊上吃饭不雅，便到镇上的饭馆就餐。

沈家门镇的饭馆、酒楼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都是古典风格的旧式木楼。坐在楼上可以边吃边欣赏街市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观。那时我们还是供给制，每月津贴费不多，但这里的海鲜价格便宜，每人要一两个菜，三五人凑在一起，吃起来就很丰盛。

沈家门的渔业生产据说已有近千年历史。解放前，小小的沈家门竟有贩卖鱼货的鱼行 300 多家，以捕鱼为业的渔民 7000 多户，沿海各省来这里的渔民有上万人。这些渔民自己有船的极少，多数人靠出卖劳力，少数人向船主租船打鱼。租赁费用很高，而资金的来源是向渔行借贷。渔民向哪家行栈借了债，必须把鱼货卖给这家行栈。鱼行获得专卖权，按八八折过秤；同时付 14% 的贷款利息。最后，渔民和鱼行所得为 4 比 6，因此那时称鱼行为“四六行”。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种摊派名目繁多。渔船出海要交登记费、旗照费、渔税费、护洋费、军差代役费等等。最荒唐的是买“匪片”。当时海匪出没无常，杀人劫货，渔民向国民党驻舟山海军交了“护洋费”，但安全仍无保障，必须再花钱买“匪片”，而海匪众多，帮股不同，要同时买多种“匪片”。气得渔民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懒惰巡洋，死吃皇粮，惯偷婆娘，猪猡一样！”当时人们称沈家门为“小上海”，就是说它有“十里洋场”那种虚假繁荣与光怪陆离

的社会病态：官匪勾结，渔霸横行，海盗猖獗，兵痞肆虐。帮派行会组织操纵着整个市场，流氓娼妓像瘟疫般流行。那时候，镇上的行业有三教九流，妓女也分三等九级。而最低的“野妓”，都是一些破产的渔民和农家妇女，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卖身。每到天黑，她们有的躲在墙角暗处拉客；有的摇着舢舨，扮作卖汤团酒酿的小贩，穿行于港内停泊的大船之间。大船上的渔民听到吆喝叫卖声，便让小船靠过来，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叫她们上船留宿，在痛苦中寻欢作乐。

沈家门镇东北的一个小山顶上，耸立着两座尖尖的红塔。从海上看，红色塔尖和白十字架在阳光照耀下尤为醒目。据说，1842年《南京条约》允许英国人五口通商，西方传教士便从宁波来沈家门盖起这座宏伟的天主教堂。神父们说，仁慈的上帝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华人。然而，尽管上帝无所不能，却无法使这里的渔民脱离苦难。渔民终年漂泊海上与风浪拼搏，当狂风恶浪排山倒海压下来时，他们仰天长叹：“船隔三寸板，板内是娘房，板外见阎王！”——他们的生与死只有一板之隔！

然而，用生命换来的鱼虾，鱼行主凭一杆秤，以举手之劳从中获取暴利，七折八扣渔民所得无几。这一方面激起了渔民的斗争与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有些人放荡不羁。他们回到渔港，有人用不了几天就把挣来的钱花得干干净净，然后戴上破毡帽，披着破棉袄，又回到海上和风浪作殊死斗争去了。多少人典妻卖儿，家破人亡。我曾听到这样一首凄凉的民歌：

白头娘，没处寻。

野草根，挖干净。
茅节节，当点心。
花藜菜，整株吞。
男娃送给峙头人。
妻子卖到沈家门……

舟山解放后，部队派出工作队，配合地方干部在镇上清匪反霸，实行民主改革。渔民当家做了主人，生活和安全得到保障，沈家门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里，我曾结识了两个参与清匪反霸的部队干部，一个是工作队的指导员曹思度，山东沂南人，瘦长脸、少白头，年纪不到四十。他在家就是个村干部，国民党进攻时带头参军，工作队进沈家门后天天和群众打交道。他的鲁南口音便夹杂进一些舟山方言土语。我跟他访问群众，渔民的方言我还勉强听懂几句，而他同渔民讲起话来南腔北调，我一句也不懂。使我惊奇的是，他这些不伦不类的话渔民听了却句句都懂，可见他在群众中已混得很熟了。

我问起沈家门的清匪反霸，他说当时情况很复杂。虽然我们已接受了基层政权，但封建势力压在群众头上，权力并不在我们手中。工作队一进镇就谣言四起，渔民见了我们就躲。后来才知道，是“鬼头蟹”在兴风作浪。

我问“鬼头蟹”是谁？他说是渔霸张文璜。此人开渔行，搞帮会，有船、有钱、有势。镇上的几个霸主，属他最狡猾，所以都叫他“鬼头蟹”。这家伙脸像白蜡，说话文绉绉，整天在家里看《三国》……

“看《三国》做什么？”我有些迷惑不解。

“《三国演义》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现在‘赤壁大战’又爆发了！’”

“这是什么意思？”

“朝鲜战争打起来啦，要变天了啊！”

“那么，谁胜谁负呢？”

“他说‘夜观天象，主星位于正南’，就是说，台湾的蒋介石要回来做皇帝了。他暗地散布谣言，让他老婆串通一些渔行主和反革命分子，对我们施用‘拖刀计’；同时勾结海匪，企图绑架工作队。我们掌握情况后，先拿他老婆开刀！”

我问：“他老婆是什么样人？”

“是个雌老虎，开渔行、放高利贷，逼死过三条人命。我们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从揭发她的罪恶入手，顺藤摸瓜揪出了这个‘鬼头蟹’。同时还挖出一个暗藏在镇公所的国民党特务。此人包庇张文璜，暗通海匪双枪黄八妹……”

关于黄八妹我听过一些她的传闻。有的说她原是个军阀的姨太太，后下海当了土匪；也有的说，她是某岛庵堂修行的尼姑，被海匪劫去做了压寨夫人，从此开了杀戒。她以“双枪能左右开弓，杀人如麻”而闻名，渔家连孩子一听说黄八妹都胆战心惊。可是问起曹思度却知之不多。他说，我们部队的捕鱼大队出海曾多次和海匪遭遇，不久前在浪岗山洋面还打了一仗。后来由于曹的引荐，我又认识了捕鱼大队的队长石景林。

石队长是山东荣成人。渔民出身，长得五大三粗，膀宽腰圆，是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参军后便当了侦察兵。

攻打金塘岛前，他两次泅水渡海侦察立了战功，提升为侦察参谋。舟山解放后，他的“基本功”用不上了，这时，军后勤部为改善部队生活成立了捕鱼大队，就调他担任了队长。

说起浪岗一战，他说：“那天早晨我带着两条船从渔场回来，船到浪岗东南海面，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开始有雾看不清，后来一阵风把雾吹散了，我从望远镜里隐隐约约看见三条船围着一只落了帆的渔船，船上人影乱动。根据经验判断，像是海匪抢劫抓人，我立即命令把船开过去！那三条船发现了我们，随即扬帆逃走。尽管他们顺风顺水，可我们的船既有机又有帆，速度很快。在相距一千多米时，他们一边跑一边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的炮手支上迫击炮想打，我没同意。我估计舱里有绑架的渔民，开炮会误伤自己人。我叫机枪封锁他的舵位，匪船上的舵手有的被打死，有的跑到舱里不敢出来。船没人掌舵乱了方向，我们追上去两面夹击，打得他鬼哭狼嚎。有条船上的土匪用抢来的粮食在船头堆成工事，向我们不停地扫射，喊话也不投降，我们有两个同志被打伤了。炮手小王气极了，趁我们的船被一个浪头推过去，他把一颗上了引火帽的炮弹扔到敌人船上，只听呼隆一声，敌船就下沉了……”

当我问他捕鱼的船上怎么会有迫击炮时，他说：“海上护渔和剿匪本来是海军炮艇大队的任务，可是炮艇目标明显，混在大批渔船中的海匪能发现他们，他们却找不到海匪。我们的船队是和渔民在一起打鱼的，因此，上级为我们装备了武器弹药和迫击炮，要我们也参加护渔和剿匪。”

我问他们都遇到过哪些股匪。他说“海匪帮股多，成

员很复杂，有海盗、惯匪、逃犯、国民党的败兵、特务，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双枪黄八妹。听说台湾派专人和她谈判，拨给武器和经费让她做司令，统称‘反共救国军海上挺进大队’……”

“你们和黄八妹直接交过火吗？”

“没有，打了几仗都是她的部下。这家伙神出鬼没，像个幽灵，不是藏在大批渔船里，就是躲在荒岛上。舟山没有人烟的荒岛多得数不清，到哪里找去？我估计，她可能不敢同我们正面交锋，而是要暗算我们。”

“怎么暗算？设伏，伪装，还是……”

“不！”石队长摆摆手：“这不怕，我们有思想准备。我担心的是他们从背后下手。因为我们不熟悉舟山海情，每条船上都雇佣着沈家门的船工和老大，现在这里的清匪反霸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步，我们船工的家人至今还端着渔行老板的饭碗，阶级斗争相当复杂……”。

当时，朝鲜战争打得正激烈。一江山没解放，上下大陈还在敌人手里。敌我双方明争暗斗，互相渗透，黄八妹的行踪出没无常。后来传说她到渔镇上来过，是化了装在夜间行动。此事一度在沈家门闹得沸沸扬扬，人们惶恐不安。1954年春，我们部队打下了一江山岛，上下大陈的敌军南撤。黄八妹的传闻销声匿迹，而我却由此获得了一部长篇创作题材。

“幸福岛”赞歌

□ 李凤琪

东福山、庙子湖、青浜等岛是舟山的“东极”，人们说这里是“云的故乡、雾的王国，雨的温床，浪的摇篮”。

解放初期，东福山岛上的峡谷里只住着几十户渔民，没派驻岛部队。1956年秋，一架美国军用侦察机侵入我国领空，被我空军击落在这一带海上，我方当即出动舰艇，并发动海上的渔民，协助我们寻找敌机残骸和跳伞的驾驶员。就在这时，美国第七舰队匆匆赶来了。大小六七艘军舰停泊在东福山外我领海线边缘；台湾蒋军也派出小股兵力在东福山南岸登陆，配合美国舰队搜索。如果他们在公海上找到飞机残骸，或从岛上抢走跳伞的驾驶员，就会声称我们侵略了他们，并以此为借口向我发动进攻。我们指挥机关立即派部队上岛，整个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登陆的蒋军没敢交火便仓皇逃窜，而美国舰队却气势汹汹地赖着不走。

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天喜讯传来，岛上渔民在东福山附近捕捞到那个美机驾驶员的尸体。于是，我们掌握了美方侵略的铁证，据此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美方自知理亏，第七舰队这才无可奈何地悄悄撤退。

此后，我曾远涉重洋多次上岛，为战士们写下了一曲赞歌。

初上东福山

当年 11 月 26 日，我们文工团首次去东福山慰问守岛部队。（电影队与我们同行）那天海上浪大潮涌，我们晕得呕吐不止，都在舱里睡着了。过了许久，当我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停在离岛子三四百米的海面上。往上看悬崖峭壁，崖高千仞，淡淡的云雾环绕着山腰。山顶上的行人小得像一只只蠕动的蚂蚁。这里既无码头，也不靠沙滩，只有一块块被浪涛冲击着的巨大圆形的岩石。岩石上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有战士，也有渔民，他们手持长篙和缆绳，神色紧张严阵以待，“杀气腾腾”地在迎接我们。

因为流急浪大，大船不敢靠岸，船上的人要用小舢舨一批批渡过去。小船随波逐流，时起时伏，当它跌入浪谷时，岸上的人杆长莫及，船上的人又高不可攀。只有在大浪把小船托上浪峰的瞬间，岸上的人伸出长篙，抛出缆绳，趁机将小船死死地拖住。这时，年轻力壮的从船头纵身一跃，跳到岸上；而那些晕船晕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的，硬是被一个个拖上岸去。上岸后，军装被浪打湿了，内衣被汗水浸透了。一个个横躺竖卧，狼狈不堪！

喘息片刻继续爬山，前边仍是重重叠叠的巨石。据说这是上古冰川时期留下的遗迹。钢青色的巨大裸岩群仿佛从山顶上泻下来，渐渐堆积到海边。巨石之间的缝隙有的像张着嘴的怪兽，有的是深不可测的洞穴。从洞口朝下看，海潮在洞中打旋，发出阵阵轰鸣。一失足从这里掉下去，就会被海浪卷走。部队为保障我们的安全，战士从山上排列到山下，我们每爬一块岩石，先由他们往上拖，而后送到另座岩石高处，交给上边的战士。如同赛场上的“接力棒”，我们在战士手中，从山下被传递到山顶。

听战士们说，东福山“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他们刚上岛时，连一个班站队的平地也找不到，帐篷搭在高高低低的山半腰。住帐篷的特点是冬凉夏暖，夜里冷得像冰箱，白天热得像蒸笼。遇到风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雨点滴滴答答不断，他们就把盆盆罐罐摆上接水。睡觉不小心一伸腿蹬翻了盆罐，把被子床单打湿，就穿着雨衣睡觉。一阵大风把帐篷刮跑，全班一起去追帐篷。最近，他们开山劈石盖起几间石屋，住在石房里不再担心风雨。可是，东南风一起，大雾便铺天盖地而来，纷纷扬扬，无孔不入。一开石屋门窗，浓浓的雾便像流水一般涌了进来。床上、地下、衣被、枪支都变得湿漉漉的，手中武器一天要擦两三遍。人们把这里称作“云的故乡，雾的王国”可谓名不虚传。

晚上演出，我们在石屋前挂起了幕布，借放映机发电照明，战士们坐在山坡上看戏。海军雷达站的几个同志也来了。岛上的渔民听到锣鼓声，纷纷扶老携幼，蜂拥而至。其中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是14岁被海盗劫持到这个岛上，那时这里只有三户人家。如今她81岁了，我们的到来使她惊喜万分。她兴致勃勃地让儿孙们扶她上山看戏。尽管她看不懂我们的节目，仍然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巴笑得前仰后合。

节目演完接着放电影。有趣的是放映中间银幕上出现了狗的镜头，渔民的孩子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奇怪得“哇哇”地叫起来。旁边的战士告诉孩子，那个动物叫“狗”。孩子们点点头，似懂非懂。一会儿，银幕上又出现了马，是骑兵打仗的场面。这时孩子们又惊叫起来：“哇——好大的狗，好大的狗啊！”

战士们一听都笑了。说：“哪有骑狗打仗的呀？这个动物叫马！”直到电影散场，我听到孩子们还在争论什么是狗，什么是

马……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我就醒了。我们跟守备连的连长爬上东福山极顶。有两个战士正在山顶上执勤放哨，一个端着冲锋枪，一个举着望远镜，在晨曦中映出一对清晰的剪影。我举目向东方眺望，湛蓝湛蓝的天，碧绿碧绿的海，天水之间系着一条粉红色的雾纱。不一会儿，一轮鲜艳的红日缓缓浮出水面，金光四射，照耀环宇，万顷碧波，熠熠生辉。

连长指着大海告诉我们，他们上岛的那天是9月11日，天已经黑了，美国军舰上灯火通明，亮得就像一座城市。白天，他们的炮口对准了我们，向我们炫耀武力，进行恐吓。我们毫无畏惧，警告他们不准跨越我领海一步！他们色厉内荏，急得小兵舰围着大兵舰团团乱转。那段时间，无论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战士们都趴在战壕里。没有菜吃吃野菜，吃草根；没有水喝，到山缝里去接水。再苦再累，照样爬山、巡逻、站岗、放哨。

连长的话使我们深受感动，于是，我们站在东福山的最高峰，同那两个执勤的哨兵合影留念。随后，我们跟连长翻过山梁，来到海军观通站。这里，在面对公海的山岩上，架设着高大的雷达天线；它的荧光屏却隐藏在岩下的洞穴里。观通站长把我们领进洞中，说这是经人工雕凿改造的天然山洞，它坚固、隐蔽、宽敞。室内对外的瞭望窗，是借助石缝修砌而成的。窗前摆着立式望远镜。从这里往外看，辽阔的海面一览无余。洞穴的深处有机电室，储藏室和卧室，学习和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出洞口俯视谷底的渔村，房屋小得就像儿童玩具。外地渔民在山坡上搭起的草棚，酷似一朵朵野菊花，点缀着绿茵茵的山谷，颇有一点诗情画意。可是当我看看那快速转动的雷达天线时，立即感觉到浓烈的战斗气

氛……

回到定海，我以击落敌机为主要事件，以双方争夺跳伞驾驶员为线索，开始构思我的中篇评书《夜闯珊瑚潭》。

与慰问团同行

1957年2月下旬，上海人民杂技团受上海市领导的委托，到舟山慰问守岛部队。我们文工团抽出几个曲艺、独唱、独奏演员，配合他们一起下海岛慰问演出，我第二次又到了东福山。

上海人民杂技团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多数人是经常出国的名演员。他（她）们第一次到海岛来，我们和他们同台演出不仅要把自己的节目演好；同时还要为他们“护驾”和“导游”。路上，尽管大家都晕船，但我们顾不得自己，先照顾他们。好在这次乘坐海军的登陆艇，在东福山两山峡谷之间的“小喇叭”靠岸，登陆比上次顺利。

在慰问团到来之前，岛上的部队和渔民都动员起来了。当时正是桃花鱼汛，渔民顾不得出海，先来平整山地，帮助搭台，在我们登陆的地点挂起了大幅欢迎标语。战士们敲锣打鼓，渔民们燃放鞭炮，全岛的老婆孩子一齐出动，上次见过的那个老太太也在其中。我们刚下船，男男女女便一拥而上，抢着替我们往山上搬东西，渔民的那股高兴劲儿就像是慰问团来慰问他们似的。

杂技节目为便于在小岛演出，都是单人表演，演员们各有绝活。空竹、顶杆、手技、柔术、戏法，或出奇制胜、或妙趣横生。我们的快书、相声、独唱、独奏穿插其中，更显得丰富多彩。尤其是杂技团的小丑，化装滑稽、动作幽默、活跃于演出全过程，

使台上台下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次日上午，部队请慰问团的同志看球赛。球场在悬崖旁边，因为场地太小，只设一个球篮。他们自订的比赛规则，抢了球不能跑，只能原地投栏，最后以投篮次数多少决定胜负。本来，战士们年轻力壮，小小的场地有劲使不上；今天又是围着一群特殊观众——穿得花花绿绿的女演员，因而心情格外亢奋。有人使劲一扔，球过了线，三蹦两蹦跳到大海里去了。裁判员是位排长，吹哨判为“犯规”，罚队员退场。尽管如此严厉，仍然接二连三有人“犯规”。储备的篮球快要打光了，排长急得瞪着眼睛直发火；而看球的演员们却觉得新鲜、有趣，开心地哈哈大笑。

看完球赛，我们陪慰问团到峡谷间的渔村观光访问。那雄伟壮观的峭岩陡壁，那千奇百怪的天然洞穴，以及散落在山崖上的一座座渔家小院，都让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感到无比新奇、叹为观止。进了渔村，我们到岛上最年长的渔民何玉清家中。这位老人已年过九旬，精神矍铄，腰板不弯。他说他一生曾三次遇到拿枪的人：一次是海匪，为敲诈钱财把他绑在桅杆上吊了一夜；一次是“刮民党”的败兵，抢走了船上的鱼，还把他痛打一顿。只有人民解放军，尊老爱幼、亲如家人。昨天晚上部队派人把他请到山上看戏，使他大饱眼福。他话音朗朗，滔滔不绝，讲得最生动，最有趣的是“鱼”。

他说东极岛的海底有一只聚宝盆，一年到头洄游着各种鱼类。鱼多到什么样子呢？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带鱼来了海面一片银白，就像下了一场大雪。黄鱼来了，海水变成“黄鱼汤”，太阳一照，海面金光闪闪。现在黄鱼汛已经开始，俗话说“清明叫，谷雨跳”，这几天上浮的鱼群已经叫开了，再过几天它会从水面上嘟嘟地跳

起来。小黄鱼过去，大黄鱼和乌贼鱼又要来了。且不说海上捕鱼，只说岸边的趣事吧。有时候刮一阵大风，被打昏的大黄鱼会随风飘到岸上，随便你去捡。成群的乌贼在岩缝里交尾产卵，孩子们用淘米的竹篮一捞，至少有七八条，就像在自家缸里养的一样。谁家要来了客人，先温上一壶老酒，然后拿着钓竿到海边走一趟，回来桌上的酒肴就摆满了。像淡菜、龙虾、银蜒，在大陆算得上美味珍品，在这里随手可得，俯拾皆是。至于牡蛎、蛏子、紫菜之类，更是渔民餐桌上的家常便饭了！

听罢老人这番介绍，演员们禁不住啧啧称羡、垂涎欲滴，尽管他们都是大城市的名人，平日也难尝到这些新鲜海味。中午，连队的炊事员为他们准备了几道菜；黄鱼、青蟹、淡菜、龙虾、扇贝、海蜇。虽然烹饪技术不高，但味道鲜美，使他们赞不绝口，连声说：“好吃、好吃！”杂技团的丑角演员不无幽默地说：“上海名气再大也没有海岛好。住在这里空气新鲜，有鱼吃、人长寿。我提议，把家都搬到这里来吧！”他的话激起一阵热烈的笑声和掌声！

慰问团乘船离开时，战士们和渔民站在山顶高处向我们频频招手。一群渔家孩子坐在悬崖上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的船渐渐远去了，他们仍不肯离开，演员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小岛上的国庆节

1963年4月，舟嵊要塞区党委向全区官兵发出号召：“吃大苦，耐大劳，创造幸福岛式的四好连队”。——“幸福岛”就是东福山。

当时，我根据过去上东福山的观察体验，创作了三人数来宝

《幸福岛上战士家》，5月上旬为“全区海岛工作会议”演出，观众反响很热烈。5月下旬，罗瑞卿总长视察舟山，向他汇报演出后得到充分肯定。于是，领导决定把它作为参加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节目。但是初稿的构思乱，立意还不鲜明，我数易其稿，问题仍未解决。九月下旬，我们曲艺组一行三人，乘部队的送粮船，又来到东福山。

阔别三年，这里变化巨大。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悬崖已改建成靠船码头，登岸便是依山势凿出的一道道登山石阶。船还没靠岸，信号兵便向山上打旗语，一上一下，互相问答。我问信号兵旗语说的什么意思。他说，上边问：“船上运来的什么？”答：“粮食、蔬菜、节日物品。”上边问：“有客人吗？”答：“有文工团的三个人。派四十名公差下来，拿着杠子、扁担……”

我吓了一跳。问他：“怎么，要用扁担杠子抬我们吗？”

他笑了：“不，是抬猪！……”这时，我发现舱内的节日用品中，有两头宰杀了的大肥猪！

一位副连长下来迎接我们。行至早年石房那里，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原来石屋已改成渔民小学、部队搬到上边去了。我们继续前行，峰回路转，见一道花岗石垒的围墙，迎面有座涂着红色军徽的石门。走进营门，嗬，好漂亮的营房啊！过去这里乱石嶙峋，杂草丛生，如今平整成为操场，场地两端各有一个球栏。副连长就是当年篮球裁判的排长。他说：“因为有了围墙，不必再担心球滚到海里去，我们自订的球规也就作废了。”

营房的前面有一座花坛，种着矮松、冬青和美人蕉。中间花草簇拥着一座小巧玲珑的“天安门”。门前立一旗杆，阵阵海风拂过，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营房后面有一些天然巨石，有的像笋、

有的像人，参差错落，奇形怪状。战士们因地制宜，在石头中间开出一块块大小不同的土坑，坑里种着辣椒、茄子、萝卜、油菜。土是他们从大陆一点点背到岛上，菜籽是战士们家乡寄来的。从石缝中往下看，这里是最高处，下边万丈深渊，浊浪滔天，望之令人目眩。我们正在观景，忽听得一阵哞哞的叫声，原来山石空隙中还圈养着十几只山羊和牛。我问副连长，山上那么多荒草，怎么不在山沟里放养。他说，原先在山上放养过，有一次一头牛犊在雾天走失了，只听见叫声，看不到牛，找了半天才发现掉进一个洞里。各班派出公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牛从石洞里抬出来，从那就开始圈养了……

住下来以后，我们打算国庆节晚上以联欢的形式演出，请大家当场发表意见。连长说明天部队要进入战备状态，今天晚上就演。

吃过晚饭，我们在饭堂里先为全连演出了相声、快书，《幸福岛上战士家》作为征求意见节目放在最后。不料，看了演出指导员带头表决心，大家都说好，谁也不提意见。他们一谦虚，我们为难了，下一步节目怎么修改？我想找连长、指导员谈谈，可是，见他们出出进进，忙得让人插不上嘴！

指导员理解我们的心情，第二天派了一名老兵，带我们三人去看“海滨公园”和“钓鱼台”。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是岛屿伸向大海的一座长长的礁石。东福山周围多是悬崖峭壁，唯独此处岩石光滑而宽阔，顺山势一漫坡地伸向大海，气势非常宏伟。站在这里，望着滚滚波涛，冲天的巨浪，立刻让你觉得胸襟豪迈，顶天立地。今天，阴云密布，天色昏暗，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钓鱼台”上钓鱼的人们已不见踪影；近海生产的渔民也纷纷划着舢舨回来。他们奋力划桨、摇橹，穿过激流险滩，吆喝着把一只只

小船推上岸去，气氛紧张得令人惊心动魄。

那个老兵说，今天咱们部队也很紧张，上午各班抽精干老兵，组成两个队搜山，以防洞中有敌人潜伏。听了这话我后悔不该来这里，而是应跟部队去搜山。老兵说，搜山很危险，不但要身强力壮，还必须经过训练。连首长怕你们也要跟去，这才施了个“调虎离山计”。我们一听齐声大呼：“上当，上当了！”

这天夜里，坑道内的战备值班室灯火通明。通信兵和连里干部轮流值勤，听候指挥机关的命令；各班战士枕戈待旦，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进入阵地。9点多钟，我来到值班室，连长到哨位上巡视去了，指导员在值班。借这个机会，我请指导员谈谈上岛的感受，问他“幸福岛”一词的来历和含义。

他说：“经过几年奋斗，岛上的生活虽有改善，但仍很艰苦。你们今天去的‘海滨公园’和‘钓鱼台’，那不过是战士们爱岛，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罢了。你想，有的战士从小没见过岛，没见过海。刚来时上船就吐，下船就爬山。遇上大雾很多天看不清这里是什么样子。有的去站岗，雾天迷了路摸不回来。住在这儿出门看大海，四季听潮声。生活物资靠船送，连刮几天台风就要断粮断炊。靠什么战胜这些困难呢？是责任心和荣誉感。战士们说：这个岛我们不来敌人就会来。正是因为我们站在岛上，侵略者才不敢越过我领海一步。祖国人民把这里交给我们，我们是在为六亿人民站岗，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站岗。这就是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幸福岛’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听了指导员的话，我心情难以平静，夜里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是国庆节，早饭后全连挤在一间房子里，围着收音机听北京国庆游行的实况广播。这里，虽与北京相隔万水千山，而首都天

安门广场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当《东方红》乐曲缓缓奏起时，我们觉得敬爱的毛主席向我们一步步走来，满屋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蓦然，1957年国庆节，我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天，我们文艺大军浩浩荡荡地走过金水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亲切招手，领袖们的音容笑貌，我们都看得真真切切。今天，尽管远在天涯海角，仿佛毛主席离我们更近了。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与幸福感便油然而生。我隔着窗子眺望大海，海上风起云涌，波浪滔天。一只只勇敢的海燕展翅凌空，鸣叫着穿云而过。此时，战士们以岛为家，以苦为荣，把斗争作为幸福的乐观精神和高尚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幸福岛上战士家》的灵魂、构思和结尾的点睛之笔迎刃而解。后来，这个作品在全军第3届文艺汇演中获奖。

珍贵的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 吴树德 / 口述 张培舟 / 整理

1963年3月，驻舟山部队对当地炮兵阵地设置进行了实地勘查。当时我任舟山基地工程处计划助理员，主要负责炮兵阵地实地测绘，并将测绘图纸向驻军首长汇报。



海军舟山基地司令部作战处参谋赵奎（前左一），副司令员张宜步（前左二），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田文亮（前中），司令员马龙（前右二），作者吴树德（前右一），舟山要塞区司令员黄朝天（前排背身）

当时我向驻军各级首长介绍了炮兵阵地设置的具体位置和实地状况，并对其中一处炮兵阵地实地情况作出说明。由于该炮阵过于置前，易暴露，易遭受敌炮火打击，建议将该炮位改在岩后设置，避免战时遭受损失，影响作战需要。在场的黄朝天司令员和马龙司令员等首长听了我的报告后很重视，经过共同商议后，指示我协助张宜步副司令员重新修改该炮兵阵地位置，并将本次实地勘查确定的新炮位重新标定，制图并说明上报东海舰队。

张宜步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是一位好领导，没有官架子，在部队期间，对我帮助很大。第二天就和我一起研究炮位具体位置图标，研究说明报告。张副司令工作很细致，对每一个细节都认真了解，就连吃饭时也和我探讨炮位修改位置的优劣，直到他认为没有问题了之后，才让我重新标注，起草修改说明报告。之后，我们就把这次重新审定的炮兵阵地标位图以及实施方案报告上报了东海舰队。

过了一段时间，舰队司令部作战处来电话，说舰队司令员



黄朝天、马龙等海军首长合影

陶勇看了炮兵阵地实施报告，对这次重新制定修改的炮兵阵地有些不满意，要求舟山基地予以说明。基地副司令员张宜步立即向舰队首长进行了汇报，并说明实地勘查的情况。但由于这次修改标注的炮兵阵地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看中指定的，如擅自修改，事

情非同小可！因此舰队仍要求基地派具体修改标定的同志当面向陶勇司令员作出说明。

基地领导开会商议后，立即派船将我送到上海，去舰队向陶勇司令员做当面汇报情况。

当我急匆匆赶到陶勇司令员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大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大的胆子，许世友司令员亲自指定的炮兵阵地位置，你也敢修改！当时由于我年轻，并没有胆怯，很认真地对陶勇司令员说：首长，我不知道这是许世友司令亲自定的炮兵阵地位置，我是根据实地勘查和炮兵学校学到的知识，认为实地这个炮兵阵地，过于置前，没有遮挡，是很容易被敌人炮火、飞机摧毁的！如果设置不当，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损失！

陶勇司令员虽然脾气大，但毕竟是军事专家，也尊重科学，



海军舟山基地副司令员张宜步（前左一）
和舟山基地后勤部部长王宗道（前左二）
以及其他部门领导干部合影

是实事求是的好领导。他又重新认真地看了一下炮兵阵地地图和我的说明，过了一会儿，陶司令对我说：小同志，你的说明我了解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这样，你回去后，和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在炮兵阵地修改处做一个说明，原来标注确定的位置在图纸上是合理正确的，在实地勘测后，和图纸确定位置有一点误差，需进行一定的调整，更加科学合理，符合作战要求。经过陶司令指示，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回到舟山后，我立即向马龙和张宜步两位首长进行了汇报，马龙指示张宜步和我对炮兵阵地地图标和说明报告进行了修改。

之后，该炮兵阵地设置经东海舰队上报南京军区批准实施。

一张照片，使我想起了当年对炮兵阵地进行了重大战术修改故事。正因为各级领导尊重科学，实地勘查，敢于负责，共同商议决定。通过对炮兵阵地设置标注进行的修定，避免了将来战时可能因此带来的损失。

我随合肥号驱逐舰巡洋

□陈平

大驱下水，航母赴港。最近，中国海军成了各主流媒体的头条，也当仁不让地成了红透半边天的“中国名片”。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也是人民海军成立68周年，38年前我在中国海军当时最先进的合肥号（舷号132，以下简称132舰）导弹驱逐舰上度过了12年最美好最难忘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中国海军驱逐舰发展的曲折历程。

1978年12月，我从海门刘浩家乡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水兵，圆了我从小一直向往的梦想。1979年底，我从东海舰队吴淞训练团受训毕业，被分配到浙江舟山海军驱逐舰某支队，这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也是人民海军的种子部队。刚分配到132舰时，它正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建造，准备服役海军部队，它是一艘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当时最先进的第一代051型导弹驱逐舰，舰长132米，舰宽12.8米，吃水4.6米，满载排水量3670吨，最高航速36节，续航力2970海里/节。主要武备：2座三联装“海鹰一2”反舰导弹，

2座双联装130毫米主炮，4座57毫米双联自动高炮，2具FOF2500型12管固定发射器，120枚火箭深弹，2座深弹发射架以及其他雷达、火控、通信导航等设备，这在80年代初期是中国海军装备最全、武备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也是海军吨位最大的战斗舰艇，正因如此，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祖国赋予了它更多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人民海军史上的很多第一。

执行“580”任务 首航南太平洋

1980年5月，132舰正式服役部队不久，就奉命参加了我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洲际导弹）的试验任务（简称“580”任务），这是继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后，在国防尖端科研领域进行的又一重大科学实验。由国防科工委、海军组织的舰船编队赴南太平洋弹落点海域实施科学测量、护航和打捞仪器舱等任务。出航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耿飚等专程从北京赶来上海吴淞，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我们特混编队壮行。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还登上军舰亲切看望全体舰员，并为官兵们挥词一首：“良辰到，驾飞舟，远洋游。乘风破浪，天涯追踪，誉满神州。”

5月2日，吴淞军港军乐声声，彩旗飘扬，由“远望”号、“向阳红”号科学测量船和海军导弹驱逐舰、远洋补给船、打捞救生船等18艘舰船组成的特混编队，在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的率领下，浩浩荡荡、乘风破浪，驶向浩瀚的南太平洋。特混编队穿过宫古海峡、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越过赤道线，



1980年5月18日，看到运载火箭准确落到预定海域，战友们欢呼雀跃

在海上历时 35 天，总航 8733 海里，创中国海军舰艇航程最远之举。

出海前，所有舰员都进行了严格的适应性训练，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都将自己的个人物品全部寄存到岸上的专用仓库，包裹中每个人还写有一封留给家人的“遗书”，政委说：“能参加这一重大任务是我们每个舰员的荣幸，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打算，最坏的准备，为我国国防建设海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政委的一席话，让我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尽管出海前我有了充分的

思想准备，但也让我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和考验。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晕船，它跟晕车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编队一出琉球群岛第一岛链，就遇上了大风，海面上风高浪急，我们舰好似汪洋中的一叶小舟，时而被推向浪峰，时而被抛入浪谷，舰体上下折腾，前仰后颠，我的肚里顿时翻江倒海似的难受，刚吃下的早饭全部交了“公粮”。老班长见我晕船厉害，脸色发青冒虚汗，就让我在电站旁边的小平台上坐着休息一会，他还让我坚持吃饭，吃了吐，吐了再吃，这样才能保持人体水分和热量，不至于损伤身体，经过几日天摇地眩般的晕船反应，自己的大脑平衡神经迟钝麻木了，晕船的难受感也渐渐消失，我终于战胜了晕船，并积极地为其他晕船更严重的战友端茶送饭，主动打扫住舱和战位卫生，还利用班休间隙撰写新闻报道，积极向舰上主办的《东风战报》特刊投稿，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漫漫的海上航行中，我们机电部门的官兵最辛苦，为保证舰艇动力设备的正常运行，必须 24 小时轮流值班，工作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大意，有一次我晚上值班，巡查中发现 1 号发电机组有漏油现象，就和班长一起排除了故障，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保证了全舰供电系统的正常。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首次远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航行途中我们经常遇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外军飞机和舰船的监视和侦察，全舰官兵始终高度警惕，严阵以待。

1980 年 5 月 18 日上午，那是一个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日子。从我国兰州西部某火箭发射场向南太平洋发射的“东风 5 号”运载火箭正式发射了！那天我舰在南太平洋赤道以南指

定海域巡航，突然，天空中一颗金灿灿的亮点在眼前一闪，大家顿时欢呼雀跃：“成功了！成功了！”甲板上，水兵们扬起军帽，呼喊着，跳跃着，祝贺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舰则全速向着落弹的海域驶去……

1980年6月5日，特混编队圆满完成任务，载誉回国，在吴淞军港，全体官兵受到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张爱萍副总长和叶飞司令员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32舰作为护航编队舰群指挥舰，因完成任务成绩突出，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二等功。在随后的几年里，132舰作为中国海军新型导弹驱逐舰的典范，多次执行重大任务，先后接待了美国前总统、英国前首相等多国政要和军队领导人的参观访问，多次和外国来华访问的海军舰艇进行互访，彼此增进两国军队间的了解和友谊。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也分别登舰视察指导。1981年4月20日，胡耀邦总书记在普陀山军港码头登上我舰赴山东胶南等地视察工作，航行途中他亲切地看望了在战位上值班的官兵并和大家合影留念。我至今还保存着总书记与我们的合影照片。

沿着郑和下西洋航线 首次出访南亚三国

1985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132舰和X615号远洋补给舰组成的人民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走出国门，开始了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南亚三国的友好访问，这在人民海军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85年11月16日，我们舰和X615远洋补给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海军东海舰队聂

奎聚司令员的率领下，徐徐驶离上海吴淞军港码头，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南亚三国之行。这次出访为纪念著名航海家郑和，我们的这次航线与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航路基本相同。

1985年11月29日，我们舰艇编队经过南中国海，穿越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是我人民海军舰艇编队首航印度洋，甲板上舰员们手持五星红旗，举行了隆重简朴的首航仪式，舰首卷起千堆雪，舰尾翻滚万重浪的壮美情景至今难忘。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经过20多天的航行，我们来到了此次出访的第一站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海港城市，港宽水深，可泊万吨巨轮，也是巴基斯坦唯一的海军基地，当地气候温暖，雨量稀少，终年无大风暴。12月8日早上，我们舰在巴海军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在21响礼炮声中缓缓驶进卡拉奇港，港岸上军乐高奏，巴基斯坦海军基地司令等候在码头，迎接我出访编队的到来。在巴基斯坦的五天时间，我们参观了巴基斯坦海军学院，水兵训练中心，瞻仰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墓地并游览了卡拉奇市容，我们所到之处受到了巴海军官兵和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2月13日，我舰艇编队告别了卡拉奇港，驶向了下一个目的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中部的一个岛国，科伦坡位于斯里兰卡西南部沿岸，她是斯里兰卡的首都，也是斯里兰卡的第一大港，当地气候高温而无酷暑，热带景色十分美丽。科伦坡是印度洋上最完整的港口城市之一，又是亚非欧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故有“东方十字路口”之称。我编队官兵在斯里兰卡军方的热情接待下，游览了科

伦坡市容和中部名胜古都——康提，观看了斯里兰卡海军专场文艺演出，我舰篮球队与斯里兰卡海军篮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在访问期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也亲临码头，登上我舰进行了参观访问，并与聂奎聚司令和我舰刘金明舰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斯里兰卡海军司令希尔瓦少将动情地说：“中国海军成立 36 年后才首次出国访问，我们盼望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希望你们接踵而来，成为一个惯例。”有一天我们在去游览康提的路上，还特意参观了佩拉得利亚热带植物园，1957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斯里兰卡时在园中亲手栽下了一棵紫葳树。1977 年，邓颖超委员长访问时又为这棵树松土浇水。在植物园园丁们的精心培育下，如今这棵紫葳树长得枝叶婆娑，生机盎然，斯里兰卡人民都把它看作是中斯友谊的象征，我们也纷纷在树上系上红丝带，愿中斯友谊代代相传。在科伦坡，最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在斯的海外华侨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很多华侨闻讯中国海军舰艇到访时，都纷纷前来参观，他们一踏上我们军舰这块“流动的国土”就仿佛回到了祖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激动神色。许多老华侨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舰上钢板、导弹发射架和自动火炮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一位老华侨无限感慨地说：“过去只看到美国、苏联、法国的军舰来到这里，就是看不到祖国的军舰来访，我们海外华人也低人一头，现在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你们为祖国争光，也为我们海外赤子争了光呀！”

12 月 26 日，我舰艇编队在孟加拉国海军舰艇护航下，在

礼炮和军乐声中驶入吉大港，开始了对孟加拉国为期 4 天的友好参观访问。吉大港是孟加拉国最大的海港城市，舰艇靠岸后，聂奎聚司令员和两名舰长受到了孟加拉国总统艾尔莎德的亲切接见。我们 200 多名官兵出席了由吉大港市长莫菲兹准将在市中心波罗广场举行的市民招待会，他热情洋溢地说：“中国海军这次来访播下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中一定会长成幸福的参天大树！”吉大港市民得知中国海军军舰来访，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不到两小时，我舰就接待了上千名登舰参观的吉大港市民。

1985 年 12 月 30 日，我们圆满结束了对南亚三国的友好访问返航。1986 年 1 月 4 日编队驶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时，遭遇北方寒流袭来的大风浪，当时海上风力八至九级，阵风十一级，海上涌浪滔天，我们舰好似大洋中的一叶扁舟，时而被推向浪峰，时而被埋进海里，舰艏一吨半重的大铁锚也被海浪卷上了甲板，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特大巨风巨浪，面对狂风恶浪，全舰官兵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排除各种艰险，历经艰难困苦，终于劫后余生，英勇拼搏五昼夜战胜南海十级浪的惊险经历，更让大家感到团结的力量，生命的珍贵和生死与共的战友情深。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栏目的片头，就是我舰出访归途战风斗浪的真实画面。返回途中，我舰艇编队还奉命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舰艇编队进行了联合军演和海上阅兵。当时的国际舆论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我舰因出色完成首次出访任务，为人民海军走出国门，走向深蓝积累了宝贵经验，又一次被海军荣记集体二等功。1986

年 7 月 30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132 舰被命名为“合肥舰”。

功勋舰退出战斗序列 战友情义永存

进入 90 年代，海军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各种新型舰艇陆续装备部队，132 舰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艘功勋舰，慢慢从台前转入幕后，在多次海上全军合成演练中扮演“蓝军”，为实战对抗训练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著名的“蓝军舰”。2012 年 10 月，132 舰完成了 32 年光荣使命，退出海军战斗序列。10 月 22 日我也有幸随老舰长一起重返舟山老部队参加了 132 舰退役仪式，见证了一代名舰的辉煌历程，该舰退役后移交烟台海军航空大学作教学训练和国防教育基地，光荣战舰又将赋予新的历史使命。2015 年 12 月“合肥舰”名称被誉为“中华神盾”的新型“052D”驱逐舰 174 舰所取代，这是继昆明舰、长沙舰之后中国第三艘新一代导弹驱逐舰，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

2016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组织各地 300 多位退役老舰员，从全国各地聚首烟台看望母舰，当我再次踏上军舰的甲板，面对大海，心情激动，感慨万分，70 年代我们国家工业基础落后、底子差，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全国之力自行设计、自己建造了第一代国产 051 型导弹驱逐舰，为保卫祖国万里海疆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了一批批海军官兵和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才有了现在的“中华神盾 052D”新型驱逐舰，今天又有了“055”型万吨级大型驱逐舰，我为自己能成为中国海军驱逐舰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而感到自豪！

千岛要塞军旗飘

——随舟嵊要塞区司令员王保臣巡查东南沿海纪实

□ 唐金源

在祖国的万里海疆，有一个由 1339 个岛屿组成的群岛——舟山群岛，是我国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东南屏障。驻守在这千岛要塞的是一支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二十二军，被陈毅司令员称为“头等兵团”，从山东挥戈南下，所向无敌，进击浙江，解放绍兴、宁波等大部分地区后，向东南沿海进发。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发起舟山群岛战役，1950 年 5 月 17 日舟山解放。从此，八一军旗就高高飘扬在千岛要塞。

自古以来，舟山群岛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我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前哨。古人说，“守舟山关系天下，失舟山必丧东南”。作为这里的最高军事机关，负责东南沿海防务的舟嵊要塞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因此，对海防部队建设抓得紧而又紧。

和平时期，多次粉碎美蒋匪特的反攻袭扰，保卫了祖国东南沿海安全。以后，部队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区（舟嵊守备区），隶属南京军区。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战略调整，军队精简整编，90 年代初，

舟嵊要塞区撤销，我和许许多多战友，因此，离开了这支英雄的部队。

每当我回想起在部队的那段岁月，总忘不了当年在舟嵊要塞区（舟嵊守备区）政治部工作期间，跟随要塞区司令员王保臣到东南沿海巡查的经历。2019年12月22日，“舟嵊要塞新闻人”回“第二故乡”采风，在定海我又见到了久别的王保臣司令员，望着我时常想念的老首长，激动万分，当年跟随首长巡查东南沿海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王保臣司令员

海防巡查，是要塞区（守备区）党委，针对老兵退伍离队，新兵集中训练还未补充到战斗连队，一些连队干部和班排骨干外出调训、人员缺位等情况，派出各级机关干部下连代职，各级领导带工作组下基层蹲点，确保海防战备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防止个别单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放松警惕。一线部队的这些工作落实得怎么样？每当这个时候，要塞区（守备区）首长都要去巡查。

时任要塞区司令员王保臣带领工作组，要到一线巡查。工作

组由司政后抽调 4 名同志组成，司令部作训处和炮兵处、后勤部战勤处各派 1 名领导参加，政治部派我参加。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巡查时，了解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情况，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以及当地的社情民情，汇总巡查材料。

那年周一早上 8 点，天阴冷，寒风凛冽。工作组的车，驶出要塞区机关大院一路向西。很快就到了要塞区两栖侦察大队，码头上有大队领导和站岗哨兵，一艘侦察快艇，在波涛中荡漾。王司令员问了大队领导一些情况，听了海上风浪潮汐情况汇报后，就直接上了快艇。这时艇上的警铃响起，值班员手举小红旗，我们也跟着上了快艇。程序如同电影里的镜头，很是戒备森严。松缆，起航，加速。快艇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这次王司令员重点巡查的是一线岛屿部队。第一站巡查嵊泗列岛驻军。

嵊泗列岛的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是长江入口的第一要塞。控制了嵊泗列岛，就控制了华东沿海的水上咽喉。海上来侵之敌，要占领上海等华东地区，必先取嵊泗列岛。过去的嵊泗列岛有过被列强占领的沧桑历史。明朝万历年间，倭寇（日本海盗）猖獗，岛上居民深受其害。鸦片战争英军占领。日本侵华战争日军占领。1950 年 7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三团三营、一营、二营，二九四团三营的部队在华东海军的配合下，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开赴嵊泗列岛作战。7 月 7 日嵊泗列岛的主岛泗礁岛解放。大、小洋山岛、枸杞岛也在 7 日解放。嵊山岛、马迹岛、黄龙岛 8 日解放。10 日花鸟岛，东、西绿华岛解放，败退嵊泗列岛的蒋匪彻底扫除，嵊泗列岛全线解放。从此，这片美丽的海岛回到了

新中国的怀抱。解放军驻岛以后，开始建设海防，修建工施，垒建营房，打井取水，开山辟路，打坑道，进行艰苦的国防建设。帮助岛上居民发展生产，保护渔民海上捕捞安全。军民联防守岛建岛，嵊泗列岛成了东南沿海的钢铁屏障。

嵊泗列岛驻守的部队，是我刚入伍时的老部队，在调到军里机关之前，我在这个部队的政治部工作，对各岛上部队情况熟悉。嵊泗列岛隶属浙江舟山市，最早属于上海市管辖。行政区划虽属浙江，但部队的通邮还是写上海，比如：上海嵊泗或上海泗礁 83365 部队 53 分队。这不仅是因为历史给人们留下的习惯，主要还是信件要比写浙江舟山嵊泗快 2 到 3 天收到。

快艇在海面上飞行，绕过小长涂岛、大长涂岛、大衢岛、中街山列岛、穿越大衢洋海域，进入东海洋面，茫茫大海，一望无垠，海面时而波涛汹涌，时而浪花飞扬。在我们不远处的洋面上，三个灰色的弧形状的物体凸显在海面，作训处的领导朱岗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这是一群大鱼，以为是鲨鱼群，如果鲨鱼群围攻我们那是很危险的。我从船舱里取出冲锋枪，还有一位同志把随身携带的手枪也掏了出来。准备和鲨鱼群“战斗”。司令员从船舱出来，看了看，他很快就告诉我们，这不是鲨鱼，是鲸鱼，不会攻击我们。

艇长也说，他在海上七八年了，这片海域没有遇到过鲨鱼群，鲸鱼是看到过。有时炮兵对海上运动目标实弹射击时，有大鱼群经过，撞上炮弹，被炸死的鱼，漂在海上看到过几次。

艇长说的让我想起，我在一个哨所采访时，哨所的战友告诉我，炮兵部队实弹射击后，第二天早晨在海面上发现了可疑物，开始以为是翻沉的小船，或橡皮艇，处置以后，发现是一条被炮弹炸死的大鱼，1600 多斤，渔民用了两条机帆船才把它拖上海滩。

我们的侦察快艇避开前面的大鱼，很快离开了鱼群，天空也渐渐明朗起来，还不时露出一丝阳光。远处，海鸥翱翔。挂有不同国籍旗帜的巨大货轮在波涛中前行。我的心情也开始愉悦起来，起初有点晕船的感觉也没有了，快艇在海天一线中飞驰。

很快进入嵊泗列岛海域，海上的捕捞渔船也多了起来。我在地图上寻找一个叫浪岗的地方。浪岗，是一个小小的礁岛，以前驻有一个部队小分队，是舟山群岛驻军最小和最艰苦的地方。

二

快艇向嵊山岛飞驶而去，进入嵊山渔港快艇速度也减了下来。靠岸时因浪太大靠了三次才靠上岸。嵊山岛是嵊泗列岛最东边靠公海最近的一个小岛，面积只有 4.22 平方公里，岛的海岸线长 19.26 公里。是我国重要的近海捕捞基地，嵊山渔场曾与黄海石岛渔场、南海万山渔场，被称为中国三大渔场，是舟山群岛的中心渔场，也是我国最大的渔场。军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里就是首长巡查的第一站。

我们跟着王司令员上了岛，沿着崎岖小路，踩着乱石台阶，直接去了守备连，到了连队正好是部队开午饭时间。我们放好物品，稍作休息。就听到了开饭的哨音。部队在饭堂门口集合，值班员指挥大家唱《战士第二故乡》。我们跟在司令员后面也站在队伍后头。唱完歌，值班员宣布下午按计划继续补训。

我们进入饭堂以后，桌上已摆好四菜一汤，通信员已经把饭打好。司令员进入饭堂没有坐下，先走到战士的餐桌前，问一个战士：“你们平时几菜一汤？”

一战士回答：“三菜一汤。”

司令又问：“伙食好不好？”

战士回答：“好。”

司令又走到另一桌问：“够不够吃？”

战士回答：“够吃。”

司令员回到桌前坐下，一看桌上多了一个菜，炒鸡蛋，说，“小唐，把炒鸡蛋分给战士们吃。”我按照司令员指示，把炒鸡蛋分给战士餐桌上的菜盆子。

司令员对分队干部说，以后工作组下基层一律不准加菜，战士们吃什么工作组就吃什么。分队一名干部解释说，是炊事班的战士看首长来了，临时给加的菜。

司令员又说，你们一定要把伙食改善好，让战士吃饱吃好，保证部队能按要求，吃上鱼肉蛋。

吃完中饭，司令员先来到厨房，边看边问，炊事班的战士一一作了回答，司令员点头表示满意，离开厨房又看了猪圈和连队储藏室。

下午，司令员来到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训练场的值班干部吹响了哨音，发出了“停，立——正！”的口令，部队原地立正，值班干部迅速跑向司令员，立正，敬礼：

“报告司令员，嵊山守备连，正在进行炮兵瞄准训练，请您指示！”

司令员回礼：“继续训练！”

“是！”值班干部回到训练场，下达继续训练的口令。

这个时候部队年度训练已经完成，守备连的训练是有关训练科目的“回炉”训练。

司令员听了连队干部介绍后，说，利用这个时间，抓紧补训，强化训练是对的。一专多能训练一定要落实好。让每个官兵都会熟练使用连队的各种武器，掌握各种武器的专业技术和战术，进行步炮合成训练和战术合练，形成战斗力。

王司令员还在当要塞区参谋长的时候，针对海岛部队防御作战要求，对战士多年来进行单一兵种训练的体制进行大胆改革，试行跨兵种多能升级训练制。要求连队官兵对连队的各种轻武器、重武器、火炮都要会使用。并在直属团进行了改革试点，改革得到南京军区的肯定，做法在要塞区部队全面推开。当年我正好在要塞区报道组，跟随首长在试点的团，蹲了一段时间，写了《要塞区部队改革海岛训练迈出一大步 试行跨兵种多能升级训练制》的稿子，被《人民前线报》头版头条刊用。

首长对部队训练非常重视，走到哪里首先是抓部队战斗力养成。

司令员与分队主要领导进行了谈话，听取了分队的情况介绍后，召开了战士座谈会，座谈会开始前，司令指着一位从另外一个岛上过来的干部问：“这个干部你们认识吧，他是谁？”战士们回答说：“是团长。”司令点头。部队驻守在各个小岛上，点多面广。这是司令员检查干部是否深入基层的一个细小的环节。如果战士回答不出这名干部是谁，说明这名干部不深入基层，去连队少。还好，这次司令员的不经意考核，在战士的回答中，这名干部顺利过关。如果战士不认识团长，这名团长肯定够呛。

司令员问座谈会上的战士，老兵退伍以后，连队干部和下连代职的机关干部是不是和你们一样站岗值勤，战士回答：“是！”

三

晚上，王司令员就住在岛上的一个连队，所在部队的团长觉得这里靠近公海，情况复杂，建议司令员住到大岛机关招待所去。司令说就住这里。

以前这片海域出现过小股特务。公海上发现过橡皮艇事件。司令员对海防复杂情况了如指掌。部队进击舟山时，司令员当时是特务连长，在海防前哨，他从团长、师长到要塞区参谋长、司令员，一路走来，东南沿海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

岛上部队熄灯后，司令员没有休息，他住的房间，是副连长住的，副连长调训外出，床铺正好空着。新放了一床被子。司令员住进房间后，通信兵安装了一部加密电话机，以保证首长能随时接听总部和军区的机要电话，处理重大事项。其他没有增加任何物品。

我和工作组其他人员住在连队班排的空床位上。

晚上 10 点，工作组分两路，检查驻岛部队。出发之前我们先把晚上部队值勤的口令搞清楚。我背上手枪，跟在司令员后面，司令首先来到班排查看战士们就寝情况，然后来到哨位，接过哨兵的枪，背在肩上，说起在战争年代，他是怎么站哨的，他说，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打仗，一天下来十分劳累，让战友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安全睡好，防止敌人摸哨，偷袭，哨兵的责任极其重大。和平时期，部队不打仗，哨兵的责任一样重大，不能马虎。他说哨兵站哨的视线，要从远到近，由近到远，发现可疑目标时，快速辨别，迅速采取措施……司令员对哨兵的言传身教，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晚上工作组分头检查时，在一个分队发现了有几名战士被子没有打开，和衣而睡，原来他们是猜测工作组会拉紧急集合。工作组纠正后离开了分队。深夜12点工作组检查完另外一个分队，决定紧急集合，急促的哨音划破夜空，沉睡中的海防，正在考验守岛官兵的平时养成。不许开灯，不许讲话。穿衣、打背包、携带武器等规定物品，全连只用了3分半钟全副武装集合完毕，然后行进（在操场上跑三圈），检查结果，发现几个小问题：一人的腰带没扎，一人的物品没带全，在行进中一人用手捂住背上的背包，我看在眼里心里都在偷笑。心想如果再跑下去背包肯定就散了。这次最快速度到达集合点的是一名老兵，只用了两分半钟，叫他出列，他说，他在梦乡中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立即穿裤，下床、穿上衣的同时脚穿进鞋子，打背包，放上必带物品，扎腰带，走向拿武器的方向，背背包，冲向集合点时，扣未扣好的扣子，到达集合点时迅速整理军容。听了他的回答，大家向他投去了敬佩的目光。对晚上的紧急集合，工作组进行了点评。

第二天，工作组检查完，离开时，司令员表扬了岛上部队。我们在连队交完伙食费，跟着司令员离开了嵊山岛。

四

司令员在枸杞岛上巡查驻军时，没有坐在会议室听汇报，是一边查看一边听介绍，对一个连队进行了抽考。对机关派下来的工作组和代职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工作组到各分队检查，还到驻地渔村走访了老百姓对部队的反映。

司令在检查部队时，看到一个分队的青菜地长势喜人，便走

进菜地，菜地拐角处有一个放肥料的大缸和一个大水缸。分队干部汇报说，战士们根据不同季节种上各种蔬菜，有时吃不完还送给兄弟单位，分队的伙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司令员点头赞许说，利用空闲时间，因地制宜，搞好农副业生产，提高自给能力这很好，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个传统要保持下去。这个分队不但军事训练好，政治工作落实，后勤工作也是连年先进。这个分队原本菜地少，是官兵们在坑洼地先用石头垒平再找来泥土平整起来的菜地，为了防台风还在周围垒起了挡风墙。菜籽是官兵们从老家带来的。官兵们以岛为家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驻守在花鸟岛上的部队几经整编，但部队任务不减。司令员在岛上巡查时，称赞部队“守岛建岛，以岛为家，以苦为荣”教育搞得好，你们的老团长张广洪就是个守岛标兵，你们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安心守岛，建设海防。刚上岛时部队用水有困难，老一辈守岛人为了解决吃水用水问题，满山遍野地找水源，打深井，架水管，解决了岛上军民用水问题。岛上没有电，你们自己发电，解决岛上军民用电器问题。你们要保持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司令员听了部队领导介绍军区学雷锋标兵刘小太的先进事迹后，专门到半山腰的坑道口看望他、鼓励他。刘小太是一名志愿兵，在小岛发电一干就是8年。后来他的事迹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军放映。

泗礁岛是嵊泗列岛最大的岛，又叫泗礁山，是嵊泗县所在地，岛上面积21.2平方公里。是嵊泗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泗礁岛部队检查时，工作组分头住在基层连队。司令住在马关，我住在基湖的一个炮兵连队，这个连队后来被南京军区授予“思想工作模范连”称号。一人住在石柱的一个分队，一人住

在边角岙的一个分队。我们虽然分住在连队，司令去各个点巡查时，我们都一起行动。

在巡查过程中，我告诉司令我原来就在这个岛上当兵，老连队六连在基湖和营部在一块，连队调往奉化部队农场支农以后，移防在岛上的青沙岙靠近客运码头，我就是在这里当兵时考上军



舟嵊要塞新闻人采风合影留念

校的，后来再没有回到连队，去了营部和师机关、要塞区机关工作，我很留念这个地方。司令听我说完，点头说，你这个小鬼，干得不错的，好好干。我告诉司令，我所在的六连已整编了，连队虽然不在了，我还想回去看一下。司令立即准许，中午大家休息的

时候，我回到了久别的连队。营房还在不见战友，我和战友们住过的营房、兵器室、厨房饭堂、操场、水井和晒衣场、菜地、炮阵地，通往码头和渔村的路，一切都那么熟悉。昔日战友们练武的身姿、学习歌唱的场面、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嘹亮的军号声又回荡在耳边。我的战友一部分调到了其他单位，一部分复员退伍，一部分战友上了战火纷飞的南疆前线。

看完老连队营房，我很快回到了工作组，司令问我，小唐，你的老连队什么让你最忘不了的？我回答司令，最忘不了的是当年我新兵下连的第二天，欢送老战友上前线打仗的情景。

那是 70 年代末，为了捍卫南疆主权不受侵犯，中央军委发出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命令。要塞区部队挑选了 3000 多名军政素质过硬的优秀骨干，开赴南疆作战。这些战友守海防是标兵，上战场立战功。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每当我听到“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这首纪念自卫反击作战的英雄赞歌《血染的风采》，我就会想起这些开赴前线杀敌的战友，我的心就无比的激动和倍受鼓舞。他们真正用行动书写了一个军人对神圣职责的忠诚，用热血践行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一切的誓言。他们为要塞区部队的军史书写了新的篇章，为飘扬在千岛要塞的军旗增添了新的光辉。

我告诉司令，我和许许多多战友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司令说，以英雄模范为榜样，这是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巡查的目的就是要督促部队高标准严要求建设部队，把部队建设成为过硬的一流的，随时拉得出，打得赢的铁拳部队。

五

巡查的第二站是岱山诸岛驻军。位于大衢岛的守备一连是一个先进连队，以军事训练成绩过硬而出名，全连个个练成“守岛虎将”而著称。这个连队的连长张书荣抓海岛训练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要塞区新闻干事郭立新组织人员到连队采访，当时我也参加了，一起采写了《守岛虎将》的通讯，《解放军报》登了半个版面。这次巡查，司令员要检查一下连队的战斗力。连队所有人员进入阵地，对不同距离上的目标进行射击，枪响靶落，所有目标全部命中。被随意抽点的10名战士150米实弹射击弹无虚发。过硬的成绩，受到工作组的一致好评。王司令员称赞说，好样的，部队就是要像你们这样练兵。

长涂岛自解放军进驻后，就以军民联防好而出名。岛上的地方领导介绍，岛上有12个行政村，其中6个渔业村、3个农业村、3个后方妇女村。建有海上民兵连，后方民兵连。军民同守海防，共建海岛，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全国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岛上军民共建文明岛。1983年9月，南京军区这里召开军民共建文明岛经验现场会，推广岛上军民联防、军民共建文明岛的经验。司令员检查完岛上的军民联防工作后，给予肯定，对岛上的军地领导就新形势下加强军民联防，共建海岛提出了新要求。

对岛上的各分队检查完以后，最后对机关进行了检查。机关的同志没想到会抽查他们。上下都有点紧张。检查以后，王司令员对机关的指挥业务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他说，如何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守卫好祖国的东南大门，指挥机关至关重要，首先一定要贯彻好仗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的思想。要研究现代化战争的

特点，研究外军的作战指挥，我们不仅要研究未来战争中沿海反侵略作战，还要研究登岛作战的新要求。

巡查的第三站是普陀方向诸岛驻军。

我们还没有离开被检查的部队，其他部队的人员，就悄悄探听司令员巡查时，重点检查哪些内容。当他们得知司令员在第一站和第二站巡查时，批评了个别领导，对个别小散单位，管理松懈、纪律松弛、作风散漫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的情况后，都吓得够呛。

司令员对普陀方向的桃花岛、六横岛、朱家尖诸岛驻军巡查后，对部队年前岁尾工作的落实，特别是战备值勤，对执行上面的指示要求，机关工作组下基层蹲点，机关干部下连补缺等工作的落实表示满意，但也发现了问题，提出了要求。

巡查结束，返航的快艇很快就要回到军港，到了定海的竹山门海面，我们就远远地望见一座熟悉的洁白如玉的烈士塔，塔尖上一颗鲜红耀眼的五角星，庄严地耸立在舟山本岛的峰峦之巅。它又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直刺云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如同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在呼唤千岛要塞。在烈士塔的山脚下，就是“海山增辉”革命烈士陵园。王司令员深沉地告诉我们，当年解放舟山登岛作战时，他是特务连长，牺牲的战友就长眠在这里。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我们的今天？烈士塔上的“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英雄们永垂不朽！”是朱德委员长题写的。“海山增辉”是郭沫若副委员长1962年10月巡视舟山时题写的。意思是“陆海英雄无盖，丰碑光芒万丈。”先烈们为国献身的精神，不仅鼓舞人人向上，激励官兵守卫海防，而且为千岛要塞的碧海青山增添了光辉。

我告诉司令员，我住在要塞区政治部北门的宿舍，就与“海

“海山增辉”一墙之隔，政治部的同志和烈士们同住在一个山脚下，进出都要经过“海山增辉”。司令说，老一辈当年选址建造宿舍时，就是要让后来的守岛人不要忘记旁边的烈士，不要忘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难怪这次巡查，每到一地，只要有烈士墓的地方司令都去看了，而且看的认真，看的动情。是啊，墓碑上用鲜血写成的事迹，是成千上万英烈为保卫和建设祖国海疆而浴血奋战的缩影，为东南沿海的千岛要塞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王保臣司令员离休后，组织上在繁华的上海部队干休所给了他一套别墅，让这位从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走过来的，又守了一辈子海防的我军高级将领，能在条件好的大城市安度晚年。可是，他把别墅给退了，住在定海一个山坡上的简易小房子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他的老伴潘阿姨也是一位老军人，告诉我，司令是从这支英雄部队成长起来的，从士兵到将军，他的身上流淌的是英雄将帅们的热血，他热爱这支部队，他热爱他带过的兵，热爱祖国的海防，他的心永远和海防官兵在一起。

如今94岁高龄的王保臣司令员和老伴，仍然住在海岛。去年底，舟嵊要塞新闻人回第二故乡采风。王保臣司令员和老伴来到我们住的酒店看望我们。当大家见到久别的老首长时，所有的战友们为之动容，有的流下了热泪。王司令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小唐，小唐，你也来了。我说，首长，我很想念您，司令员伸出温暖的右手摸了摸我的脸颊。老首长还和当年一样关爱着他的部下，站在首长面前，暖流直涌心头，镜片遮不住我的泪花。

回忆 1988 年南沙群岛 “3·14” 海战

□白 马

1988 年 3 月 14 日，越南海军 505 编队入侵我南沙群岛领海，在越南海军登礁人员和舰船首先向我军登礁人员和军舰开火的情况下，我海军 531、502、556 舰奋起反击，以一人轻伤的代价，击沉两艘军舰，重创一艘，收复此前被越南非法侵占的永暑礁、华阳礁、东门礁、南薰礁、渚碧礁、赤瓜礁等六岛礁。史称“3·14”海战。“3·14”海战的战斗规模虽然很小，却深刻影响了整个南海局势，捍卫了中国海洋主权。

先说说“3·14”海战的背景

1987 年 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十四届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年会，通过了《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计划在全球建立 200 个海洋观测站，并委托中国建立 5 个海洋观测站，其中大陆沿海 3 个，西沙、南沙各建 1 个，南沙群岛的观测站序号为第 74 号海洋观测站。中国政府经过近 50

天的考察后，决定在南沙群岛中的永暑礁建立第 74 号海洋观测站。为确保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建站成功，也确保中国政府在南沙站稳脚跟，确保南沙群岛主权，中国政府决定派遣海军舰队，巡逻和进驻南沙群岛。

在此背景下，南海舰队派遣 502 舰、556 舰执行南沙群岛战备巡逻任务。

东海舰队派遣驻舟山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510 舰、531 舰执行南沙群岛战备巡逻任务，任务代号 882。

1988 年 2 月 19 日（大年初二）我们接到命令，2 月 25 日（大年初八）上午 9 点，510 舰、531 舰组成编队开往南沙群岛。编队指挥员为副支队长杨掌奎，510 舰为编队指挥舰。总指挥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安立群。我随服役的 510 舰出征，时任 510 舰文书。

战前的对峙

1988 年 3 月 13 日下午，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域。中国海军 502 号护卫舰施放 1 艘小艇，组织人员登上赤瓜礁，并插上中国国旗。赤瓜礁退潮会露出海面。因水下礁盘上生长着形状像黄瓜的红色海参，故名赤瓜礁。

3 月 13 日 17 时左右，502 舰上的雷达发现 3 艘越南舰船向赤瓜礁方向驶来，502 号护卫舰一面监视越南舰船行动，做好战斗准备。

我军的支援舰 531、556 号导弹护卫舰已经赶到，556 舰监视琼礁方向，531 舰与 502 舰会合。

我方的三艘军舰，是护卫舰。与我军相对的越南海军的三艘舰艇中，604、605两船均为70年代我国马尾船厂建造的400吨级援越武装运输船，505舰则是“二战”期间美国大量建造的1-501型步兵登陆舰，显然，我军两舰的迅速来援使战场的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军在舰艇吨位上和火力上均已经处于压倒优势。

海战从礁盘争夺战开始

3月14日6时，越南海军604号运输船不顾中国海军已在赤瓜礁建立起国旗有人驻守的现状，放下1个浮排，越军上礁人员有43名，并在赤瓜礁北侧插上2面越南国旗。与此同时，中国海军502舰组织33人上礁，531舰组织25人上礁，我登礁总人数达到58名。此时中越双方礁上人员相距约100米。

双方礁上人员都一字排开，形成对峙局面，逐渐接近到30米左右的距离。这时，一名越军士兵向前走了几步，将一面越南国旗插在中国军人面前的珊瑚礁上。面对越军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531舰反潜班长杜样厚等4人勇敢向前，靠近越旗。身高1.85米的杜样厚猛然跨前一步，一手拔旗，一手与越军护旗人员扭打。反潜兵张清赶上从水下拉住旗杆，经争夺收缴了越旗。另一越军端枪瞄向张清，502舰副枪炮长杨志亮眼明手快，用左手抓住越军枪管猛力向上一托，越军的子弹打伤杨志亮左臂，时值8时47分。杨志亮也成为这次作战中我军唯一的一名伤员。

由于越军开了第一枪，中国海军礁上人员立即开火还击，

礁上战斗打响了。中国海军登礁人员一边还击，一边按预定方案，潜入水中迅速后退，与越军拉开距离，以利我海军舰炮实施火力支援。8 时 57 分，越方礁上未被击毙的人员见 604 船已被击沉，便举起白衬衣，表示投降，我海军登礁人员即停止射击。

海上反击战打响

越南海军 604 船见礁上战斗打响，随即以机枪向中国海军礁上人员和 502 舰扫射。中国海军 502、531 舰立即还击，越南海军 604 船即中弹起火，迅速沉没。赤瓜礁战斗爆发后，位于鬼喊礁的越南海军 505 登陆舰以 40 毫米炮向中国军舰射击，531 舰反击越 505 舰。当即命中 7 发 100 毫米炮弹，越南 505 舰前炮被摧毁，烟囱被击中，舰体火势越来越猛，有下沉之势，最后越 505 登陆舰为逃脱沉没的命运，向近处的鬼喊礁抢滩搁浅。

增援赤瓜礁海区的中国海军 556 舰接对越 605 船发起攻击，越 605 船中弹起火，指挥台被击毁，越 605 船当晚沉没。

守卫华阳礁

人们说起 314 海战，大多说的是赤瓜礁战斗。实际上 314 海战由两方面组成，一是赤瓜礁战斗，一是守卫华阳礁。

赤瓜礁战斗打响后，上级命令 510 舰坚守华阳礁，支援永暑礁。510 舰官兵坚守的华阳礁，距赤瓜礁 90 海里，距永

暑礁 40 海里。3 月 14 日，越舰船有时从几个方向冲来，510 舰多次阻止越南武装船只接近华阳礁。整个华阳礁笼罩着战斗气氛，全舰官兵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当时，我方守卫华阳礁只有 510 舰一艘，3 月 15 日中午，越南武装运输船不甘心失败，硬着头皮向华阳礁冲过来，510 舰所有炮口一齐对准越船勇敢地向它冲过去，挡住了它通向华阳礁的去路，越船无可奈何地逃跑了，510 舰赢得了守卫华阳礁的胜利。

1988 年“3·14”海战结果是，中国海军 4 艘战舰密切协同，一举击沉越南海军 604、605 船，重创越南海军 505 舰，取得了海战的重大胜利，守卫了华阳礁的主权。4 艘战舰分别属于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502、556 两舰隶属于南海舰队，510 舰、531 舰则属于东海舰队。

冲突由争夺赤瓜礁开始，迅速发展为双方舰艇编队之间的海战。海战从 7 时 30 分中国海军人员登礁，到 10 时 50 分全部登礁人员上舰，随编队撤出战斗，共历时 3 小时 20 分钟。海上战斗从 8 时 48 分 502 舰开炮还击，到 9 时 35 分 556 舰奉命停止射击，历时 48 分钟。中国海军共消耗 100 毫米炮弹 285 发，37 毫米炮弹 266 发，以一人负伤，舰艇无任何损坏的微小代价取得了击沉越南舰船两艘，重创 1 艘，缴获越旗 1 面，打捞越俘 9 人，越舰船伤亡及失踪约 400 人。

“3·14”海战取得胜利后，531 舰先返回支队驻地，上级命令 510 舰继续执行南沙群岛建站警戒、战备巡逻任务，前后历时近 3 个月。1988 年 5 月 16 日，510 舰凯旋，受到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等首长接见。

海战时我在东海舰队 510 军舰任文书，1988 年还是义务

兵，当时 24 岁。

“3·14”海战取得了胜利，上级提出了“南沙精神”。执行任务回来后我参加东海舰队政治部“3·14”海战事迹编写组，1988 年 7 月东海舰队政治部编印了《战斗在南沙的东海精英》一书，其中有我采写的多篇介绍 531 舰、510 舰官兵执行南沙群岛巡逻和参加“3·14”海战事迹的文章。我还写了《510 舰南沙群岛巡逻纪实》等多篇报告文学，并应邀到 510 舰（绍兴舰）命名城市绍兴市各地作报告。同时我还写了很多诗歌，在《人民海军》《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被誉为“水兵诗人”。

314 海战，已过去了 30 年，这是我从军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说到南沙群岛，更难忘我的三次南沙巡逻经历。我随 510 舰先后三次执行南沙群岛巡逻任务，第一次是 1987 年 10 月 8 日—11 月 20 日，共 44 天。其中巡逻来到中国领土最南端曾母暗沙海域。第二次是 1988 年 2 月 25 日—5 月 16 日，近三个月，参加了“3·14”海战。第三次是 1989 年 4 月 22 日—7 月 11 日，近三个月。三次执行南沙群岛巡逻任务的经历，难忘的航程，难忘的人生经历。

巡逻战斗在南沙群岛，当兵的岁月写下自豪！

高兴的是，中国海军更加强大了，南海的海洋主权得到了更好的捍卫。

2012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省三沙市，管辖南海各岛屿。有机会真想去三沙市看看，因为心中有一份南沙群岛情结，因为那里有我巡逻和战斗的足迹。

我与《战士第二故乡》

□ 张焕成 / 口述 白 马 / 整理

我叫张焕成，是原舟嵊要塞区东极守备连战士、《战士第二故乡》原词作者。

五年的军旅生涯，我当过步枪手、在营部当过通信员、在东福山岛当过炮长。对于我来说，五年的军旅生涯，最难忘的是在舟山群岛东福山群岛当兵的岁月，我写下了《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词。想不到，我一生只写了一首歌词，却唱红全军全国。更想不到，这首军旅歌曲在神州大地上传唱了四十年，不但一代代军人百唱不厌，没有穿过军装、没有扛过枪的人们也无比喜欢这一首歌。当优美的旋律深情地响起，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哼唱：“云雾满山飘 / 海水绕海礁 / 人都说那岛儿小 / 远离大陆在前哨……”浙江舟山群岛的东福山岛，便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诞生地。

这首名为《战士第二故乡》的歌，使演唱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名声高扬神州大地，使作曲者、原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副军职创作员沈亚威的大名远播于大江南北，也使我歌词原作者、一个农民也成为一个“名人”。

这首《战士第二故乡》的歌词，是我在舟山群岛最东端，

离公海不远的东福山岛当兵时创作的。1958年11月我应征入伍来到东福山岛。入伍半年多来，我被部队官兵扎根海岛、艰苦坚守祖国东大门的精神所震撼，开始用诗歌的形式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内心感受。我只上过三个月学堂，有好多字不会写，便向战友们讨教。写了改，改了写，一首诗足足写了三年。1963年春，南京军区文艺工作者沈亚威、向彤两人来到东福山岛深入生活，在连队黑板报上看到我写的“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的诗歌，深深被这生动质朴的诗句，和诗句中所表达的战士们坚守海岛的坚强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

向彤在我原诗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一是把“啊东福山，你是我们战士的乐园 / 是我们日夜守卫的地方”改为“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 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 / 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从而使这首歌的主题和守岛战士胸怀祖国的理想联系起来；二是把“以岛为家”延伸为“第二故乡”，题目定为“战士第二故乡”。沈亚威在东福山岛归来的登陆艇上就谱出了《战士第二故乡》的曲子。

1963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中，《战士第二故乡》由歌唱家顾松民演唱，获得了好评。1981年，在《沈亚威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改由李双江演唱。随着这首歌盒带的发行，《战士第二故乡》便在部队、城乡广泛流传，特别是舟山的守备部队，把这首歌作为战士的必唱歌曲，成为守备部队的岛歌。

在此，也说说我入伍前的人生经历。

我出生在浙江省仙居县双庙乡公平村，原名应日友。三岁时父亲应直明亡故，六岁时母亲小冬花不幸去世，我和十岁的哥哥应月友孤苦无依地在世上挣扎着。

远在浙江安吉县的大伯应直青得知我们俩侄子的艰难处境后，千里迢迢赶到仙居接我兄弟俩去安吉抚养。到安吉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年少的我和哥哥应月友难以承受路途的劳累，靠大伯轮流背着走。这样折腾到东阳时，我大伯应直青已劳累得难以支撑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我托付给当地的一位熟人，言明把大哥应月友带到安吉后，再来接我。

那时我只有 6 岁，就这样在东阳天天盼着大伯来接我去安吉与哥哥团聚，春去秋来，又春去秋来，在漫长的三年等待中，有一天我终于等来了来接我的人。但这个人却不是大伯，而是来自仙居横溪下徐村的买主——一个名叫娄小友妹的寡妇。我以 70 斤的黄豆、140 斤的小麦、280 斤稻谷的身价被卖给寡妇娄小友妹当儿子。从此我被改名为张焕成，成为寡妇娄小友妹的一名看牛、砍柴、做农活的“劳动力”。寡妇娄小友妹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对我非打即骂。我自从踏入这家起，便像掉进地狱一般，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整天洗衣、做饭、喂猪、放牛，里里外外所有的活计都得干。好不容易熬到了 17 岁，我借口上山烧炭，才算逃离出来。

1958 年，公社书记动员我下山体检参军，正愁无处安身的我，终于盼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刻。这年 12 月，18 岁的我梦想成真，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奔赴南京军区驻舟山海岛炮兵某部当兵。

1963 年退伍时，我被招工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建筑总队当

安装工。1965年1月，南京军区后勤部精减人员，我被精减回乡。

当了兵，退伍被招了工，按农村人们的话说，这是跳出了“农门”吃上了皇粮。想不到一落千丈又回到农村做农民，大家说我没有好命。

被南京军区后勤部精减回乡时，我25岁，面对命运的又一次跌落，村里有的好心人担心我想不开，前来安慰我。我说，国家有困难，应该理解国家的难处。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当起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我学起弹花做棉胎的手艺，农闲时，走村串户为人们做棉胎，挣点钱贴补家用。

当《战士第二故乡》唱红大江南北，我从没对村里左邻右舍声张自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从没沾沾自喜地狂妄地到处张扬，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是仍旧在小山村里默默地披星戴月地侍弄着农活。

1984年，解放军东海某舟山守备营举行“热爱第二故乡，建设第二故乡”活动，这时人们才突然想起这首被誉为“岛歌”的原作者。而我已经退役20多年。部队通过查阅退伍兵档案，才知道我是浙江仙居县人。于是请仙居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寻找《战士第二故乡》的词作者张焕成的启事。村人听到广播的找人启事，根本没往我身上想，以为是与我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张焕成。我早出晚归忙于农活，直到第三天才听到广播，当我启程去舟山时，村人才知道《战士第二故乡》的词作者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我。

当守备营派人专程赶到仙居寻找看望我时，我正在田里

劳作，见到部队来人探望，我激动不已。

我被请回部队，故地重游，面对曾经洒满自己青春汗水的小岛，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首先祭奠长眠海岛的战友之墓，又为年轻的战士们作报告，介绍老一代守岛官兵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勉励新一代战士们继承老兵的光荣传统，守卫海岛，报效祖国。演讲结束后，战士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也有好心人给我出主意，让我向曾出版发行过歌曲的音像部门追讨著作权和相应的稿酬，用以改善晚年生活。我说：“算了，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再说，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智慧，虽然写这首歌我未得到一分钱报酬，但我却因它而感到光荣和自豪，这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

1999年12月，为了庆祝澳门回归，中央电视台组织强大演出阵容，奔赴澳门，慰问驻澳官兵，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有幸被邀跟大牌明星一同去澳门演出。我一生务农，很少出远门，这次我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飞越祖国大好河山，第一次在大型晚会上登台亮相。在这次演出中，《战士第二故乡》所有主创人员欢聚一堂，我第一次见到了耄耋之年的著名作曲家沈亚威，见到了久仰大名的著名歌唱家李双江。霜染双鬓的沈亚威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岁月不饶人，一晃我们都老了！”当李双江知道我就是《战士第二故乡》的原词作者时，握着我的手说：“我唱你写的歌唱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见到你，真令人高兴！感谢你为我们写出这么好的歌！”

此后，各种媒体不断来采访我，开始大家的视角都盯在我怎样写出这么一首歌的创作过程上，渐渐地大家不约而同地被我的“大名”和现实生活的反差所困惑。

“你为什么一直不向大家宣传自己是《战士第二故乡》的歌词作者呢？”

“你是特殊时期被精减的职工，为什么不要求复职呢？”

“你说自己目前有胃病、关节炎症严重，无钱看病，凭你创作的《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对部队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为什么不要求有关部门对你作一些特殊的照顾呢？”

.....

面对人们关切的提问，我总是淡泊地说，《战士第二故乡》的走红，我的作用微不足道。想以此来捞取什么好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也从来不去想。我想的是，在部队当兵就要好好当兵；在单位，就要好好当工人；在农村，就要好好当农民.....

以前，歌曲《战士第二故乡》在署名原作者时，也有将我名字张换成写成张焕臣，当时可能因为我的台州口音，听的人将“成”误为“臣”字了。

2004年，为了纪念歌曲《战士第二故乡》发表40周年，浙江省邮政局发行了首日封，我的头像与沈亚威、向彤、李双江一起被印在首日封上，成为广大集邮爱好者永久的珍藏和记忆。

2012年12月，庙子湖海防营请我回到老部队作传统事迹报告，部队官兵打出“热烈欢迎老战士张换成回第二故乡”的横幅迎接我的到来。我又一次与官兵们一同唱起《战士第

战士第二故乡

二故乡》：

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
这儿正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
.....

他带领部队架起 “舟山首座跨海大桥”

□ 周永章

“海防战士爱海岛，海岛是祖国最前哨，清清泉水流不尽，座座山峰插云霄，一草一木爱心间，守岛重任肩上挑……”这首名叫《海防战士爱海岛》的歌，当年曾激励着一代代守岛官兵将小岛视为自己深情挚爱的第二故乡，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经久不息的奋斗之歌。我一直将这首歌珍藏在心中。在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里，再次重温这首军歌，不禁热泪盈眶。唱着这首歌，仿佛穿过时空，又回到了那火热的海岛军营生活；也使我想起了原南京军区“守岛标兵”、驻舟山花鸟岛守备团副团长顾金屏。

20世纪80年代前，舟山陆军部队乃至南京军区部队，提起“守岛标兵”顾金屏，没有不知晓的。

1974年底，已当了3年老师的我，满怀报效祖国之志，入伍来到舟山群岛最北面的花鸟岛，成为一名海防战士。上岛第一课，我们连队组织新兵参观花鸟灯塔，听指导员讲小岛的战略地位和

副团长顾金屏等“老海岛”以岛为家、奉献海防的故事，激发了热爱和建设军人第二故乡的热情。

我在守备二连当兵仅几个月，便先后借调到团政治处和原嵊泗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当报道员。在这期间，团党委推荐副团长顾金屏为爱岛守岛建岛的先进典型，并将整理上报其先进事迹的任务交给我。领受任务后，我找顾副团长采访。当时他分管部队的国防施工，几乎天天都“泡”在施工场上。按约定时间，我来到部队国防施工现场的临时指挥部，他刚从工地风尘仆仆地回到指挥部。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令全团官兵敬重的副团长：中等个子，黝黑的脸庞，两手布满老茧，双目有神，面露笑容，给我的感觉是亲切而和蔼。我发现，副团长右边的门牙断了半截。便追问是怎么回事？据他和知情的团司令部工兵参谋余龙荣回忆：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重要指示，陆军驻岛部队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战备执勤的同时，投入了紧张的国防施工。团里缺少施工器材和施工骨干，顾金屏就和官兵一起抡起大铁锤，手扶着钢钎打炮眼。一次，一块飞溅起来的岩石片砸掉了他的半截门牙，鲜血直流。军医为他消毒包扎后，他坚持不下工地。后来，团卫生队队长几次催他到大岛或大陆医院去镶牙，他总以国防施工任务重为由，一直拖着。他诙谐地说：“不就少了半截门牙吗？我是属虎的，不怕难看！”……

采访再次被施工指挥部的急促电话铃声和附近施工场的放炮声打断。我一看时针已指向晚上9点，担心影响副团长的工作和休息，便起身告辞。

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位“守岛标兵”的形象渐渐在我的脑海里形成。

“老海岛”艰苦奋斗守岛建岛近 30 年

顾金屏是山东省博兴县人，1947年1月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和解放舟山等重大战役和战斗，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他在舟山部队守岛建岛近30年，先后转战过11个前沿小岛，和战士们一起盖起了上万平方米的营房，打通了数十条战备坑道，建造了几十座水库，栽种了几十万棵树苗，为守卫和建设第二故乡作出了重大贡献，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并两次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嵊泗有对姐妹岛，名叫东洛华和西洛华。过去，两岛隔着200多米的海峡，这里暗礁四伏，激流涌动，曾有20多位渔民在这里翻船淹死。为了加强战备、实现两岛群众多年的“连岛”梦想，1971年5月，上级决定在这个近在咫尺、如隔重洋的地方，建造一座海上大桥。时任副团长顾金屏担任建桥总指挥。他背包一卷来到工地。为了熟悉水情潮汛，他顶风冒雨，走访当地老渔民。海峡两侧，都是数十丈高的悬崖峭壁，施工机械和建材往哪摆呢？顾金屏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和官兵一起开山劈岭，用双手将一块块巨石推向悬崖；将上万立方石碴，一担挑倒到海里（当时施工部队无推土机），硬是靠人工在悬崖上削出了30米长、25米宽的作业场地。海峡的中间，有两块像刀劈一样的大礁石，从来没人上去过。为了摸清这两块礁石的石质情况，他划着小船，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爬上这有名的“海上禁区”虎头礁；为了将它炸平，当天然桥墩，他带领官兵攀着绳索迎着风浪爬上去施工。风钻施展不开，官兵们就抡起12磅大铁锤，在坚硬的岩石上，打出一个个炮眼。放炮没处躲身，突击组只得点上

导火索后，再登上小船迅速离开。但纷飞的碎石有时还打到船上，比较危险。为解决这个问题，顾金屏和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副连长张伯年在石礁下部找到了一个勉强可藏一人的小洞，建议留下自己1人点炮。顾金屏经现场勘察确认安全后，方才同意。一天，部队运输船送来4000包水泥，而强台风即将在舟山登陆。顾金屏向部队作了紧急动员后，带头从船上扛起沉甸甸的水泥袋就往山上的临时施工仓库攀登。8月的正午，烈日似火，水泥炙得脊背起了水泡，阵阵灼痛，官兵不忍心副团长再背下去，一次在半路上从他肩上把水泥袋夺下来，但他一次次又扛起水泥袋，和官兵一起赶在台风到来前将水泥全部抢运进了仓库。在顾金屏带领下，官兵经过500多个昼夜的艰苦施工，终于成功架起了“东海第一大桥”，后又称为“舟山首座跨海大桥”。如今这座大桥经受了40多年的风吹雨打和数次强台风的考验，仍屹立在东海洋面上。

顾金屏任副团期间，时时把建设海岛的重任挂在心上。深秋的一天，他去上级机关开会时，看到招待所旁边的山坡上撒落着许多刚被大风吹掉下来的松树种子，就像发现宝贝似的。开完会那天，他特地找招待所长要了几个旧空麻袋，带着警卫员小王来到附近的山坡上，捡了满满几麻袋松树种。回到花鸟岛后，他把这些松树种分给各个连队，并帮助指导育苗，又亲手和战士们把树苗栽到前沿阵地。

周日，从顾金屏家乡来到岛上的新战士顾永新，怀着激动的心情到顾金屏家里去看望。路上，他想，副团长的家一定很像样吧。可进门一看，两间普通的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张旧大床，一张上下层的木板床，一张四方桌，几条长板凳，其中床

头柜放着的一台 14 寸黑白电视算最好啦！顾永新感到很吃惊。

“是副团长没有钱或办法添置家具吗？”不！顾金屏任副团长多年，又分管后勤，手中掌管的国防施工等经费有好几千万元，军内外有的是熟人和朋友，要搞点家庭“建设”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公私分明，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半点私利。有一次刮台风，海面上漂来几十根又粗又长的木头，顾金屏带着战士下海把这些木头全捞上来。团后勤处有位干部提出挑几根给他做家具，顾金屏坚决不同意，立即将木头全部交给了当地政府。

爱岛爱兵胜过爱自己

顾金屏在长达 30 年的守岛建岛中，几乎没有过一个“正规”的节假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有段时间，由于过度劳累，顾金屏的老胃病又犯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面色蜡黄。军医建议他到大陆住院治疗，团党委也给他办好了请假手续，可他却带病坚持在施工场上。直到一周后，上级一位领导上岛检查工作时见他病得不轻，非要他去南京治病。顾金屏连声说“好，好！”这位首长不放心，硬是把他从工地上拖走了，并再三叮嘱他顺便把门牙镶好。可是，顾金屏到南京军区总院门诊了一下，配了些药；口腔科医生为他检查时说，镶牙要几次手术，最少要等半个月。他放弃了这次难得的镶牙机会，连夜乘车乘船赶回部队。

顾金屏常说：“守岛建岛，要靠广大官兵齐心协力地干才行。关心战士，就是关心部队的战斗力。”他爱兵胜过爱自己。当连长时，他每晚睡觉前，都要去班排看望战士睡得好不好。住帐篷时，他让战士睡在里边，自己睡帐篷边口；战士病了，他亲自端病号饭，

送水送药。当营长时，他经常与战士同甘共苦，促膝谈心。当副团长后，他深入练兵场和工地，与战士同练同干。夜晚，他常顶风摸黑，到前沿哨所看望战士。国防施工中，刚用混凝土浇灌的工事，每天夜里要定时浇水保养，他想到战士们很辛苦，经常替战士代班或站岗。一个狂风呼啸和海浪翻滚的夜晚，团卫生队打来电话，说二连四班长杨明祥患急性阑尾炎，手术军医休假未归队，请示如何处理。“一分钟也不能耽误！”顾金屏立马打电话联系当地渔村找船只，然后直奔卫生队，和医务人员一道把小杨背到车船上，同时叮嘱护送人员要照料好。夜深了，海面上波涛汹涌，顾金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凌晨1时，得知小杨已安全到达大岛并已送入手术室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

三连在国防施工中遇到一段泥沙层，险情重，塌方多。一连半个月，顾金屏在三连工地蹲点，亲自观察和指挥排险。一天，顾金屏刚走进正在掘进的坑道，发现顶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泥块沙石不时往下掉。凭以往经验，这是塌方的前兆。他立即指挥正在施工的官兵迅速撤出……当看到排长顾祖德还没撤出时，便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后。就在这时，“轰隆”一声，一场大塌方发生了，其中一块石头砸到顾金屏的前额，当即昏了过去！“副团长负伤了！”官兵们冲进坑道把他抬出来。顾金屏醒过来后，得知全连无一人受伤，苍白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让“老海岛”精神传承下去

长期的守岛建岛，顾金屏对海岛军营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但随着年龄增大，顾金屏也经常思考：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自己

总有一天要脱下军装，作为一名老兵，为部队留点啥呢？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中，他言传身教；每年新兵入伍，他带头给新兵讲部队的优良传统和在第二故乡奉献的价值，同新兵一起在岛上栽下扎根树。顾金屏的4个孩子都是在海岛军营长大的，他先后送大女儿和小儿子参军。

1979年下半年，部队确定顾金屏转业地方工作，上级领导关切地问他在去向等方面有啥要求时，他说：“我是名老党员，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不久，顾金屏接到被安置到安徽黄山管理局基建处任副处长的通知。离队前，许多官兵和岛上的群众赶到码头为他送行。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顾金屏保持和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为把黄山建设成一流风景名胜区作出了贡献。

顾金屏虽然离开了海岛部队，但他作为第一代守岛人在长期的守岛建岛中所形成的“老海岛精神”，依然在部队传承和发扬。1980年5月，为纪念和庆祝舟山解放30周年，原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在编印的《海岛战歌》一书中，重点介绍了顾金屏等老海岛的先进事迹，这本书发至连以上单位，供官兵学习；1985年9月，顾金屏等“守岛标兵”“守岛模范”的事迹和图片入选舟嵊要塞区（后为舟嵊守备区）军史馆，一批批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来这里参观；1992年，舟嵊守备区政治部编写了《部队“老海岛精神”教材》，军师团领导深入部队带头讲传统课。“大力弘扬‘老海岛精神’，热爱和建设军人第二故乡”的活动在部队中持续开展，相继涌现了被南京军区命名为“东海前哨模范营”的庙子湖海防营和“模范共产党员”费根银等一批先进典型。

战士第二故乡

顾金屏转业地方工作和退休后，也时刻挂念着海岛第二故乡和老部队。他曾两次计划回海岛老部队看望，后因生病等原因未能成行。

2007年10月，经医院确诊，顾金屏患了胰腺癌。躺在病床上的他，思念海岛和老部队。为了实现父亲这最后的心愿，长子顾海嵊回到父亲当年守卫的海岛，并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当顾金屏从家人手机屏上看到儿子通过QQ传来的“当年荒凉的花鸟岛如今已变成旅游岛”等录像和照片时，高兴地和在病床旁照顾他的女儿唱起《海防战士爱海岛》等军歌。

2008年10月5日13时，顾金屏与世长辞，终年83岁。遵照其生前“丧事从简，不要给老部队添麻烦”的遗嘱，家人当时没有将他病逝的消息告知部队。“父亲临终时，是听着《海防战士爱海岛》等军歌慢慢地合上双眼的。”后来，长子顾海嵊在电话中泣不成声地说。

2018年10月5日，是顾金屏逝世10周年忌日，我和部分转业在舟山的老战友聚在一起，深切缅怀顾金屏同志。一位军旅作家即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在海防部队这块沃土里，
您作为第一代守岛人，
和战友们风餐露宿，艰苦创业；
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用热血和汗水播种着
“老海岛精神”的种子。
当那优美的军歌旋律再次响起时，

他带领部队架起“舟山首座跨海大桥”

我们把您怀念……

您就像东海小岛上那挺拔的劲松，
永远屹立在海防部队官兵和海岛人民的心中！

难忘雾岛映山红

□周永章

许多年来，我对雾岛的映山红抱有一种强烈的留恋和伤感。

那是1975年初，我和成千上万名热血青年一起，满怀报效祖国之情，穿上军装来到东海前哨——舟山群岛。这里有数不清的岛屿，就像无数颗珍珠镶嵌在绸缎般的大海上，闪闪发光。我们连驻守在濒临公海被称为“雾岛”的花鸟岛上。岛的面积虽然只有3.74平方公里，但它的战略位置却很重要。岛上怪石嶙峋，风大雾多，十天半月难得见上一次太阳。当时，部队除了巡逻查滩外，主要任务就是打坑道。我们新兵一下连队，就投入了紧张的国防施工。

一上岛，我就发现，守岛官兵十分喜爱岛上的杜鹃花，大家更喜欢称她叫映山红。也许是那种火红与血色更能体现守岛官兵的本色。大概是岛上风大雾多、气温偏低的缘故，雾岛的杜鹃花开得要比大陆和大岛要迟些。这年春天，雨下过不停。雨季刚过，如火似血的杜鹃花已开满山冈。施工休息时，我们只要看上一眼这满山的红杜鹃，仿佛浑身的疲劳全没了。

谁知，连绵不断的雨水，松动了雾岛石灰岩质的山体，

给不分昼夜施工的守岛官兵带来了一场无情的灾难。暮春的一个深夜，我和战友们经过连续 10 小时的施工，眼看最后一堆石渣就要排完，班长见我很累，扒渣速度减慢，便让班里一位老兵把我换下来到坑道口部去扒土。我不情愿地走出坑道，一车土还未装满，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坑道发生了塌方，正在突击排渣的官兵被埋在里面。“快，救人！”我摸黑从 100 多米高的半山腰顺着排下的石渣，一下子滑到山脚的施工点电话机旁，摇通了连队和团部的电话……

我和前来求援的官兵拼命用双手向外扒着塌落的石块，许多战士的指甲撕裂了，双手鲜血直淌，仍坚持不停用手扒，抢救工作一直持续到凌晨。尽管用最快的速度扒开了洞口，但我的班长和班里一位老兵却被这次意外事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就在雾岛杜鹃花开始凋落的季节，他们永远长眠在雾岛的向阳坡上。

一连几天，全连官兵悲痛万分。我更是为失去好班长和战友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为了防止部分官兵滋生消极悲哀情绪，影响施工进度，连队在决定报请上级批准班长和老兵为革命烈士的同时，又根据上级的指示，作出了一项决定：不在施工现场和墓地举行任何形式的致哀告别仪式，以保证全连高昂的斗志继续投入国防施工。

说实话，我忘不了班长和老兵对雾岛那大海般的深情。

第二年清明节前夕的一个星期天，已担任副班长的我同班里的同志利用去码头卸装施工器材的机会，绕道从山上采集了一把映山红，扎了两个小花环，敬献到两位烈士的墓前。

大家以水代酒，沉痛悼念我们的好班长、好战友——王德荣、张志祥烈士。

班长、老兵，我们看你们来了。我们记得，班长，你是绍兴人，1972年底入伍；志祥，你是江苏高邮人，1973年底入伍。你俩个子不高，干起工作来却都有股虎劲。国防施工中，你们重活累活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是全团的施工能手和骨干。岛上那条条盘山公路、道道挡风墙、块块“巴掌地”、片片松树林和正在修筑的座座“地下长城”，洒下了你们和一代代守岛官兵的汗水和鲜血。

班长，你是同年兵中第一批入的党，是快要穿4个兜的预提干部对象。平时你对班里的同志严中有爱。连队施工三班倒，劳动强度非常大。你为了班里的战友多休息会儿，三番五次地为大家洗脏衣服和鞋子。早晨，你提前起床，为全班打好洗脸水，有时还把牙膏挤好……

班长，我们记得，你曾在日记中写道：“雾岛虽然生活条件艰苦，在中国地图上也只有芝麻大的一点，但她是祖国的东大门。我愿化作一棵小树，为雾岛献上绿荫；我愿做一朵浪花一块礁石，把雾岛装点得更加美丽；我愿将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献给可爱的第二故乡。”就在你牺牲的2个月前，你建议全连利用施工间隙搞连队基本建设。每次施工回来，你都带头从山上捡石头扛回连队。

那天，你一人又扛了2块石头，头上虚汗直冒，大家劝你少扛一块，你说：“没事，我能行！”班里同志都知道，当时你正患感冒，硬是坚持带病施工。这期间，你和连队的党员一起，还在山坡上用石块镶了“扎根小岛，献身海防”8

个大字。如今，字还在，你的话音还在，可你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海风不停地吹着，雾岛杜鹃红似火；大海卷起无数朵白浪花，像是在祭奠战友的英灵……我们在烈士墓前宣誓：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以岛为家，以苦为荣，“高速、优质、安全、低耗”施工，早日把雾岛建成海上钢铁堡垒！

1978年底，我就要调大岛上级政治机关工作了，离开雾岛前，连队战友来送行，我们一起去为班长和老兵扫了墓，并特地从山上挖了些杜鹃，栽种在墓的周围。后来，战友们来信说，我们在班长和老兵墓四周栽种的杜鹃全都活了，每年春天，杜鹃花开红似火。

1984年5月15日，南京军区在雾岛部队召开国防工程现场会，来自解放军总部和南京军区各部队的首长和有关专家高度评价雾岛官兵修筑的国防工程“能藏、能打、能机动、能生活”。我作为随军记者到雾岛进行采访，并连夜赶写稿件发往报社。次日，我和几位战友从山上采来映山红和松树枝，精心做了两只花圈，连同我采写的新闻稿，敬献到班长和老兵的墓前，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猛然我发现，雾岛这一年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特别多而红，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雾岛的群众说，是守岛官兵的汗水和鲜血滋润了它。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雾岛那一簇簇泣血而开的映山红。

灯塔照亮前进的路

□ 杨玉斌

1987年的冬天，刚满17岁的我，从重庆的大山里走出来，参军入伍来到美丽的舟山群岛，从此在嵊泗扎了根，一扎已是31年。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山里的娃儿肯吃苦吧，早在部队时，由于工作勤奋，军事冒尖，入伍第一年就入了党，第四年就从战士直接破格提干，先后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和团副参谋长等职务，更荣幸的是，曾担任过原南京军区“思想工作模范连”连长，在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不仅多次立功受奖，更是锻造了我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敢打必胜等军人特有的优秀品质和亮剑精神。

2019年6月，我作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总书记走到我面前时，我紧紧地握着总书记的手大声说：“报告总书记，我来自浙江嵊泗花鸟岛。”总书记高兴地对我说：“花鸟岛我知道。”那一刻我激动万分，没想到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小的花鸟岛会受到总书记的牵挂，我对我33年守岛建岛、以岛为家的选择感到无比自豪。

很多人问过我，“你一个重庆人怎么会留在海岛工作的？”

从我 17 岁上岛当兵开始，就与礁石为伴，与大海共生。我的青春在海岛，我已把这当成家了。我当兵的连队是赫赫有名的原南京军区“思想工作模范连”，它在战火中诞生，在坚守小岛中屡建新功，始终保持思想建连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光荣的连队我第一年就入了党，第四年破格提干，从新兵一直干到连长，连队思想领先、以岛为家、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也更加坚定了我守岛就是守家、守家就是卫国的决心。2005 年转业时，正是带着对连队精神的传承和第二故乡的情怀，我毅然放弃回重庆老家和到舟山市安置的机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海岛工作。

刚转业时，很多渔民兄弟经常调侃我：“杨营长，你辛辛苦苦干到营，留在海岛等于零”，“少校中校一律无效”。但我想：“我是思想工作模范连的兵，入党时，我从没想过要当什么，而是要为党和人民做什么。”

转业 15 年，我干过安监、当过城管，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以敢打硬仗出了名，但最令我自豪的还是建设花鸟岛的这四年。2016 年县委任命我担任花鸟乡党委书记时，我以军人的敏感，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我的信任，更是一次新的挑战。我太了解花鸟岛了，在嵊泗列岛住人岛屿中，没有比它更远更偏更小的了。因为它远离大陆在前哨，是祖国东海上的一个悬水小岛，从县城本岛出发坐最快的船也要 2 小时，机关干部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整个岛的面积仅 3.28 平方公里，只有杭州西湖的一半大，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花鸟，花鸟，没花没鸟，如果上岛，马上想跑。”记得我上任第一天，晚饭后从岛的这头走到那头，看不到一个人，岛上所有劳动力和小孩全部外迁，只有不到 800 个老年人留守。

三天一停电、五天一停水、一周一停航是常态。当时，我就想，“路是自己选的，人是组织挑的，事是群众盼的，守岛一寸也是祖国的领土，建岛一寸也是国家的建设，我一定要把这个岛建设好。”

花鸟岛要实现“乡村振兴”谈何容易？没人、没钱、没基础，但是有山、有海、有灯塔，最重要的是岛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花鸟岛到底怎么建设，朝哪个方向发展，党员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深信，只要基层组织坚强了、只要党员干部都动起来了，没有什么事儿干不成。于是我把连队精神转化为花鸟“引领、坚守、担当”的“灯塔精神”，要求每名党员成为一座灯塔，成为群众心中的指路明灯。同时实施离岛干部准军事化管理，建起了党群服务中心，加强了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锻造了一支“站起来能讲、坐下去能写、拉出去能干、静下心能想”的花鸟铁军，以此来组织、发动、带领群众共同建设美丽花鸟。工作中，我们充分利用海岛渔村传统的大喇叭进行宣传，每次只要大喇叭一响，整岛的党员干部都会劲头十足地赶往工作现场，记得有一次环境卫生整治，一个80多岁的老党员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赶来，一到现场，他扔掉拐杖拿起扫把就开始干活，我对他说：“阿伯，你坐在旁边看着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他说：“大家都看着我们呢，我重活是干不了了，能干一点算一点吧！”年轻党员更是不甘落后，大家都主动放弃出岛休假的机会，甚至有的党员为了赶工期连续几个月都不回家，当我看到同事们用手机与家人视频时，这是我最揪心的事。前年有个退伍老兵叫林杰，他刚回家上岛就碰到台风，当时风力达到16级，村里有个老人突发疾病，他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往医院跑。就因为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他主动放弃了一家国企的高薪待遇，回到村里工作。我问他为什

么，他说：“我是党员，是一名退伍军人，岛上太需要年轻人了，我就应该留在这里。”凡是岛上有艰难险重任务，到处都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总是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正是有了思想领先、以岛为家、艰苦奋斗的红色传承，有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才能带领群众跑出乡村振兴



美丽的花鸟岛

的“花鸟速度”。

经过四年的奋斗，花鸟岛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上岛有了往返船、村民喝上了淡化水、海底通了双电缆、环岛有了游步道，建起了高端民宿群。去花鸟岛现在“一票难求”，岛上随处可见

战士第二故乡

穿着时尚的年轻人，浴场、酒吧、咖啡屋精彩纷呈，连老年人也跳起了流行的广场舞……我可以自信地说，现在的花鸟岛完全从空心岛、老人岛变成了青年岛、文艺岛、网红岛，我也被人亲切地称为“花鸟岛岛主”。

我为舟山国防施工尽一份力

□ 王炳甫 / 口述 李荣镐 / 整理

—

1950年1月，当年我19岁，高中才读了两年就怀着满腔革命激情，投笔从戎，在宁波报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当时部队的番号是3722部队，即第三野战军七兵团二十二军。这一支战争年代特别能打仗、为共和国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英雄部队，孕育出像人民英雄连、洛阳营、郭继胜连和爆破英雄陈金合、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林茂成、模范医务工作者孙伯启、王兰英等数以百计的英雄集体和个人。身为一名青年学生，投身到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家庭，受到组织和老同志的关爱和培养，锻炼成长，感到无比自豪。

解放初，部队驻守在宁波一带，面临的任务无疑是解放尚被国民党部队盘踞的舟山群岛，做好各项备战工作。但出乎意料，敌方为了保存实力，在岛内强征一批壮丁后，匆忙撤离舟山，5月17日，舟山本岛解放。

1950年10月，根据党中央决定，全国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斗争，华东部队轮换入朝作战，唯独我军按兵不动。据传国民党为配合美帝联合国军在朝作战需要，扬言要进攻舟山，反攻大陆。中央军委从国际、国内形势全局考虑，要求我军死守舟山群岛这块战略要地，捍卫祖国东大门的安



工程施工

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部队指战员，文化水平很低，1951年开始我军在完成战备和军训的同时，响应总政号召，在积极

推广速成识字法，摘除战士中文盲、半文盲帽子的基础上，全军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掀起文化学习高潮。使广大指战员普遍快速达到高小水平。

二

195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为防帝国主义侵犯，巩固国防前线，下达永备性国防施工任务。舟山群岛是华东地区重点设防区域。从1953年开始，部队除年初进行两个月军训外，全军数万指战员先后都投入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南京军区为了强化对永备性国防施工的领导，确保高标准完成施工任务，在上海成立工程兵指挥部，由吴、王两位军区首长任副总指挥，下设三个工区，一工区在嵊泗，由六十四师组建班子，师参谋长方晓任工区主任；二工区在普陀地区；三工区在平湖，归属上海警备区。1957年部队整编，成立舟嵊要塞区，一、二工区撤销，成立工程兵处，入编要塞区司令部职能处室，下设勘察设计、计划施工、器材机械三个科室，各守备区同步成立工程兵科。

我参军后在军卫校学习10个月后，分配到六十四师卫生处任统计员。1952年调任司令部担任防化参谋，不到一个月，组织上派我去上海学习国防工程设计，结业后到嵊泗一工区任职。

当时，我们学习的重点是前沿阵地永备型掘开式工程，有机枪、火炮工事和班排掩体，设计图纸、计算资料和施工

规范，全部来自苏联“老大哥”。老师除苏联专家外，还有来自地方特聘不穿军装的工程师。学员的任务是根据首长下达的战术和技术要求，正确地运用标准设计图纸，因地制宜完成应用设计。授课的内容有各种类型（如超重型、重型、加强型、轻型、防破片型）防护层计算、射孔尺寸计算、识图与制图、钢筋混凝土工程设计与施工，地质和地基知识、水电通信安全等，两个月时间，塞了满满一脑子，根本来不及消化的国防工程知识，这对一个没有专业知识基础、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压力确实不小，30余名学员考试竟有三分之二不及格。来自工兵十三团几位高中毕业生和我们几个确具高中文化水平的学员才勉强取得合格成绩，成了各工区、工地的业务骨干。

工程质量要严格按苏联施工规范执行，混凝土设计强度要求很高，砂石在使用前要淘洗干净，采用人工拌和的混凝土，六人一组，来回铲拌10遍出料。一个掘开式工事，从平底坑开挖到覆土伪装，一共八道工序，除木模与钢筋由工兵专业分队制作外，基本都要由从来没有接触过工程施工的官兵来完成，从实践中学会技术，创新中成为技术能手，圆满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把舟山建成钢铁堡垒。

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央军委首长十分关心舟山的国防建设，先后来舟山的有刘少奇、郭沫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罗荣桓等同志。刘少奇同志还亲笔题了词：“建设舟山群岛，

巩固国防前线。”

1953年国防部长彭德怀第一次来舟山，在嵊泗视察国防施工时，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形成以坑道为骨干，海岛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决策。1956年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加强战备，立足于准备打仗的要求。再次来舟山视察国防前线，同来的还有陈赓、谭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在这次视察中，进一步明确了舟嵊要塞战略地位，加强嵊泗列岛、大衢岛等沿北岛屿的防守力量，由二十二军扩编成立舟嵊要塞区，决策和依靠舟山人民，长期守岛指导思想。还严肃指出当年国防施工中战术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下一步国防施工作了全面部署。

南京军区首长对舟山国防施工也非常重视，每次战术勘察，军区首长都亲临参与，许世友司令作为军区党委成员，分管舟嵊要塞区，一年至少两次来舟山检查工作。他来舟山必到嵊泗，到嵊泗后一定要上天罗岗看看嵊泗列岛全貌。一次嵊泗守备区王司令在干部会议上说：“许司令已第13次上天罗岗，我们基层干部去过几次？不难看出，军委和军区首长对舟嵊要塞，祖国东大门的安危是何等重视。作为守护要塞的全体官兵，使命又何等重大。”

四

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受全国“大跃进”形势的影响，全区国防施工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坑道掘进提前86天完成年初计划的5倍，是5年（1953至1957）掘进量的总和。在

“大跃进”年代里，全区 13 天不下山，完成坑道掘进 1 万米，奋战一线的官兵们弘扬战争年代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无限忠于党，为人民付出的精神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

一次我随舟嵊要塞区政委张秀龙少将去坑道检查工作，竟有战士在空压机的轰鸣声中睡着了，首长不仅没有批评，他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他们已经 18 天没有下山了，你看我们的战士已疲劳成这样子。”

1958 年全年涌现出 638 个“五好”集体和 10794 名“五好”个人。在 1959 年 1 月全区召开的空前规模的先进表彰会议上，在 163 个受奖单位和 171 名受奖个人中，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民主评选出 3 个团级标兵，6 个营级标兵，14 个连级标兵，14 个班排标兵和 60 名个人标兵。在这次表彰会上，我荣幸地作为机关代表，受二等功奖励，评为军级标兵，以优秀机关工作者为题，在《跃进报》上介绍了我的事迹。此前，1957 年 2 月我在南京军区工程兵部一工区（代管单位岱山守备区）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1959 年以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海岛战略防御方面，并没有出现大的调整。我区国防施工步入团以上核心指挥坑道施工和前沿旨在封锁主要航道的重炮阵地建设，鹿颈头炮阵地就是当年我区自己设计的试点工程。

林彪提出的山散洞，根据上级指示，我区以坑道式营房名义，曾搞了几个试点。最终因在自然通风条件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一年四季相对湿度的变化，不宜作为平时军营，而未被全面推广。

196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来舟山视察时，我随杨广立副政委陪同郭老参观了鸭蛋岭试点工程，介绍了工程情况，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郭老和我们与通信营战士的合影。

坑道内打水井蓄水，确是一工区的创举，根据当年上级提供的设计图纸，坑道内采用经砼被复的高水库，战时水源从坑道外注入。而坑道内部的裂缝渗水却让它自然流失，确实可惜。特别看到上甘岭影片后，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深感坑道内的水就是战士的生命。我们曾把打水井蓄水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并没得到支持。专家认为坑道打在山上，位置高，裂缝渗水能收集拢来，也必然会流失。战时没有保障。实践出真知，在首长的支持下，我们在大衢选择了一条233号的坑道，由我设计，在离坑道口20余米处，打了一口直径1.2米，深5米的水井。水井打好后第二天就蓄了满满一井水，水质清澈见底。把水抽干后，一昼夜又是满满一井水。以后我区就满怀信心，每条坑道必打水井，水源虽然有大有小，但基本都取得成功。兄弟部队来取经，海岛偏远山村，也学部队坑道蓄水，打井解决水源问题。

在国防施工中，让人感到沉痛的是有不少官兵在坑道作业事故中伤亡，主要原因是坑道塌方和爆破事故。回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感到现在和平生活环境来之不易，更应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舟山——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 王继先

我出生于 1936 年，自幼跟随父母以捕鱼为生，童年时代过着半饱半饥的生活，父亲过世后，母亲不再捕鱼上了岸。上岸后，我在地主家当了三年半童工，土改时经村干部介绍加入了民兵组织。1955 年 10 月，19 岁的我怀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分配在南京军区驻浙江舟山群岛某守备部队。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司令部参谋、施工办主任、军事院校学员、教官等职，1959 年 10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 年转业后分配在新疆吐鲁番检察院工作，调入内地后在连云港市一家公司任党总支书记。

海岛将我锻炼成坚强的战士

解放初的海岛，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危险性也大，当时连队吃的是红米、黑面，喝的是小河里的水，晚上照明点的是煤油灯，官兵每天的伙食标准是四角五分钱，战士每月只有六元钱津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部队吃粮比较紧张，连队指导员在上政治课时除了讲国内外形势，再就是讲吃饭问题，由于缺乏生活资源，当时连队饲养的几头未长大的动物也被扒皮吃了。除了生活条件

艰苦外，国内外斗争形势也比较紧张，1962年夏季，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当时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我所在的连队坚守在阵地战壕内吃住了二十三天不下山，接指挥部命令，部队官兵在军帽内都要写上自己的血型，个人行李写上家庭通信地址，一旦战斗打响有流血牺牲者，按血型抢救，行李向牺牲者家里投寄。另外，蒋介石当年在撤离舟山逃往台湾时还潜伏下了一些美蒋特务，那时晚上站岗经常发现山上有发射信号弹的。为了防御美蒋的侵略，部队采取半年军训，半年打坑道，尽管条件艰苦，但官兵干劲冲天，我所在的人民英雄连，连续十年被评为四好连队，我个人也多次立功受奖。可以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舟山是我成长进步的地方。

铜墙铁壁的军民联防

在24年的海岛工作中，我所在的连队都驻扎在农村，执行施工任务时，官兵就直接住在群众家里。当时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军队要起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作用，我们每到一地就和当地干部一起，首先把民兵组织建立起来，而后连队抽调一些政治素质好、军事技术过硬的干部战士，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并经常组织军民联防活动。每到农忙季节，连队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在台风暴雨来临时帮助群众修水库、筑海堤、护盐滩等，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积极支持农村建设。而当初广大群众为连队做的好事那就更多了，如：每当连队进行军事训练时，联防区内的群众特别是民兵就会来到军营，帮助官兵洗衣被，晚上连队训练回营时，他们将洗好的衣被交到子弟兵手中。人民群

众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令连队指战员深受感动。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时，联防区的群众不约而来，到连队驻地欢送。记得1963年我在定海北蝉当排长时，群众步行往返几十里把退伍老兵送到定海码头，真是难舍难分，当时有很多群众都流下了眼泪。这种超越兄弟亲情、高尚纯洁的军民友谊，是因为人民群众把子弟兵看成胜过自己的亲人，军队把人民群众看成胜过自己的父母。这真正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联防一家亲。

终生难忘的舟山人民

六十年前，我应征入伍，告别了养育我的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漂洋过海，登上了舟山群岛，心中烙印着“以岛为家、以苦为荣、长期死守、独立作战”的守岛信条，苦练兵、打坑道、搞联防，坚守在祖国的海防前线。六十年风雨，六十个春秋，她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我来说，这种结下了超越兄弟姐妹的情谊，却是永远值得回忆、终生难以忘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66年在沈家门执行施工任务时，连队住在群众家里，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房东大娘几次端来热气腾腾的病号饭，说“连长快趁热吃”时，每次我都心酸感动得流下眼泪，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大娘比我亲生母亲还要亲。六十年前，我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现在的我已经步入了老年，当年那种英俊帅气的青春形象已经远去，这真是：青春易逝不留情，一寸光阴一寸金。忆往事，思绪万千；看今朝，心潮澎湃；望今后，步伐更坚实。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难忘舟山国防筑城的艰苦岁月

□ 桑元辅

舟山解放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军接受了在舟山群岛开展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的施工任务，从1951年春开始分批开工，至1978年全部结束，历时近28年，工程规模之大，工期之久，施工条件之艰苦，在近代“筑城”史上实属罕见。

解放前的舟山群岛，有海无防，人民屡遭劫难，舟山解放不久，驻守舟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军（舟山警备区前身）就接受了在舟山开展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的施工任务，那时称“国防筑城”。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舟山群岛建成打不垮攻不破的东海钢铁要塞。”

舟山的党政军民，为完成这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笔者从1951年春夏之交，参加在马峙山修建全岛第一个国防工程开始，先后参加了舟山17个岛屿的国防工程建设。

近 7 万大军在 22 个岛屿国防筑城

当时，舟山政府对待“国防筑城”的态度是要人出人、要地给地、要船给船。舟嵊要塞区的所属部队，除高炮值班及通信保障分队以外，6 万多名官兵全部投入了国防工程施工。为加强技术力量，还从大陆调来一个工兵团及四个野战军的工兵营，近 7 万人的施工大军，在 22 个岛屿全面展开，整个舟山群岛变成了一个地下大工区，从 1951 年春开始分批开工，至 1978 年全部结束，历时近 28 年，工程规模之大，在近代“筑城”史上是罕见的。

解放初期，缺乏各种工程机械，打坑道和混凝土工程全部是人工作业。每条坑道就靠几根钢钎、几把 12 磅大锤，穿孔爆破，数以百万立方米的石渣，就用土箕箩筐和手推车运出坑道，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才配来三四十台空压机，保障重点工程的机械化穿孔爆破。

除了大型重点坑道能用上电灯照明外，大量的坑道掘进，全用矿工用的瓦斯灯照明，再加排不净的爆破烟尘，每天下班当战士们走出坑道时，除了眼白和牙齿发白外，满脸乌黑，活像煤炭工人出井。大量的建筑材料全靠肩扛、扁担挑、杠子抬，翻越难以通行的高山峻岭运到工地上。

舟嵊部队的官兵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施工 10 个月，两个月的休整总结评比迎新复老，那时驻地群众都叫我们“坑道兵”来代替了解放军的称呼。当时的服役期按规定三年，但那些身强力壮的施工骨干和技术能手，往往一再动员超期服役，尤其是共产党员，有的一干就是六七年甚至七八年，因多年超强度的劳动，不少官兵患了腰肌劳损的腰痛症。

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国防建设，在近 30 年的工程施工中有 300 多名官兵死伤于各种工伤事故。最惨痛的就是在嵊泗劈开山嘴的一条坑道塌方中，1 个作业班 17 名官兵，除 1 人幸免，其他全部被埋在坑道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苦战八年打成的超级坑道

在舟山某岛上有座大山，地处要冲，它扼守海口又控制滩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舟嵊部队的首长们对这一地区的工程建设十分重视，经过不断的补充、修改和完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防御体系设计方案，在施工中，我们把出击、防守、屯兵、机动、各种火炮的发射阵地及轻重武器的火力点坑道，及观察指挥所坑道完全连成一个整体，分层贯通，不到 4000 米长的这条坑道，共开了 24 个坑道口，它创造了坑道之最。这条坑道由某守备区守备二营的官兵们组成的若干坑道掘进队担任施工，从 1954 年春开工，指战员苦战了 8 年，至 1962 年底完工。

在坑道掘进中，这条坑道的劳动条件最艰苦，尤其是楼梯式的连接坑道，站立都很困难，还要奋力挥锤，坑道中马灯及瓦斯灯照明，烟雾弥漫，再加上爆破烟尘，坑道结构复杂，干线支线弯弯曲曲，通风不畅，烟尘难以排出，人进入坑道，刺鼻的硝烟，感到呼吸都困难，施工部队的战士们在这样条件下苦战八年，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为精神支柱，那是不可想象的。坑道打通后，南京工程兵部施工处尚传道处长来视察工程时，感慨地说：“这在我们南京来说，是一条超级坑道！”

顶尖的质量标准

“参战”官兵把国防筑城看成是关系国家安危的神圣任务，任何马虎或偷工减料都被认为是一个革命军人的不忠。因此，对各项工程质量标准的制定十分严格，要求十分苛刻。如混凝土的钢筋，必须用钢丝刷除锈，而后再用布像擦枪一样擦净才能使用，直到后来苏联一个建筑专家一篇论文提示，钢筋的锈迹可增加钢筋的摩擦力，增强拉力，才取消钢筋除锈的工序。

混凝土用的砂石加工要求就更严格，碎石必须选择抗压系数8以上的花岗岩加工，按大、中、小石子的三级配料，用筛孔2、4、6厘米的铁丝筛再筛选分级，然后再按重量比用磅秤一筐筐称好，再去拌和混凝土。

对黄沙的要求更加苛刻，所用黄沙必须先在各沙场采集样本，送工程兵检验中心检验合格方能使用，对黄沙的色泽、粒径、石英成分、贝壳、杂质比例都有严格要求。那时舟山各沙场的黄沙经检验，只有朱家尖、黄泽岛、嵊泗马关、北朝阳、黄龙北港的黄沙合格，批准使用，每天都有若干条帆船到这些沙场采沙运往各工地。由于采挖过度，不知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美丽沙滩很快变成了乱石滩，船只已无法抢滩靠岸，严重影响这些岛的生产和交通，这才报请批准，放宽用沙标准，允许各岛就地采沙。

为保证混凝土的强度，所用沙石料必须淘洗干净，在海岛淡水贵如油的条件下，也要把一桶桶的淡水运到山上的工地，再用特制的大木桶和淘洗筐子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为防二次污染，堆放场地还要铺上特制的大竹席。在混凝土浇筑中，水、灰、沙、石比例要求极严，都用秤称过，官兵们对遵守施工中的质量技术

规程就如执行战场命令一样严格，一旦发生质量事故，将受军纪制裁，如有次在普陀山浇筑一个重型火力点，因射孔左侧漏筋，施工队长、作业班长、捣固组长分别受了通报、记过和警告处分。

坑道作业的艰苦岁月

在坑道掘进中，劳动强度最高、最艰苦的活是人工穿爆破孔，那时就连空压机和凿岩机这种普通工程机械都没有，打坑道完全靠人工挥起 12 磅大铁锤，穿孔爆破，一口气要打 200 ~ 300 锤才能停下来，挖出眼孔中的石粉，这时锤手才可以喘口气再继续打。

为加快速度，每个坑道口分三个作业班，昼夜 24 小时轮班作业，在坚硬的花岗岩中每个作业班至少要完成穿孔 8 到 10 米。坑道中场地狭小，空气浑浊，坑道中的渗水和汗水每天都把工作服弄得湿漉漉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每天抡 8 小时的大锤，个个都是筋疲力尽，锤手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劳动强度超出了人们的体能极限，坑道作业的日日夜夜，并不比严寒酷暑中行军打仗更轻松。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几年，国家经济困难，副食品供应奇缺，施工部队粮食定量不够吃，坑道收工后，还得去开荒，种南瓜、地瓜、土豆等，用瓜菜补充口粮的不足。常常饿肚子干活，我们的“坑道战士”仍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忘我的劳动热情，靠的是革命意志和奉献精神，数十万米的坑道，就是他们用大锤一锤一锤打出来的，为了计算穿孔和爆破效率，我曾组织统计人员进行过系统的数据统计分析，计算出打一米坑道平均穿孔 14 米左右，按这个数据计算，这 28 年里，“坑道战士”穿孔的总长度能把月球穿

通两个孔，是月球直径的两倍。

许司令员敬茅台

在某小岛上有一重炮阵地，要在阵地不远的山顶上构筑一个炮兵观察所，山顶上地形陡峭，如在正面打坑道建观察工事，很难隐蔽，不管你修得怎么坚固，极易为海上敌舰炮摧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西方的军事家有这样一句名言：“在战场上只有未被发现的工事，而没有摧不垮的工事。”怎样才能把这个观察工事伪装隐蔽起来，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颇动了一番心计，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很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在一个不易发现的地方开口挖掘坑道，再用浅穿孔微量装药爆破技术，在里面打成一个观察室，尔后，人工用凿子开一个观察孔，从正面观察，地形地貌完整无损，一个巧妙的炮兵观察所就这样又好又快、又省地建成了。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非常重视舟山国防工程建设，1964年，他来舟山马关蹲点搞社教，在视察部队的施工战备时，视察了这座重炮阵地，对这个炮兵观察所的构造赞不绝口，一连说了三声“好”。晚上回到守备区马关招待所，吃晚饭时，有关方面特地为许司令员准备了茅台酒。许司令员一生没有别的爱好，除了休闲时喜欢打打猎外，就是喜欢喝一杯。吃晚饭时，守备区司令员董常云作陪，出人意料的是，许司令员端起酒杯，郑重地说：“为你们在岛上修的那个巧妙的炮兵观察所，我敬你们一杯，这真是一件杰作，我们的工程人员能处处从实战着想，这是非常可贵的，望你们今后多搞些这样的工事。”这杯茅台酒是南京军区的最高

首长，对舟嵊国防工程建设的肯定和赞扬，许司令员治军极严，一般不轻易表扬人，能受到他如此郑重的赞扬是很难得的。

建在地下的坑道式水库

20世纪50年代末，舟山外围岛屿的部队先后上岛设防，这些小岛淡水十分匮乏，原来岛上居民靠那些小井、小池、小水塘的水，可以勉强维持，部队上岛后用水量大增，尤其是旱季供水就更加困难了，有些岛上战士洗脸后再用来洗脚，洗脚后再倒入大木桶里洗衣服，为解决一些小岛上的用水，要塞区改装了一条80吨渔船，专门为这些岛上的连队送水，有些岛上就是送了水去，储存也成了难题，修些水池，灌满水，旱季里底下渗露天上蒸发，一池水，很快就消耗光了，真是杯水车薪。饮用水，成了困扰小岛连队的大问题。

1960年，为解决饮水问题，嵊泗守备区的工程人员，根据打坑道水井的经验，决定在某岛西坡山谷的底部，打一座容量为40立方米的坑道式水库，为防污染，在坑道口浇筑了防毒密闭门，并修建了带过滤池的水渠，准备下雨时把山坡里流下的水引入水库。完成图纸设计后，驻军某连组织施工队上岛施工，水库打成后效果非常理想。

这一坑道水库建成后，立即总结经验在嵊泗一些小岛全面推广，1964年我们把坑道式水库的修建作了经验总结，并提出：“山高、林密、草深、土厚，两山峡谷的合水线定有丰富的水源，是坑道式水库选址的最佳地段。”这一创举受到了南京军区的重视，有关论文在工兵和建筑杂志作了介绍。

将军挂帅建码头

解放初期，舟山群岛没有几座码头，给战备施工物资运输带来极大困难。这可急坏了要塞区司令员黄朝天少将，1962年初，他到嵊泗勘察后，决定在插旗岗西海口建第一座码头，并请求上海港建四局给予帮助指导。

在四局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设计了400吨级泊位的“沉箱式”结构的码头，黄朝天司令员带了工兵处长王忠玉和施工参谋王春及工程安装连和潜水队，在小关岙用油毛毡搭起了工棚，建立了他的工地指挥所。黄司令员和施工部队的官兵们同吃同住在工棚里，在施工动员大会上他豪壮地说：“我们能推倒三座大山，难道建不成一座码头？”他还表态说：“建不成码头决不收兵！”可见这位将军对建码头的决心是多么坚强。

当时建码头的施工方法也是相当原始的，用海底作业的方式，把码头基础的水下礁石炸碎，潜水员再潜入水下把碎石扒平，然后把浇筑的重7吨的砼沉箱块，用从上海租借的船吊一块块吊入水中叠起，超出海面之后，再装模板，用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直到最后一袋水泥浇灌完，黄朝天少将才离开工地，这是解放后官兵们在舟山修的第一座码头。尔后又在其他小岛上修建了多座码头。

第一次打隧道

在插旗岗建码头并没有施工会议上，黄朝天少将要求嵊泗守备区在10月底前修通由小官岙至码头的5公里道路。这段路要



坑道作业现场

绕过泗礁第一高峰的插旗岗，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悬崖绝壁下的汹涌大海，如修环山路，因地势太陡，挖石方太大，道路的行车安全无法保障。

1962年上半年，我们经过反复测量，认为还是在插旗岗西山岗下打一条120米长的隧道更加安全可靠，省时省力。守备区副司令冬常云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并亲自参与了选线定位，守备区国防工程办公室进行周密的组织计划，我和施工参谋郭志堂及来福培担任组织指导，并调守备一营的两个连，组成两个施工队，从两个口对打，每队完成60米，计划日进1.2米。为加快速度，采取四班、六小时轮班作业，周日也不停工，分散过星期天，政治课天天读，在每天剩余两小时进行。那时这样做叫“冲击政治”，这可是“路线”性的错误，后来自然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因这是第一次打隧道，没经验，坑道跨度大，4.2米的高度，用人工穿孔无法打锤，我们就研究，分上下两层，阶梯式作业，

上层一个作业班打进3~4米后，下层一个班再开始掘进。两个作业队对口打，互相竞争，都怕落了后，两个连长隔三岔五地跑到对方坑道口搞点“情报”，了解对方进度。

插旗岗的石质多系片状水成岩，坚硬系数不高，但带来的麻烦就是极易塌方，十几米的易塌方地段，带来严重险情，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的工伤事故。因此，每遇塌方险情，都有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骨干加以排除后方可允许施工，严禁带险情作业。保证了安全施工。坑道作业的进度令人满意，平均日进1.6米，提前40天完成了隧道掘进。

在混凝土浇筑时，因普通坑道的标准模型不能使用，制作大尺寸的隧道模型，需大批的方木和板材，一时难以筹措，这时器材股长周元勤提出了一个绝妙提议：隧道起拱线以下的两侧墙，用40×40×60厘米的条石砌筑，拱顶用混凝土浇筑。我立即和设计施工人员作了研究，一致认为用条砌墙减少了工序，加快了施工速度，强度高，滴水性好，能降低成本，是可行的。器材股立即去石柱几个采石场，以3元多一块的价格订制了2000多块条石，分批运往工地使用，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模型制作、安装及混凝土浇制的作业时间，整个工程提前两个月竣工。

坑道用条石砌筑，是个创举，这条隧道论规模档次和豪华，算不了第一，但它是最早用铁锤人工打出的舟山第一条隧道，实属不易。

为了建设坚固的国防，为了万里海疆的世代安宁，数十万参加舟山国防筑城的官兵，以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无怨无悔，奋战近30年，建成了舟山群岛地下长城，他们的艰辛业绩，将和舟山群岛永存！

青春献给了舟山的建设

□徐才明

我出生在1949年3月，老家是在诸暨的半山区农村，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母亲长年给人打工赚些微薄的收入。解放后，遇上土地改革，我家6口人分到了7亩8分田，生活来源终于有了，母亲也不用给人打工了。

在老家的时候，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习，在当地举办的扫盲班里学了四年的小学知识。

17岁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家乡当了三年的生产队长。1968年的时候，我20岁了，就报名参军，跟着部队来到了舟山。那时我是第一个要求去当连队伙房兵的，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当兵应该当前线兵，而我去当了伙房兵，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觉得后勤兵也很重要，要保证好前线兵的饮食啊。再加上我从小就帮着家里干活，烧饭烧菜都会。

来舟山的时候，是坐着运输船来的，很多人都晕船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海，当时觉得很惊奇：海怎么不是蓝的，是土黄色的？后来去了桃花岛等地，才看到了蓝色的大海。

刚来的时候，我不习惯舟山的饮食，因为海岛人都喜欢吃海鲜，但我从小就对海鲜兴趣不大。当时的大黄鱼只有1角6分一斤，

带鱼 1 角 4 分，非常便宜。

连队的伙房兵并不好当，因为整个连的同志都要接触。遇上战友生病了，我就要跑到他们那里询问想吃什么。毕竟战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的生病的时候想吃面条，有的想吃蛋羹等，只要能够办到的，我都尽量去满足他们，对同志要像家人一样。

刚来舟山没多久，全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活动，我所在的部队就来到桃花岛建造战备码头。

在建的码头位置是一座山，需要将这山劈掉一半才能建造码头。当时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工具，于是我们 5 人一组，每组 4 人砸榔头 1 人放钢钎，24 小时不停地在山体里敲出小坑，方便埋炸药。每隔 6 小时我们就换班，我们一边炸山，一边将炸出来的石头用轧石机弄碎，直接倒在需要建造的路面和码头位置上，可以说是边开工边炸山。

那座山离村庄比较远，我们建码头也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支持，他们都腾出客堂间给我们打通铺睡觉，一般一个班都睡在一起，有的七八个人，有的十多人。而我所在的炊事班共 8 个人，为了保证战友们的饮食，就 4 人为一组轮流烧饭。当时的伙食费每人 4 角 3 分，建造码头的时候调到了每人 5 角 5 分，这已是算很好的伙食了。

由于一个连共有 146 个人，所以每次购买伙食需要很大的量才能保证整个连队的士兵都吃到。如果今天是烧鱼，我们就需要买 80 斤的鱼来烧，所以我们常常采购过来后就开始忙碌，不过吃饭就是一个菜，烧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遇上逢年过节按要求就要配备五六个菜，往往是红烧肉一份、黄鱼一份、带鱼一份、煎蛋一份再加点蔬菜。

就是这样边炸山边修路建码头，我们花了四五个月将那座山打下了一半，并用了10个月建好了战备码头。

造完桃花岛码头后，我们后来又去了展茅打坑道建坑道，然后部队就驻扎到了那里。

当时虽然舟山是捕鱼为主，但没有水产冷库，每次捕来的鱼都需要运到上海那里出售。于是1974年的时候，部队支持舟山建造冷库。

那时选的地点是一座山，就是现在中兴冷库的位置，那时我们也是将山打掉后建造起了冷库，前后花了两年的时候。从此，舟山捕上来的鱼就可以直接放在冷库里冰冻起来了。一开始，这个冷库叫大干冷库，后来改名了。

我在部队五年时间，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退伍了，就在舟山水产公司定海办事处当保卫科长，一直到退休为止。

当时整个定海城关只有25000人口，随着这几年的快速发展，现在一个小区就可能有这么多人了。

这几年经济、生活发展都非常快，像以前我们坐的是木板船变成了机动船，现在变成了大船，尤其是一些机械化变化真大。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生活越来越好，电饭煲、电压锅等，都用电了。各种机器也越来越多了，家里有了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生活在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一步一步向好的地方发展。

70年的风风雨雨，国家的大事小事，都经历过，对于和祖国同龄的我们来说，除了自豪和骄傲，就是知足和感恩，接下来就希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毕竟我戴过的这顶军帽是用青春换的。

现在我们社区活动多，对我们老年人也非常照顾，我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练练字，学习学习。去年舟山开始创城，我也一直

战士第二故乡

在参与活动。现在我们老年人也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像手机APP 也要会弄。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每个月退休金有将近 5000 元，跟老伴加起来每个月就有八九千元。想想以前的生活，真的是天差地别啊。现在我们兄弟姐妹的下一代也非常有出息，工作也不错，我们虽然退休了但也一样能感觉到生活很幸福。

忆参军

□ 郭法章

那年冬天，我还在生产大队担任民办教师。一日，大队革委会主任来到学校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军，说是海军东海舰队征的兵。那时“东海”一词于我是个模糊的概念，只是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看到过许多抓特务的描述，感到当一名海军战士光荣而神圣，于是便积极报了名。

我们大队报名的适龄青年有五个：国禄、国清、兆君、二卿和我。但到正式体检时只剩下两个：国禄是大队支书的儿子，体检前听说中越边境燃起了战火，且大有愈燃愈烈之势，走到半路吓跑了，死活不肯前去体检；二卿则由于其父是地主出身，历史不清白，政治不合格，不能参军入伍。国清虽然参加了体检，但由于是色盲，红绿不分，半道被刷了下来，最后我和兆君各项指标合格，应征入伍。

为保密故，那时的运兵车均为“闷罐车”，俗称“闷罐子”。所谓“闷罐子”，即平日运送骡马牛羊及战备物资的火车，每节车厢仅在最上方留一小窗口供透气和采光用，车厢的侧面有两扇左右推拉的大铁门。车厢里既无座位，更无床铺，我们只能席地而坐。车厢昏暗，车速又慢，无所事事，我们便围住带兵的指导员，

让他讲讲海岛上的事。指导员姓海，人称“老海”，回族，老家是驻马店的，知是河南老乡，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当我们好奇地问他“海岛究竟有多大”时，老海慢悠悠地回答，海岛说大，大到有一个半县的面积（舟山本岛）；说小，人坐在上面，屁股稍微一歪，便会掉到海里去。听得我们目瞪口呆，继而便发起愁来：倘若把我们分到屁股大的小岛上该如何是好？后来到了部队，才知道指导员说的小岛是岛礁，那上面是无人居住的。

几经辗转颠簸，我们被分到了舟山群岛，兆君和我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班长是福建人，老兵们都叫他“地瓜”，当然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是万万不敢胡喊乱叫的。由于听不懂班长的闽南话，我们常常会把“向右转”听成“向后转”，弄得晕头转向，气得班长暴跳如雷。而更让班长他“老人家”“纠结”的事还在后面。我们的训练场在半山腰一块不大的空地上，由老百姓的农田改造而成。离训练场不远处有一座水库，渔家姑娘们常常到水库边浣洗衣物，洗完后再搭到山坡树丛中晾晒。当时全国正在放映电影《黑三角》，电影主题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唱响大江南北。渔家姑娘们每每洗完衣物，便会聚集一处，面向训练场，唱起那首优美动听的电影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边疆的歌儿暖人心。清清泉水流不尽，声声赞歌唱亲人。唱亲人解放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美妙的歌声实在无法抵挡，我们的心思便再也难以集中起来，不是把齐步走踢成了正步走，就是班长在下达“立定”口令后仍然鬼使神差般地停不住脚步。更有甚者，齐步走时竟能同手同脚，形同机器人，洋相百出，气得连长带着班长们去找大队支书，要他严加管教村里的姑娘，不要扰乱了军心。后来渔家姑娘们到水库洗衣依旧，只是我们再也听不到那美妙动人的

歌声了。

在新兵连，最让我们紧张万分的训练课目便是“紧急集合”。正在梦乡之中，会冷不丁地传来一阵急促刺耳的口哨声，既不事先通知，亦无规律可循，让人防不胜防。哨音就是敌情，要在两分钟内摸黑完成着衣、穿鞋、打背包、到指定位置集结等一系列动作，然后再摸黑奔跑数公里……一日深夜，又是一阵急促的哨音响起，大家慌忙穿衣起床，但在黑暗中我却怎么也摸不到背包带儿，急得我在地铺上颤抖着双手胡乱挠。眼看集结时间已到，急切中我只得背起被子破门而出。谁知越急越出乱子，别人的背包都是蓝面朝外，并捆扎得四方八正，而我的被子却白里朝外，胡乱搭在肩膀上，且跟着队伍跌跌撞撞地奔跑了数公里。白色的被子在漆黑的夜色中犹如一面令人垂头丧气的白旗，分外扎眼……

舟山群岛地处海防前线，敌情复杂，连长常常教育我们要提高警惕，尤其在夜间站岗放哨时切不可麻痹大意。但由于我们还未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晚上站岗是不发放枪支弹药的，我们只能“土法上马”，每人抱一扫把，权当枪使。然而每当我们看到山坳处的荧荧火光，总感到那是敌特们的接头暗号，顿感底气不足，心里便不住地发怵，好在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平安无事。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行将结束，连长郑重宣布：从此以后，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于是，我们便打起背包，穿着佩戴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豪迈地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1962年，我到东福山当兵

□ 吴甫仁

1962年，为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我们一营三个连排以下官员奉命调去东极，在那里我戎装七年，如今，每每听到《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当年海边放哨、礁石上巡逻，听风箫浪歌的一幕幕又重现眼前……

1962年6月16日凌晨3时，每人领了几块白宰鹅肉和5只肉包子的“路餐”，驱车定海的码头。4时，在蒙蒙晨雾中船开了。来运送的要塞区后勤船务大队的三只小型运输船，一连一只，各装60余名官兵，舱内油漆和柴油味呛人，不少人下舱就躺下了。

渐渐月落星疏，风平浪静，船向的天边露了鱼肚白，才知船在朝东开，朱家尖隐约可见。过了莲花洋，晨曦熹微。我生在海岛，可不曾见日出大海。于是高喊：“快来看海上的红太阳！”大家上了甲板，已蓝天碧海，霞光万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船越开，岛屿越少，只见光秃秃的礁石。海水渐渐成了青蓝和浑浊两半，如油、水相隔，越前面越蓝。眺望远处，海天合一，分不清是天是海。“前线”究竟在哪里？大家疑窦骤起。

我去驾驶室问船长：“船往哪开？”“你们不知道？”“只晓得上‘前线’。”我说。“向东极开。”他漫不经心。见我疑惑，

说：“东极是舟山前线。”

一小时后，海上起了白茫茫雾露，太阳失去了强烈。船长说，“风来雾先行，离中街山越近，风浪越大”，让我们赶紧吃饭，“晕船会吃不下饭”。

多数人从未尝过“晕船”滋味，以为嗑胃、泛酸是由于早上吃了鹅肉和肉包子缘故，一听“晕船”，仿佛触了神经，顿觉头昏目眩。我曾听说，空肚呕吐伤肠胃，上船前或趁未晕船得尽量吃饱饭。于是去甲板上跟未晕的大人口吃了起来。

霍然，一个浪头把军装打得半湿，船颠簸得左右摇晃。瞬间，狂风又发疯般掀着海浪直扑船边，猛向甲板横扫过来，人被“哗”地扇在了船艄。

我们成了“落汤鸡”，船长厉声说：“这里是横浪区，无风浪三尺，有风一丈八。”把我们全赶下了舱。

我开始觉得胃在蠕动，头在转，正要下舱，不觉大惊：多数人横七竖八地倒着，有的还压了别人，面黄如蜡。

舱内空气本来浑浊，加上这酸臭味，简直令人窒息！我紧闭着嘴，可触景即发，怎么也关不上嘴门，全身力气瞬间被一带而光，头成了空中盘旋的“倒挂车”。

下午2时，终于到了东极海域，船长说，黄兴、庙子湖、青浜和东福山有人住，除黄兴外都有部队，最外面是东霍山，部队上岛改名东福山，是“前线的前哨”。

进了庙子湖海域，前面的船直达青浜，其余一只和我们船上大部分人被小舢舨接到混凝土浇灌在礁石上的埠头后上了庙子湖岛，只剩了我们十几个。

一小时后船才开。大家又问：“怎么不见东福山？”“出湾

口就能见了，还得开四五十分钟。”大家已领教了“晕船”，不禁都“啊”了起来。又过片刻，船长指着前方万顷波涛中高如擎天柱的巅峰说：“那就是东福山。”人们摇晃着仰望。“这里是最大横浪区，都快下舱！”船长命令着。

一些晕得天旋地转的兵，半死般躺倒了，迷惘地听着狂风恶浪直像要吞噬船的“哗啦哗啦”呼吼。

猛然“砰啪”一声巨响，一个浪峰，船被打得“吱咯吱咯”剧烈晃荡，巨浪像要拍掉甲板灌入舱内。

到下午4时，才到东福山大吞埠头。我纵目四望，除几处如乌龟露头的礁石，全是一望无际的海，面前的东福山不是拔地而起，恰如一座巨大的山体模型陡然矗立在东海边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前线？

上了东福山大吞口，指导员许荣池领着官兵早在迎候，老兵热情地背走了我们的枪支、被包。我们随指导员沿着山崖间被水冲出的羊肠山径，躬身曲腰走上150米的高处。只见雾霭弥漫，根本没有营房影子。

爬了500多米“路”以后，已5时半了。指导员说：这里是“人造小平原”，这营房也是战士们自己造的，海拔192米。我环顾四周，犹如进入“云雾山中”。他又指着东面被雾遮云盖的山顶说，那里高330米，叫“330高地”，是东福山的屋脊。

次日，我被安排在步兵三排七班当轻机枪手。在谈到东福山环境时，我说，海上的风浪真大。有个“老东福山”说，这算什么，山上是“云雾半年风半年”呐。在以后的日子里，确实印证了这句话。

说东福山是岛，其实是“悬”在大海中的山头，陆地不过是

山的斜坡，面积仅1.2平方公里，完全被海洋性气候包围。有一天我们去山下背蔬菜，见阳光灿烂，可营区却露霾弥漫，毛毛细雨沾湿了衣衫、头发，一身素装。“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连住舍也雾气沉沉，衣服、被褥都起了斑斑污点，从清明到夏至一直几个月穿着湿渍渍的衣服，盖潮兮兮的被子，只得睡觉时把湿衣裤盖在被上让体温烘干。山上的风含有海水的咸涩味，香烟放在抽屉橱柜，不几天成了“黑心”烟，那些年香烟计划供应，“烟鬼”们只得剥“壳”烘干，用纸裹着或自制土烟筒再吸。

满山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军训、施工，放哨、巡逻，搬运货物，上山下山，难免碰腿闪腰。气候恶劣，又无医疗条件及时治疗，不少老兵患了风湿病，挺不起腰，站不直腿。

说“风半年”，其实不止。夏秋季台风不断，重阳后，冷风暴又接二连三。此地，没有任何遮拦，东西南北风都会光临，白天出操，晚上执勤，营区人造“小平原”上的沙子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酣睡中的深夜，“嘘鸣”叫的西北风会穿进窗缝，直钻被窝。

到了盛夏，太阳光被山崖反射，满山石头会冒出幽光兮兮的热浪，人好像被困在蒸笼里，闷热得透不过气。

山高坡陡全是山崖，纵然下暴雨也不积水，全倾泻大海。遇上旱天，得钻到大石缝用涮口杯舀水，一人一天半脸盆，刷牙、洗脸、擦身、洗衣服，水贵如油。

岛上不长作物，没有菜市场，我们吃的都得去大陆、大岛采购，风暴季节，船停了航，就得泡盐汤，冲酱油汤下饭，大家休息时常去挖野葱，“调剂”伙食。

战士第二故乡

岛上没有影剧院，没有广播，后来也只连部有台半导体，文化生活也如同“荒岛”，极为枯燥、乏味。庙子湖团部放映站虽每周来放一场电影，但若遇上大风来不了船，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也看不上。大家会如饥似渴地登上“望船山”，望眼欲穿地遥望。

报上消息成了旧闻，家信乃至电报上的悲欢之事，早成了过去，令人啼笑皆非！

烂眼新兵一粒星

□叶久俊

谁都是从新兵当起的，即便是将军，也有他的新兵生活。

新兵傻气，可笑，这个傻气可笑，转变为正气、可敬的整个过程，就是部队别具一格的训导过程。新兵的傻气，到老了回过去想想，其实并不可笑，还有些可爱。

我标题里的这句话，估计只有宁波、舟山人看得懂：烂眼新兵一粒星。这是当年我当兵时，军营附近的渔家孩子像唱歌一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它专门是对着挂列兵军衔的新兵唱的：

烂眼新兵一粒星，

大炮当得西洋镜。

拗声刮拉拎勿清，

甩弹甩到脚后跟。

当年因为舟山群岛上驻防的部队很多，驻地的老百姓对部队非常熟悉，他们能从军衔上分辨出新兵老兵、连长排长。这“烂眼新兵一粒星”的歌谣，我就是第一次在下连队后，傍晚列队去营部看电影的路上，听到旁边拿着凳子跟我们去看电影的一群小

孩子大声喊的。我问老兵，他们怎么说我们新兵是“烂眼”呀？老兵说：这是舟山土话，并不是说新兵的眼烂，而是“没本事”的意思。你只挂一粒星，他就知道你是新兵，就会取笑你，但并没有恶意，油嘴滑舌而已。

新兵有“四怕”

我这1965年的兵，就只是个列兵，挂了五个月，军衔取消了，换带上了“两块五角”，有的叫“三块红”。就这带列兵军衔的五个多月，我就是个“烂眼新兵”——傻乎乎没本事的兵。

我总结一下，新兵有几怕：一怕操队列，二怕紧急集合，三怕开会发言，四怕吃饭来不及。

一怕操队列。队列训练苦呀！比干活苦多啦。除了新兵连里得每天训练队列外，到了连队，因为新兵多了，也老练队列，正场时间练，出早操更得练。我记得最怕的是走正步的摆慢步。班长一说：“正步摆慢步一”……咱就得抬起右脚，关节都伸直，当年标准连脚面也得绷直，这一句口令后，班长他就不下后一句了，咱就得踢着个腿，像被武林高手点穴一样的不能动了。这可真是个苦差事。老半天他才喊个“二”，咱就踏下去，同时换个腿。这又停住了。班长指指这位不对，又说说那位不对。咱踢着腿得空中停着。唉！受罪但没法子。可不这样训练，新兵还硬是走不好正步。

二怕紧急集合。这可真是害怕到家啦。因此班长老兵天天在业余时间里训练我们新兵。先是训练打背包。把被子弄散了，老兵按着秒表叫一声开始，我们就慌忙叠被子，捆被包。开始时得

七八分钟整一个，还像只大馄饨，可这哪行？于是就十遍八遍地练。那军被子也怪，你再怎么折腾也不会破。一直要练到一分钟左右打好才行。

背包会打了，就练睡姿下的紧急集合，这就包括穿衣、裤、鞋，打背包，背装备这一系列的动作。班长要求三分钟完毕。还得熄灯进行，真是手忙脚乱，弄得寒冬腊月还满头大汗。为此，当新兵的头三个月里，睡觉也不踏实，老是摸枕头边的俩背包带子。人像惊弓之鸟，你越怕，它还就越来。紧急集合一次，就有笑话一大串，什么左右脚的鞋穿反啦，棉裤只穿进去一只裤腿，像小沈阳的苏格兰裙那样啦；背包像一捆烂面团，跑三步就散伙啦，带枪没带子弹袋啦，帽子没戴啦……洋相百出。那些背包打得稀里糊涂的兵，连长一声“出列，向后转”，请大家看背包，来个队前亮相，各种怪形状的背包，能把人笑得半死。

三怕开会发言。班务会特别多。每次班务会，每个人都得发言，你还非说不可。有些新兵，真的从来不曾开会发言过。班长是不依不饶的，非说不可。新兵就硬着头皮说，磨磨唧唧说得颠三倒四，没人笑的，都正襟危坐，也不能跷二郎腿，两手放在膝盖上。但几次硬逼着发言后，渐渐地话就顺畅多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因此当过兵的人一般都能咋咋呼呼说两句，那都是在部队被迫练出来的。

四是怕吃饭来不及。当过兵的人，大都吃饭的动作很快。部队吃饭，好像从来不讲细嚼慢咽的，都是大小伙子，消耗大，饭量也可以。但不知怎么的，就是快。现在想想也想不透，怎么回事？抢吃肉包子练出来的？也不是，肉包子管够嘛。其实这大体是部队生活快节奏的缘故，什么事都不能慢吞吞，因此连吃饭也像是

打仗。

一粒星的烂眼新兵，一般要半年，才算是有点样子。就我这一粒星的新兵，有一次跟班长到联防队的渔村去搞军民联防工作，小孩子又叫上“烂眼新兵一粒星”啦。我心想，别让老百姓瞧不起咱新兵，我就使出我的“杀手锏”，教他们民兵唱新歌。我空着手，哗哗地在黑板上把歌谱歌词默写上，就把他们小青年看呆了。我这一教歌，他们就不敢再小瞧我这新兵了。此后再去，顽童们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叫我“烂眼新兵一粒星”了。只是，过不多久星就拆下了，红红领章红红帽徽，从此“烂眼新兵一粒星”的歌谣也随之没了。

新兵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上炮兵侦察兵

1965年1月初，新兵连集训结束，各连队来带兵了。我们有18位新兵分到了区直守备一营120炮连。我们集中后由120炮连的事务长带着我们列队步行大半个小时走到连队。连部里里外外被老兵拥得水泄不通，大家像看新女婿似的，一个一个打量着我们这帮人，我们则只有红着脸被迫当一回被参观者。老兵逐渐散去后，只剩下一帮班排长。开始挑人了，我因为个子比较高，有1.77米，炮班长们都看中我，其中有个五班长，干脆直接跟我说：“小子，到我们五班来，我们班是基准炮班，标杆班很锻炼人的”。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但我留意他们的议论，说一炮手需要长个子，120炮从炮口装弹，个儿高方便装弹。连长、指导员却一声不吭地对着档案认人。连长看看档案问我，你是高中生？我说是，也

算是中专生。他高兴地连说好好好，你文化水平最高了。转头他对班长们说：这个高个子是个高中生，你们炮班就都别想了——他得去指挥排侦察班。

接着，连长宣读授衔命令，每个新兵一律授列兵军衔，接着颁发领章、帽徽。列兵领章是一颗星。老兵们帮我们订上星，边订边教我们如何订领章帽徽。当时应该还有兵种符号，我们炮兵是两枚交叉的炮弹图案，粗看像个叉叉。可那天没发这兵种符号。后来侦察班一位老兵送了我一副。

我因为是个高中生，真被分到了指挥排侦察班，当上了一名炮兵侦察兵。后来我才知道，侦察班是一个连队里的核心班。班里的战士都是全连文化水平最高的。我去时，班里有六个人，班长叫冯文浓，副班长叫吴骏民，班里的绍兴人不少，与我乡音一碰就熟。我很快就融入了侦察班的大家庭里。

班长冯文浓是个 1960 年的老兵，上士军衔。到班后，分给我一支 56 式冲锋枪。我们新兵到后全连第一件训练事就是搞轻武器实弹射击前的预习，正式打枪前要经过一星期射击训练。我们每天背着枪到预设的一块训练场地里练习瞄准，由冯班长当教练，什么多少距离瞄胸，多少距离瞄头，什么弹道、虚光、屏气、连发、单发、旗语报靶等等，学了个不亦乐乎。冯班长好胜心特强，再三强调，咱侦察班一定要全连打得最好，否则我们枉为侦察兵，只能“毛笋壳包脸皮”了。他看我训练了几天，不太满意，说我瞄准稳定性太差，他老批评我。可我也好胜心特强，心想，现在空着瞄瞄不算，实弹时咱“出水再看两腿泥”。结果，还真算老天可怜见我——实弹射击，我八发子弹，三个单发 9、8、8 环，两个点射 9.6 和 8.6 环，脱靶一发（我记着账呢），合计 54 环，

成绩是班里七个人的第二位。这一下，老班长没话了。

1964年，全军曾经搞过一次军事技能大比武，我们侦察班曾经获得过守备区侦察兵比武第一名，班里练技能的空气很浓。1965年，上级安排我们连是“全训”，即全年搞军事训练，这对于我们新兵，是最难得的系统训练军事技能的机会。

当这炮兵的侦察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全连9门炮，往哪儿打，什么时候打，打试射炮，还是全连打，打几发炮弹，射击速度是10秒等速射还是急速射等等，都得我们算好，通过连长下达射击口令。你要是弄错了，有可能炮弹炸到老百姓头上去，那可就出大事了。因此，我们的侦察兵的技能必须很过硬才行。听老同志说，有一次实弹射击，一发炮弹差了100个密位，打到老百姓的盐田里去了，“轰”的一家伙，把正在晒盐的盐民吓得哇哇大叫，乱成一锅粥，幸亏没伤人。事后连里就先查侦察班，错了没有？结果不是侦察兵的责任，是炮班一位瞄准手把方向装错了100密位。呵呵，你看这事多玄呀。听着这样的故事，我可真的不敢稀里马哈——因此我学得很认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炮兵侦察兵，其实主要是个“观察兵”。眼睛要好，要眼疾手快。侦察兵分工是很明确的：主观所两个专司观察——一个用炮队镜观察，一个用方向盘观察。炮队镜倍率大，有两支长长的潜望镜，可隐蔽观察，方向盘很灵巧，但需露头观察。另外侧观所还得有一位侦察兵，带一架方向盘，配一个电话兵。主观所有一个图板（指挥仪）手，一个专司各项数据汇总后计算整理的计算兵。我们当时是班长当图板手，张是专管炮队镜的；我开始时是方向盘手，后来我跟副班长学当计算兵。自然，我们这种分工是相对而言的，班里的每个岗位，要求人人

都要会，一人多能，都能顶岗，因此在我们学的时候是各岗全部都要学。我现在想，我们那时的确是很原始的办法——打炮前要削一大把铅笔备用。五十年前没有计算机，我们只有一根计算尺，一本对数表，一本射表，一把铅笔，一叠白纸而已。

我们是守备部队，炮兵侦察兵一定要熟悉周围几十公里的环境，能背出各个山顶和明显目标的军图坐标号；各种复杂地形都要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常常背着器材，出没在各个山头和海边，班长随时出题考我们。我现在还能背出几个当时最重要的交会用坐标。

比如说，我们经常要练目测距离，用手和钢笔呀、尺子呀的固定物件做工具目测距离。我看到有的电影里，演员演的解放军首长伸出一只手，手弯曲着却在目测距离，这细节很不真实。用手目测距离是我们炮兵侦察兵的基本功。目测时，右手要伸得很直，因为右眼与手指间的距离是一个计算常数，固定的，你的手不伸直，这常数就不对。“上间隔，下一千，距离密位分两边，若想求得哪一边，对边相乘除邻边”，这句顺口溜是我们目测距离的口诀。你目测时手一弯，其中一个常数就不准了。在外出活动中，班长发现我眼睛有点散光，就把我从操作手改当计算手了。这一换，倒使我发挥了特长。因为我的笔算速度比班里任何人都快些。实弹打炮时，计算速度很重要的，连里九门大炮都等你的数据。我的计算速度让连长很高兴，有一次开会，他表扬说我是他见过的计算速度最快的计算兵。

当侦察兵要有快速爬山的素质，因为我们侦察兵在作战时是要快速在敌方正面设立观察所的。到一个地方，得立马通过测定，确定所在位置的坐标，包括展开的侧翼观察所，这样才能指挥大

炮开打，因此爬山越快越好。我们因此而把当地的几座山，都爬了个遍。开始时，我很怕走下行的山路，有时下坡路很陡，背着一大堆器材和枪快速下坡，的确让人心惊肉跳。但练多了，慢慢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个课目是夜间找物，我至今印象深刻。一天晚上9时，班长突然下令，叫我迅速去某某山的某个部位（地图上指给我看），去取回那儿放着的一个什么纸条。我就得背上枪，带上地图，黑灯瞎火地上路，一路急急小跑，边跑边想地图上定的点，往哪儿上山最近？摸着黑，孤身一人上山穿来穿去，心里又怕鬼，又更怕完不成任务，硬着头皮总算找到那张纸条。回到班里，出了一身大汗。后来其他同志偷偷告诉我，其实我们有一位同志就在那儿猫着，暗中保护你。

说说我们的实弹射击。实弹射击命令一下，我们侦察班就跟连长和指挥排长，以及电话班的兵们，快速按打炮方向找近路正面爬山上去。定下指挥所地点后，侦察班长马上要派出“侧观”侦察兵，因为必须首先拉一条计算用的三角形的基线。指挥所即主观察所，它与展开的“侧观”就出来一条线，这条线与炮阵地形成一个三角形，与目标也构成一个三角形。侧观展开后，侦察兵马上通过炮队镜和方向盘，测出距离、高程、方位角等，由我这计算兵算出两点各自的坐标，准备好各种射击诸元；在此基础上，定出基准射向，将所定基准射向向炮阵地下指令。炮阵地就按基准射向，调整好炮口的基本方向。这就准备就绪。

实弹射击开始时，器材手等着从镜中测得炸点；图板手把图板准备好，拿着直尺和铅笔（或指挥仪，它是代替图板的）；我是计算兵，则拿一个大讲义夹，上面一本射表，一本函数对数表，

以及一捆预先削好的铅笔和一大沓白纸，等待报来数据就算；电话兵早已把通到侧观和通到炮阵地的电话线路布好了。

实弹射击课目指挥首长下达敌情，并命令消灭它。我们就进入角色了。

主观观察所下的指挥命令，规定要连长下的。但他是根据我们侦察兵告诉他的数据指挥的，实际上更像是我们在指挥连长。当然，连长有权修改我们的数据，因为他在那儿用望远镜凭经验观察。第一次下去的口令样本是这样的：“全连射击！登陆步兵，榴弹瞬发引信，集火射向，五号装药，标尺6—37，基准射向向左1—35，试射，基准炮一发装填，准备好报告！”命令从电话中传过去，不要一二分钟，回电就来了：“报告，基准炮一发装填完毕。”连长就下令：“放！”这是试射炮。我们根据试射炮的弹着点修正诸元再试射。试射按“夹叉法”试射达到要求后（一般需两到三发），就转入正式射击。当“全连射击，10秒等速射10发”的命令下去后，我们就看热闹了。你想，全连9门炮，每炮10发炮弹，10秒钟发一颗，90发炮弹100秒时间里炸起来，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呵！有时打“移动拦阻射击”，那是真好看：9发炮弹，齐刷刷一排溜炸开，像一道火墙。再一会儿，移个位置又是一道火墙，真是壮观。

在侦察班，我们还学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小业务。一是做图板。这事有点象书画装裱店的装裱书画。洗干净图板，把铅画纸打湿，放在图板上，用卷成一支的湿毛巾，把铅画纸压在图板上，中间不得有任何气泡。压平后，再用宽纸条在铅画纸四周用胶水贴上（也打湿的），然后就阴着晾干，干了就可用了。每次图板画几次后就得换新纸，每次换新纸就得这样换。二是削铅笔。老兵削

铅笔挺讲究的，一律不准用卷笔刀，必须手工削。削皮部分与露出的笔芯总长要三公分，长度为二比一，要削得光洁平滑，不得有些许棱角。我学了好多天才达到要求。三是练加减法。我们常常在空闲时间里练快速加减法。班长出题挺简单的，他出两组五位数加一个小数点的数字，他按着秒表说一句“连减三分钟”，我们就把这两组数字相减，减出来的答数位置对好写在下面，紧接着就用刚才的第二组数字减这个答数，出来第二个答数，再把第一个答数减第二个答数，算出又一个答数。不够减了，就在被减数万位处加1，这样就以此类推一直趟减下去，看谁三分钟减得又快又准。

当侦察兵挺对我的胃口。学得熟练后，我就动起了脑筋。老兵们中不少同志，虽然在翻对数表，在计算 \sin 、 \cos 值，可他们大都并不真的理解对数和三角函数，只知道要这样算，要这样查表，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算、这样查。那时的侦察兵军事技术训练，其实有点像老的手工作坊，是手手相传的，老兵带新兵像师傅带徒弟这般的。而我则在高中和会计学校里比较系统地学过这些数学科目。因此，有时，班长被问得说不清时，我这新兵倒能给解围。我把对数和三角函数的基本原理讲给大家听，倒是解决了一些大家的疑难问题。我在学校时数学成绩就是很不错的，因此当兵时，我倒真的感觉学过的数学知识是很有实用意义的。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了个“二级技术能手”，这是对我侦察业务的肯定。

除夕夜的紧急集合

所谓紧急集合，就是部队在发生突然情况时，迅速把部队集中起来而且能马上形成战斗力出击的一种快速集聚。由于部队使命所赋，紧急集合水平，是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直观的体现。但要养成紧急集合的良好素养，这训练和实践，可就苦头吃得不是一点点了。

新兵一到连队的其中一项重要的业余训练，就是先训练打背包。没当兵过的人可能会说，打个背包谁不会打，把被子叠好，用带子捆上不就行了。可没这么简单：一是必须快。打背包训练时，班排长是卡着秒表看时间的。新兵初来乍到，打个背包，用时七八、十来分钟时间常有的，可这哪儿成？需训练到蒙着眼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打好。二是必须标准。带的打勾的都得打在贴背的一个平面上，外向的另一面的背包带必须平整，两竖压线正确。背带也要按标准穿好，不死练哪儿成？新兵天天傍晚练打背包，这床四斤重的被子，被当作道具，折叠，打开，扎好，放散了不知多少回。军被也不知是什么做的，扎死扎活地扎，就是扎不烂。

打背包训练得差不多了，就训练整套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一般晚间较多。大家都睡着，突然“嘟嘟嘟”的哨子响了。大家都从床上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军服，打好背包，带上枪、弹、水壶、雨衣和防毒面具，还有瞄准镜、讲义夹，我们侦察兵还得带上侦察器具，赶快跑出去集合后，再跑步到预定的集合点。连长卡着秒表，记录着各排班的集合时间。一般要在三分半钟里才算及格。每年新兵入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紧急集合会经常

搞。因此，新兵对紧急集合都有点发怵，实在由于太紧张了。一旦集合时，当兵的兄弟们真是花样百出：有的人鞋子左脚的穿在右脚上了，有的棉裤一条腿穿上，一条腿没穿上，只穿着外面的罩裤，更多的人的背包捆得像包烂棉絮，有的背带没弄上，就在腋下夹着来了。在集合场，大家互相看看，笑也不敢笑。连长则在观察，看哪个最熊样，就叫哪个出列，让各位瞧瞧。大家也只能掩嘴而笑，不敢大声喧哗；有的则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笑他不如笑自己。展览完毕，连长接着喊口令叫大家围着操场跑五圈，边跑着，不时的有人的背包就散了，只好挟着乱被子落荒出列，穿错鞋的兵们，脚底打起许多血泡也不敢吱声。

上面说的是不拉出去的紧急集合，出点洋相，还算问题不大。可有时的紧急集合来点真家伙，可就苦了。记得有一次紧急集合是 1966 年的农历大年三十夜，大家正高高兴兴吃年夜饭，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大家连忙扔下饭碗，跑回营房，打背包，取枪等，连里集合后，连长一句话：目标营部，跑步走。全连荷枪实弹一溜小跑，赶到 2 公里路外的营部，大家已经汗津津了。到目的地后，见各连先后都赶来。我们才知这次集合不是连里自己闹腾的，守备区王副司令员站在那，看到我们营长整理好队伍，在向王副司令报告，我们才知道这次是守备区发的命令（我们营是守备区直属营）。这王副司令员也有意思，他一个连一个连看过来，对当兵的倒都没批评，哪怕你的背包打得最熊样也不批评，只拍拍你的肩膀。可他专挑连排长干部们的毛病。他批评我们连长了，说：“陈某某呀（他说得出我们连长的名字，因此我印象很深），你小子戴的什么帽？歪了歪了，风纪扣也没扣，不像话。”连长连忙修正。我们可是大气都不敢出。王副司令亲自检查后又

下令：各连马上到预定阵地展开作业。好家伙，全连又一通猛跑，上山，占领阵地。大冬天的弄得人人都出了一身汗，等摸黑回到营房，年夜饭早就凉透了，大块的年三十过节吃的红烧肉，上面已经冻上一层白花花的油。伙房只好回锅重整再开饭，那大块带着厚厚油膘的红烧肉，这时分外香甜。

有一次驻地附近渔民村落发生火灾，连队来了次紧急集合，说是徒手集合带面盆，救火！那动作真叫快，一支队伍顷刻间就拉了出去，六间民房着火，我们用十五分钟就搞定。渔民家损失不小，但他们惊奇我们动作之快，连在田里劳动的家人还是我们部队先赶到，这不能不说这是部队平时训练有素的结果。

我参加过的一次军演

1965年，我参加了一次正规的部队军事演习。看现在电视新闻上的军演画面，那叫个现代化！想想自己参加的军演，真的是“小米加步枪”的，但90余年的党指挥的枪，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964年我刚当兵去那会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备硝烟还未散尽，我当兵的地方又在舟山群岛战备前线。《运输队长蒋介石》的歌，还像流行歌曲那样天天在军营唱响着。连首长和老兵们天天给我们新兵讲1962年老蒋要反攻大陆时部队的战备趣事，给我们灌输“时刻准备打仗”思想。

舟山群岛中的岱山岛是个大岛。岱山守备区机关就在这个岛上。毛算算，当年光驻防岱山本岛的部队就有五个加强营和许多守备区直属的后勤部队。不像野战部队满世界跑，我们部队的驻地是长期固定的。守备的地域也是事先划定的。因此，像我们连

这样的曲射炮，守卫地域的射击诸元，其实都是事先大体上确定的。近海面都划定呼叫编号，像“鲨鱼一号”“黄鱼八号”，都是一块块固定的海域。但实际打炮则没全都试过，只是一种技术数据储备。我们到部队后不久，上面通知，我所在的营 1965 年全年搞军训！好，当兵第一年就碰上了个全训年，算是我们小兵的运气。这一年训练下来，像咱这“技术兵种”的军事技能可就有棱有角了。

1965 年因为部队全训，因此有了一次参加大部队军事演习的机会。我自始至终参加了。

记得军演是在已经秋风萧瑟的时候进行的，事先已经听说要搞一次守备区张明司令员（著名的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洛阳营”老营长）直接指挥的军演，但一直没动令。

直到一天全连去营部开大会，才下达了军演命令，军演称为“××× 抗登陆作战演习”。回连队后，连队又搞了一次军演誓师大会。直把全连人弄得“嗷嗷”叫。我们指挥排是与炮兵们分开的。炮兵阵地在北峰山的南山背，而我们指挥排则要在接“敌”的北山坡。一声出发令下，炮班就开始卸炮，我们则分别背上侦察器材和背包、雨衣、防毒面具等，呼啦啦一路小跑上了北山。侦察兵讲究走小路，电话兵跟着，还得一路放电话线。一路来到一个钢筋水泥碉堡里，马上设好指挥所，连长和指挥排长是我们的领导，一切听他俩指挥。排长令：“展开侧观！”我们的侧观侦察兵和一位电话兵立即向指挥所右约 150 米的一个山坡突出处跃进，一会儿就传来电话：侧观展开完毕！此时指挥所与炮阵地的电话线也布通，指挥所里侦察班也安排定当。我是计算兵，有时也拉图板。班长亲自操作方向盘观察炸点，副班长则操炮队镜。

一会儿，炮阵地上的副连长向连长报告炮阵地准备完毕。这样，战斗准备就算就绪了。

可是，身边的副营长和在场的守备区的参谋却一直不吭声，就看着我们操作。他们身边一个步话机员时而在联络，但都没我们的事。这时候我们空下来就趴着偷偷看演习现场的景观。守备一连的战士在我们前面的山脚下，57防坦克炮隐蔽在山边。他们的远处是许多半身钢板靶和全身靶。海上不时有快艇飞过，快艇后面很远处拖着船靶，快艇像是在练习开进路线。守备二营因为远了，肉眼是看不见的。今天可是真炮实弹真家伙的干活，大家心里都不免有点忐忑，但也并不太紧张，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军事技术还是有自信心的。我那时的计算兵业务已经很熟练了。

终于等来了战斗命令，副营长是悄悄地与连长说的。而连长则大声发命令：“现在有两艘敌大型登陆舰正在向我连守备的海域靠近，准备战斗！”命令分别由电话兵传到炮阵地和侧观所。我站起来看看海面，什么靶船也没有。结果上级出的是现场无物的假情况：“鲨鱼六号处即将有敌登陆艇进入，时间三分钟。”我们马上调出预定诸元，再根据当时气象风向修正后，就由连长下令：“全连射击，鲨鱼六号，登陆艇步兵，移动拦阻射击一，瞬发引信，×号装药，表尺×—××，基准射向向右×—××，五炮一发装填，准备好报告。”一会儿，阵地电话就来了：“五炮一发装填完毕。”好，这就试射，交叉法试射完毕后，就来了个移动拦阻射击，这可就热闹非凡了。加上别的营、连的炮兵的轰击，步兵们炒豆似的枪声，这近海处算是炸了稀里哗啦。我傻傻地在想：要真有蒋军登陆，看那阵势，能活着上岸的，怕是没几个人了呵？可这比春节礼花更好看的场景，只有我们指挥

所里的人才看得见，山背面的炮兵们只管打炮，耳朵震得嗡嗡响，却一点也见不着自己打出去的炮弹开花的。

当天演习结束，命令就地宿营。我们就睡在离指挥所不远的防空洞里。印象中那天睡觉的防空洞不大，因为我们一个班都睡在一起显得有点挤。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炊事班的人送饭来，那炊事员象个花脸包公，把大家都逗乐了，他却不笑，还一脸的严肃，他说：“我们烧饭不准有烟冒出来，难，你们去试试看？班长的脸比我还花呢。”

第二天天还未亮，上级下令我们指挥所转移到山南，靠近阵地指挥，我们急急横穿山路到达预定位置。只见守备区一位副司令在我们的炮阵地前，身边一帮参谋干事正在指指点点。最后我看到干部们在对表。这天上午我们打的是精度射击，成绩如何我早忘了。但那天因为观察所就在炮阵地上面，因此我第一次看到了120炮的炮弹出膛后竟是看得见它的飞行时的上行抛物线的，连炮弹本身都看得见，只在后半节下落时看不见了，那天因打炮的响声实在太大，震得我耳朵嗡嗡了好几天。

一介小兵的我，所见有限，偌大的一个演习，我就只经历和看见了这么一点点，而且因为年深月久，许多细节也都忘光了，但当了几年兵，正正经经参加军事演习，也就这一回。

大西寨岛的守岛兵

□ 叶久俊

我在守备区报道组工作时，有一次，政治部通知我，跟领导去一个叫大西寨的岛，那儿有个八五炮加强连驻守着，要我随领导去采访。我已经忘了当时是去采访啥内容的，但是采访外的见闻，却使我终生难忘。

我随一帮领导乘后勤部送给养的登陆艇到大西寨岛。到这岛时，上山半路上就遇上连队的三个战士，提着枪，拿着网在赶路。来接我们的连长笑着说，他们去抓山羊，今天给领导们尝尝我们养的山羊。我就纳闷了：抓羊用网和枪，这不是打猎？这岛上有野羊？我就问旁边帮我们提东西的小战士。他说，这羊是我们放养的，反正岛上没外人，除了我们当兵的，连一个老百姓都不住。我们养的山羊就散放着，要吃了就用网围，围不住，就用枪打。我这才明白。

这天的晚饭很丰盛，全是用面盆装的菜。除一两盆也是他们自己种的蔬菜，以及那烧得很香的羊肉外，都是海里的海鲜。一谈才知道，他们连有一些是本地区舟山兵，打鱼出身的好几个，连队于是成立了个“捕鱼组”，有机会就去岛边海上弄点鱼虾。

为完成采访任务，我到下面班里去找战士谈话。正儿八经的

采访，我早已忘了什么内容，但采访结束后，在那儿扯闲话时的那些事，却使我终生难忘。

“红卫兵是个什么样子的？”有个说是江苏盐城籍的兵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天哪，红卫兵都已经搞了一年多了，他们居然还问这样的问题。我说：“你们如果把帽徽领章扯掉，套上个写着毛体红卫兵字的红套套，挎上军包，那就是个红卫兵的样子。”他们都愣在那，说这么简单？我说，真的，红卫兵又不是地下冒出来的，就是平常的人呐。他们说，我们已经有两三年没上大地方去过，一直在这小岛待着，到现在还没见过报上说得很热闹的红卫兵呢。呵，我心里有点震动了，这帮为保卫祖国的年轻人，是在忍受何等样的寂寞和枯燥呀——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小岛，这些战士终年见不到老百姓，特别是见不到女性，那滋味不经历过的人是没体会的。我这里可不是在说笑话，你设想一下，一个年轻人，让你三四年看不见一个异性，你会有何感觉？可是那小岛上的战士们，就是这么过来了。他们的指导员对我说：由于少见女人，凡是有干部家属来部队探亲，或者战士的家人，特别是母亲、女朋友、妹妹姐姐，以及小孩子来队，那些实际上是与他们无关的战士们，也会帮着忙前忙后。他们的脸上满是像动物园里看大熊猫那个神情，在女同胞前转来转去不离去。好在一般来队家属，当兵的都会预先把这现象向家属私下交代过，请她们不要在意。否则，那些女同胞们会吃不消这些热情的兵们的。细细想来，我感受到的是这些当兵的默默无闻的感情的藏匿和付出。

小岛的文娱生活非常缺乏。那时没有电视，那报刊杂志也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遇到刮大风，十天半月来了船也是常事。

部队有流动电影放映队，下部队放电影，大岛上的部队 10 天能看一场电影，但像大西寨岛的部队，则要二、三个月才能来放一次。一旦放映队的船来了，连队像过节一样。电影队的同志也知道他们的心思，往往一次带来四五部片子。连队这叫“电影会餐”。有趣的是，当兵的有个可爱的希望，希望放电影的日子里能刮大风，让电影队的船回不去。回不去有好处呀，那放电影的人没事，晚上就老片子反反复复放给大家看，大家就可以反反复复地看电影。据说，他们真遇见过这事。他们把有一部片子看了十五遍，看到发电机全没油了才作罢。

在小岛住了两个晚上，我一直生活在新奇和感动之中，回来后，我写了新闻稿，登在“人民前线”报。不过文章好像不是今天说的内容，那是要革命性的，今天说的这些，上不了那时的报纸。

大西寨岛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早几年遇上过一位 90 年代去过这个岛的当兵的，他跟我说，这个岛上已经不驻军了，现在有两三家渔民住在岛上。我是不可能旧地重游去那儿了，五十年过去了，大西寨岛和曾经在这儿为国守海防的战友们，你们辛苦了。

军民联防谐事多

□叶久俊

舟山部队历来重视军民联防工作。当时浙江沿海有著名的铜山岛第六连“军民联防模范连”，汪月霞的洞头女子民兵连，玉环的坎门民兵营等这些全国知名的军民联防典范。在舟山，这种军民联防活动也是遍地开花。一般说来，一线守备部队都与当地老百姓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的军民联防工作因此也水到渠成。我当时所在的连队，驻地在靠海边的一座大山背部，既是一个良好的大口径火炮隐蔽的阵地，同时也与当地的渔民和渔村鸡犬之声相闻。我们的军民联防工作，搞得也很有特色。

搞军民联防工作，对长期驻在一个地方不动的守备部队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不像当年的野战部队，因为居无定所，因而与老百姓接触不是很多。海岛守岛部队在那儿，几十年不挪窝，因此军与民比较熟悉、我们连队曾经与当地五六个渔村正式建立了多年的军民联防关系。

军民联防做什么？我的体会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什么意思？军民联防工作，其实当年是没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各部队在搞好军民关系这一总原则下，各显神通，各尽所能，做的事那是五花八门、因地制宜就是了。

先说军队帮助地方做些什么事？那时，舟山的渔民盐民，经

济条件都还算蛮不错，我感觉比当时我的家乡绍兴要好得多。男渔民常年出海，在家的都是妇女老幼。那时我们就常常看到渔村的小媳妇、大姑娘上地里干活种地瓜，是常穿着半靴的，这在当时算是很有派的，因此当地渔村一般不需要部队搞扶贫资助，我当兵五年，就从来没有募捐的事。我们帮地方主要是劳务活动、政治教育和民兵训练。例如我们常帮工晒盐，帮他们收割庄稼；帮他们办政治夜校，帮他们规划梯田走向，自然也包括帮他们训练民兵等等。这其中，晒盐和办政治夜校是我参加最多的事。

晒盐的经历是很独特的。海边的盐田是呈田字形的，方方正正的一大块。海水灌入第一排盐田时，海水的浓度很低，但随着太阳曝晒后，海水浓度高起来，就把这水往前一格盐田灌，这样一步一步进去，到最后那排盐田，是出盐的地方了。那时，盐民还用带高边的木板晒最后一道盐，这样据称产量高。我们常常去帮工，主要是冬天盐田不晒盐，要整修盐田。这盐田是不能漏的，我们帮着打地，敲击打实地表，还用像沥青做的油毡似的东西，一块一块铺在盐田上，要打实密封好。那里是出盐的地方，漏掉的就是钱呀。夏天帮工可就苦了，因为盐民是越热越忙，越是中午大太阳下越忙，这帮工干活也得这样呀。我们去主要是扒盐，在那个出盐的格子里，拿个木耙，在盐水中把已经结晶的盐扒弄到一堆来。别以为这活很简单，那是要你赤脚在很浓的盐水里走的。

帮他们办政治夜校也弄得很有声色。渔民文化都不高，帮他们办校，其实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我就是那时在几个渔村有点小名气的夜校老师。这夜校，大家叫它“三六九”，因为是每逢三、六、九日晚上开学，大家就把上夜校称为“今天三六九呐”。我每逢这三天的傍晚就要和另一个战友去渔村给他们上课。读一

些文件，学学毛主席语录兼学文化认认字，也给他们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还教唱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有些小青年，最喜欢的就是我教他们唱歌了。每次上课，最后就是教歌。有时，教了一首，他们还嚷嚷不过瘾，缠着我要再教一首，我只好再来一首。他们学得可上心哩。他们也很“迷信”我，很稀奇我怎么会啥歌都会唱呀。我说有简谱我就能唱，他们还是不信，也因此渔村里这帮小青年蛮崇拜我。我给他们讲课，他们都听得很认真。

再说说老百姓帮我们吧，他们帮我们的事也很多。我们有时要出海办点事，或上小岛去收种地瓜，就常借他们的渔船，不光借船，还得连渔工也借来，从来不用付钱的；有时渔民在附近岱衢洋捕鱼时，就主动摇只小船送新鲜的鱼货给我们（我们付钱买的，当时好几年的价是黄鱼、带鱼一毛四分钱一斤，很新鲜）。但最多最平常的，是联防单位的小媳妇大姑娘结队来连里给我们洗衣被。多的时候，今天这个村刚来洗过，隔两天，另一个村的一帮妇女又来了。有时，被子一个星期洗了两遍呢，没办法，她们热情似火，拦都拦不住。每次她们来队帮助洗洗刷刷，我们都请她们吃两餐饭，而当兵的很高兴她们来，一则免了我们这洗被子的难活。二则连队里平常清一色“和尚”，来帮子妇女叽叽喳喳地，连队平添了许多活气。战士们个个很高兴，还有事没事地与她们说说笑话，打打趣。特别是傍晚时，她们都在我们宿舍的地上缝棉被，当兵的就陪在一旁扯空话。连队伙房反正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了。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也难得吃这么好，每次都高高兴兴走的。

在海防前线，搞好军民关系，其实是一种战略需要。平时看似平常，但真打起仗来，这作用可就大了。

一级战备的日子

□ 格海湾

这是发生在 1971 年下半年快入冬时的一件故事，那时我正与战友在一个不足六平方公里的悬山小岛上驻训。

一天下午，我们通信队朱台长从守备连连部开完会急匆匆回来，召集我们全台干战下下达命令：今晚我们电台将入住连部指挥坑道，随守备连转入一级战备。当时，我还是一名入伍不满一年的新兵，幼稚地以为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就是要打仗了！

军令如山倒。我和战友们马上按照一级战备要求，携带自己的枪支弹药、个人全部被装，以及电台、器材，在限定的时限到达坑道。我们迅速架好野外天线、安装调试好电台，并与团指电台沟通了联系。之后按一人一班的排班顺序，设值班员默默守听着团指挥部电台随时可能叫我们的信号。

忙完电台开通工作后，我与没有当班任务的战友在坑道走廊处打起地铺，这里也是我们入住坑道期间的就寝处。此时，坑道走廊处还有一个步兵排的战友在预备待命，也与我们一样在设地铺。这时连部有命令下来，任何人员未经连长批准不得随便出入坑道。坑道活动空间有限，在走廊处的我们人挨人或坐或躺在自己地铺上，大家都在默默等待随时可能下达的命令。这是我

成为军人后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紧张的气氛。

天已是很晚了，新的命令又来了：“除站岗值班人员外，全体人员开始就寝”。这一夜我没值班任务，合衣睡躺在地铺上马上就入睡了。一觉醒来，坑道里黑灯瞎火也不知是否天亮了，反正没有命令我就继续躺睡着，而眼睛却看着连部指挥室、电台值班室、总机房亮灯之处，用耳静静地听着。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由连部指挥室传出，接电话的是连长。只听他说：“我是连长×××，请指示！”以后就是好长时间的寂静，终于又听到连长的声音了：“是！接要塞区2号1班（司令部作战室代号）敌情通报，据侦察苏修有航空母舰×××号、巡洋舰×××号，×时×分已抵达××海域，具体位置东经××、北纬××。”我知道这是连长在电话这头向团2号（团作战值班室）口述传来的敌情通报记录。再后来就听到连长在指示副指导员，由他代为向各阵地电话传达敌情通报。

还没等听到副指导员回话，就见连长提着马灯在与我同年兵的通讯员相随下，急匆匆出了连部指挥室朝着坑道口而去，当他们从我的地铺边走过时，只见他头上裹着一个奇怪的尼龙布帽子，帽子上似乎有耳机，下巴处还荡着一个长条搭扣，这是我从没见过的特殊装备。我好奇地问身边守备连的老兵，连长头上裹着是什么？老同志说：“这是我们炮兵使用的电台上的指挥帽，帽上有耳机、通话器，看他下巴处荡着那个长条搭扣，一扣到喉咙上便就可通话。哪怕你炮声再响都不影响通话。”接着老兵笑嘻嘻问我：“小鬼，要打仗了，你怕不怕啊？”我虽然口上回答他说我不怕！但心中还是犯起了小嘀咕，难道真要打仗了吗？

于是我悄悄起身走进我们电台值班室，小声的问朱台长：“台

长，真的要打仗了吗？”朱台长是1965年入伍的老兵，他迷缝着眼睛看着我：“还美了你呢，老子当了这么多年兵都没遇上打仗，你刚当兵就能遇上吗？”他又和蔼地对我解释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演练、什么是打仗，还对我说：“我们这次参加的是实兵演练，就是带有作战背景的训练，把部队拉到阵地上通过练吃、练住、练通信，来提高部队野外实际作战能力。我们这次有幸参加一线前沿战斗连队的实兵演练，希望你好好锻炼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兵！”

也是在此以后的军营生活中，我参加如此的演练许多次，经历让我懂得了许多。当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老兵后，我也是按照朱台长与我当初讲的一样，告诉新战友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演练、什么是打仗。期间无论当战士还是成为干部后，都能严格按照打仗的要求，身历其境对待并投入热情参与每次演练，尽管演练期间非常辛苦，但我都能以苦为乐。因为我懂得军人只有和平时期舍得多流汗练为战，在战争时才能少流血得胜利。

在部队看电影

□ 叶久俊

20世纪60年代，我们连队没电视、没广播，记得在1966年的7月份，李副指导员下了狠心用自己的160元巨款，托人从宁波买来一台当时绝对是最时尚高级的三波段七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在连里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文化”用品了。他买来后把收音机交给我保管，说主要是给我这个教歌员用的，他说你就把收音机里好听的合适部队唱的歌学学，再教大家。我因此一度把这只半导体收音机当成了宝贝。从收音机的教歌节目中记下了许多歌的简谱，再一一教会大家。那时的文化生活就这点花样经。因此，连队里最让当兵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数十天一次的看电影了。

当时规定，部队一个月放三场电影。每场电影，守备区电影队到我们营里来要放两次，一次在营部大操场里放，除岸炮连外，全上这儿看；第二天则到远在海角的岸炮连放。因为岸炮连离营部太远了，只好单独放一场。同时，各连因站岗执勤或有其他勤务未看上的，统一去岸炮连补看。每到底底，通讯员会从营部拿来一张下月的电影排片表，拿来后就贴在连部会议室。我总是第一时间去看这张表，抢先知道下月看啥电影。要知道我可还是个电影迷呢。

营部的篮球场就是电影场。因为常放电影，篮球场的最东头，就干脆建了个水泥砖块打的银幕墙，后来又在这墙的前面做了个戏台子，因此这银幕就“兼任”戏台的天幕了。

每次看电影，晚饭吃过后就全连集合，带上马扎，背枪带子弹全副武装。值勤排长喊着“一二一”向营部进发。穿过渔村时，渔民们一见，也就随部队稀里哗啦跟着去看电影了。在营部操场，每个连队坐的地方是有规矩的。每连四人一排，中间的最佳位置，各连轮换。部队还得给老百姓留出一些地方。老百姓有许多都是站着看电影的，总人数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人多。戏台上则全坐满了孩子。

每次看电影前，各连队就拉歌。你方唱罢我登场，电影场里因此热闹非凡。我是连里的固定的唱歌指挥，因此看电影前我得预先想好今天唱些什么歌。平时，我在连里教唱了许多“时尚”的新歌，因此各连拉歌时，我是很有些底气的。步兵三连因他们的副连长是战士演出队出身，唱歌也不赖。拉歌时，往往是我们两个连斗得最厉害。到最后，别的连队就偃旗息鼓了，而我们两个连队还要斗歌斗上一会，但三连最后往往斗不过我们，等他们没新歌唱了，只好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这老得不能再老的歌时，我就再来一首《长征组歌》中的“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或者刚从收音机上学来的歌，他们就只好认输，我们连的兵们这时别提有多开心了。就在这番热闹声中，天渐渐黑下来了，大家才带着拉歌的余兴，把关注转到看电影上来。部队里的兵集体荣誉感特别强烈，这可见一斑。

1965年和1966年的前九个月，看电影一直很正常，每次一部故事片，外加一些纪录片、军教片。印象比较深的有《阿娜尔

罕》《天山的红花》《南海潮》《达吉和她的父亲》《锦上添花》《海鹰》《牧童投军》《五更寒》等，那时已很少放苏联和其他的外国电影了，苏联片我只记得两部：《苗乃尔一家》和《丹娘》。1966年10月份以后，虽然还是十天放一次，但常常没有故事片，而是弄来一大把纪录片充数，让人很恼火。1967年开年后就更糟了，咱小兵就只能看新闻简报之类的东西了。后来算是把所有被批判的电影都来放了一圈，算是解了解馋。

记得当时有一部军队歌舞团演出的歌舞片，叫《椰林怒火》，我因参加演出队到处跑，因此这个影片看了不下七八十来次。结果片子里的不少歌我都会唱了，甚至现在还能哼哼。这是一出反映越南抗美内容的舞剧……有单独成篇的许多歌曲，歌挺好听的，词写得也都不错，我至今对这个舞剧电影印象很深。

新兵生活二三事

□ 罗文博

我1970年末入伍，是1971年兵。还记得当兵第一年的津贴费是人民币6元，其后，每过一年就增加一元。与不久后分到连队各班相比，新兵集训的生活要苦一些，主要体现在伙食方面。因为连队大都有自己的副业，如养猪、种菜等等，用以补贴伙食，新兵聚训的伙食就仅仅用那些固定的伙食费。

新兵集训是在定海北蝉（位于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盐场），饭堂是借用守备三连饭堂，住宿则分散住在该连营房里。记得一次晚饭，是刀削面，由于新兵连人多，炊事人员相对较少，所以那面削得很厚，一块一块的像饺子，好在都煮熟了。吃起来挺筋道，只是不随口喝点汤就感觉淡得没味。

新兵生活需要三个月。时间虽不算长，但确实难熬。前期主要是学习，包括政治理论学习、内务条例学习、形势教育、思想教育等。那时候连队的条件较差，没有取暖设备，没有桌子板凳，每人配发一只小马扎，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坐在礼堂里，边听边记。虽天气寒冷，但比在家上学的感觉要好得多。学习不可怕，因是室内活动，天冷点也受得住，怕就怕野外训练。

内务卫生是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晨出操回来第一任务就

是整理内务卫生。按内务条例的要求要把床单铺得平平整整，被子叠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有角有棱，正面要叠出一条直线。这条线仅用手是挤不出来的，必须用两块木板使劲夹才能出效果。枕头怎么放、书籍如何摆、鞋子衣服怎么定位、碗筷洗漱工具全班要放置一致。做完了这些全班站成一排，迎接手戴白手套的领导来检查，白手套一抹有一点脏都是不合格的，还要继续擦，一遍又一遍，把门窗玻璃擦得贼亮。

新兵们在大操场上训练队列，立正稍息学敬礼，齐步跑步正步走，左转右转向后转，左看右看向前看，开始觉得挺好玩的，就像大人哄小孩，可几天下来就不觉得好玩了，腰酸背痛腿抽筋，脱衣穿衣都费劲。训练的时候想偷个懒都没门啊。在部队有个口头禅叫作：不怕新兵捣蛋，就怕单个教练。一个一个的过关，达不到要求休想收兵。别人休息你就加班练吧，直到合格为止。

由于训练强度大，体力消耗厉害，新兵的饭量一个比一个大。新兵和建制连队同一个伙，造成连队的口粮亏空，新兵吃不饱饿着肚子训练的现象严重。因此不少新兵吃过饭偷藏馒头的事件时常发生。

最难熬的就是射击训练，趴在山坡上，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练就是两个小时，眼瞄花了，脚冻僵了，手冻肿了，还不能叫一声苦。每当领导问大家冷不冷时，都扯着喉咙喊：不冷！你听听，都在闭着眼睛说瞎话啊。冷是真的，零下几度能不冷吗？但不怕冷是需要有精神和付出代价的。

实弹射击是新兵集训的最后一项内容。训练场是在村外的一处山脚下，趴在大地边上，对一百米外的半身靶练习瞄准和击发，当然是打空枪。大家都盼着实弹射击，老打空枪实在没意思。冷

就不说了，刮起的大风，别说瞄准，连眼睛都睁不开，只好闭着双眼做出瞄准的样子。

我打出了第一个单发，感觉枪声很刺耳，枪托的后坐力也很大，顾不得了，我腾出扣扳机的手拉枪栓给下一发子弹上膛。因为看电影《地道战》和《地雷战》留下的印象太深，电影里开枪都是打一发拉一下枪栓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发子弹从枪膛里弹了出来，落在浮土很多的地面上！站在侧后监视的排长看见了，马上厉声问：“你干什么！”我说：“给子弹上膛。”“子弹是自动上膛的你知道不！”排长吼了起来。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蹩脚的人！好像在学校时各方面都说得过去，到部队就变得什么都不行了！也许就是从这开始，那位排长对我印象一直很一般。我对这次实弹射击感到很惋惜，因为只打了良好偏上一点儿的成绩。

实弹射击结束后，我们这些新兵就完成了集中训练，被分配到连队各个班，前前后后经过了 80 多天。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紧张有序，苦乐相伴，汗水和着泪水，体重下降了，皮肤晒黑了，干得虽不是惊天动地，但也收获颇多。在新兵训练总结大会上我受到了新兵营的嘉奖，并在会上代表新兵作了典型发言。我自信，经过三个月的由老百姓到军人这个脱胎换骨的磨炼，为做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结一下有这么几点感受：

一是学会了吃饭。听起来可能好笑。部队的吃饭规矩严得很，与在家吃饭决然不同。从吹响开饭号算起，就半个小时的就餐时间。吃饭不能讲话，时间观念要强，要吃得快，容不得细嚼慢咽，慢了就是吃亏（这也是从实战来要求的，就那么点时间，情况一

来拿起武器就得集合出发，吃慢了就要饿着肚子执行任务）。

二是学会了睡觉。新兵以班为单位打地铺，一字摆开。熄灯号一响困不困都要躺下睡。睡下后不准说话；不许脱得精光光赤条条的，要穿着衬衣衬裤就寝。

三是学会了走路。军人走路不能吊儿郎当，哪怕是星期天上县城，也要两人一排，三人一列，衣帽整齐，甩手摆臂要严格按照队列条例要求去做，出脚迈步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每一单步要掌握在 75 公分，每一复步（就是两步）正好 1.5 米。

四是学会了缝补浆洗。到部队后每人发给一个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学着缝，对针脚的大小没具体要求，缝上就行。被子床单脏了自己拆洗，根本就洗不干净啊，就那么一个小脸盆，怎么洗得过来，只有哪里脏洗哪里。

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非常怀念当兵的岁月，当兵的历史会影响人的一生。至今那些军旅的日子已深刻在记忆的岁月中，只要轻轻触碰那根弦，橄榄绿的生活就会浮现出来。

“新兵蛋子”的逆袭

□ 罗文博

虽然脱下戎装告别英雄连队、远离海岛要塞已整 30 载，但紧张而艰苦的军营生活，火热而沸腾的戍边生涯留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一桩桩往事、一段段生活、一幕幕场景……

到了连队第一天，吃完早饭后，班长就组织我们参观老兵排的内务卫生。那时，老兵也是一个排住一个大房间。后来部队条件好了，住上楼房，一个班可住上一个房间。

我从来没见过叠得如此方正的被子，也从来没见过放得如此整齐的牙刷，就连鞋子小凳之类物品的摆放，也是完全一样。这一切比我想的还要正规和整齐。

参观完后，回到自己的排房，班长对我们说了一番，说什么穿上了军装便是军人，军人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许多方面讲究的是整齐划一，现在我们就从整理内务开始。

班长在床上边讲解动作要领边示范，不一会儿工夫，一个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就呈现在我们眼前。班长示范完毕后，就让我们开始练习。到部队的前半个月，每位新兵每天要利用很多休息时间练习叠被子，大部分新兵怎么也叠不成“豆

腐块”，个别新战士，无论怎样用功，被子叠得依然像个“汉堡包”。

刚开始，班长还有点耐心，时间久了，班长的耐心消失了，看了谁的被子不顺眼，一顿狠批是少不了，也不管地面是否干净，顺手将这些“汉堡包”被子放在地上当典型，让全班甚至是全排的战士“参观”。

如果在连队或排长组织内务大检查的时候，有新兵的内务受到连队干部或排长批评，便会受到班长一顿臭骂，什么“新兵蛋子没个数”“笨蛋蠢驴”之类的粗话都会从嘴里冒出来，更会不客气地将这些被子从窗口扔到外面去，甚至让你在班务会上做检查。

“新兵蛋子”是部队班长和老兵对新兵一种亲切又轻蔑的统称。他们对哪个新兵有好感了或是不如意了，就会从嘴中随口冒出一句这个新兵蛋子不错，或是那个新兵蛋子不行。

为了不想听到“那个新兵蛋子不行”之类的话，每天早晨整理内务的时候，我们每位新兵总是使出浑身解数，花费很多时间叠被子，总想努力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以至于有时候洗脸和刷牙都来不及，就去吃早饭了。

大家想尽了办法，各用各的招，有的用木板或书塞进一侧，把叠好的被子硬撑出棱角来；有的在被子折线地方洒上水，用手捏成棱角；有的请新兵中的高手以最高标准叠个模型出来，用小马扎压平整后，再把叠的地方画个记号，每次叠的时候干脆来个复制。当然，不可能完全复制出来，否则，大家都用这种方法了。

真正苦和累的还是体能训练。部队的体能训练内容很多，如俯卧撑、仰卧起坐、蛙跳、下蹲、百米冲刺，百米障碍和5公里越野跑等。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形式多样的体能训练，一次性50个俯卧撑多组、50个仰卧起坐多组、百米蛙跳多组、100个下

蹲多组、几个百米冲刺等，每次的训练足可以让每个人汗如雨下，足可以让每个人感到身心疲惫和精疲力竭，足可以让每个人在短暂的休息间隙就想睡觉。可是，眼睛刚迷迷糊糊地闭上，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过去了，下一轮训练又开始了。

每天高强度体能训练让我们许多时候真想偷懒。当然，想钻空子，自然要看班长心情。当班长收到女朋友来信或是班里有新战士受到干部表扬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握时机，班长更会睁只眼闭只眼故意让我们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不规范的动作蒙混过关。否则想偷懒的话，只会增加我们的体力付出。

部队跑 5 公里分徒手和全副武装。全副武装就是穿作训服，戴帽子，系上腰带，背上水壶、挎包、四个木柄手榴弹及一支步枪，水壶里面要装满水。再严格要求点的话，还要背上背包。

训练是艰苦的，城市兵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除了政治学习外，队列和单兵科目、紧急集合、摸爬滚打，既单调又辛苦。军事训练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对我来说，样样都是新的门槛。就拿投弹来说，标准 30 公尺，开始我只能投 17、18 米。投弹练习时，不巧又给连长看到了，连长说：“扔出去，先把自己炸死！”一席话说得我满脸涨红，无地自容。

强烈的自尊心激励着我，课间练，晚间练，星期天也还在练，手臂练肿了，有时连吃饭的碗捧起来都十分困难。功夫不负有心人，连队在海边进行实弹测试，我投到 68 米，成绩优秀。连长脸上都浮现了平日不多见的笑容。

射击是步兵最基本的技能。星期天别人都在休息，唯独我在兵器室里。在墙上描一个比例最小的靶子（练定标尺，练排除虚光），在水泥地上一趴就是两、三个小时。

夜间射击，200米外的靶子上，只有一个1.5瓦的小灯泡，每3秒钟闪烁一次，射击难度很大，但这对我们这些学生兵来说，那就是强项了（只要不是重体力活）。一是沉着冷静，二是把握要领，三是勤学苦练，每次射击都是十发十中。假如200公尺外，敌人在堑壕地堡里抽烟，只要在射击孔中能看见，一梭子打过去，那准没命。

有一份努力就有一份收获，实弹射击百发百中，次次优秀。射击成了我军事训练科目的强项。一年以后，我经常作为连队的标兵班参加营、团的“会操”“会演”。连长、指导员看着我的进步，打心眼里高兴，“就要这样的兵”。因为当时高中毕业的兵全营只有8人，一个营五个连，因我连是“人民英雄连”分到三个高中毕业生，其他连每连一个高中毕业生。

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清晰如昨。战友们那灿烂的笑容，那振奋人心的军歌声，训练间隙战友们嬉闹情景，常让我流连忘返，梦不思归。梦是信息和情感碰撞产生的思绪积累、最难忘的事情，便会让人魂牵梦萦。

差点见了马克思

□ 徐志兆

我是江苏江阴西石桥人，1964年入伍，在舟山6366部队守备一连驻六横积峙山服役五年整。1970年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兵工厂工作近20年。1986年调回江阴利港轮渡工作10年，1996年退休。

那五年的军营生活，日日夜夜里紧张的军事训练，冲啊杀啊，沾满汗渍的军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百余斤的苏式格林诺夫重机枪，扛着冲上山头后，感觉就像断了气一样，可还要响亮地回答：不累！每天都要在漫天黄沙的沙滩上练刺杀，投弹，摔跤，日复一日，累得够呛。那几年海峡对岸整天扬言要“反攻大陆”，害得我们增加了个要命的苦差使——打坑道，一打就是几年。有几次差点见到了马克思。

记得有一年部队在老鹰嘴施工，坑道口部山体塌方，我正好在洞口，年轻时耳灵眼快，感觉头上有尘土落下，顿觉不妙，抬头一看，大事不好，连声大叫：“快跑呀，塌方了！”整个连听到我的喊声迅速向两面散开。说时迟，那时快，我果断地决定往坑道里跑。往东是大海，往南北已经来不及了，唯一只能冒险往坑道里钻。逃出坑道的战友们都讲：“徐志兆没了，没了。”幸亏我命大，一个小时后从另一个坑道口钻了出来。战友们看到突

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我都愣了，连长张立功也激动得马上写了工地特快嘉奖，号召大家向我学习，一声呼叫救了几个或者几十个战士的生命。

当兵第二年秋天，因为我在家里是干木工的，磨刀上有一定的技巧，被连长看中了，别人家打坑道、扒石子的重活我从未干过，于是打山洞的风镐的钨钢钻头的磨工就由我独占了，说也怪，风镐手就只相信我这个新兵磨的钻头。

那是一个秋天，仓库里十几根段钻杆要拿去另一个岛沈家门修复加工，回来的路上十几根钻杆差点要了我的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不影响连队的坑道施工，我乘了海军渔船，到达六横岛的东岸，从悬山上码头，在船上的情景就不说了。开到外海，海上掀起巨浪，把我在船里弄得真像个元宝，滚来滚去……还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狼狈，尤其是从大陆上来的三位军官的家属也来受罪，差点昏死过去，漂亮的上海姑娘不顾什么形象了，一边呕吐一边被海浪打得滚来滚去，就连船员们也倒下了好几个。

上了船，挨了个把小时才稍有点站稳，就想着快回连队，战友们在等着我的钻头，也许是被浪晕了头，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本来等车和乘车最多只需4个小时，但我想快点，于是选择了步行翻山，肩扛着80多斤的钻杆，翻过了两座山，花了4个小时，可是前面还是数不清的山头，知道自己失算。没办法，退又不愿意，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再次爬上山顶，发现前面还是山，头晕了，腿也没有知觉，就在山顶上躺下了，不如说是倒下了，军装军裤没有一点干的，十几根钻杆在我身旁。那个年代我们哪有手表，只看到太阳快下山了，战友们哪里知道我会在这不知名的山顶上睡着了，不如说是“死掉了”。从未有过的困、累与孤独向我袭来，

要是在这里死了，可能几个月都不会有人发现吧。不知过去多长时间，我才醒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心里想着我的战友和家中我那年迈的爹娘，也可能因为自己当时正年轻，热血正旺，一年的军营生活也磨炼了我的身体、意志，让我清醒过来，爬也要爬回去，不能倒下。

就这样昏昏沉沉、没有知觉地走到了最后一个山头，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那是我亲爱的守备一连的灯光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跑到了连队，想哭、想睡，倒在门卫岗哨内睡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部队的战友们和连队的干部看我昏倒都吓得够呛，最后还是连卫生员把炊事班长从被窝里拉出来，一大碗面把我从去见马克思的半路上拉了回来，医生说我是因为累的、饿的。战友们说，当时连长看到我和我身边那 80 多斤的钻杆都被我感动的落泪了。

军旗在心中飘扬

□ 范建法

1974年底，我从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应征入伍。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国家计划经济的洪流、知青背井离乡的悲壮、老百姓匮乏物资下的质朴纯良，交织在一起，交织成唯有这一代人才能懂的时代记忆。

我的班长我的班

连队是基础，部队生活周而复始也日新月异。每年老兵退伍，新兵补充，随之班排调整，任命新的班长，组成新的班集体。

我入伍第一年分配在二排五班：班长李自成，上海宝山人，73年兵；副班长王国友，江苏盐城人，1969年兵；战斗组长郁会昌，江苏海门人，1971年兵；机枪射手张步法，江苏射阳人，1973年兵；老兵李茂才，山东人，韩志才，江苏人，张国松，浙江绍兴人，都是1973年兵；我和陆兆桂（江苏宝应人）是补充的新兵。总共九人，共同生活，一起训练。

由于我个子高，分配为机枪副射手，负责训练我的老师就是射手张步法。他从机枪的构造，到据枪的要领，一点一滴辅导教学，

这有点类似工厂的师傅。部队就是这个传统——传、帮、带。

机枪是步兵班的主要火器，训练的要求，相对比较难。掌握正确的射击要领，促使连发武器发挥最大的命中效率，这是每个机枪手追求的目标。据枪时，两肘部和胸部支撑三角的稳定，往往使两肘部长时间与地面接触，天长日久会磨出厚厚的茧皮，两手腕交叉处也会形成硬块。所谓“神枪手”的技术，就是在这一层层茧皮、一个个硬块下，一分一厘磨砺出来的。

在传授的过程中，张步法将多年实践的知识对我倾囊相授，特别是连发武器、射击的要领：在击发的瞬间，确保机枪正常的前后运动，始终保持不破坏瞄准的基线，不破坏据枪的姿势，发挥连发武器在点射上能连得上。通过反复的实践训练，我较好地掌握了班用机枪的射击要领，也掌握了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准确命中目标。

回想和张步法相处的日子，得到很多的帮助，也增长了许多见识，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那份在训练场上培养起来的“师徒”感情，虽然转眼过去四十余年，但我永远难以忘怀！

同样难以忘怀的，还有我的老班长。

班长为人诚恳朴实，作风雷厉风行，待人真诚磊落，处事堂堂正正，透着军人的凛然正气。虽然平时不善言谈，但军事训练一丝不苟，关心战士无微不至。

记得刚到部队很不习惯，每天忙得透不过气来，除正常的训练和政治教育，平时细小工作还得争着干，业余时间老兵又带着开展“练兵”，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真所谓起床忙到熄灯。

说实话，我来部队原本是想“镀金”，通过到部队这块跳板，转换一下，而后脱离知青生活，回到城市。所以在训练上满足于“过

得去就好”，更何况自己感觉动作要领掌握得还是蛮快的，也没有拖班里后腿。可能班长洞察到我的这份打了折扣的“全力以赴”，有一天晚饭后，班长说：“咱俩去散个步吧。”

第一次班长约我散步，我内心忐忑不安。班长打破沉寂，先是问我连队训练苦不苦、累不累？我也如实告诉班长，苦与累无所谓，自己从建设兵团来，吃得了苦也受得了累，但自己仅仅打算在部队服二年兵役就回城。班长沉思了一会，并没有用大道理教训我，而是耐心引导：既然来当兵，就要干好每一天，首先要对得起这身神圣的军装；再有，作为在地方上已加入党组织的年轻党员，更要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起好带头模范作用，毕竟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党员的标准都是不会改变的呀！

班长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去重新思考穿军装的意义，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思想上有了那么大的提高、那么深刻的认识。我来当兵，更要当个好兵，在训练上要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平时各项工作也不能落后，要做最好的兵、最好的自己！

回想那一次散步，是四十多年时光的倒带，但那天黄昏落下的日头，那天并肩走过的小道，班长目光里盛不住的期许，和我心里久久不散的温暖，宛如昨天，宛在眼前。我的老班长，在思想上给我正确的引领，在训练和工作上给我正面的鼓励，在人生的道路上则是给我更多成长的鞭策。

到部队，就这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感谢我的班长，我的“师傅”，我的班，让我的军旅生涯在起点上快速适应，快速从一个老百姓进入到穿着神圣军装的军人角色。的确，穿着军装的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而自己面对的是百姓到军人跨越的人生。

白泉营区一万亩泅渡的四连

我的军旅生涯，始终伴随着四连，白泉、皋泄、干碗三地成了记忆里难以割舍的黄金片段。

四连那些年先后驻扎在定海白泉公社、皋泄乡和干碗乡，营区周边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林，和分布在山岙的每一处山塘水库，我都记忆犹新，闭上眼仿佛能连绵不断地清晰播放出来。我们四连，一直是一个全训的分队，每年开训时间早，训练的强度大，质量要求高。连队能够全训是很幸运的，能每天与枪打交道，相比二营的其他连队，大部分时间都是施工，一年也摸不了几回枪。

我军旅的第一站就是白泉，营房坐落于金山村下游，三面环山，上游是金山村和金山水库，下面山坳的反斜面就是一排排依山坡而建高低错落有致的营房。当时的白泉，主要靠农耕和山林的收入，无其他经济作物，不过白泉鹅在定海可是相当有名气，偶尔看见田埂小路上便有三五成群的大白鹅，慢吞吞摇摆着行走。

白泉是定海最大的平原水网地带，易登陆作战。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近海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部队驻在白泉，主要为了在黄虎岗一带机动防御抗登陆。黄虎岗整座山都已深挖洞，坑道连坑道，屯兵洞连屯兵洞，汽车都可在坑道内进出。部队曾在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年，全副武装，带满一个弹药基数进驻了黄虎岗坑道，坚守待命。

我们营房的背后山上是连片的马尾松，覆盖着整个山坡，郁郁葱葱。每当春天来临，山上杜鹃别样红，漫山遍野地盛开，衬得整个营区都分外妖娆美丽。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在诗中赞美的那样：“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依。日日锦江呈锦样，

清溪倒照映山红”，这幅最美的春日营区图景，便终身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据老兵介绍，我们的营房是50年代仿苏联的营房模式而建的尖顶木结构老式瓦平房，利用就地取材的大石块砌的墙，石块间不规则的水泥勾缝，室内为大统间，以排为单位分割。营区周围包括营房与营房之间都被修剪整齐的冬青树环绕，高大挺拔的棕树和松树整齐地排列在绿化带中，很有立体感和层次感。营区的道路是用细沙石铺垫，很平整。路面与绿化带用山上的黄土做成隔离，并标注白石灰线，很像现在道路的标志标线，整个营区环境整洁统一。

室内是以排为单位的高低双人铺，豆腐干状的被子叠放在床头，白色的床垫铺得很平整，无一皱感。从被子的颜色就能准确区分老兵新兵，像我们班1969年入伍的老兵，被子都已洗得发白。床边挂着整齐的装具，当时战备的需要，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其中包括四颗手榴弹。

白泉营区，当年就只驻扎四连和营部，周边有高炮团、修理连。连队日常射击训练，就在营部通往连队的沙石路上。对面山坡上插上靶子，就成为瞄准训练场地。单兵战术训练，就在附近山坡上、田埂上、坟包和各种地形地物上。当时四连训练成果累累，经常有团里首长来连队看示范表演。通过示范引领，促进了训练效果的提升。要知道那时候部队文化水平普遍低，教学不规范，组训不科学，班排之间不均衡，要想取得好的训练成果，全凭苦练加巧练，按现在的话，叫“白加黑”“5+2”，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练习。同时还要通过各训练科目的示范教学，真正起到示范引领的效果，从而达到提升训练教学水平、提升部队训练质量和

训练规范化的效果。像六班的班队列、二排的排刺杀，经常到各部队汇报表演，就起到了相当好的示范推动作用。

如今训练中的苦和乐，连队在白泉营区发生的种种趣事，都永远藏进了记忆的博物馆。但调取出来毫不费力，如数家珍一般，每件事甚至很多细节，都历历在目。这当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要数“武装泅渡”。

连队除完成年度的训练考核内容，还有一项武装泅渡的训练。每年6月中旬，部队就移师普陀山进行武装泅渡训练。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山之一，但当时却是我们的“少林寺”，清修苦练之地。部队在那儿的训练条件很艰苦，全连干部战士都住老旧寺院，打地铺，炊事班就在野外临时搭建的灶台进行野炊。

每当早晨6时整，起床号吹响后，全连早操。为增强体力和耐力，武装越野1万米，从普陀山的前寺出发到后寺一个来回。既负重又有时间的规定，有的勉强能跑下来，有的“口吐白沫”，由班排长和战友架着跑回终点。

早餐后，连队就集合，整队出发进行游泳训练。当时条件也差，泳裤是红的棉布做的三角裤，不管合不合身每人一条。大家穿着泳裤，上身穿着不戴领章的旧军装，背着仅有的几只救生圈，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样装束的一群人出现在普陀山狭窄的街巷里，老百姓都笑着议论，这是什么兵种，每个人脸上都黑黑的，猜测是“侦察兵”在搞训练。

四连的战士基本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江西、山东、浙江等地，有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大多数人都不谙水性，是“旱鸭子”，看到水有惧怕心理，即便会游泳的也不标准。

训练从基础开始，在普陀山前寺的荷花池，先在岸上活动身

体，而后分不同水平进行教学：会游的，在水中排成队形，徒手游，不停地围着荷花池四条边转圈；不会游基础较差的，先在岸上练习蹬腿和划水呼吸的动作，先分解后连贯，分步实施，等岸上动作基本掌握，再到荷花池适水训练。

保护措施很简单，就是救生圈。有的战士开始就怕水，就用背包带绑在腰上，放到水里练习，往往一到水里就手忙脚乱，动作全顾不上，一阵扑腾，尽呛水。我记得有位叫穆守忠的战友，可是吃了不少苦。

这样从岸上到水里，反复实践。从将救生圈放在腿上练双臂划水前进，再到将救生圈放在双手前，蹬腿前进，到最后离开救生圈，能徒手游……从慢到快，从动作不熟练到熟练，不连贯到连贯，不会掌握呼吸要领到完全掌握，逐渐提升蛙泳技术水平和持续不间断在水中游泳的耐力。

还有的战士，由于跟不上进度，还得进行单个教练，单个辅导，游泳这个项目，一路走来，他们付出的更多。

有了徒手游的能力，再到海里适应训练，增加负重。每个人穿上军装，一杆枪（老式汉阳造），四颗手榴弹，加上水壶和一双鞋，不断增加游泳的里程，从3000米直至1万米。

在大海中一遍又一遍重复蛙泳的动作，负重前行1万米，这是对每个人意志的考验：头顶着烈日的暴晒，不光皮肤晒得黑不溜秋，有的还晒脱一层皮；长时间在水中浸泡，人体与军装的不断摩擦导致与皮肤接触点最频繁的胸前、腋下皮肤摩擦溃烂，遇到海水的盐分，疼痛难受；海面上不规则的浪花经常迎面扑来，哪怕泳技再好也会呛水。海水的苦涩味，伴随着整个泅渡训练。

而每当游到体能极限临界点渐渐支撑不住时，只有咬牙坚持，

绝无理由退出，因为四连号称“岸上是猛虎，海上是蛟龙”，我们必须对得起、配得上这个响亮光荣的称号！为了集体完成任务，战友们将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发挥到极致，技术好的尽量将身体成斜角，增大阻力，让体能差、技术条件一般的战士，紧跟在后面，带动其继续坚持，而领游的人更要增加动作的频率，付出更多的体力。

每当训练结束，浑身如同散了架，身体的体温都显微热状态。但只要收队一回驻地，弟兄们围着水井一边用井水冲洗，一边调着侃说着笑，训练的疲劳和酸甜苦辣也就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终于到了海上蛟龙出水腾空的一刻，两个事件值得铭记！

那一年，我们班全体参加了舟嵊要塞区以建制班为单位的武装泅渡比赛，依靠全班共同的努力，在海上拼搏四个多小时，获得要塞区比赛的第一名。

那一年，我们四连全连参加了舟山市唯一一次举办的武装泅渡表演，从定海港码头对面乌龟山出发，全连以排为单位组织方队，四排重机枪用制作的漂浮架，泅渡到定海陆军码头上岸。全连齐装满员，精神饱满，向舟山人民交了满意的答卷，创造了全连万米泅渡的光荣历史，也给每个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些普陀山荷花池里喝过的池水，那些东海万里海疆呛过的海水，成就了我们连的武装泅渡。凭借扎实训练和坚定信念，岸上的猛虎终于乘风破浪腾空而起，成为东海上势不可当的威武蛟龙！

皋泄营区—拼刺决胜的四连

当年舟嵊要塞区定海守备区司令部设在毛洋周，毛洋周属定

海皋泄乡，连队也调动到毛洋周，担任训练先训和战备值班分队。连队就驻在司令部大楼后原卫生机关的营房，以班为单位，条件比在白泉营房好，由于紧贴司令部，环境也相当不错，不过除正常训练外还得担任司令部大门的警卫。

皋泄素有定海“杨梅之乡”的美誉，都说“夏至杨梅满山红”，部队野外训练，有时就在这成片的杨梅树下。

这里要说到那时连队在政治教育中经常宣导的一个小故事：说是我们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攻打锦州，战士们路过苹果园，万般饥渴但坚决不摘一个苹果，在百姓中传为佳话，也成为部队的光荣历史。所以在训练过程中，每当熟透的杨梅散落在树下，战士们都万分自觉，即使口再渴也不会随意吃一颗杨梅，对周边百姓的庄稼也很注意，从不任意踩踏。战争年代前辈们“不吃苹果”的精神，传承到我们这一代成为“不吃杨梅”的精神，异曲同工，都代表了战士们对纪律的执着、对人民的负责以及对部队光荣传统的尊重与呵护。

驻地与司令部相邻，环境沾了司令部的光，但各项要求标准也自然而然得更高更严，时常有首长光顾连队，检查各项工作。这对部队来说是好事，有压力、有监督、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千锤百炼出过硬的队伍。

首长最常检查的是军容风纪，最喜欢突击的是战备落实情况。由于我们连担任战备值班分队，节假日前首长就经常来做战备落实情况的突击检查。有时刚就寝，有时在凌晨，紧急集合的哨音就响了，时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

记得 1976 年临近春节的一个凌晨，忽然小喇叭连续短声响起，这是紧急集合的号音。在一片漆黑中，大家迅速穿衣、打背

包、披装具，奔向指定集合地点，待全连集合后向指定位置开进。整个行进过程不断有装备的碰撞声，和战士们边行进边相互整理背包和装具发出的声音。等到了目的地首长讲评时，蒙蒙亮的天边已呈现鱼肚白，我偷偷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的战友，有的背包打成了麻花形，有的两只脚穿的鞋类别不一样，尽是洋相。

新兵最怕紧急集合，这话给老兵说中了。紧急集合暴露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新兵身上，但它又是相当必要的训练，是检验部队在突发情况下，能否形成召之即来、来之能成的快速反应能力。在和平环境下，战备这根弦唯有始终绷得紧紧的，才能担当起保国守土的重责。

除了检查工作，首长们来四连，更多的是带人观摩，这是全四连特别引以为傲的——我们有自己的拿手“好菜”！

电影上大家看到过敌我双方拼刺刀的场景，在现实中部队训练就有拼刺的专项内容，由突刺、防刺、击打刺等诸多技术动作组成。而近似于实战的“木枪对刺训练科目”，正是四连保持多年的优势项目，多次参加比武都取得好成绩。

这个优势项目的典范人物，不得不提到排长徐华，绝对是个高手。他动作敏捷，反应迅速，刺杀有力，经常出其不意刺中对方，有时骗左刺右，有时骗上刺下，在拼刺上很有些研究，曾多次代表团和守备区参加比赛。

成绩斐然，可这个项目训练起来却异常艰辛。

就说护具就分三个部分，面罩、护身和护手，尤其是护身，中间有块很厚的弧形钢板，像古代的铠甲，穿戴在身上特别沉重；上场后，项目对抗性强的特点带来更大挑战，战士们光是手提木枪，就虎视眈眈，左脚在前成前弓步，尽量降低身体的重心，两

眼余光在极力寻找对方的破绽和弱点，找准机会突然进攻发力，真是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而每当被木枪刺中，护身的钢板发出嗡嗡的震动，仿佛遍及身体的五脏六腑，整个人都被震得不适应。所以要练成排长徐华这样的“武林高手”，是要下绝对的苦功的！

刺杀关键要有准确性、突然性、爆发力，称谓稳准狠。战士们怎么练呢？一般以墙或树为假设目标，反复突刺，刺点准确，往往虎口震得开裂。同时为了缩小暴露面，人的姿势始终是侧身、重心下移，长时间这样一种姿势，改变了人的正常生理状态，是非常需要坚强意志支撑的。每当大运动量的对抗训练下来，全身湿透不说，大腿都会红肿，要是练习中被刺中无防护部位，受伤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现代战争，武器更先进，短兵相接近距离拼刺刀的机会不会太多，但对于军人来说，拼刺是一种精神，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无畏，一种舍我其谁迎难上的英勇！我们在不管多苦多累无数次拼刺练习的时候，我们在拿起刺刀用灼灼目光横扫千军的时候，我们在一声呐喊后果敢出击，义无反顾地向前、向前、向前的时候，我们深信，那一刻的自己，无比勇敢，无比坚定！那一刻身后的家国，有我，有四连！

多年后看到电视剧《亮剑》里的拼刺镜头，我，依然热血沸腾。

干碗营区——突飞猛进的四连

在整个军旅岁月中，最多的时光是在干碗杨家营房度过。

杨家营房坐落于青龙山下，定海至马岙的公路经过杨家，营房四周建有围墙，相对独立。离部队较近的干碗乡，是战士们节

假日购物和新兵拍照的主要去处，据老百姓说，当年蒋介石就是从干碗乡西码头逃往台湾的。

整个营区最南侧是四连，依次为五连、机炮连、营部，六连在华稽山施工。营区内操场分别设有每个连队的篮球场，球场外侧是100米障碍设施。连队的共同课目训练均在大操场，每当放映电影，全营都集中在操场观看。在连与连之间相邻的空地，设置了单双杠器械，用于平时训练。

部队的训练也是在与时俱进的。那个时期，训练大纲新增了体能项目，主要包括单双杠、跳马、军体拳、障碍100米和武装越野五公里，对连队训练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

体能训练主要为了增强身体的协调性，我也是从集训队进行强化训练后，从不会做引体向上到能够完成单双杠及跳马全部规定动作。整个过程下来，手上的老茧磨得厚厚的，后来在练习时只能戴上护掌。

四连就有这样一股劲，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单双杠和跳马这两项要达到大纲的训练要求，就得从基础开始，业余时间多练习。每当夜幕降临，刚入伍的新同志就在老兵的带领下，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在双杠上做起伏摆浪。像跳马的话，就在宿舍通道内铺上垫子，挑灯夜战，赤膊上阵，一个接一个反复练习。为了增加印象分，从视觉上能看到腿和脚尖绷得直直的效果和美感，大家在军裤裤口处缝上松紧带，上器械时套上，看起来就直直的了，像极了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军体拳刚强有力，一招一式都彰显军人的阳刚之气，尤其是一个排在口令下队形散开，整齐划一地完成成套动作，很有看点。

100米障碍，分别要跨越壕沟、矮墙（与田径跨栏相似）、

高低台、独木桥、高板墙，训练很有危险性，需要准确掌握过障碍的动作要领。每个战士在规定时间持枪通过，没有刻苦训练难以达标。特别是一些个子小的战士，对他们是个考验，往往他们需要付出得更多，吃的苦流的汗也更多。每当战友们以敏捷的动作，身轻如燕通过一道道障碍时，都会有战友的助威和加油鼓励。

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下来，新增大纲里的训练项目就都驾轻就熟了。当然，传统项目也不会落下。

在杨家营房外，有专设的靶场，每年连队都在靶场完成年度训练内容。一是100米精度射击，二是练习三种目标三种姿势的射击，三是夜间对闪光目标的射击和对侧身运动目标的射击，仰角俯角射击则另寻场地。

记得一次晚上对闪光目标的实弹射击，轻武器实弹射击完毕后，重机枪开始射击。我在现场指挥，下达射击命令后就听到有人喊报告故障，排除故障后又听到另一挺重机枪故障，我想老是故障，什么原因？晚上又不能开灯，自己就卧倒在枪后打下高低机就排除。刚拉枪机，只听“啪”的一声……当时自己还没有感觉，其实子弹的黑色药体已嵌入我的下颚，子弹壳破碎的弹片也嵌入我的右眼上角，等我一摸下颚，都是血。射击结束回到营房后，卫生员用针将药体一粒一粒清理完，也没向上级报告，不然会列入事故。

事后分析，是子弹的质量存在问题，子弹退壳只退了一半，等第二发上膛，击发顶住了，一拉枪机就在膛内炸了，好在无大碍，未留下疤痕。训练过程里任何的突发问题，都是最宝贵的经验。

为了提高实战水平，连队还在小芦岭一带开展野外战术训练。那时部队的武器装备没有现在这样先进，今天是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时代，那时部队训练时的通信联络，还停留在简单的工具，像小喇叭、信号旗等最原始的口令指挥。但随着部队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大批院校培养的干部充实到连队，使部队的训练理念和训练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七班班长段昌银组织实施班进攻的实弹练习就是个例子。那一次，在班长下达口述战斗命令时，就发现“敌方”阵地有观察员，班长命令班用机枪将其消灭，在未事先测量距离的情况下，机枪手一个点射，就命中目标。在接敌运动中，七班班长根据各种突发情况，准确处置，采用灵活的战斗队形，充分利用不同地形地物，采用相应战术动作，迅速隐蔽占领冲击出发地线。在冲击过程中，更是针对不同目标，以俯角、仰角、抵进射击等射击方法进行消灭，对于工事和壕沟内之敌，则采用投弹和炸药包爆破等手段将其消灭。

整个班进攻，检验了全班的协同作战能力和遇到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也检验了每个战士训练的成果，使训练更符合实战，缩短了训练与实战的距离。

四连多年来连队军事素质一直名列全团的前茅，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成长的过程。

在教学上，根据水平层次不同的人员采取自主式学，启发式教、评比式练、竞赛式考的方法，以老带新，分档学习，结对帮训，激发练兵热情。

在竞赛上，每当比武，四连就会扛得红旗，满载而归，这主要取决于高标准、严要求，平时和战时一个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在练兵创新上，为提升单兵作战能力，连队倡导一兵多能，每人学会多种武器的操作；而战士班长化则提高了每个人的战场

指挥能力；尤其组织开展争当特等射手、投弹能手竞赛中，全连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拿到“两手”证书，出现射击全优班，投弹全班破五十米大关。

这样的成果比比皆是，四连在各项考核中都交了满意的答卷。

在干部培养上，每年选拔军事素质过硬，政治思想基础牢固的战士补充到班长队伍中来。四连原先是出干部的连队，由于政策的限制，一大批优秀的班长没有得到提拔和重用，但他们对连队作出的贡献，一直在我心里！他们在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积极报名争上前线，在萧山梅林湾农场支农中带头完成任务，在大阅兵中圆满展现军人风采……

在记住四连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这些优秀的班长，不会忘记四连优秀的根源，是来自于这样一批军事技术上不断钻研、政治思想上无私奉献的好班长、好干部、好兄弟！

杨家营房在 1983 年进行了营房改造，拆除了老式营房。改造后营房是混砖结构的二层楼房，一幢为班排楼，一幢为后勤干部楼，改造后整个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是留在我脑海中杨家营区的最后印象了。

1986 年底，我从杨家营房转业回到杭州工作，结束了 13 年的军旅生涯。

驰援舟山渔场

□ 青山竹

1975年11月1日，我船刚从舟山基地的4805工厂中修后返回部队，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嵊山以东洋面，帮助地方水产公司收购带鱼。这年东海海域带鱼旺发，地方渔业生产忙不过来，请求部队帮忙，最终落实到我船。这是“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军民关系的大事，我们都倍感光荣。

这天傍晚，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带着基地首长的嘱托启航了。随船出发的不仅有水产公司的收购员，还有作业区渔业指挥部的金老大。金老大瘦长的个儿，紫铜色的脸膛，与普通渔民没两样。他水性精熟，有满腹捕鱼经，对舟山的鱼汛了若指掌，在舟山海洋捕捞业中有“神老大”之称。

“金老大，听说捕鱼要‘抢风头’‘赶风尾’，是这样的吗？”上了驾驶室金老大自然成了我们“采访”的对象。

“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金老大玩起了太极。

金老大喝了口茶打开了话匣子：“这仅仅是气象意义上的说法，除了天气，还要看天象、看潮汐、看鱼的习性等，要综合起来看。就说目前带鱼鱼汛期间，在5～6级西北风前后，鱼群有个集群的过程，风前集群是鱼类感受到气压波的刺激作用，风后集群是

由于大风改变了海水理化条件，鱼类就要到适宜环境去集群。冬天捕带鱼，老百姓还有‘小雪小柯，大雪大柯’‘带鱼两头尖，勿离海礁边，要吃鲜带鱼，还在浪岗面’等说法哩。”

“了解鱼的习性很重要。带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有昼夜垂直移动的习惯。白天鱼群栖息于中、下水层，晚间上升到表层活动，每年冬季呢，会沿东海西部边缘随气候不同作南北向游动。”

金老大谈起捕鱼经来滔滔不绝，可惜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已不多了，否则整理出来真可申请专利呢！

船已渐渐驶近捕捞作业区。蒙蒙细雨中，远处海面渔船扎堆，灯光闪耀，夜空一片闪亮。

当我船在作业区下锚，收购信号灯一挂，周边渔船就迅速汇聚过来，争先恐后地向我船靠拢。不久就热闹开了，吊杆在聚光灯照明下左右开弓（工），把一筐筐带鱼吊上甲板，一一过磅后倒进船舱。那带鱼条条足有一米来长，石骨铁硬（舟山当地方言）、银光闪闪，像一把把闪着寒光的宝剑。有的带鱼口含鱼泡，鱼眼凸出，那是从深水打捞上来后鱼肚内压所致，有的带鱼尾巴上还咬着带鱼，那是带鱼食性杂而且非常贪吃，同类也会相残。当年的收购价是每斤一角六分五，遇上大汛期，渔民们日夜捕捞，个个笑逐颜开。

“解放军同志，馒头有哉？”周围渔船上的渔民向我们打招呼。只见渔民们正在吃饭，他们面前放着的是一脸盆白乎乎的煮带鱼，而饭盒里蒸的是薯干丝。

我让战士把吃剩的几个馒头给了他们。

“解放军同志，我们出来已经七天七夜了，你们菜油有伐？”几个战士见渔民生活如此艰苦，互相咬咬耳朵，便把厨房里半桶

菜油递给了他们。

渔民向我们招招手，把一只装满鱼虾的大筐递给了战士，活蹦乱跳的米鱼、海虾等海鲜铺满了甲板。大家顾不得衣服被沾上鱼腥味，纷纷收拾起来。“这么多，谢谢啊！”我们真是不好意思。渔民们说，“这些鱼收购船不收，我们就送给解放军！”

又有一些渔船向我们围了上来，也要馒头、菜油、酱油、柴油什么的。我们能给的都给了，但柴油不能给，那属于军需品。后来我发现有战士偷偷地将一油漆桶递给了渔民，那里面盛的肯定是柴油，就这一点能救救渔民的急也就算了，我当作没看见。那些渔民们也豪爽，二话不说，把那些鳗鱼、鱿鱼和一些从未见过的鱼都扔到了我船甲板上，有的大鳗鱼足有暖水瓶胆那么粗，一时间甲板上铺满了鱼虾。我们要付钱，他们只是摆摆手。

凌晨，收购员们忙乎了一晚，大舱带鱼已装得满满当当。战士们剖鳗鱼、杀鱿鱼、煮海虾，也忙活了一宿。

天亮了，雨停了，我们完成了任务，带着丰收的喜悦，满载而归。船舷栏杆上甚至指挥台四周挂满了晾晒的鳗鱼、鱿鱼，那情景像流动货郎担上的货物，随风飘荡，摇晃而去。

富饶的东海，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鱼仓啊。

巡访浪岗岛

□ 青山竹

浪岗岛位于东海最前哨，是祖国的东大门。浪岗岛由三座岛礁相依组成，总面积约 0.4 平方公里，四周悬崖峭壁、礁石嶙峋，像一座钢铁堡垒，牢牢地屹立在大海中央。

这里距沈家门 60 多海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我军水警区的一个岸炮营和一个观通站守卫。岛上官兵们除了严酷的作战训练外，日常生活的艰难更是常人难以想象。不要说部队所用的淡水油料、枪支弹药、后勤装备和生活物资，就连岛上的一草一木，甚至种菜用的土、盖房子用的沙都要补给船从陆地运送过去，补给船成了浪岗岛连接长涂本岛和陆地的纽带，这也成了我们中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毫不夸张地说，补给船就是浪岗岛的“生命线”。

1973 年 9 月的一天，大风刚过，我船便担任了为浪岗岛补给主副食品的任务。

船从沈家门港启航，驶过衢山列岛，原来浑浊的海水慢慢变成了深蓝色，漂亮得像蓝宝石一样。再往东走，海水又变成幽幽的黛青色，尽管风浪把船摇晃得像喝醉了酒似的壮汉，蹒跚而行，大家似乎并不在意。

岸炮营牟连长挤进了驾驶室与我们热情地攀谈了起来，连长自然成了我们的“采访对象”。

“你是出差？还是探亲回来？”

“探亲，刚从老家回来。”

“今天有点风浪，找个地方休息吧！”

“没事，这点风浪不算什么，刮大风在浪岗是常有的事。”

“‘无风三尺浪，一浪打过岗’，浪岗是这样的吗？”

“是的，刮大风时，天空昏暗，巨浪滔天，仿佛整个岛都在风雨中摇摇欲坠。那时人不能出门，得待在屋里，否则不知会被风吹到哪里去。前几年岛上曾有一名战士被风刮走，至今下落不明。每每大风过后，瓦砾遍地，黄土刺溜溜地随雨水满地流走，蔬菜齐刷刷地倒伏在地面上。冬天的海风更是凛冽如刀，我的双手每年都被冻得开裂流血，至今留下了难以蜕去的疤痕。

“岛上不比陆地，一年到头喝的水和吃的蔬菜，靠你们运来，若是气候恶劣船只不能通航，时间久了就得断水断炊。遇到天旱，最艰苦的时候每人每天用水量只有两茶缸，一茶缸洗脸，一茶缸刷牙，积下来的水还不能倒掉，还要浇菜或清扫猪圈。下岛不能自己安排行程，出去一次就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这不，我从山西赶来一路很顺，可在沈家门就等了四天。”

“岛上生活习惯吗？”我问。

“还过得去，也许是上岛前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战士们似乎特别容易满足。我已习惯岛上的生活了，回老家后几天反而感到无所适从。岛上报纸啊、信的，隔了十天半月你们来了才能看到，但我们有自己的图书馆、演出队，有许多自娱自乐的活动。我们有更多的亲近大自然的条件，如挖苔菜、拾海螺、抓螃蟹、洗海

澡。附近海域盛产紫菜、海蜒、牡蛎等，我们经常下海搞些副业，战士们挺高兴的哩！”

舰艇还在摇摇晃晃地前进。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隐约矗立着一座“山”字形的岛屿，浪岗岛看到了，船行驶的“隆隆”声似乎更响亮了。

前甲板整齐地堆放着一排排网袋蔬菜和一筐筐香肠鸡蛋，大舱盖上还捆扎着一只木筐。筐内两只小猪也晕船了，小嘴伸向木筐的夹缝，趴在那里闭着双眼口吐白沫。唉！真难为它们了。

“呼、呼”，船头劈开了几个大浪，海水飞溅到驾驶室窗口。“不好，我的小猪！”

牟连长飞身跳出驾驶室，朝前甲板摸爬过去。没想到，甲板上满是碎鸡蛋，海水和着鸡蛋黄、土豆、洋葱等在甲板上滚来淌去。可能是这些物品装船时没有扎紧，一遇风浪互相撞击都散开来了。

“危险！”“当心！”

只见牟连长猫着腰，连摔带爬地摸到了前甲板，扎紧了鸡蛋筐，然后又将那筐小猪挪向了后甲板。

后来，牟连长就待在后甲板，守着那小猪。我叫连长到驾驶室去，他说，“不啦，我身上搞脏了。”“这苗猪是我专门从沈家门挑选来的，是我们生活的希望啊，我得看着它们啊！”

船还在黛青色的大海上摇来摆去地前进。

朦胧的山影变得越来越清晰，层峦叠嶂的石峰，像擎天柱一般，狼牙交错的礁石，四周激起层层白浪，好一幅海岛风景图啊！“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那首由李双江演唱的著名军旅歌曲《战士第二故乡》，此时似乎在我的耳边缠绕。有人忍不住催我加大马力，可是船已

经是最快速度了。眼见浪岗岛就在眼前了，就是跑不到，甚至有人怀疑船跑不动。

近了，近了，更近了。你看那岸边的礁群，峭壁上裂隙累累，流纹道道，浪涌时喷珠吐玉，浪退时狼牙交错，间有海鸟出没。你再看山脚边已经聚集了许多穿蓝色工作服的战士们，我们甚至已看清了张张喜悦的笑脸，打打闹闹的身影。

船在山岙边抛下了锚。战士们划着舢舨从礁石后钻了出来，忽高忽低地向我们靠近。他们以矫健的体魄，娴熟地施展搏浪手脚，硬是把一袋袋大米和各类蔬菜从船上卸了下来。

“船还在卸大米，走，上岛去看看。”牟连长离船前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约了几个同伴在卸米战士协助下跳上舢舨，上岛作短暂巡访。

踏上了被战士们称为通往世界的山坡小道，海岛仿佛也在飘摇，耳边仍在嗡嗡作响。山道是战士们用双手在峭壁上凿出的盘山道，战士们个个肩扛大米，犹如蚂蚁背米粒，蜿蜒在这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山腰上建有平整的营房，墙用灰泥与山石垒起，大多数营房是平顶的，平顶四角筑起数厘米高的小围墙，用以积蓄和引导雨水。为了解决淡水的困难，从半山腰往下还开凿了几条小水渠，让雨水顺渠而下，流到山底的蓄水池里。很多战士都剃着光头，有人打趣说这是和尚岛，他们告诉我，那只是为了洗头省水！

我站在这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小块陆地上，在这与世隔离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我本以为会看到孤独、荒芜和战士们的无奈，但我看到的却是官兵们以自己的行动践行海岛为家、艰苦为荣、祖国为重、奉献为本的海岛精神。在岛上，他们在石头缝里填出

战士第二故乡

的“巴掌田”里开荒种菜，在劈山开出的半个篮球场上锻炼。在战士的宿舍里，我看到了他们用贝壳做的工艺品，用罐头瓶养的小鱼小蟹。他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一次次地敲击着我的心灵，我为自己原本藏在心底的优越感感到羞愧，我不再仅是同情他们，而是羡慕他们。他们把小岛当作家乡一样去热爱、去建设，在这里挥洒着青春的热血，实现着人生的价值。

看到这儿，我停了下来。在这个小不点的孤岛上，有多少代海防官兵驻守在这里，他们从祖国的天南海北来这里，或许有远离大陆的寂寞，有人烟稀少的孤独，他们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我们祖国这万里海疆的安全！

长涂岛是我的家

□ 苗军生

1990年，接兵的海军少尉到我家进行家访。少尉肩膀上闪亮的肩章，雪白的制式军服为少尉紫黑色的脸膛添色不少。他问我：“想不想当海军？想不想真正体会一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我们海军都驻扎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美极了……当海军浪漫着呢！”末了拿出一张地图，对着我和母亲用手指着碧蓝的东海边上一个蚂蚁般大小的圆圈：“就在这里，我们的军舰就停泊在这里，小镇美丽极了。”

后来我就知道了地图上这个蚂蚁般大的圆圈，我当兵要去的地方，就是岱山县长涂镇，东海边上的一个小岛。当时，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少尉漂亮的军服勾起了我蓝色的向往？抑或是少尉的描述激发了我18岁的向往？我便决定要到这个“蚂蚁般大小”的地方去当一名海军了。当然，我更想不到若干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就在这个小岛上，认识了一位温柔善良、纯朴美丽的“渔家姑娘”，她后来成了我心爱的妻子，一不小心，我做了小岛的女婿，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家”。

当时我离开家乡在黑脸少尉的带领下向长涂岛进发。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乘了一夜的轮船，然后又是汽车轮船，当轮船

又一次驶向海的深处，我呕吐得起劲的时候，少尉站在船头，用手一指前方的小岛：长涂到了。我们睁开疲倦的眼睛一看：山脚下，隐约可见几排孤零零的房子，在青山绿水之间横卧，这就是少尉排长所说的海滨城市吗？这分明是一个小村庄呀！

锈迹斑斑的客船载着我们犹如老牛负重似的缓缓向长涂岛靠近，将靠码头的当儿，却有几条破旧的渔船靠在码头上，黑脸排长告诉我们说，码头只有一个，要等一会儿才能靠岸。

终于靠上了岸，走上破旧的码头，映入我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几排低矮的瓦房，唯一的一条马路——其实也就是一条稍为宽阔平整一点的土路，说是小镇，连一条完整的水泥路都没有，灰暗的瓦房静静地蹲在那里。镇政府唯一的两层楼房看起来十分破旧，露天的菜市场显得冷冷清清。第二天我们到镇上逛逛，从镇东头走到西头，竟然不到 15 分钟，而这就算是长涂镇唯一的大马路了，后来我们都戏称为“南京路”。逛完全街，竟没有发现有漂亮的商店和大一点的饭店。老兵介绍说，这里流动人口少，饭店是没有生意的。更糟糕的是，岛上经常停电停水，到了晚上 11 点以后，便不再供电，部队的用电常常要靠自己发电。那个黑脸的少尉现在正式成了我的排长，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去“戳穿”排长接我们来时的“谎言”，但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排长的情绪低落了好长的时间：他那在城市工作的未婚妻过来部队发现了这个偏僻的小岛后，与他“拜拜”了。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一结束，我们便和老兵一起协助地方政府修筑那条全镇最长的“马路”。党的富民政策的春风也渐渐开始吹遍海岛的每一个角落，山上种植了大片的柑橘林，辛勤的渔民经常出海捕鱼。

入伍后，第三年我考上了军校，离开了长涂镇。当我军校毕业重新回到长涂后，我禁不住大吃一惊，我吃惊于它的大变样：漂亮的客船码头整修一新，原来低矮的瓦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楼房，一条宽敞的柏油路贯穿小镇东西，甚至连只有几十米长的小路都铺成了石子路，马路两旁是一排一排的店面房，还建起了电影院、大商店和几所学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看到大街上飞来飞去的“摩托车”，看着大街上招摇过市、衣着时髦的红男绿女，我禁不住想，这会是几年前的长涂吗？

从战友的嘴里得知，长涂人现在富裕起来了。富裕起来的长涂人开始建设自己美丽的家乡，党的富民政策使渔民们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他们造楼房，建冷库，修街道，盖商店，造轮船，修码头，还和外国人做起了水产品生意，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一看，可不，连半山腰都造起了许多楼房，掩映在青山翠木中间，犹如一幢幢别墅。大街上起了歌厅、舞厅、大酒店，马路两旁的霓虹灯闪烁着美丽的眼睛。

就在这年夏天，我认识了当时在商店工作的我现在的妻子，几年之后我们结了婚。结婚的时候我丈母娘家办了丰盛的酒席，还给我们拍了结婚录像，哪一点都不比城里人差。刚结婚时部队住房紧张，丈母娘说让我们住到她家的楼房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调到市区本岛的部队工作，但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抽时间回长涂看看。每次回去，我都会觉得它变得更美了。每次回家，做渔民的岳父都会给我摆上丰盛的酒席和我一醉方休。酒席上，岳父给我讲闯海人的艰辛，也讲鱼满舱时的收获和幸福；讲他们原来是如何迷信菩萨，到今天算是信

战士第二故乡

服了党的富民政策，漁船上都统一悬挂了鲜艳的国旗；讲今年又有多少家住上了楼房……直说得我酒不醉人人自醉。

长涂岛，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现在的家；它就像一颗海上明珠，愈来愈散发出璀璨的光辉！我衷心地祝愿它，一天一个样，年年大变样！

怀念我的战友赵继贵烈士

□ 余鸿喜

2020 年 4 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清明祭扫活动停止了。“相约花鸟山，再续守岛情”老战友聚会活动也无限期推迟。禁足在家，闲了下来，每每就会想起在舟山群岛从军戍边的往事，也想起我的好战友赵继贵烈士，想起一年前去广西防城港烈士陵园给赵继贵烈士扫墓的事情。

那是 2019 年 2 月 17 日，天在落雨，广西防城港城北烈士陵园青松环绕肃穆宁静，这里长眠着 320 多位烈士，其中就有我的战友赵继贵。我和妻子专程来此祭奠赵继贵烈士，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也了却我心里一个四十年的夙愿。站在烈士的墓碑前，想起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想起为国捐躯的赵继贵烈士，我不禁感慨万千，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我和赵继贵是同一批参军入伍的。1976 年 2 月 28 日下午，南京中山码头人声鼎沸，600 多名南京新兵，从这里乘坐工农兵 18 号客轮，前往舟山群岛的军营。3 月 2 日下午，轮船到达嵊泗岛，码头分兵时，有 30 多人分到了花鸟岛。于是，我们又再次乘船来到花鸟岛。

花鸟岛真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碧水青山，蓝天白浪。朝迎

日出，夕观晚霞。春天云雾缭绕，秋天山花盛开。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喜欢上这个地方。经过两个半月新兵连训练，有5个南京兵分在八五炮连，其中有我和赵继贵。此时，我与赵继贵有缘相识。

下连后我在二班，他在三班。我们住的是苏式营房，开间很宽。二班住朝南的一边，三班住朝北的一边，刚好面对面。我做事他都看到，他干啥我也清楚。班务会发言时，对面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每次开饭前，各班都要派一个值日去饭堂打菜。二班和三班桌子相邻，轮到我们俩同时值日，就在一起吹吹牛，相互间常问：这班船收到信了没？家里可好？有时也交流一些训练中的问题。他经常接我的岗。夜间换岗时，即使很瞌睡，俩老乡也要聊几句。

他有文化，有力气，又肯动脑，训练成绩总是领先。炮弹装填比赛时，他一气能装200多发，农村来的大个子都比不过他。我们俩都是技术尖子，受到班长喜欢。

赵继贵进步很快，1977年初，他被提拔为三班副班长。不久连队改编为130炮连，编制上增加了雷达班。4月份，他被调去担任雷达班长。连队安排我接替他的副班长职务。

时间到了1978年，连队五个南京老乡已退伍三个，只剩下我和赵继贵两人，此时我已担任三班长。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国防施工，我们都是连队的骨干，个人进步方面也是齐头并进，互相鼓励。下半年，我担任代理排长，并且入了党，对他来说入党也是眼面前的事。

由于中越边境形势持续紧张，到了1978年下半年已经是硝烟弥漫了！12月下旬，按照上级部署，连队进行支边动员。大家都知道，支边就是去打仗的！

明知有危险，连队上下依然士气高涨！连长指导员动员后，号召大家自愿报名，就是在一张 8K 纸的报名表上签字。战士们都踊跃报名，争先恐后，纸都抢破了。我们俩都报了名，但是他被选上了，我则没有。

临行前他把不能带走的物品，都托我帮他带回家。我送他一个日记本和五元钱。1979 年元旦前一天，他们出发了！送行时，我们的话语都不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此去南疆，意味着牺牲。

送走了第一批战友，我发现了一个窍门，就是写了血书的人都被批准了！于是第二批报名时我也写了血书，然而还是没有被批准。我跑去问指导员，为什么没有我？指导员说，你是代理排长，你走了排里工作怎么办？

连队第一批支边的 10 人被分配到广西独立师。赵继贵分在二团三营机枪连任班长。经过简短的战前训练，1979 年 2 月 17 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到了 2 月 27 日，独立师二团攻打高巴岭的战斗十分激烈。赵继贵带领班里战士们，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他先后消灭了四个敌人，五个火力点，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不幸的是他的下颚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子弹击中，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战后他被记一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那段时间，连队上下都牵挂着前线的战友。战前赵继贵给我来过一封信，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我天天为赵继贵的安危担忧，天天都关注着战况通报。撤军后，从其他战友来信得知赵继贵牺牲的消息，我伤心极了！

当年 7 月，我探亲回南京。当我把赵继贵的遗物送到他家时，他的父母哀痛不已。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回来了，自己家的孩子却没有了，两位老人怎能不伤痛欲绝！

我为亲密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也为有这样的英雄战友而自豪。从那以后，每到中越自卫反击战纪念日，或是战友们提起这件事，我都禁不住想起赵继贵，想起和他朝夕相处的那些事情，在心里默默地悼念他。

与赵继贵相比，我是幸运的。在他的感召下，我带领全排战士奋力投入战备训练和国防施工，不久就被提拔为军官，后来又考上了宁波大学。转业后，我常以赵继贵的精神激励自己，珍惜生命，珍惜时间，做好工作。有机会，我也给员工们讲赵继贵的故事，大家为之感动，也为之敬佩！

祭奠结束，告别英雄，雨依然下着。今天，我们拥有和平安宁的环境，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赵继贵烈士和许许多多的英烈！

二号码头，泊着我的当兵岁月

□ 高小刚

20世纪80年代末，我十七八岁年纪，正值叛逆期，并没有什么理想壮志，被新兵训练100天之后分配到岱山县长涂岛。

岛上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荒芜。1989年，正是渔业旺时期，岛上居民少说也有近两万，加之我们一个扫雷舰大队，也算是舟山群岛里较为热闹的岛屿。那时一个如我大小的男孩初中毕业之后从事出海打鱼工作年薪差不多3万～4万，而我当时每月的津贴费只有12.5元，我们连长的月薪也不过每月200元左右。

我在大队修理所服役，那是岛上较为“繁华”的所在。单位临海，居二号码头，毗邻大队机关，出门就是镇街道，生活较为方便，毫无违和感。

码头上常年停靠几艘扫雷舰、炮艇和一些勤务船，而这些舰船就是我的服务对象，经常接到工程单上舰施工，也常跟随舰艇出海训练进行保障。像舰上的战士们一样，经受过晕船、呕吐，后来逐渐老练，逐渐习以为常。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年年末老兵退伍，这周期差不多有半个月。大队俱乐部战士们将大喇叭搬至码头附近，循环播放一首歌《送战友》。刚开始并没觉得什么，直到单位拍了集体照、送别会餐、

退伍老兵们换上了便装，那种感觉一下子腾了起来。

我们集中在码头上，老兵们胸戴大红花，提着各自的行李陆续登上送别的登陆艇。船启动、鸣笛，就在登陆艇即将离开码头那一刻，送别场面开始炸锅，达到高潮。

我看见一个个日常铁做的人，瞬间崩塌，眼泪像被拧开的水龙头，哗哗流个不停。船上的老兵在哭，岸上的战友在哭。懵懂的我一时竟不知所措，极力想表现得难过点，可是又装不出来，第一次送老兵的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我在修理所一干就是12年，这12年经历并不是风霜雪雨的，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每天根据哨声起床、就餐、工作、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与战友们相处也不咸不淡。因为大多数战友在岛上只待呆四年，每一年到了年末就是一个退伍季。这样的时光好像很长，就像一季季耕种，一季季收割，日子过得平静而无殊。直到后来自己也开始带兵，方才懂得个中滋味。

我是一个缺点比较全面的人，刚开始并不懂得与人相处之道，常以命令、训斥的口吻对待班里的战士，因此得罪了不少战友。后来在实践中得出经验：若想令人心服必须以真心对待他人才行。

我开始学习换位思考，常以战士的出发点去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

战士基本上都是农村兵，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当兵都有各自千奇百怪而又淳朴的“理想”。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湖北的兵，当兵前是在深圳特区打工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他最为羡慕工厂里一身制服且掌握“实权”的保安。他告诉我说他退伍后就有了退伍证，有了退伍证就能在深圳那个厂里当上保安。因此他四年时

间一直盼望有张鲜红的退伍证。

还有个河南新兵王志强，晚上熄灯后跟我拉呱说，他想请假回家相亲。我说你才 19 岁相哪门子亲。志强说，村里像他这么大的年轻人都有了女朋友，再不回去相亲，好姑娘都被别人相完了，趁现在当兵穿军装肯定好找对象。

这个王志强现在早已当了爹，跟我微信常有联系，如今也算是实现了他当初的愿望。而那位湖北的战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当了保安队长了呢？

当然，我说这话毫无揶揄之意。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到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许在现在年轻人看来我们当初头脑发热干的事，还不如他们现在脚后跟里的念头。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初心”就是能实现“农转非”。放在今天是不是很可笑呢？是的，正是这些简单的想法支撑着一代人为之奋斗，为之献出了青春。

记得有一次宿醉，一个人倒在房间，想想家中的父母，想想自己被困在一个小岛上，顿时悲伤不已。是安徽籍战士熊永国又是擦又是洗又是陪聊。如今与已是某旅副旅长的永国兄再聊起此事仍恍如昨日。

那时候我们单纯，是真的单纯。周日能出一趟营区，能在大街上偷偷看一眼异性，再能在路边小馆子吃一顿当地小吃，或者能被邀请到谁家去坐坐聊聊，回来后就是一周的话题，相当满足。

每晚熄灯后我们聊各自家乡，分享女友来信，说说村上趣事，聊累了，安静地睡去。那时候精力充沛，晚饭后打篮球，非打到精疲力竭才能罢手。然后用“夏士莲”香皂，冲个冷水澡。

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几个异性笔友，我的笔友最多，最牛掰一

天能收到 18 封信，有远在新疆的古丽娜、内蒙古的其木格，有近在舟山师专的某某某。夜深人静围在一起听舟山电台的“相约九点半”，在女主持人肖菲柔柔的主持声中进入梦境。

岛上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盛会，暑假期间有来自上海、杭州的大学生夏令营，且以女大学生居多。每次大队都要举办一次联欢会，因此我们都会小心脏怦怦地准备上好几天。原先我是个五音不全的人，后来也不知怎么就练上了“美声”，而且唱得有模有样的。

那次准备的曲目是美声唱法《七律·长征》。我记得那天俱乐部二楼活动室里飘动着香味、飘动着长发、飘动着裙摆。这导致我没上场头昏，一上场几近晕厥，接过麦克风便吼了起来，哪知道一下子把调起高了，没跟上节奏。那是那天最差劲的节目，当时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转业后我多次登上这个小岛。每一次都会在二号码头久久站立。山海未变，双目沧桑。望着起伏的舰艇和掠过桅顶的海鸥，眼前又扬起水兵帽上的飘带。在这里我们曾紧紧相拥，互拭泪水，并订下今生一定再相见的誓言。那一次次送别，有的是暂别，大多数战友那之后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成为永别。

海浪推动军舰挤压着码头边沿上的碰垫发出吱吱声，空气中散发着柴油、油漆与海水混合的味道，那是我们熟悉的青春的味道。我仿佛又听到那首熟悉而又忧伤的歌曲：“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传来驼铃声……”

在连队过年

□ 高小刚

外地下雪，岛上下雨。海水相对恒温，雪下降的途中遇见上升的海洋体温，即在空中融化成雨水。来岛多年，记忆中岛上有雪年景只有两次，两次都在长涂岛，那时我还在连队。连队过年是一件极其无趣的事。不似电视电影里播放那样载歌载舞，也没有官兵欢天喜地喜笑颜开包饺子的场景。眼巴巴看着连领导能带我们过个好年，然而也只有 20 多岁的连长指导员们，也不过是我们年轻群体的一部分，没有谁真正过过日子。

聊以欣慰的是过年时连队伙食，平日三菜一汤，此时无论是中午还是晚餐都加了菜，而且肉菜多，多到吃撑为止。伙房的大铁锅里还温着一大锅黄酒，黄酒里加了姜丝、蛋花。酒管够，饭菜管够，吃饱喝足不想妈。可来食堂就餐的战士越来越少，炊事班收拾的时候经常整桌饭菜未动。因为过年，连队不再出操，不再训练，作息时间比较放松，有的战士去寻老乡，有的则睡懒觉（从头晚上一直睡到今晚上）。我一直猜想或许这多少跟当时的炊事班长有关，那是一位能把一锅米粥煮糊的家伙，炒出的菜味道可想而知。

那年雪特别大，气温反常至零下七八度，加之岛上风大，阴

湿之寒直刺骨髓。在海边无处躲藏，除了放弃抵抗唯有酒才能取暖解忧。我们从锅里盛来一大瓷碗老酒围坐一桌，就着早已凝固的荤菜，说着各自家乡，也听一些老同志说连队过去的事情。那时在连队里我看每一位年近 30 岁的战友，感觉他们都已经老得不得了了。

有人看刘德华电影，有人唱张学友的歌。另一撮人围聚一起摔“清墩”（一种扑克方式），四人摔，有时候旁观者十多人，牌摔出“啪”的一声，必须有爆炸的气势，以震慑对手，却往往把自己手指摔得生疼。观棋不语伪君子，旁观者们更是炸声一片。在那个还没有微信、没有 QQ 的时代，人群里充斥着现代网络感叹词。

驻守的岛屿叫长涂，不似许多人想象那样蓝天、碧海、金沙，之所以叫长涂，是因为这里没有一寸沙滩，一条长长的海港，两岸都是滩涂，滩涂上是乌黑的淤泥。遇有家人或朋友来岛上探望我，当他们说这片海是黄河时我都会觉得惭愧和内疚，不断跟他们辩解海水浑浊的原因，好像家丑被外扬了一般。

严格来说我们连队不叫某某连，是一个连级建制的修理所。我们团也不叫某某团，是某某舰大队。我们是一群有着车、铣、刨、磨、焊、军械、雷达、无线电、光学等专业的技术兵，专门为舰艇装备做技术保障。连队靠西侧有一只船坞，用来停放修理中的舰船。

印象最深刻的是寒冬腊月下海挖泥。因为船坞处于港口转弯处，水流较急，带来大量泥沙淤堵在船坞大铁门外，导致进船时大门打不开，只能靠人工在低潮时下海去挖。而低潮往往都在凌晨 2~3 点，我们一帮人在岸上咕咚咕咚灌几口高度白酒，纷纷

跳入海里，身体刚接触海水的瞬间，一股冰寒关闭了任督二脉，从脚后跟开始，沿着脊背，直冲脑门。我们必须不停地挖才能保持身体丝微知觉。上岸后全身麻木，需用热水浸泡许久才能慢慢缓过来。如果现在有那时的战友读到此文，不知道会不会仍有几分寒意在心头呢？

记得程控电话是从 1994 年才开始普及的，连队不远处有个公用电话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办理了电话 IC 卡，排队去电话亭打电话，电话那头是父母，父母借用的是邻居家电话。从电话亭里走出来的人大多呈如释重负状，我亦相同。仰天大雪纷飞，感觉家人与我因一部电话机拉短了距离，同一片天空，同一场雪，落在同一个春天里。

这样的年，我在岛上度过了 12 个。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战友们从五湖四海来，如今又消失在五湖四海。那时年轻的我们并不懂得什么伟大理想，并不知道什么崇高使命，以现在一名中年人的眼光来看，正是那些清寒的岁月成就了一批批真正男子汉，坚守在边关海防。

我的军旅情怀

□代建华

作为一个服役十六年的老兵，回顾火热的军营生活、深厚的情谊，有汗水、有泪水，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委屈和心酸，但是没有遗憾。每年一到退伍季，看到朝夕相处的战友踏上回家的路程，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滚落。

挥别父母亲友，我踏进了火热的军营。在上海新兵连训练的日子最辛苦，也最快乐。每天进行队列训练，在寒风细雨中站军姿一站就是半小时以上，踢正步把脚底板踢肿，班长一声令下哪怕地上有水也要坐在地上，被子叠不好直接扔到楼下，紧急集合谁最后一名全班受罚，吃饭时说话全班食堂外面罚站，一些规定当时都觉得不合理，没有人情味，可正是这些看似不合理的规定造就了一个个铁血男儿，养成了过硬的作风，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新兵连的重头戏是分列式，经过几个月的队列训练我们连队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100多人组成的大方队，踢着整齐划一的正步，手持配备明晃晃枪刺的56-C半自动步枪，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回想起来热血沸腾。我们参加分列式比赛的时候出了点意外，一个战友做劈枪动作时，枪刺划到了前面一个叫吴彦堂

的战友耳朵，他的耳垂被划掉一块，这个山东汉子硬是咬牙坚持下来，最终我们连队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离开新兵连，我被分到位于舟山的作战支援舰第二支队，那是我蓝色梦想开始的地方。从来没乘过船的我被分到船上当一名操舵兵，上船第二天就出海训练，我晕船晕得厉害，躺在床上都吐。班长对我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你晕船这么厉害怎么能做一名合格的操舵兵，抗晕练不出来我们可不要你了。”

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优秀的操舵兵，于是每天到训练场上进行抗晕训练，通过浪木、滚轮等器械训练，晕船反应总算小了点，但风浪大了还是要晕。于是赶上大风浪天气，我就在操舵仪旁边放上一个桶，边吐边操舵，风浪实在大了就把自己绑在操舵仪上。时间一长，我对风浪的惧意也慢慢减退了，面对大海，你只能强迫自己做一个强者，做一个勇士，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战胜它。

操舵专业有很强的技术性，需要掌握天文导航、地理导航、航海基础、水文气象、航海仪器、操舵技术等专业知识，通过在新兵连学专业知识打下的基础，再加上我经常向老班长请教学习和工作经验，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每次专业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参加海军舟山基地组织的两次专业大比武时，取得了一次第二名和一次第一名的成绩，并两次荣立三等功。随着工作的需要，我也当上了班长，再后来当上了航通区队长，担任航通区队长期间，我熟练掌握了下属操舵、电航、信号、雷达等几个班的专业技能，每个班人手不够了我都可以随时补上。

担任航通区队长的几年时间里是最辛苦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段时期，既要保障船的航行安全，又要做好管理工作，还要带头做好平时的装备保养工作。身为一个士官，担任一般由军官担任

的职务，要想得到战士的尊敬和信任，你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这是每个军人都具备的优秀品质，一有检查评比或者比武竞赛了，军港里就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可一到年底评功评奖的时候，对于渴望荣誉的战士来说心情就不那么愉悦了。“有困难就上，有荣誉就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我的一个教导员曾对我说过，曾任海军政委的杨怀庆上将，一生之中没有立过一次功，你能说老将军工作干得不好吗？于是这句话我牢记在心里，在我担任班长和航通区队长期间年底的评功评奖我都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年轻同志。

在军队里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情、兄弟义，当你生病了、家庭困难了，最先伸出援手的是战友；当你伤心了、意志消沉了，激励你前行的还是战友。退伍多年的老班长每次和我打电话还是把我当作当年的小新兵蛋子，“听领导话，自己做事小心点！”每当听到这些发自肺腑的忠告，我每次都心里暖暖的，鼻头酸酸的。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自己带出来的兵，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可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他们。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我告别了我深爱的军营、舰艇、战友之后，我有幸进入了烟草行业，走上市场专卖管理员的岗位。我欣喜地发现我们烟草行业和部队是如此的相似，一样有着严格的纪律性。讲责任、讲诚信、讲效率、讲奉献的行业行为准则和士兵职责是如此的一致。不管严寒酷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们走山村、下海岛、蹲码头，为严厉打击涉烟违法案件，维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无怨无悔。作为一名军转职工，我决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不辱使命，彰显军人本色。

我在嵊山十五年

□ 曹治华

当兵之前，我对大海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嵊山。

1972年底，我在家乡三门峡市应征入伍，18岁成为海军导弹某营组建后征收的第一批新兵。两个月的集训是在定海的小盘峙度过的。1973年新年刚过，我们乘坐舟山基地三十一大队的登陆艇，将全营官兵运到嵊泗的嵊山岛。

那是一个风大浪高的天气，北方的旱鸭子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大海，因晕船产生的生不如死的感觉至今都刻骨铭心。从一上船就开始吐，几次呕吐后无物可吐，便吐出了胆汁。

船在海中的速度犹如蜗牛爬行，我躺在船上面如土色，气息微弱，苦苦熬过了5个多小时，这才到了嵊山。究竟是如何下船到营区的，根本不记得了。

这是嵊山给我的第一印象，它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可怕。

到了部队，只觉得腿软和胃疼，迫切想喝碗稀稀的面条，谁知遇到的第一顿饭便是米饭和红烧带鱼。北方人没吃过鱼，闻着那浓烈的鱼腥味，想吐的感觉霎时又涌了上来。老兵看到了我的

窘态，于是，我用鱼与他交换了一份烧白菜，还免不了连声道谢。

头两年，我成了一名“工程兵”

部队到了嵊山，但阵地工程并没有完工，甚至连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我当时在营部当物资保管员，所谓的“营部”，其实还未动工兴建，营部近20号人住在一个连队的四五间平房里。营部的仓库是用毛竹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雨时四处漏水。即使这样，部分家具、厨具还是装不下，不得不存放在山坡间一处潮湿的窑洞里。

所以，部队刚到嵊山的头两年，主要任务是施工，导弹兵成了事实上的工程兵。

营房、操场建设完成后，部队又开始了坑道工程施工。听干部们讲，庞大的坑道工程原本是由3个工程连同时施工的，1972年主体工程完工后，留下一个工程连扫尾，另外两个连队撤走了。我们去时，有两个坑口的部分砼浇灌尚未完工，坑道动力照明用的柴油发电机没有安装，导弹出入坑口前的广场也未建好，这些都由我们营配合工程连建设完成。那个时代的士兵非常能吃苦，无论是扛石块、运水泥、搞砼浇灌，还是开山放炮、挖基地、建操场，没有人叫苦叫累。不少干部战士的手磨破流血，也不请假休息，无病呻吟和泡病号的事没有出现过。

由于部分营房工程请老百姓做小工，来部队做小工的年轻姑娘高挑、水灵，长相漂亮，性情也温顺，很多干部战士纳闷，认为海岛环境恶劣，生长在这里的人们身材容貌应该老相粗壮才是。后来才知道，她们虽然生活在海岛，但并不干出海捕鱼的体力活，

每天每顿有食鱼习惯，身体吸收了丰富的蛋白质，促使她们比大陆的姑娘发育早、个子高，漂亮、妩媚就不足为奇了。

嵊山是我国典型的海岛渔村，地理位置偏僻，原以为会很落后。但当我第一次走进箱子岙街市时，眼前的情景却使我为之一愣：街区不大，但店铺林立；街道不宽，人声鼎沸。处处显露出小岛渔市的繁华。特别是不久后盖起的新百货大楼，高大漂亮，货品种类齐全，在当时我的家乡都无从寻觅。这些使我认识到，嵊山是个不错的地方，渔业发达，商业繁荣，民风淳朴。

艰苦的环境磨炼坚强的意志

嵊山海天辽阔，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渔场。但它又是我国东部沿海较外侧的一个小岛，其环境方面的恶劣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是风大。在内地树枝一动就叫风，在这里 8 级以上的大风一年通常有近 100 天，7 级以下的风三天两头都是。大风一来，渔船靠岸，客船停航，飞沙扑面，非常影响人们的心情和生活。

因为风的缘故，晕船在这里司空见惯。一次，我带战友的家属从泗礁来队，遇上 7 级风浪，这名家属一上船就开始吐，近 5 个小时的航程，呕吐不止，整个船舱被乘客吐得下不去脚。到了嵊山，她不能站立，被我们抬了上去，在码头上躺了好大一会，才勉强拉上汽车。1985 年，我到泗礁参加自学考试，考期到了，因大风没有航班，情急之下上了老百姓的渔船。风把船刮得上下俯仰 10 多米，小船受浪涛挤压发出恐怖的“嘭通”声，像是要瞬间解体似的，至今都心有余悸。

其次是雾大。大雾在黄山、庐山是一大美景。即使从嵊山山

脚往上看，云雾缭绕，气势雄浑，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但对于常年驻守在山头的部队来说，感觉就不一样了。雾气袭来，能见度极低，眼前灰蒙蒙一片，5米开外几乎看不清物体。身上一天到晚湿漉漉的。这种状况在春夏之交的雾季要持续几个月，人感到烦闷和浑噩。

由于连续潮湿和见不到阳光，新战士烂裆极为普遍。衣服洗了长时间不干，连室内的地板都因返潮而湿乎乎的，那种难受劲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时存在的是文化生活的匮乏。连队没有图书阅览室，全营也没有电影放映机。20世纪80年代前，每连仅有个黑白电视机，由于信号和电压不稳，画面也不清晰。部队的精神生活主要是政治教育，一个星期多次，无论何种天气和情况，从不间断。

融化在血液里的军旅烙印

1987年4月，我被批准转业，11月正式办理了离队手续。时年我33岁。

平日里，一次次念叨转业，也不知多少次地羡慕别人转业，现在脱军装的时刻终于来了，心里却五味杂陈，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我漫步到后头湾山头，在妩媚的夕阳下，向大海深处张望：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没有大风，没有云雾，蓝天碧海，霞光万道，万吨货轮在宽阔的海面上徜徉，返航的渔船在村口的港湾里吟唱，多么美丽的景色啊，它伴随了我15年，现在却不能不说再见了！

时光荏苒，一转眼大半辈子过去了。回顾几十年的过往，我感到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还是在嵊山的15年。

转业回来后，工作职位、环境多变，但永远不变的是军人情结，嵊山的情结，过年必食的菜肴是带鱼，一年到头喝得最多的是紫菜汤。嵊山和军旅的烙印，已深深地刻在我心中，融化在我血液里！

午夜，我把枪口对准了营长

□马立淮

“汪汪……”午夜时分，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进入了梦乡，海风轻轻地吹着，如同催眠曲一般，悄悄地麻痹着身体的每一根神经，上下眼皮也开始打起了架。围着岗楼转了两圈，揉了揉还带着一丝雾霭的脸庞，搓了搓握枪的手，大脑又逐渐清醒了过来。而“虎子”那逐渐急促的叫声则如同一双大手撕破了大地的宁静，在这个寂静的深夜里多少使我有点心慌。

深夜的月光下，一个黑影悄悄地向岗楼摸来。虎子的耳朵灵，早已听到了脚步的声响。

“站住，口令？”我对着黑影大声查问。

“我。”黑影应了一声，但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一直往上走来。我？谁呀？我又问了一遍。

“我。”对方边说边往南楼方向走来。部队驻守在东海前哨的一个小岛上，远离大陆，紧靠公海，是祖国的“东极”；小岛很小，小得好像一个顽童玩丢的皮球浮在海面上。

哨所独立驻防在这个小岛最前沿的一个叫小西天的山头上，离这最近的兄弟单位是营部，但也至少有两公里远。战士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站岗，平常这里的最高首长就是我们班长。

“站住，口令？”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于是接连问了三遍。

“连我营长声音都听不出来？”黑影又冒出了一句话。“营长？声音是有点像，不过……”我脑瓜子一转，营长如果是来查哨的，应该知道口令，并且现在已是深更半夜，即使真是营长来查哨也应该有车啊！行踪可疑，会不会是特务？我脑海中打了一连串的问号。只见他鬼鬼祟祟地向岗楼不断靠近，我心里更加紧张了，借手中的武器壮了壮胆，悄悄地把枪口对准了那个自称为营长的家伙，呵斥道：“站住，没有口令任何人都不准上来。”

“好你个站岗的，连我营长都不让上？”对方还径直往岗楼上闯。

“站住，小心我开枪了。”我一看急了，牛脾气也上来了，“咔”地一下把子弹推上了膛，朝着黑影吼道：“没有口令，别说营长，就是团长都别想上来。”

黑影愣了愣，“5，回令”，“什……什么？真的是营长。”黑影走到我面前了，“我的妈呀！这下闯大祸了。”一时连回令都忘了，刚才抖的那股子威风也全跑爪哇国去了，只恨天下没有后悔药买。

营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马立准，你警惕性够高的，竟把我当靶子瞄。”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你做得很对，对身份不明的人，不管是谁，都决不允许进入岗楼。今天我特意来查岗的，你站岗很认真，以后也要像今天这样。”

“是。”

哎！看着营长离去的背影，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洛阳营”赋予我精神长相

□ 邓长青

2019年6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四套《国宝档案》栏目推出《见证荣光——钢铁“洛阳营”》。1976年初，我入伍就是来到这个英雄的“洛阳营”，并分到了“陈金合班”。

新兵训练结束下连队的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去连队，而是先到“洛阳营”营史室。大家在营史室门前操场上席地而坐，听取营领导介绍“洛阳营”前辈的英雄业绩，参观营史陈列。

作为新兵的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意义非同寻常，参军入伍的光荣感尚未褪去，来到英模单位后又平添了几分自豪，暗暗地为自己庆幸。

有心便来机会。手写的营史展板部分字迹斑驳。不久，营领导让我与另外两名战友一起用毛笔描写修复字迹。此间我得以通读了全部营史资料，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与崇高精神让我受到深刻震撼与感染，内心深处萌生“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热忱。

正如《国宝档案》所述，诞生于1939年鲁南的“洛阳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转战17个省区，参加大小战斗600余次，涌现了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共产主义英雄”陈金合，

山东滕县人，从小失去父母，讨过饭，做过长工，1939年入伍，1940年入党。1945年在柏山战斗的关键时刻，抱起仅有的一个快速手雷，一手扶雷，一手拉弦，与敌人同归于尽，赢得了柏山战役的胜利。战后陈毅元帅称他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他所在的班被命名为“陈金合班”。特别是1948年3月在解放洛阳的战斗中，全营勇敢战斗，连续突破敌十五道工事，打开两道城门，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通道，为解放洛阳立了头功，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攻城战斗的范例，战后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洛阳营”的光荣称号。

人们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入伍时虽已成年，但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定型，可塑性还很大。受到“洛阳营”英雄伟绩的激励，革命精神的熏陶，以及本人学习继承发扬的自觉，我逐渐拥有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看不见的能力，一种克难制胜的软实力，引领着日后我的人生道路和工作生活。

刚下连，我是步枪手，射击训练时跪姿挂水壶端枪一小时。因为小时候右脚烫伤，跪姿时脚掌翻转困难，一个小时下来站立不起，班长帮我取下枪，然后将我推倒在地，待慢慢恢复后才能站起。尽管如此，我坚持一遍又一遍反复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实弹射击七发七中，连队给我嘉奖一次，团电影组到营里放电影前还制作幻灯片播放了我刻苦训练的“好人好事”。

我从小体质较弱，在步兵战术训练中常常体力不支，做匍匐前进动作时，双肘双膝衣服和皮肉磨破，鲜血流出，太阳晒干后衣服粘连在皮肉上，回营脱不下，就用水泡开再脱下。

我一心扑在训练工作上，其他生活小事无暇顾及。

提干后，无论是在基层还是在机关，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

方，我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勤于担责，不断争先创优。所到单位都曾被评为先进受到表彰，本人先后多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干部标兵、优秀团主官等。转业到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后，很快实现角色转换，适应新的工作。当时正值大开发大建设，群众信访集中突出，分工让我负责信访工作。



新时期洛阳营

其实我不太熟悉宁波方言，与群众交流不便。分工就是命令，我不推诿不厌烦，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很快使信访工作有声有色展开。管委会多次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奖励。

参加宁波市转业干部安置考试时，作文题二选一，干净干事、记军营难忘的事。本来写议论文是我的强项，但我还是选了第二个题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许多战士服役不安心，习武不专心。时任“洛阳营”“陈金合班”班长施吉鸿，入伍前做过小老板，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仍矢志爱军精武，《解放军报》头版以《士兵之歌》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决定把我的同班战友的事迹呈现给军转考试，以此告别挚爱的军营与战友。作文得分第一，也助力我成为当地当年军转正团职干部总分第一名。

26年的军旅生涯，从参观营史起始，到以战友感人事迹作文止步，正巧一个圆满的轮回。

去年，“洛阳营”命名70周年纪念，我作为历任营教导员之一受邀参加；今年，连队部分老战友重访“洛阳营”座谈会上，我代表发言。我相信，“洛阳营”不会离去，它将伴我行稳致远，因为钢铁“洛阳营”的光荣传统深植我的血脉。

难以磨灭的足迹

□ 翁华杰

一个周末的下午，夏日的海风柔顺地吹过东海海面，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客船乘风破浪在快速前进。已经接近嵊泗列岛，我们几个战友挤到一起，透过船舱的窗户，指点着那熟悉的海域和岛屿，一起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我望着眼前的那个小岛，30 多年前一次难忘的登岛经历好像就在眼前。

1978 年冬天，我是登陆艇上的报务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我艇接到任务，要送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的邓岳将军登上这个小岛视察。那天，刺骨的寒风夹着大雨呼啸着，海面上波涛汹涌，停在码头上的登陆艇，随着一个个巨浪上下起伏。邓岳将军冒着风雨，在舟嵊要塞区首长的陪同下，跨过跳板上了我们的登陆艇。风雨紧逼，我故意把报务房的门开着，好让将军坐在里面，可是邓岳将军却没有进来，而是在甲板上迎着风雨，望着小岛，大概是在察看岛上的地形。他高大健壮的身躯，穿着一件将军呢大衣，那威武倔强中带着亲切感的形象，令我敬仰崇拜。这位 12 岁参加红军，16 岁当连长，28 岁担任解放军一一八师师长，于 1950 年 10 月率领志愿军一一八师首先进入朝鲜，与单车入朝的彭德怀元帅相遇，使当时的彭德怀元帅对抗美援朝的首次作战

充满信心。就是眼前的这位将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在朝鲜云山率先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第一次与美军拼刺刀，取得了“出国第一仗”的胜利。毛泽东赞赏邓岳将军“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我当时凝望着这位站在风雨中的将军，那高大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这就是我军军魂的写照！

一声汽笛长鸣，打断了我的回忆，客船已经到了李柱山码头。自 1980 年冬从部队退伍至今已经有 36 年了，与许多战友一样，始终没有忘记曾经在部队生活过的那段经历，多少次想抽个时间，回到曾经洒下青春热血的老部队驻地看看。一年又过了一年，我们这些曾经年轻的战士，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有的已经退休。我们几个战友在八一前夕相约，到定海三江码头会合，迎着风浪坐了几个小时的交通船，登上了久违的泗礁岛。在路上看到了正在训练的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行，那威武雄壮的场面，成了海岛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为什么我们这些老兵，对这些海岛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是海岛的旅游美景，还是味道可口的海鲜吸引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是怀着对军营生活的追忆，怀着曾经在这里付出青春年华而永不消退的豪情，怀着战友之间、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而来到这第二故乡的。

离别几十年，战友们聚在一起，相互握手拥抱，谈起在 30 多年前的青春激情岁月。当年，我们这些守岛的战士，大部分从新兵登上了这个岛屿，直至退伍，在几年的参军时光里，没有离开过海岛一步，一直生活在三平方公里（有的还更小）的小岛上。每天训练、站岗、放哨、值班、挖坑道。战友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但学习掌握军事作战本领，而且学文化、学洗衣、洗被子，做饭，

营房里的内务卫生是一流的清洁要求，还在海岛上种菜、养猪，养河鲫鱼。

岛上的战友，亲如兄弟。在纯净的小岛上，战友们一起在军营唱歌奏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战友的真情愈加深厚。有的战友家里寄来花生米、糕点等特产，大家就一起分享着家人送来的亲情。有女同学或女朋友寄来情书或者照片，那里精彩的句子，就当作文学作品相互朗诵，女朋友的照片就好像是明星照一样的红火。尽管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但部队里凝成的纯洁高尚战友情谊，将是永恒的。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还有1982年入伍的，也有在1969年入伍的，被我们称为老首长。当我们谈起部队的经历，都是那样的亲切而又有回味。有的战友虽然在小岛的时间不长，但始终没有忘记在岛上的那段经历。战友周华1969年入伍时只有16岁，第一年在花鸟通信连，于1970年9月被选为飞行员到空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当了飞行员，先后在武汉、北京、深圳、山东任职，成为国家功勋飞行员。他听说我们要到老部队的小岛上去看看，也立即订好船票，与我们一起登岛。他说：“在他当飞行员的时候，即使驾驶飞机经过这个海域，也会想起曾经在那个小岛站岗放哨的经历。”在他心中一直有个愿望，要到这个在风浪中颠簸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第二故乡再来看看。战友们都说，现在要是能在群岛用直升机连接交通那该多好呀！

记得在199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前沿岛屿有了班船”的新闻，刊登在解放军报的头版上，还加了编者按。虽然我写作水平有限，但有了这个成果，对我以后写作能动性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我至今没有忘记王浩钟和金锋等老师的名字，他们是在部队曾帮助

和指导我写文章的新闻干事。几十年过去了，这两位老师现在也失去了联系，我正在打听寻找，但愿今后能联系到他们。

第二天早上，我与通信连的战友，首先到了花鸟岛老部队驻地，受到连队官兵的热情接待。按照老首长的要求，我们老兵也要列队进入营区，显示当年的风范。我们进了老部队的营区，已经是旧貌变新颜了，连队的新楼房、新装备，崭新的内务装饰，还有战士们在小岛上的“开心农场”，嫩绿茂盛的素菜果树，看到的是一片蓬勃向上的景象。我们与连队部分官兵在食堂里共进午餐，吃上了战士们自己种的素菜和水果，自己养的猪肉，这味道真的太好了。连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与我们交谈部队的生活和学习，有个战士用连队的摄像机为我们摄像、留影。下午，战友们都到了大岙村。我们这些当过兵的，都有过亲身体念，自己在海岛守卫祖国的东大门，心中始终想着祖国、想着家乡。海岛就是自己的家，岛上的百姓就是自己的亲人，与之建立了鱼水难分的深情。通信连的战友原来与大岙村有过军民联防的经历。大岙村是花鸟乡政府所在地，有街道商店，是这个岛的中心，吸引着很多游客。花鸟岛居民对退伍老兵的到来，就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不管是哪一年退伍转业的，到了花鸟岛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一位当年花鸟岛的民兵，名叫阿四的兄弟，把我们迎进了他家里。几十年过去了，阿四见到了当年的战友兄弟，能一个一个地叫出战友们的姓名。有的战友们还遇到了当年为部队缝过衣服、洗过被子的年轻女民兵和阿姨，有的虽然没有遇到，但还在打听她们的消息。守岛部队深深懂得，如果没有岛上百姓的拥戴，就失去了部队的战斗活力。多少年来，在海岛留下了许多拥军爱民的动人故事。

记得在 1979 年秋天，前线歌舞团派出小分队到嵊泗列岛为军民巡回演出。到了一个小岛后，却被大风困在岛上。歌舞团留在岛上，不但为当地的居民演出，而且走渔村、穿小巷到渔民家里，为那些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人送戏上门，帮他们打扫卫生，问冷温暖。有些老人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小岛，看到歌舞团的精彩演出，感动得热泪盈眶。过了四天，风浪过后，我们的登陆艇到小岛码头接回歌舞团小分队的同志。那天上午，天下着细雨，在码头上站满了送别前线歌舞团的海岛群众。有的手里还拿着自己晒的鱼鲞、虾干等海产品礼物，来表达他们对子弟兵的敬意。歌舞团的战友严格遵守纪律，委托当地干部买下了这些深情的礼物。新闻干事金锋在当时闻讯后，约我一起采访，为此写了一篇通讯，曾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周日的早上，我冒雨来到了自己的老部队——石柱码头。那是过去我们船队的驻地，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部队驻防，但是原来的营房、码头，还有信号台、报务房仍在，我像是回到当兵时的情景，船艇经过航行，回到了熟悉的港湾码头的感觉。我望着高处的信号台和报务房，仿佛正在发出请求前进的信号。

敬礼！告别老部队驻地，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老首长的声音：“我们当过兵的人，在部队里接受过严格的教育和锻炼，是纪律性强、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儿，应当始终保持军人的优秀品质和作风。”我们几个战友在交谈中都讲道：“尽管我们已经是奔六的人了，但如果有敌人进犯，发生战争，我们还会随时听从国家的召唤，参加战斗！”

我们望着在年轻时曾经走过的海边、沙滩、码头、哨所、操场和营房，这一路的足迹，在我们心中难以磨灭。

当兵在舟山

□ 徐志耕

在舟山当过兵，这是我青春的荣耀和永生的骄傲！40年前，从宁波开航的登陆艇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把我们刚穿上军装的新兵送到了舟山的一个小岛。这个叫作大衢的海岛是一个镇的所在地，而我们的部队是有八个营加许多直属队的4000多人的天下第一大团！从此，我的18岁的青春年华和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连在了一起。

我们的连队驻团部旁边。团部大礼堂两旁的墙上，有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刘少奇“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的题词。我们天天在礼堂边的操场上出操集合训练。喊口令的是连长，他的太阳穴上有一块亮晶晶的伤疤，他是参加过淮海大战的老兵。他是山东人，个子不高，但嗓音洪亮，性格刚烈，打仗勇猛顽强。连长说，我们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组建于山东，我们部队的前身是铁道游击队。这光荣的历史激动得我热血沸腾。我们摸爬滚打练射击练投弹练爬山沿着碎石公路越野奔袭，我们全身大汗腰酸腿疼眼冒金星，练出了黑皮肤硬骨头手脚长老茧心比钢铁还要坚。我们站岗放哨国防施工在大山里挖出一条条坑道，我们高吼着《战士第二故乡》的歌曲艰苦而快乐地坚守着东海的前哨。

严肃紧张的钢铁韵律中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从武的军营里同时重视文化的熏陶。这个时候我读了许许多多小说诗歌文学书籍，我被新奇而神圣的士兵生活激动了。于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在站岗的时候诗兴大发，回到宿舍立即写了一首《我为人民守海岛》。开头几句是：我为人民守海岛 / 站在海防最前哨 / 海涛滚滚海风急 / 战士心头涌热潮 / 人民幸福我快乐 / 祖国强大我自豪。小诗被印成铅字发表了，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和我们连队的官兵。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便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抒发自己心中的豪情。后来我们团成立“前哨报道组”，这个名字是我提议的。我们下连队采访干部战士，写他们平凡而伟大的奉献精神。写部队的光荣历史，讴歌人民军队的传统作风。署有“前哨报道组”的新闻通讯不断出现在中央和省市的报刊上。最难忘的是去东海最前哨的幸福岛，就是产生了《战士第二故乡》的东福山。岛上施工部队在悬崖陡壁上雕刻了一尊六米多高的毛主席像，我立即采访写作，稿件写好后坐在海边看大海日出，标题自然涌上笔尖：《碧海红日升》。这篇反映海岛战士热爱人民领袖的通讯很快被许多报刊采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用多种语言向国外播音。

我穿上了红舞鞋不停地旋转。那时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写黑板报写幻灯稿写新闻报道，还写三句半快板词诗朗诵和小话剧，我们连队的演出队在团里得奖守备区得奖要塞区得奖，还演到宁波演到杭州！我们连队的篮球队每逢节假日趾高气扬地到直属连和步兵营、榴炮营向他们挑战，打得全岛都出了名。我们打球的时候，大高个子的团长瞪着大眼睛，手中也捧着个篮球，一身背心短裤在旁边急得大喊。趁比赛休息的片刻，他冲进场内，拍几

下球后，表演一个慢悠悠的三步上篮，引得全场又是拍手又是笑！这时候他回过头来，自己也得意地哈哈大笑。团长姓刘，也是山东人，是战斗英雄，据说曾用一把大刀劈死过好几个敌人。

我们连队的驻地叫渔耕碗。当地群众捕鱼种田，与部队关系很好，常有大姑娘小媳妇来洗衣缝被，也有青年人帮我们生产劳动。鱼汛时节，老百姓还送来金灿灿的大黄鱼和银闪闪的带鱼。

离别海岛 35 年了，我们 4000 多人的天下第一大团只留下了几个连。我们的连队已经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撤编了，但那段青春似火的岁月，是永远抹不掉的历史。

久离别，执手浓缩兄弟爱

□ 赵顺鹏

1979年的冬至日傍晚，北风呼啸，寒气逼人，一艘草绿色的登陆舰载着200多名新战士穿云雾、劈碧浪，跌宕起伏地驶向烟波浩瀚的东海深处。于是，东极、嵊山、枸杞、花鸟、大洋山、鼠浪、长涂、衢山这些陌生的岛屿便成了我们这些怀揣远大理想或糊涂幻想、身着崭新且又肥又大军装的青年的第二故乡。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首叫《战士的第二故乡》的军旅歌曲在神州大地广为传唱，这首歌的每一节音符，每一句歌词听起来虽然平实无华，却都深深地感染、敲打着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心坎，以至于今天我还能把歌词与简谱完整地默写出来。歌词的作者张焕成早年也曾在东福山岛部队扛过枪、站过岗，所以他笔下的歌词能直袭每一位海防官兵的灵魂：“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风大浪又高……”可不是嘛，我们守岛部队的环境，就是歌里咏唱的那样荒凉。

实事求是地说，战士一上岛便爱上它，这有一点夸张。想想刚上岛那天，置身于如此荒芜的孤岛，被正面包抄而来夹裹着飞沙走石的刺骨寒风刮傻愣了，毕竟还年轻的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被吓得哭起来。但有一点不假，每一名干部转业、每一名战士退伍，

即便是意志最坚强的人也依依不舍，在离开海岛的那一刻都会禁不住潸然泪下。

小岛的环境十分恶劣，生活异常艰苦。正如歌中唱的：“人都说咱岛儿荒，从来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这难不住我们的干部战士，因为我们是一群热血沸腾的人。“有咱战士在山上，管叫那荒岛变模样，搬走那石头，修起那营房，栽上那松树，放牧着牛羊……”歌词把我们一代又一代守岛干部战士的军事训练、国防施工、学习生产等火热的场面都融进了这铿锵有力、欢快明亮的旋律之中。

一直到今天，我只要闭上眼睛，仍然能感觉豪气穿云的口号，整齐划一的脚步以及战友们劳累后期待那一声声绵长、悠扬的熄灯号，这种情感，没有穿过绿军装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有个战友叫陈瑾

今年“五一”节期间，我与几名战友去江苏南通参加一战友女儿的婚礼，我有幸见到了已分别35年的战友陈瑾。1981年2月，我与他曾受部队派遣到舟山日报社，一起帮助该报编辑“海防线上”这个军事栏目，我们朝夕相处三个月，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人退伍后，彼此一直惦记在心底。等我们再见时，两人业已奔向老年。陈瑾与我同庚，其模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稍显老成。与当年沉默寡言的样子相比，如今的陈瑾博学多才、谈锋甚健。

1984年2月，退役后的陈瑾进入一国有企业做销售员，后辞职去创业。天佑勤人，时至2009年，他麾下已拥有照明灯具、重型机械和造船等3家公司，已是当地颇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家。功成名就的陈瑾不忘回报社会，他关注慈善，体恤羸弱，力助公益，义举做得甚是到位，且不求回报。

尽管生产经营活动繁杂纷乱，但是陈瑾忘不掉那些情同手足的战友。亲爱的战友，你们现在哪里啊？一切都好吗？我们那时吃一个锅里的饭，也曾发誓一辈子不离不弃……如今天各一方，分别愈久，思念之情也愈发热切！

2009年盛夏的一次几名战友聚首之后，陈瑾按捺不住内心激动，下决心找到连队所有的战友，然后请到自己的家乡南通。

把20世纪80年代初在连队里待过的全部战友找到，这无疑似大海捞针。它的难处有三：一是1984年后经历两次大裁军，所在部队的连营团三级建制均被撤销。二是时间跨度30多年，即使有少数人彼此打听到下落，相互有联系，但是多数人多年杳无音信。三是大部分战友家在偏僻农村，交通闭塞，通信联络条件差。

一个战友都不能少

“务必要找出每一个战友！”陈瑾是个倔强的人，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他不仅自己不厌其烦往全国各地打电话、发短信，搜集每一个战友的信息，还特地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邀请徐州籍战友王贵升等3人奔赴全国各地寻找，并叮嘱他们要一个不落地寻找到。

2010年仲夏至2011年初夏，“桑塔纳”载着王贵升等3名老兵，日夜兼程地跑遍了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湖南、浙江、江西、福建8个省（市），累计路程12.5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圈多。

因为多数地方在农村，特别是山东、江西、安徽等山间道路崎岖、坡陡峭壁、沟壑遍布，以至在找人的最后阶段，“桑塔纳”终于支撑不住，“累趴”在泥泞盈尺的山路中，终于报废。

寻找战友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其间饱尝了种种讽刺与误解。当陈瑾联系家在沂蒙山腹地的一李姓战友时，温馨提示若经济困



昔日战友

难，可报销来回路费，这位战友压根儿不相信有此等好事。山东人性格耿直爽快，但不失机智幽默，他通过短信表达自己的愤慨：“骗子战友，你的甜言蜜语很诱人呵，良心却大大的坏唷！你再骗也不该骗战友啊！记得在连队时，你可是个诚实可信的人，究

竟是什么妖魔鬼怪把你引诱成如此厚颜无耻，你这是给战友们抹黑，使部队蒙羞！”瞅着这条短信，陈瑾一时哑然。无独有偶，在闵西红军根据地的某县，县人武部的同志差一点把王贵升一行当成诈骗团伙给撵出门。

当然，寻找战友的路程更多是接踵而来的激动与喜悦。可谓一路艰辛一路欢歌，“桑塔纳”车辙所到之处绽放出来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容，展现的是一个个激情荡漾的拥抱。功夫不负有心人，陈瑾终于把159名战友找齐了。

战友聚会的邀请函出自陈瑾手笔，字里行间饱含真情：“……如今，我们每一个战友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和不一样的际遇，舞台上的主角或许艰辛，或许令人羡慕，却不曾气馁或骄傲，一往无前和不卑不亢是那段岁月留给我们最大的光环和亮点，不管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在干着什么……”

提到那段时间的心理感受，陈瑾向笔者袒露了心声：刚到连队时，我羸弱、消瘦、矮小，艰苦的军事训练、繁重的施工生产任务使我这个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实在吃不消，就在我迷惘、痛苦和焦虑的时候，连队的官兵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他们所做的一切，如今我都历历在目：有为自己壮胆、陪自己站岗的同班杭州籍的老兵马建美；有常常半夜起来为我掖被盖毯的萧山籍副班长李进土；有不厌其烦教自己练习单、双杠的徐州籍班长陈昌林；有带自己栽菜种瓜的南京籍排长陶荣庆；有给自己送病号饭的江苏阜宁籍的炊事班长陆会成；还有经常找自己促膝谈心、拨开自己思想迷雾、解开自己心头疙瘩的安徽池州籍连长徐卫本、苏州籍指导员钱水泉。“久离别，执手浓缩兄弟爱；再追忆，军礼饱含部队情。”是部队培养了我独立生活的

能力，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锻炼了我统筹协调的能力。部队的生活练就我处变不惊、遇急不乱的军人风范；部队的生活形成我青松般的坚韧；军人作风铸就了我们磐石般的坚毅性格；部队的经历，培养了我们战友之间浓厚的感情，部队馈赠给我许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也为自己曾用最闪亮的青春点亮军营而感到无比自豪！

三十年后再相聚

热心参与寻找战友的乐清籍老兵黄忠良，是陈瑾新兵连的班长，他向笔者声情并茂地介绍：将散落于天南海北的近 160 人汇集到南通，还要举办系列的活动，其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陈瑾与老连长、指导员以及几位参与的江苏东台籍的二排长胡兰松、山东胶南籍的三班长江从华等东奔西跑忙得脚不着地，每一个细节均安排得有条不紊、严丝合缝。你瞧那段时间他们满脸的汗水、布满血丝的双眼，听听他们嘶哑的嗓音，就会明白他们是多么辛苦。

那一天终于盼到！2011 年“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来自全国九个省（市）80 多个县（市）区的 138 名老兵，从四面八方涌向长江之滨的南通市。有道是：战友聚会有如拼图，拼合着一张壮丽的人生画卷。提起那一个热闹非凡的场景，南通银座假日大酒店的工作人员与旅客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全体战友穿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83362 部队守备三连的短袖衫。“战友头碰头，功名利禄抛脑后；战友手拉手，知心话儿说不够。”天涯虽远，愿望相同。虽分布五湖四海，但心灵息息相通。他们三五成群抱

成一团，或欢声笑语，或眼噙热泪，或号啕大哭，或手舞足蹈，或拿相机、手机不停地拍照，生怕漏过每一个弥足珍贵的镜头。

会场的座位就按照当年的班排编制安排，还正儿八经地开起班务会、排务会。年近花甲的老连长徐卫本虽然两鬓斑白，但是他坚强勇毅的风采仍不减当年：“南通聚诸君，共叙军旅情。喊一声老战友，胸膛中涌起一阵滚烫的暖流；叫一声老战友，脑海中闪过一串难忘的往事。战友情，就是理解与信任；战友情，就是支持与尊重；战友情，就是宽容与接受。”他的一席开场白，声如洪钟，掷地有声，引起所有战友的共鸣。

按照事先安排，每一位战友都要发言。一位来自上海的战友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受重伤，有一条腿截肢。因为自卑和其他原因，他宅在家6年未下过楼，头发留得约有一米长，听说守备三连的战友们还挂念着自己，感动不已，他一边哭泣一边写发言稿，从早晨一直写到次日凌晨，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整整写了20多页稿纸。临行前他剪短头发，精神焕发，满面春风地赶来。因怕人数众多轮到自己发言已经很迟，便迫不及待地把轮椅摇到主席台前。谁都未曾料到他倏的一个前滚翻，急速匍匐到台中央，猛地单腿站起来夺过话筒，未及发声已涕泪纵横，在场的人先是惊讶，继而报以热烈的掌声。“……亲爱的战友，战争让我的身心遭受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和悲伤。就我而言，生活似乎最不讲理，它剥夺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如今，我本来孤独的道路，周围忽然簇拥了几百个人影，那就是你们，我亲爱的战友。正是你们的开导和关心，教我明白，在没有力量和条件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与其笼罩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阴影下抱怨社会的不公、命运的残酷，不如珍惜现在的生活并尽可能适应它，从中找到哪怕是一

微弱的光芒，以使我寄托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众人携手守未来

这场看似普通的战友聚会，为何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地和同一师团的战友中间引起极大的反响？这是因为它镶嵌着一串串闪光的细节。“老兵精神须抖擞，军人更要有尊严。”聚会前夕，陈瑾要求宾馆换上鲜红的新地毯，酒店经理面露难色，支支吾吾，最终毫不客气地丢下一句：卫生不能忽视，若烟头烫坏地毯，一个洞赔偿百元。陈瑾的承诺斩钉截铁：若发现一个烫痕，愿赔千元，地有一粒瓜壳果核，当罚百元。战友会热闹欢快地进行了三天，结果地毯丝毫无损，地面整洁，桌凳椅干净。刚巧，那几日，隔壁的几个大厅分别举办几场同学会、企业经营洽谈会，结果是遍地果皮瓜子壳，现场狼藉不堪。打扫卫生的服务人员叫苦不迭。两者相较，判若云泥！经理交口称赞：“这就是中国军人的高大背影，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这次战友聚会所费资金全是由陈瑾“埋单”。他是一个低调务实的人，就像慷慨为各种社会慈善活动解囊毫不吝啬却不事声张一样，陈瑾担心自己的举动会被人曲解为沽名钓誉，所以，他一直不动声色地隐于后台。陈瑾说，根据原先的约定，今年8月，守备三连还要在江城南通举办活动，战友之间不分高低贵贱，不讲职务身份，不计城市农村，大家人格一律平等，都是守备三连普通一兵，照样是一个都不能少！其主题没有变化，有对火热军旅生活的绵绵怀念，有让大家继续保持团结拼搏的精神。提倡大家互帮互助，把许多人在事业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拿出来一起分享，

把生活中遇到的困惑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分担。这次战友聚会，还有几个新的举措，陈瑾要请几位专家、教授，给各位战友讲授如何提倡健康、文明和向上的生活方式，引导战友们保重身体，力争延年益寿，老当益壮，再为国家立新功。给文化程度偏低的战友讲授如何使用电脑、QQ、微信、微博、网银和支付宝等知识，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变化，更好地融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等等。点点滴滴都做得那么细致、那么认真！“戎马三秋暖，抵御一世寒”，军人特别能感恩过去，也能珍惜当下，更会敬畏未来！当兵时的那种朴实和带给我们心灵上震撼的战友情、军队魂，就像一坛深藏地窖的陈酿，年代愈久，愈有一股浓浓的醇香不时氤氲、飘散出来……

在“安保全排”当兵的日子

□牟向东

“鬼子失败平型关，消息传来好喜欢……党培养你成英雄模范，我们的排长安保全。”离开军营已有 20 多年了，这首《安保全排歌》还常在我心中荡漾，至今难忘在“安保全排”当兵的日子。

安保全同志是山西人，出身贫农，从小父母双亡，14 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历任通信员、班长、排长等职，在 1944 年 2 月我军攻打陡沟庄的战斗中，他以机智勇敢的精神，单人俘敌一个连。鲁南军区授予他“青年战斗英雄”的称号，同年出席了山东军区首届英模代表大会。1946 年在枣庄战斗中，身为排长的他带领全排战士 5 分钟突入敌人阵地，身受五次伤，最后光荣牺牲。为了纪念安保全同志，山东军区命名他所在的排为“安保全排”。这就是现在的舟山警备区某部二营五连二排。

1969 年 11 月入伍后，我就被分配到“安保全排”，连长和同志们都说，“谁能分到安保全排那是一份光荣。”当时，在排里的墙上悬挂着原华东军区授予的“安保全排”那面光荣的锦旗，锦旗虽已褪色，有的地方还破损了，但是还带着战火的气息，墙上还挂着安保全同志胸戴勋章的照片，那张照相拍得年轻、英俊、

很神气。第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课，听到的就是安保全同志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在安保全同志的精神鼓舞下，该排在解放舟山的战斗中还创下我军木船打军舰的战例呢。“安保全排”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不论在国防建设还是在地方经济建设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老排长的精神成为我生活的动力和源泉，使我克服了生活、训练等方面的困难，鼓励我不断成长。当年我们最爱唱《安保全排歌》，这是战争年代写的歌，那歌词是那样的朴实、激昂，充满着豪情，也带着火药味，它讲述了安保全同志的战斗一生，歌颂了他的英雄事迹，我们都称它是“排歌”。这首“排歌”激励着我们全排和全连的每一个人，也成了我们连的连歌。因为我喜爱文艺，也就不知不觉地担起连队教歌的任务，每年都有新同志来，我几乎年年都要教唱“安保全排歌”，当时部队不论是担负繁重的国防施工，还是繁忙的军事训练，不论是在抗台抢险第一线，还是在野营训练中，不论生活有多艰苦，我们都唱着“排歌”，用安保全同志的精神鼓励着自己，用安保全同志的事迹鞭策自己。虽然“安保全排”的战士走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安保全同志的精神代代相传，革命的传统没有丢。

到地方后，我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一个兵，一个来自“安保全排”的战士，更感到有了当兵的历史是那样的光荣和自豪。

从炊事班长到中国烹饪大师

□ 郭金伟 / 口述 李荣镐 / 整理

我 18 岁时在山东济宁嘉祥县老家初中毕业的第二年即 1995 年 12 月参军来到驻地在白泉小柯梅的舟山警备区 83360 部队 67 分队，开始了我的 8 年军旅生涯。

“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得最好。”也许正因为我的这个性格，当兵第二年，因表现出色入了党，成为同年度兵中第二个入党的人。有成绩就有付出，投手榴弹训练是我的弱项，投远只能投 30 米，这项素质不如别人，为了取得好成绩，我就拼命加倍努力训练，常在战友们午休时间时偷偷去训练场训练投弹，一箱箱投，还利用空余时间将背包带系在树上进行挥臂训练。由于自我训练加码强度较大，我的手肿得拿不起筷子。正因为自己的辛苦训练，我投手榴弹的成绩大幅度提升，可以投到 50 多米。因此，同年兵给我起绰号“拼命三郎”。正因有了这个雅号我训练更加拼命，后来全副武装五公里拉练，我基本上都是第一个跑到终点。各方面军事素质我都能达到优秀成绩，这在同年度兵当中算是比较棒的。

但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刚刚出了点成绩，连里的领导却找我谈话：连队炊事班的人员不够，而且伙食质量也一直上不去，你当兵前就取得过厨师证书，你去炊事班当班长吧！当兵前我在

山东老家舅公（母亲的舅舅）开的饭店里学过烹饪，也曾在职业技校短期进修过烹饪专业。

“说句实话，当时自己的心里并不愿意，但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进了炊事班后我不甘落后于别人，为了提高连队的伙食，那时候，我继续发扬“拼命三郎”精神，早上很早就骑着自行车去白泉菜场采购，4公里多的路程，要翻越2个山坡，记得当时条件差，路是小石子路，不下雨时回来一身灰，下雨时回来一身水。到菜场后一边买菜一边向海鲜摊主虚心请教海鲜鱼类如何烧，并一一记录在小本子上，回到炊事班后就按照请教的方法进行烹制，慢慢地对海鲜的烹制有了粗浅的认识。

我一门心思地投入炊事班工作之中，把当兵前所学的一些东西——鲁菜全都“拿”了出来，结合舟山海鲜一起做。当时我们炊事班还养了不少猪，我还学会了杀猪，每逢杀猪时我将猪肉分档取料，做到物尽其用，一头猪让我可以做出很多花样来，连队的食谱我能做到一星期不重复，在炊事班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连队的伙食在全团名列前茅，一直深得官兵们的赞赏。记得1998年4月份，舟山警备区首长到连队蹲点，连续吃了几天我炒的菜后，找我谈心，正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当年11月6日把我调到警备区东门里招待所。到了东门里招待所，我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厨艺水平还与大厨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又拿出“拼命三郎”精神来，白天跟着大厨们当助手帮忙搞卫生等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得到大厨们和班长的认可后，我才能学习炒菜、做面点等技术。当时的班长章海荣也是我的师傅，他教会我很多。那时候我很苦，早上

四五点就起来和面做面食烧稀饭。本来三个人的活叫我一个人揽了下来，那时只要有活就抢着干。

到了晚上，就将学到的烹饪知识记在笔记本中。跟着师傅学习食品雕刻，经常雕刻到凌晨。当时雕刻作品还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在当时很低的津贴费中拿出大部分买来各种菜肴烹饪的书，订阅了《中国烹饪杂志》《中国大厨杂志》《名厨杂志》《东方美食杂志》等，学习各种烹饪方法。由于自己辛苦练习外，还找机会外出学习取经，利用招待所装修期间到宁波华东饭店和南京政治部的紫金楼学习深造。“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招待所装修好后，我有幸当上厨师长，为今后的技能大师奠定了基础。

从此，我开始受邀参加各类比赛。2002年获浙江省第二届“汉通杯”热菜、食雕两枚奖牌；2003年获浙江省第二届“馋神杯”团体一等奖；同年获全国中餐厨师长“争霸赛”金奖；2003年底参加全国第五届“烹饪大赛”获热菜、食雕两枚铜牌……

餐饮业佼佼者

2003年11月30日我从二级士官、招待所厨师长岗位复员，被舟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人才招录。尽管有很多大酒店都出高薪来聘请我，甚至有来自山东家乡的召唤，但我还是难舍“第二故乡情”，留在了舟山，到舟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系统工作。之后又到过多家酒店挂职锻炼，担任过三星级酒店的副总经理兼行政总厨、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餐饮总监。我现在担任了舟山市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要不是部队退伍，我还真愿意待在部队里，一辈子都穿着那身草绿色的军装。”

我性格随和乐观，是个敢于展示自我的人。曾参加过2004年央视2台的“满汉全席擂台赛”，凭借精湛烹饪技艺成为擂主，并入围年度总决赛。

2009年春节期间，央视2台播放了“美食冠军”节目。节目中，我代表舟山“中国海鲜之都”参赛，做了一道“雪菜大黄鱼”，并当场表演了蒙眼剔鱼骨的“绝活”。

2016年，我应邀参加了央视《远方的家》《味道》《农广天下》等节目的录制。

2017年7月，我作为中国美食文化代表之一，赴法国巴黎、鲁昂、迪耶普等地开展两国名厨交流活动，向法国友人展示舟山菜及鲜鱼拓画，并送上介绍舟山美食的书籍《舟山味道》作为礼物。中国烹饪协会当年授予我“中国美食文化推广特别贡献奖”。

2017年10月，我在重庆参加“中国非遗美食峰会暨八大菜系大师师徒传承峰会”时，中国烹饪协会将堪称国内厨师界“奥斯卡奖”的“中华金厨奖”颁给了我。

2019年10月我代表中国烹饪协会前往俄罗斯进行中餐技艺交流，并获得世界中餐推广大使称号。为庆祝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作系列活动之一，大赛对于深化中俄两国人文交流，促进国家间的文化合作，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经历多年掌勺生涯，积累了丰富烹饪经验。“学厨做菜，一定要潜心钻研，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匠心精神专注于每一道菜品，才会逐渐体会到厨艺的博大精深。”

我最擅长做海鲜菜肴，能制作出数百道海鲜菜品。如果用带鱼作为食材，可以做出50多道菜，有的菜甚至“看不见”带鱼。把带鱼切成丝，包入鸡蛋内，做成带鱼丝煎蛋。

由省商务厅和杭州市政府主办、省餐饮行业协会承办的第二届浙江厨师节 2012 年 9 月在杭州举行，吸引了省内外 500 余名厨师参与。在本届菜品展上，来自全省各地的名厨大师制作的 12 台特色宴席、省内外 50 名厨艺大师烹制的 100 道千姿百态的各式菜肴和浙江名厨绝技绝活表演，让参观者充分领略了博大精深的烹饪技艺和烹饪文化。在这届厨师节中，我代表舟山与其他地市大师联合制作“浙菜和翠宴”，被授予“中国浙菜传承大使”荣誉称号，其绝技绝活“蒙眼全鱼出骨”也获得了最佳表现奖。

弘扬餐饮文化

2016 年 5 月，我成立了“郭金伟烹饪技能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有七名厨师成为工作室核心人物，“个人的能力有限，我要发挥团队力量，培养团队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氛围。”几年来，我带领工作室团队创新求变，为舟山餐饮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2017 年，我研究形成了菜肴原料精细配比量化标准，建立了涵盖 100 多种菜品的舟山海鲜、舟山水菜等系列食谱库。

同时，我和团队研发了“全蟹宴”“全虾宴”“鮀鱼宴”“虾皮宴”“鱿鱼宴”等特色宴席，给“中国海鲜之都”带来了新内涵。这些特色宴席，让舟山在参加对外餐饮交流活动时大放异彩。

我还参与了《四大佛山养生素斋》《舟山味道》《舟山传统海外美味菜谱》《舟山名宴名菜》等 10 余本美食书籍的编撰工作，并出版了个人美食专著《调味秘籍》。

2019 年，我参与编撰《四季菜谱》一书，该书根据四季不同海鲜、蔬菜和水果的特点，每个季节设计了 4 套菜肴。“每套菜

的热菜、冷菜和点心都不重样，方便接待工作开展。”

2016年、2017年，我的工作室被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分别授予“烹饪技能大师工作室”，2018年，又被省人社厅授予“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

现在工作室除要管理市政府机关食堂80多名员工和千余名机关干部一日三餐外，还致力于培训舟山技能级和大厨级厨师和创新舟山菜品牌，以及将舟山菜推介到省内外，并吸收我国八大菜系的烹饪精华，运用到舟山菜中。举例说，外地菜中的酸菜鱼、剁椒鱼头都是淡水鱼做的，我就试着采用舟山小黄鱼等海鲜鱼来做，食客们吃了后，认为用舟山鱼做的更合舟山人的口味。

我还将舟山菜品推介到外地，曾参加过由舟山市商务局主办、舟山市饭店餐饮协会、郭金伟烹饪技能创新工作室承办的“中国名宴·舟山带鱼宴”“2019年‘蟹’逅普陀梭子蟹宴”及鮸鱼宴等，带鱼宴有50种烧法，梭子蟹宴有32种烧法，鮸鱼宴有18种烧法。来参加这些菜宴的各地美食家对所展示的菜品无不“啧啧”称赞。

有付出总有收获，2014年9月我本人被浙江省商务厅评为“2014浙江餐饮业会金鼎杯浙菜金牌大师”；2016年12月，我被世界中餐业联合会评为“国际烹饪大师（浙江）”；2019年9月，郭金伟技能大师工作室获中国浙江（国际）餐饮美食博览会暨浙江厨师节组委会颁发的“地方餐饮文化主题展特金奖”，我本人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年首届中国浙菜世界大会2019中国浙菜国际名厨”“浙菜厨艺传承匠心奖”。2017年5月被舟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评为“第四届舟山市技能大师”。

我还被聘为国家餐饮业一级裁判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曾荣获全国优秀厨师、改革开放40周年浙江餐饮业卓越浙

菜大师、中华金厨奖、浙江烹饪大师、浙菜金牌大师、舟山烹饪大师、首届千岛工匠、舟山市技能大师、浙江省技能大师等荣誉。

是部队这个大家庭和舟山第二故乡使我在餐饮舞台上大显身手，成就了我成为烹饪技能大师。我要为舟山第二故乡的餐饮文化发展和推介舟山菜、引进外地菜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诚信经营创立舟山知名餐饮品牌

□ 高金保 / 口述 李荣镐 / 整理

1966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淮安（原淮阴）一个农村家庭。家里兄弟4个，我是老大，从小过惯了艰苦的生活，父母教我做人要勤奋和诚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每家都需要劳动力。当时当兵的人较少，我决定到部队这个大家庭去锻炼，于是1984年10月来到舟嵊要塞区83355部队服役。

入伍后，我凡事都抢着干，别人休息，我就去打扫卫生、挑水、洗衣服、干杂活，受到战友们的好评。入伍1年半后，我调到机关，仍然保持着勤劳的作风。做炊事员时，一个人干多人的活。还主动请示领导，用剩菜剩饭来养猪。结果猪养得很好，菜炒得也不错。

勤奋给了我又一次人生机遇，当时部队培养两用人才，就推荐我去学厨艺。有了学习目标，我更加勤奋，第二年年底当了炊事班班长，第三年入了党，荣立三等功一次，并多次受到嘉奖。

1990年4月我从部队退伍，第二年5月1日我娶了白泉潮面张姓女士为妻。对我这个外地人来说，找工作不容易。我卖过鱼，做过小工，给餐厅当过厨师。因为勤奋，即使卖鱼也比人家卖得好，

做小工也比人家工资高。中午下班时，别人都休息了，我还在准备晚上的菜，切菜把手上老茧也切出来了，老板特意提高了我的工资。但我想，卖鱼、做小工不是长远之计，自己会厨师这门手艺，不愁没饭吃。

初涉餐饮行业

1990年底，我用积攒的1100元钱和向战友、朋友借的四五千元钱，在定海晓峰岭转弯处（解放西路底）盘下一家面积只有100平方米、能放六七张桌子的饭店，名叫“晓峰岭饭店”，正式开始了我的餐饮之旅。当时饭店是夫妻老婆店模式，我亲自掌勺，妻子帮厨和做服务员。我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一、十二点才能休息。付出总有回报，顾客一致称赞我们的菜味道不错，价格也实惠，而且待客和气，店面虽小却很清爽。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个较偏僻的小店，生意却十分红火。一年不到，我已赢利10万元。

1994年上半年，饭店搬迁至定海解放西路边检站招待所。我根据市场需要，将饭店定性为价不高、物超所值、经济实惠的百姓饭店，生意日渐红火。

1997年，我在定海解放路开了高佳庄大酒店。当时需投资100万元，可我只有30万元。这时诚实又起了作用，常来饭店的一些企业老板知道后，都放心地把钱借给我，连个借条也没有打。

1998年，我花30万元在定海蓬莱公寓买下一套126平方米的房子，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舟山人。

创“高佳庄”品牌

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以及知名度的提高，在1999年底，我带着定海老店的几名大厨及员工来到普陀沈家门淘金，投资100万元，租下东河路一间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的店面，经过半年的装修、筹备，在2000年3月18日，一家名为“高佳庄海鲜超市酒楼”的新型饭店在沈家门开业。这也就是“高佳庄品牌”的雏形。

通过多年经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一个好的政策环境，不可能有高佳庄的今天。1997年，我刚刚创出的“高佳庄”牌子，当时我没有商标注册意识，迟迟未到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普陀区工商管理人员就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帮我办理申报手续。就在该商标申报到国家工商总局不到一个星期，有人也来抢注该商标。因我申报在先，结果工商部门依法保护了我的合法权益。

1999年，“高佳庄”移师到沈家门，在落户过程中，普陀工商分局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解答有关法律法规，代办各种相关手续。为了使该店按时竖起广告牌，工商部门急事急办，马上办妥了审批手续。

管理上新台阶

2001年，对我来说挺顺的，在餐饮业竞争激烈，同行营业额、利润普遍下降比较多的情况下，我酒店的营业额、利润均比上年增加了10%。可以说，在新世纪第一年迎来了开门红。

要说这一年，酒店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管理上了新台阶。这主要得益于我经常到上海、杭州及定海参加各种商务培训、学习等，学到了许多管理新理念。以前酒店是夫妻老婆店模式，每天起早摸黑的，样样要干，但效果还不一定好。现在我是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办法来管理酒店，一层抓一层，层层落实责任。通过有效管理，效果出来了。我手机费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以前每月 1000 多元，现在只有 400 多元了，因为我该放的权都放了，各部门主管都有能力按规定处理，不需要再事事来找我了。

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像建造一幢高楼大厦，是靠每一根柱子架起来的。为使酒店服务质量提高，我除了把外面老师请进来，给员工传授各种知识外，还经常性地把员工送到杭州等地大酒店去培训。2001 年花在员工培训上的费用就达 10 多万元，但我觉得花这钱值得。

舟山餐饮市场一年大概 1 亿元左右营业额，由于搞的人多，竞争也激烈。以前大多实行价格竞争，现在慢慢地转向质量、品牌上来了，这是市场成熟的标志。

这一年，我感悟最深的是酒店信誉很重要，信誉能给企业带来很大商机。像许多旅游团队及散客，到普陀山游玩后，便到我们酒店来吃海鲜。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客人，在酒店吃了两天，回去后打来电话，说要带某某公司的客人来，要预留位子。这让我很有感触，这些外地客人不就是冲着酒店的信誉而来的吗？

这一年中三分之一时间我在外面跑，忙学习，忙培训，还有三分之二时间则在酒店里。每天要做的事是：先到厨房、卫生间检查卫生，再看看前一天的营业额及各部门当天的工作笔记。你说我看上去很轻松，不苦？其实不然，作为一家规模达到 1500

平方米、有 180 名员工、日营业额在数万元的酒店老总，并且要让每个不同的消费者都能在酒店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子，你说能不累吗？不过现在的累，不是体现在体力上了，主要是在脑力劳动上。每天想的是酒店的经营、计划及投资等，想酒店如何能让不同的消费层次都能接受；想面对竞争对手如何应对；想企业如何再上一个新台阶等等。

企业越做越强

2010 年 9 月在市政府所在地临城港岛路，一家名为“舟山市高佳庄大酒店有限公司真鲜酒楼”——高佳庄桂花店正式营业（第二家门店）。这家投资 4000 多万元打造的具有欧式分格的酒店有大小各异的包厢 12 个及可容 100 人同时就餐的宴会厅，因其物美价廉、环境舒适，酒店刚开业就已在临城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2011 年 4 月份，投资 2000 万在定海东海东路 48 号，面积 8000 平方米的高佳庄大酒店（第三家分店）开业，集宾馆与餐饮于一体，定海高佳庄大酒店重新打入定海市场。

2013 年 4 月份，公司投资 8000 多万元，精心打造的位于东港宁兴街 128 号的高佳庄尊鲜酒店（第四家分店）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典雅的装饰，精美的菜肴以及不变的亲民价格，使得酒店一开业就受到大众的好评！

2014 年 6 月份，与绿城集团合作的第五家门店——高佳庄百合店正式开业，花园式酒店的用餐环境以开业就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2017 年 8 月，高佳庄再次与绿城集团合作，入住绿城长峙岛

玫瑰园大酒店，投资4000多万元开设了高佳庄第六家门店——高佳庄长峙岛香樟店。

近期公司又将目标放在了岱山市场，在岱山安澜路（日达广场对面）筹备第七家分店，预计马上开业（因为战略布局的调整，第二家分店已关店）。

目前，我已拥有5家餐饮店，有员工500多名，年上交给国家税收达260余万元。

我经过近30年的打拼，创造了自己的品牌，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还创立了“酒店六常管理”模式。几年来，酒店先后被评为“优秀个私企业”“舟山餐饮名店”“浙江餐饮名店”“消费者信得过单位”“食品卫生等级A级单位”“浙江餐饮业名牌企业”等荣誉，2012年又被列入舟山群岛新区“创建国家级旅游服务综合标准化示范单位”。

是舟山这个第二故乡让我在餐饮业上崭露头角，取得了可喜成就。我要回报舟山第二故乡对我的养育之恩。因此，我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无论是捐款捐物，还是帮困扶贫，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2004年捐助50万元用于修建家乡的公路；企业出资10万元慰问敬老院老人和孤寡老人至今；我带头参加无偿献血，每年还组织公司员工无偿献血；2019年购买四川万源水果帮助四川当地农民提高收入，扶贫；今年疫情期间，我组织人员为坚守在跨海大桥高速路口值班的民警送夜宵；本人还向红十字会捐款5万元，支援武汉抗疫。帮助患大病员工联系到上海大医院治病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紧急营救，与“死神”抢时间

□ 韩树华 / 口述 方思航 江敏 / 整理

在我脑海里，4年前的那次行动依旧历历在目：2016年5月7日凌晨，一艘渔船于舟山群岛附近海域被外籍货船撞沉，船上有19人落水，其中17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对于每名舟山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揪心的消息；而对于海军益阳舰全体官兵来说，这必然是一次与“死神”赛跑的行动。

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你舰取消返航计划，立即赶往事发海域执行搜救任务。

返航途中临时改变方向去搜救落水人员，这无疑增大了工作量、扰乱了原先的部署。我心头一震，月初以来，益阳舰已在东海海域开展连续数个昼夜的实战化训练，如今官兵还来不及缓口气，紧接着又要投入到下个任务中，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但领受任务后，全体官兵闻令而动，一边高速向事发海域航行，一边以临战的状态投入各项搜救准备工作中。我想，大家能一如既往保持这种超强执行力，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军队传承了令行禁止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官兵始终与第二故乡人民保持着血浓于水的鱼水之情。

向失事海域航渡期间，舰党委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深入学

习领会上级决策指示，研究制定了搜救路线、海上瞭望、医疗救助等各类方案预案，确保把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贯穿整个搜救行动的始终。

经过连续数个小时的高速航行，最终我们赶在时间节点前完成了一切搜救准备工作，舰艇按计划抵达预定海域展开搜救任务。官兵们这种不怕疲劳、连续奋战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禁感慨，这不彰显了中国海军很强的战备观念和应急处置能力。

为提高搜救效率，益阳舰与兄弟舰艇组成搜救编队，以失事渔船为圆心，由西向东划设6个区域，多艘舰船组成单横队呈排面推进进行地毯式搜索，确保不遗漏任何一片海域。

5月8日以来，失事海域持续阴雨天气，海上风力达到5~6级，浪高2米多，加上失事船只周围布满了许多渔网，这些不利因素给海上搜索增加了很大困难。但益阳舰全体官兵从来都是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舱室内，舰员们全神贯注，紧盯雷达屏幕；舱室外，舰员们在观察瞭望战位仔细搜索；两舷小艇备便完毕，随时做好营救落水人员准备……

益阳舰驾驶室右侧，信号班长罗坚正手握望远镜，一遍遍扫视着周围的海面，在罗坚看来，不管任务持续多久，心里总要藏着一份信念，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像这样的观察瞭望点，全舰共有6处，确保了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搜寻，他们如同舰艇的眼睛，承担着异常重要的任务，一旦发现可疑目标，就要第一时间报告舰艇指挥员。

驾驶室内荧屏闪烁，导航兵赵汪远凝神盯着导航雷达不断更新的态势。海面上每一个雷达回波，都是他追寻希望的一道曙光。

为激发官兵战斗精神，时任副政委胡龙军上战位下兵舱送温



正在执行任务的益阳舰

暖，还经常和官兵谈心交心，开展心理服务，俨然成为受官兵欢迎的“知心大哥”……

使命召唤，任务引航。经过连续数个昼夜的搜救，益阳舰完成了对指定海域的搜寻任务，听令返航，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海上战备巡逻任务。

到东福山听海

□ 张伟乐 李建伟 徐秀林

去东福山之前，万里海疆巡礼采访组的成员们做足了功课。他们已经知道了在东福山能感受《战士第二故乡》的传奇，体会小品中《军嫂上岛》的浪漫，可以欣赏到那美不胜收的蓝天白云、蓝色的大海和奇美的石头。但是，一到东福山，他们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蓝色的诱惑，什么是东极之恋。

东福山美不美，问问百度搜索就知道

自从东福山岛的美景上了QQ登录界面之后，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旅游火爆的让驻地政府和驻军不堪其扰。说来也怪，每年5个月大雾，4个月雨季，3个月旱季恶劣天气的东福山岛在10月13日温顺的像个害羞的姑娘，给足了采访组面子，用最漂亮的面容迎接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在经过交通艇的换乘之后，交通工具变成小渔船，随着小渔船的颠簸，东福山岛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2.95平方公里的小岛呈圆锥形伫立在海天之间，一朵云雾将山顶紧紧笼住，就像一朵巨大的蘑菇呈现在蔚蓝海面上，格外漂亮。哇！那么美丽，那么漂亮！没有去过东福山的

人都兴奋地欢呼着。欣赏着美景，听着东海的涛声，一身的疲惫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东福山苦不苦，看看官兵的脸庞就知道

东福山很美，但也很苦。在这里，每年近 120 天有 8 级以上的大风，被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王国、浪的摇篮”。一路上，五级的风和四级的浪让大部分人都交了公粮。采访组也知道了欣赏美景的代价，进而知道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苦。渔船靠码头的惊险刺激，山路行进的困难和大解放车的豪放迎接，每换一次交通工具，采访组成员们身上的力气好像就被抽去了几分，也让采访组对东福山的艰苦有了深刻的认识。“东福山苦不苦，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三级军士长范正军对采访组笑着说道。范正军是站上的雷达技师，已在岛上工作了十几年。说起岛上的建设，范正军感触很深：“这些年站上的装备更新很快，战斗力建设提升很多。虽然站里只有我一个技师，自己忙一些，累一些，苦一些，但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我是保家卫国。”其实，东福山的官兵都像他一样的乐观开朗。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难倒和困住官兵，反而锤炼了官兵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和探索创新精神。官兵在荒草满山坡的小山头上，扎根海岛，无私奉献，已坚守了半个世纪之久。

东福山官兵的士气高不高，听听他们的掌声就知道

党支部结合特殊观测任务多、装备较为老旧的实际，提出

“在任务中锻炼成才，向老装备要战斗力”的观通站建设口号，他们坚持“上战位就是上战场，扫瞄线就是使命线”的原则，带领全站官兵苦练海上“千里眼”“顺风耳”。创下了50多年雷达判情无重大错漏的奇迹和用老装备雷达跟踪导弹目标的辉煌，15次被海军和舰队评为一级观通站。他们曾数百次成功保障上级组织的各种重要演习演练，并为过往船只和海上舰艇提供了大量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正是考虑到官兵们的付出，上级机关结合此次采访为他们送去了“精神大餐”。司令部文艺小分队也随采访组的到来而奉献出精彩的节目。四个女兵中江慧勤和饶迎露是第一次出海，很快就呕吐完毕晕倒睡着了。已经出过海的李延和袁成情况稍微好点，但也经不住一路的颠簸。在抗争了一个多小时后，也光荣地晕倒。但船一靠岸，她们俩就很快清醒起来。用李延自己的话说：“船上咱是晕罗汉，现在我就是充满力量的小金刚。”用完简单的午餐后，主持人袁成就开始张罗着联欢会。她的主持让联欢会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李延给东福山的官兵送去了优美的歌声；江慧勤的太极让东福山的战友们不时地爆发出喝彩声。欢快的气氛调动了东福山官兵的积极性，毛印良和陈胜勇敢地走上台前，和小分队共同献艺。晕船最厉害的饶迎露面对采访组的镜头说道：“海岛上的生活多艰苦啊，远离大陆，吃菜难，下岛难，外出难，可我们从未听到他们抱怨。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官兵们扎根海岛，默默无闻守卫海防奉献青春的精神。回去后，我一定将这种精神带到工作中去，更好地干好本职，为部队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嵊山芙蓉

□ 张伟乐

2007年夏天，我被组织安排到舟山一个叫嵊山的海岛部队工作。海岛上种植了许多被战友们称为“退伍花”的灌木植物。这些生长在部队营房前后和悬崖峭壁边的植物，每到10月份就开始绽放美丽的花朵。一直能够持续到11月份才开始凋谢。因为花开的周期与部队每年一度的战士退伍在时间上刚好一致，所以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海岛退伍花”。当我看到那些行将退伍的人在那些花儿面前照相的时候，我对这种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的追根究源下，我最后得知这些植物的本名就是芙蓉。

嵊山本来是不生长芙蓉花的，而部队的芙蓉花也成了海岛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些芙蓉花是几十年前部队一位湖南籍干部利用回家休假的机会带来的。后来，芙蓉花在这里扎稳了根，并不断地萌发新枝，大有要开遍山野之势。在萧瑟秋风中，我们常常赞美的是凌寒不凋的秋菊而忽略了“凌寒拒霜独殿众芳”的芙蓉。但是，海岛的芙蓉花却丝毫不在意。它依然用娇艳的形态、傲寒拒霜的高洁品质，赢得了海岛官兵们的喜爱。

海岛芙蓉花最妙之处在于：清晨初开时为白色或粉红色，后逐渐变为深红，傍晚时变为紫红色，越开越艳。海岛芙蓉花的这

种一日之间变换三次颜色的特性，不正是古人诗词中的“晓妆如玉暮如霞”吗？我仔细地查找了资料，得知了海岛芙蓉花变色的原因。原来，芙蓉花之所以会有各种鲜艳的颜色，一方面是由于花的花瓣里的细胞液中存在着色素，本身就具备变色的条件。另一方面是芙蓉从外地移植到此，因为养料、水分等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芙蓉花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异。也正是因为这种适应性的变异，才使得海岛芙蓉花美得格外妩媚动人。

“妖红弄色绚池台，不作匆匆一夜开，若遇春时占春榜，牡丹未必作花魁。”每当海岛芙蓉花在不经意之间盛开的时候，部队也迎来了每年一度的退伍工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到这个时候，总要有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熟悉的军营，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活，重新走向社会，开始另一种拼搏和奋斗。在鲜花和掌声之外，默默凋谢的芙蓉花也在为他们无言地送行和祝福。老兵走了，明年再迎接新兵的到来；芙蓉花落了，化作春泥为明年花的肥料。这些就是各自的新陈代谢，一切是那样的相似。当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当年那个站长把芙蓉花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带到海岛的良苦用心，也明白了官兵们都称芙蓉花为退伍花的原因所在。由此，我也越发地喜欢这些海岛芙蓉花了。

“挑菜阿姨”孙芬年的故事

□ 张伟乐

2005年7月份，军校毕业的我，被分配到普陀区展茅镇某海军观通站。这个叫雷火地的地方位置十分偏僻，海拔有464米。安顿之后，我就向战友们打听下山的交通问题。战友们说：“这里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们来的时候的大路，有五六公里远。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小路’，只有两公里多。”“阿姨小路”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追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部队的菜是由山下一名叫孙芬年的农家妇女保障的。每天她都要把70多斤的菜从山下挑上来。她30年如一日，硬是在原本没有路的山涧乱石中踩出了一条小路。所以，这条路被称为“阿姨小路”。

听到这些后，我已经不再关心上山的路，开始关心“挑菜阿姨”的故事来了。经过一番了解，我才知道阿姨挑菜的故事。原来，部队因训练和战备任务不便每天派人下山买菜。当年23岁的孙芬年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当时，村里给她记工分，后来部队给她开工资。记得那一年是每月700元，说句实话，这钱真的很少。一次，阿姨生病，部队想以80元挑一趟的价钱雇人替她，但却始终没有人愿意。部队自己派人下山买菜，也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一者是山高路险，极易出意外不说，再者就是油耗的问题，据驾驶员讲，仅到山下一趟油钱也要30元。最为关键的

就是部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每天下山去买菜，就是有也很难像阿姨这样的本地人把菜买好。所以，用阿姨挑菜，是历史和现实，经济与安全等诸多因素最终作用的结果。我问战友，什么时间可以看到阿姨。战友告诉我，阿姨是早上把一天的菜挑过来，上来了之后，炊事班才开始做饭。阿姨人很好，还经常帮着洗菜、切菜、做饭，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肯定可以看见她。

第二天上午，我特意在营区的入口看阿姨。终于，看见了她，阿姨个子不高，但人却十分地有精神，沉重的菜担子把她的腰都要压弯了。她的皮肤黝黑，一看就明白是常年穿梭在风雨中的人。由于强负荷体力劳动，阿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我问阿姨是什么力量支配她坚持了30年，她说自己也没想过，一天天地坚持下去，30年就过来了。我问她：“现在年龄这么大了，有没有想过退休？”她说：“30年了，感情这么深了，战士们和我儿子一样，我不挑，他们就吃不上新鲜菜。自己也想过放弃，但真的是舍不得。”后来，她补充道：“我现在也享受不了退休的条件，我当时也没有办医保。”我说：“为部队奉献了这么多，应该享受到的，阿姨，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听完她的话，我顿时被她服务海疆官兵的奉献精神所感染。我觉得，她的敬业和奉献，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这就是我与阿姨的第一次对话，但对于我后面安慰她的话，我觉得更是一种愿望。我曾经想写一些东西为阿姨的状况做点改善，但是，还没有开始下手，在7月14日，我就离开了这个观通站去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地方锻炼。

2006年5月份，我随着单位的人又来到此观通站驻训，这一驻就是三个月。这期间，我又见着了阿姨，阿姨见了我说：“谢

“谢谢你啊！”“谢我，谢我什么啊？”我吃惊地反问道。阿姨告诉我，她的医保问题在军地双方领导帮助下，终于解决了。只要她现在不挑了，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退休的待遇，她认为我是搞宣传的，也曾经帮助过她，所以特地赶来道谢。这真的让我惭愧，我当时只是讲了自己的愿望，没有想到阿姨却记得这么清楚。这真的让我感觉到受之有愧。我忙向阿姨解释，但阿姨却坚持道谢。这就是我与阿姨的第二次对话，这次对话让我了解了阿姨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驻训时间较长，难免就下山去办事。从山上打车去山下，至少要 30 元钱（2006 年的行情），这点钱可真不是个小数，当时每月工资才 1000 多元。花钱倒不少，车子却并不好打。都需要和熟悉的预约才行，那个地方山高路险，一般司机根本不愿意挣这点钱。再者，别看打车的时候大家抢着付钱，但过后都感觉甚是心疼（同样也是面子问题，部队官兵不喜欢 AA 制）。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阿姨。她那么大年纪了，每次都要担菜上山，我比她年轻多了，为什么不走下山去呢？在阿姨精神的鼓舞下，我选择了徒步上下山。每次，我都把节约的几十块钱用来买点水果犒劳犒劳自己。我感觉自己既节省了钱，又锻炼了身体，还欣赏了美丽的景色，真可谓是一举三得。一次，从山下向山上走去，在半路上遇见了正在休息的阿姨。我和阿姨聊了起来。阿姨说现在的兵比以前吃苦意识差远了，干部能像你这样走的人更不多见了，所以我感觉你能吃苦，将来肯定不简单。我听了后，心里顿时百感交集，一时间感觉什么也说不出来。休息结束，我与阿姨一道上山。我很想尝试一下阿姨挑东西的感觉，于是就说服阿姨，从她手中接过担子，开始挑了起来。我出身农家，各种农活也没

少干过，也曾经在家里挑过水，但这菜挑子可要比两桶水重一倍还多。挑子放在肩上，感觉十分地沉重。我自己为自己喝一声，一摇三晃地走了起来。阿姨看了忙说：“大学生啊，你根本不像干活的料子，还是将担子还给我吧！”我想自己刚挑了连十米也不到，怎么好意思现在就放手。正想着之间，到了一个坡前，自己还没有用力，就感觉到差点要摔下去，幸好阿姨在边上扶住了我，才没有让自己摔倒。这一下，我不好再坚持，只好把担子还给了阿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莫非就是在说自己，看来一定要认真锻炼身体了”，我边走边想。路上，我问阿姨：“阿姨，现在这个担子难道你不觉得累吗？”“习惯了，也就不觉得累了，但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了，病好后，我感觉自己挑不起担子了，后来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到病前的状态。什么事都要坚持，坚持了就会成为习惯，成为习惯就会感觉起来得心应手。”阿姨说。我感觉阿姨的这段话非常有哲理，于是就认真地记了下来。在此后的时间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阿姨在山间小路上挑菜的情景，脑海中也会浮现她的这段话。

此后，我离开了雷火地。但阿姨的事迹却永远地记在了我的心中。2007年，她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的称号，我在远方的海岛为她感到自豪和骄傲。2008年初，她的事迹被改编为电影《鱼水缘》，在机关负责宣传并和剧组有业务往来的我，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剧组提供方便。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感觉阿姨她付出的多，索取的少，理应成为我们广大军人学习的楷模。能为阿姨做点事情，应该是我的荣幸。此外，在阿姨身上，我学到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好品质；在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她对子弟兵真挚的心意，也感受到了舟山人民对部队官兵的深情厚谊。

房东和他珍藏的 30 多面国旗

□ 张 希

离开部队已有 5 个年头，心中却时常想起这一家人，户主是我的房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租借关系，我连队野外驻训时借住在他那，房东姓张。初冬时节，借应邀参加部队建团 60 周年团庆的时机，我抽空重归了一趟“故里”，拜会了这一家子。

我原所在的连队是一支高炮分队，野外驻训是训练大纲必训的课目，也是全面锤炼部队战斗力的最佳途径。每年秋季，按照训练计划，我们都要把分队拉到野外，组织至少一个月的驻训任务。我们驻训的点就选择在海边。因此，每年的驻训必须借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作为临时营区。房东似乎对部队去驻训视作家常便饭，每到这个季节，他还会打来电话问何时去驻训，好让他早早做些准备，腾出房子，搞一下卫生，好让我们一到驻训点便可投入到训练中去。

房东的家就坐落在海滩边，一家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在我服役的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几乎年年都要组织驻训。年年驻训，年年打交道，彼此如同一家人一样，格外熟悉。房东年长我十岁，也没读过几天书，但他懂的理不浅。他说，他们每次起锚离港前，一件事是绝对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在船头要悬挂着国旗，表明祖

国在心中，出海平平安安。有时候，他们的船也会经常在公海附近捕鱼，看着船头飘扬的国旗，心中会增添几分自豪感，感到特别踏实。他说，他出海捕鱼也有 30 多个年头了，至今不忘这个铁的规矩，家里还存放着挂过的 30 多面国旗，他将永久地珍藏着。

舟山渔民有着大海般的胸怀与豪迈。只要我们一到驻训点，每次捕鱼归来，房东总是会带些海鲜来，慰劳我们的官兵。他说，捕鱼是他们生存的方式，出海没部队保护是捕不了鱼的，部队强大了，他们出海捕鱼也会扬眉吐气，才不会被别国欺负。这几年，随着近海渔业资源越来越少，他们也经常去公海海域作业，在他们眼里，祖国的强大比什么都重要，祖国的强大就是最大的依靠。他说，部队来驻训住在他家，就是他们渔民最信得过的“保护神”。

地处偏僻的海岛地域条件决定着生活十分不便，用水用电特别紧张。每当我们部队去驻训，用水用电的矛盾更加突出。房东一家人总是先考虑连队训练需要，总是一路为驻训开绿灯。驻训期间，有时候，我们实施昼夜连训课目，房东阿姨还主动来帮助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后勤保障工作，为我们准备好热水，协助我们准备好可口的饭菜，帮助我们的官兵缝缝补补。记得有一次，连队战士晚上站岗时，不慎摔了一跤，房东知道这事后，二话没说，背上战士奔到驻地卫生所，还垫付了医药费。事后，我当面向他道谢时，还被房东“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我家里摔了跤，我咋能不出来管这事呢？”驻训这些年，房东从来没收取过我们一分钱房租，全连官兵都从心底里感激这家房东的艰辛付出。

这一趟“归队”，房东出海捕鱼没回港，房东阿姨对我这次的突然造访，感到十分意外。一踏进房东家门，房东阿姨就冲了过来，一眼就认出我来了，紧紧拉着我的手说：“5 年你都没来过了，

老头子也惦记着你这个黑皮连长呢。”口里反复地说这句话。一再挽留我在他家住上几天，吃吃老张捕回来的海鲜再走。握着房东阿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我的心情也特别激动。是呀，驻训带给我人生的一次次成长历程，也让我收获着一份份真情记忆。那幢小楼见证我摸爬滚打的岁月，更让我憧憬着国泰民安的强军梦。

道别时分，房东阿姨一再叮咛：“多来来，多来来，老张打鱼回来，我会告诉他，你们来看过了。”送到村口，转头挥手间，眼里闪出泪花来。

模拟战场目击记

□ 杜明军

严寒的东海岸边，一阵冷峭的北风吹来，使高山呈现出愁惨的景象，些许矮树，摇着叶子略发黄的树枝，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仿佛要争抢什么衣服似的。但在被誉为舟山“西伯利亚”的岑港驻舟91479部队的训练场上，刺杀格斗、攀登悬崖、林海追标等冬季体能、技战术训练正开展得红红火火。在寒流刺骨的时节，我来到参训的战友们中间，目击了他们一天的训练场景。

刺杀格斗勇者胜

上午8:00，一进入训练场，我就被那种阳刚十足的军人气质感染了，战士们正两人一组，面对面，进行突刺动作训练，一时间，刀光剑影，喊杀声起，使人恍然回到了战争年代一场摄人心魄的白刃战……

所谓突刺，就是在战斗中短兵相接时使用的肉搏战——用枪刺杀敌人。训练教官正对战士们进行严格而有耐心的教导，一个动作不到位，就要反复地做上几遍，前进、后退，不够迅速就要重新再来。训练的教官周参谋说，时间是我们军人的生命，也

战士第二故乡

许后退晚了一秒，就可能丧失生命，也许突刺晚了一秒，就有可能导致战斗的失败。所以一定要高度紧张，集中全部精力，做好每一个训练内容。

训练间隙，我了解到，为培养勇猛顽强的拼搏精神，提高官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在训练中，他们大胆借鉴经实践检验过的攻防战术，组织官兵有针对性地开展战法研究，使部队作战手段日趋多样化、科学化、实战化。

演练场上，官兵们叫响“平时训练上层次，战时保障建新功”“战严寒，比作风，争创一流”“打明天的仗，练明天的兵”的口号，训练场上呈现出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气势。

战士李情由衷地说，我以前的身体素质很差，经常感冒，经过锻炼，再也没患感冒，而且现在的力气也大了，要是真的遇到坏人我也不怕。

攀登悬崖不畏险

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的对面，是一道高高的峭壁，一眼就能看到因风雨而剥落的灰色石壁。一些树木摇曳在这块峭壁上，酷似战士钢盔上的翎毛，给那副严峻可怕的山岩峭壁增添了几分风韵。

这时，只见一组战士像猿猴似的攀登在悬崖上，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姿，这悬崖在我眼里竟变得如此的渺小。

一道陡直的高崖耸立在面前，要想上去必须有一定的胆量和臂力，同时也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要攀上悬崖就必须沿着绳索攀爬，但这种攀爬又不像杂技那样有条不紊，

战场上争取的是时间。

面对悬崖，战士们像拼刺刀一样“呀呀”高喊着冲上去。谁都清楚，面对如此高的悬崖，稍有点胆怯就不敢往上爬了，如果爬到半山腰那种情形是最危险的，上不去，下不来，一会儿工夫手臂酸了，抓不牢绳索，就容易掉下来。相反如果你不害怕，心理素质好，动作协调，攀爬这样高的悬崖，那真是易如反掌。战士小汤攀爬的动作最协调，所以爬上去也最快，感觉他爬上去很轻松，就像我们走平地似的。

我问他：“小汤你攀爬得这么轻松有没有诀窍？”他说：“这主要是要多练，刚开始我也很怕，刚爬一半的时候不敢爬，教官杨建在下面给我提醒动作要领，上面的战友在为我加油，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摔下去了，下面保护我的战士肯定要受伤，我自己也可能受伤，只要能爬上去我就一定要撑住！就这样我第一次经过努力就爬上来了，以后经常锻炼，慢慢掌握些技巧，就越爬越好了。”

林海寻标不含糊

寒流袭来，气温剧降，庄鸡山迎来了久违的一场小雪。我们走到山脚，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触及冰块一样刺人。

下午2:00，正课的哨音响起，部队在周参谋的带领下到了训练操场。

“今天下午，全队进行庄鸡山找军标比赛。”周参谋一声令下，战士们个个跃跃欲试。我和教导员负责分发工具和地图。所

谓工具，就是一个指北针和一个藏目标的示意图。战士3人一组，稍顷，各组便各自领到标识地图、指北针等工具，开始了艰苦的山中寻标赛。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在山间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训练参谋周建介绍说：现在的气候变化较大，气温较低，单纯的队列、跑步训练，死板单调，激不起战士们的训练热情。为此，由“天下第一旅”即海军陆战旅出身的他，根据训练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旱地足球、拔河、山地竞走等融娱乐性于其中的野外体能训练，既活跃了训练气氛，又激发了官兵的冬训热情。比如这山中寻标赛，就是事先把一标志物藏在山上，然后提供一个方位和大致的地形，让战士们去寻找。

由于距离远，山上杂草丛生，行进困难，加之地形复杂，还有时间限制，所以这是一项集智力、体力、耐力、协作于一体的大强度越野训练，既是对战士学习使用指北针、军事地形学知识的实地检验，也是对战士体能、耐力和抗寒能力的训练。

说话间，一个叫李勇的战士“嗖”地从我们身边跑了过去，周参谋指了指他说：“这名战士起初是全队军事素质较差的同志，以前是越差越怕训练，可是通过近一个月的娱乐性、趣味性的野外体能训练，素质进步不小。”

比赛的时间快到了，当战士们找到军标归来时，个个是气喘吁吁，头上冒着热气，脸上淌着汗。

“累不累、苦不苦？运动量大不大？还吃得消吗？”面对笔者的提问，体格发胖的士官孙曾军乐呵呵地回答说：“说实话，这种方式的体能训练是我减肥的良药，不信你看，才20多天我就缩了一圈，我相信照这样下去，不出这个冬天，我一定能达到新大纲规定的体型标准。”

守岛十年

□ 丘斐远

上船，渡海，进岛；上桥，看海，出岛……那年夏天，一路辗转车船，从金陵毕业分配到舟山岛城。转眼守岛已十年。

岛上获得温暖

毕业报到那天，大包小包跨省进岛。几十公里长途南下，两小时轮渡后绕城进岛，再过村郭、穿隧道、翻山坳……一屁股瘫坐在连队铁架床时，着实心凉了半截。最觉苦楚的，是没来得及喝口茶喘口气，就被叫去后山参加营房整治抬石头。第二天一大早，出操归营的小道上，菜农们踩着军号声来来往往，田间地头到处是人，一派南方乡野农忙气象。儿时闽西老家红土地的乡味顿生心头，让人触碰到久违的那份暖意。多么好！第二故乡连着家乡。一年一年安居下来。习惯声声叫热了年长年幼的“嫂子”，常见军娃子营院里边追边喊，美翻了攥着军人证件游遍岛上座座风情处，乐淘淘一串串战友守岛爱岛佳话岛内外被众口颂扬……“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风大浪又高，啊，自从那天上了岛，我们就把你爱心上！”巡滩查哨，集结站队，或节庆联谊，战士们嘹亮的歌声里总有让人热

心赞叹的“军人第二故乡”。

岛上收获爱情

一首诗、一个故事从山坳下的红瓦屋飞出小岛，引来伊甸园的信鸽栖息战士翘首企盼的窗口。多年前，川北来的帅小伙以文会友感动佳人的剧情被传说至今。当战士们有微博、微信，感天动地鹊桥会的俏段子便接连被演绎成活剧本。特别是跨海大桥通达千岛城后，姑娘们都驱车进岛，有的相中小伙子就干脆上岛落了户。一次聚会，我也遇见爱情。彼此用心耕耘两个春天，赶紧拍照领证成了家。姑娘人好心善手勤，啥要求也没提就跟咱随军进了岛。也不嫌弃部队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稍作修缮的石头屋，门前屋后收拾几块地种起蔬菜，假日闲时叫来邻舍杯盏小饮，好生快活。最幸福的是，生命厚赠般地让我们有了白白胖胖的儿子。“8斤4两！”那天，产房门口，母子平安推出手术室，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雀跃般围上前，个个忍不住汹涌老泪，爷爷捧脸连连夸赞：“军三代，好个军娃子！”以后，每当暖阳裹满肉肉手嫩嫩脸，军娃子嘴边的朗朗笑总美坏了“小三口”。

岛上美了名声

入伍后，十来个年头都在爬格子。到了岛上，每天仍重复着西西弗斯式的写稿生活。却不似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枯燥乏味。三五天，小半月，大岛、小岛往返跑。除了将东海千岛风光尽收眼底外，战士们岛主般戍守海防的影像和故事最惹人动容。总让

人尴尬的是，计划一周的采访结束返程，一到码头却被告知停航，如此反复，结果是堵在雨雾小岛个把月。当丰富的素材堆砌成稿，好人好事好气象见诸报端或网络，点赞和鼓励自然不断。特别是精武成材的战士立功、提干了，立岛为家的单位被褒奖、传扬了，每当逢年过节，充满祝福的感念短信暖心闪烁。特别是家属楼里，剪贴本、奖状、证书和勋章渐渐摆满书架，妻子又会酸酸甜甜地找乐子：“大稿子小稿子，成天抱着儿子写稿子，小有点名气稀罕啥，也不见你写写我呀！”确实，通宵达旦写稿的灯下，妻子沏好的茶总是热的。军人的军功章不仅有她的一半，还要戴在她眼里才美！

岛上海聚挚友

“当岛主，要是没一班兄弟，实在寂寞得很！”一次，知遇一位扎根偏远小岛的“老海岛”，他老自嘲爽快、单线条，是个“二杆子”。在岛上，毕竟出行不便。找乐、拾趣，出不了岛，一班子兄弟姐妹聚合在一起一年又一年，心照不宣的就是窝心暖心的真性情、真感情。有个师兄，军校毕业一分配到岛上，就在部队门口的村子相中一位姑娘成了家。开诊所的丈母娘很放心他，把压箱底的私房钱全部拿出来给他经管。结婚也只在地摊买了两套大红袍，他一边节省一边买房养房，成了“阔岛主”，合肥老家两套房子供父母和哥哥住，岛城两套房给丈母娘和自己住。他事业干得好，也有好去处，可是转业了也选择小岛，他说“岛上有恩有情”。天涯海角，地远疆阔，“修来缘分”聚牵小岛，心续的挚情纯粹、炽热而深沉。所以，闲时适处，岛内招呼，或岛外来，

杯盏欢愉，酣醉的是心；乐淘高歌，畅快的也是心。春来秋往，心心洁照，除了彼此手中紧握着的月下闪闪锃亮的钢枪，铁打营盘里就剩走到哪儿都念叨着的“一班兄弟”。

岛上承载希望

在岛上多年，喜欢看海鸥飞翔。写稿子的战士玩转微信公众号，小有名气的样子，天天忙刷屏。嫂子们的朋友圈越来越热闹，邀个时点自驾进岛看商机，眨眼工夫又在街边拐角整个分店。“单身狗”们不再闹心脱不脱单，攥着硕士、博士进修通知书，都跑内陆一线城市求学深造。经常给予帮扶和慰藉的兄长也喜讯连连，或晋升，或换新岗。自娱自乐的，打拼做事的，追梦升格的，一处处映入眼帘的身影总是海岛最美的风景。“岛，岛，岛。我从岛外来，立身海中央。又奔岛外去，依栖海之蓝。”打包亲情、友情和恩情，背起行囊作别居住十年的海岛，不禁一路品吟起一战友寓情小诗《海子》，尤觉意境舒远。究竟是什么令人这般难舍？我想，独爱海岛之魅，不仅为那一派特有的醇郁海味，更为时时处处都能碰触到岛上人们温暖而愿景着的一个个希望。倘若哪天重返海岛，一定去见见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再听听他们更多更精美的故事，多珍藏些值得一生钦慕、追逐或感恩的熟悉而又依稀的背影。

有人说，守岛本是守心。其实，守岛也是美心。士之心，戍守的、灵修的、滋育的，不仅为横亘深蓝的辽远海防线，更为浩瀚疆域内外融洽和睦的众色族群与万象民生。所以，回首遍拾身后海风拂萦的串串脚印，酸甜苦辣里总糅不尽那绵延浑厚的海港风情和陈年岛味。

后记

历经长达一年多的酝酿、组稿和编纂，《战士第二故乡——庆祝舟山解放 70 周年》一书，终于如期付梓出版了。在此，谨向所有为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给予关心、提供帮助的良师益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舟山解放至今已有 70 周年，当年随大军渡海的青葱少年慢慢凋零，健在的也进入暮年。往昔岁月终成今日历史，前路漫漫还需你我共同渡过。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无论昨天、今天、明天怎样轮流交替，舟山军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传统不会改变。作为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坚信，舟山驻军与舟山人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必将在未来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限于水平和时间，书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诚恳希望有关部门和热心读者给予批评指正！部分作者通讯地址缺失，望见本书后及时联系编者，以便及时寄奉稿酬及样书。

编者

2020 年 5 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士第二故乡 : 庆祝舟山解放 70 年 / 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205-1923-6

I. ①战… II. ①舟… III. 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舟山 IV.
① 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301173 号

责任编辑：牛梦岳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 邮编：100142

电 话：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81136655

印 装：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170×240毫米 1/16

印 张：28 字数：300千字

版 次：202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